

中德文化叢書之十五

赫貝爾短篇小說集

中德學會編譯

赫貝爾短篇小說集  
**ERZÄHLUNGEN**

赫貝爾著  
楊丙辰譯

von

**Friedrich Hebbel**

übersetzt von Yang Bing-dschen

中德學會編

中德文化叢書之十五

**DEUTSCHLAND - INSTITUT**

**Peiping**

Schriftenreihe Band 15

1940

# 目錄

理髮師齊德蘭 <i>Barbier Zitterlein</i> .....	一一三七
高等衛生顧問官底夫人 <i>Die Obermedizinalrätin</i> .....	三八—四三
斯特拉斯堡城內的一晚 <i>Ein Abend in Strassburg</i> .....	四四—四七
紅寶石 <i>Der Rubin</i> .....	四八—六〇
兩位浮浪人 <i>Die beiden Vagabonden</i> .....	六一—九七
施諾可 <i>Schnock</i> .....	九八—一七七
我們時代上的一種苦悶 <i>Die Leiden unserer Zeit</i> .....	一七八—一八二
馬韜 <i>Matteo</i> .....	一八三—一九八
荒島先生和他的家庭 <i>Herr Haidvogel und seine Familie</i> .....	一九九—二一六
安娜 <i>Anna</i> .....	二一七—二二六

保爾最堪紀念之夜 Pauls merkwürdigste Nacht .....	二二七—二三五
牝牛 Die Kuh .....	二三六—二四一
裁縫師傅乃部木克施來格爾在獵取樂趣的道路上	
Der Schneidermeister Nepomuk Schlägel auf der Freudenjagd .....	二四二—二六一
獵人家內的一宿 Eine Nacht im Jägerhause .....	二六二—二七五

# 赫貝爾短篇小說集

理髮師齊德蘭 短篇小說（一八三六年）

一

天色已經晚上來了，理髮師齊德蘭正自在家中的棹前坐着。棹上點了一盞很明亮的燈，照見他一個長大而細瘦的人物底面容。他儘管坐在那裏發呆，不顧他的女兒啊嘉得端上來的晚飯。他的女兒也向棹前坐下，拿起錫製的羹匙來，叮噹亂敲，爲的是要把她的父親自呆想中驚醒；最後她低聲說：

「父親，你不吃飯嗎？」

「是的，吃飯。」齊德蘭回答，並且更向棹前挪近了一點。

「一盤麥酒湯？唉，你可愛的，熱心的好孩子！」

二人開始進食。可是齊德蘭又犯了先頭呆想的態度，只略少吃了一點。啊嘉得不時地拿眼睛瞧她的父親，露出可憐他的樣子來。既而她也住手，把羹匙放下不吃了，她開始將棹上的盃盤等物撤去。

「你已經吃飽了麼，啊嘉得？」父問，並且向他的女兒釘了極熱烈的一眼。

「你知道，我晚飯是不多吃的。」啊嘉得回答，「但是你，父親，你可不該卑棄這盤滋補的好湯啊，因為這是你向來所喜吃的呀，牠實在與你的身體有益哩。」

「你說對了，我的孩子，可是我更吃不下去了，因為今天是最後的一晚，我們倆個還能這樣親熱地在一齊！」

「最後一晚？」啊嘉得問，並且很驚疑的樣子瞧着她的父親。

「自然是最後的一晚了，」——她的父親答應着——「你知道，明天我要去接一位夥計到舖中來，那麼這種親熱的情形就要過去了！」

「我的上帝，父親，我真不能明白你的意思。我想，你這大的年紀，有個夥計，可以作你的助手；你也可以藉此休養一下子了，並且一位青年的人，像這麼個夥計，是與我們這單調的，寂寞的家庭很合適的；你這可用不着再這麼常常地坐在那裏默思悶想了，並且我——」

「你更不覺寂寞了，不是嗎？」——齊德蘭很激烈地打斷她的話頭——「這可對了，我的孩子，你也來欺負我罷！」

「父親，你這說的是什麼意思？」——啊嘉得很柔和地回答他，並且立在了她父親底面前——「你知道，我是敬愛你的，並且你知道，倘若我看見你這樣深深地坐在那裏悶思，那我並不感覺寂寞，實在只是感最深的憐憫，甚至要感恐怖哩。」

齊德蘭抓着她的手，並且將她的手按到自己的胸脯上頭來。然後他說：

「你怨我，可愛的女兒，這都是我所知道的，這實在也不能是別樣的，因為你是我惟一的，一天比一天親密地和我共長在一齊的個寶物，但是正為這緣故——你瞧，可愛的孩子，我並不是一棵樹，把根子紮在了地中，以空氣和陽光為生活；牠是無須顧慮及牠的同類的，但是我是一個人，應當同人類在一齊生活，我甚至要愛它們哩，因為它們是不幸的。但是從我的最深的心曲中說，若是他們向我走得太近了，我就要恨他們，若是他們到我的家庭裏來，我就要殺死他們。我只是要你一個人，只要你一個人；叫他們來作什麼呢？他們不是也有妻和兒的麼？我到他們的妻，他們的兒跟前去麼？但是這我可不得不親自去迎接一位夥計到鋪子中來了；我不得不，因為我年紀老了，警察長以為我的雙手戰顫，不能叫我再作向身上放水蛭，並割血管子放血的外科事情了。可是一有個夥計來到鋪子裏，他就要伸他那冰冷的魔鬼拳頭到我的至神聖的感覺中來了，他處處都要攪擾和破壞着妨礙我哩，他要同我們在一所房屋內睡覺，同我們在一張棹子上吃飯，這可就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了！」

「可愛的父親——你是有病了！但是」——她又低聲加上了一句，並且面上露出像刀子割了心的一般的悲傷——「但是他却不能是別樣的啊；這總不能不是這樣的呀！」

「不然，女兒，我並不是有病的，我只是預先看清白了將來要來的事情。唉，我害怕我的夥計！不是有些人們底面容，如同地獄裏的鬼臉一般，要來注視我的嗎，不是有些人們底眼

睛，牠們的仇視的，睥睨的光線要來殺了我的嗎？你從不曾見過毒蛇一般的微笑麼，牠束縛你一切的欣幸，一切生命上的快樂？」

二

次日清晨，齊德蘭一早起牀，動身到附近的城內去——他是住在一座有教堂的村落叫作明村中的——爲的是要在城裏的理髮師旅社中尋找一位夥計。對於他的詢問，是否有來了的夥計，旅社老父回答他說：「是的，不錯，昨天晚上纔到了一位安靜和藹的青年。」並且他敢斷定，這位夥計是喜歡找事作的；因爲冬天快到了，遊行要不便當的了。沒有多大一會兒，那位青年的夥計，就從警察局回轉了來，他是到那裏去辦理他的證書和執照去了；他的貌像長得很體面，一頭的金黃髮，蔚藍的眼睛，並且舉動之間，很透露着溫良活潑的神情。

「明村有活計給你作」——旅社老父向他迎面呼去——「這座莊村離這里有半點鐘的路程。」

「這是很喜歡的。」那位青年夥計回答，並且向着旅社老父與他用手所指示的齊德蘭底身，前走了過來。

「我一個星期只出二十個鎊囉嗦（見註）的工資。」齊德蘭說着並不仰頭瞧他。

「這可是不多」——那位青年夥計回答——「我向來是二十四個鎊囉嗦的工資的。但是我



容納你的提議。請你這裏瞧我的主顧和我的工作的證書罷。」

「你只用把這些東西都揣了起來吧。」——齊德蘭回答——「這我不過問。你告訴我你的名姓，要一杯燒酒來喝了，就同我走罷！」

「我的名姓是繼哈得，齊格烈；燒酒是不喝的。」

「可是葡萄酒爲一位每星期只賺二十個噹囉嚟的理髮師未免太貴點了吧！」齊德蘭含了一種譏刺的微笑說着，把自已要來的一杯燒酒喝了下去。

既而齊德蘭同繼哈得自旅社中動身回家？他們兩個並着肩膀默然地向前邁步，因爲繼哈得無論怎樣地兜搭着說話，他總是得到一種短促的，並且好幾次很刻毒的答覆，他最後也失掉了再向下攀談的興趣了，因爲這顯然是齊德蘭要避免的。及至他們將近明村的時候，天開始下起雨來了。「我們還要淋濕的？」繼哈得說。

「一個到處遊行的夥計應當習慣這樣的事情！」齊德蘭回答，並且邁步比先頭愈加緩慢了。繼哈得看他這神情，摸不着頭腦；有時一句鋒利的話，已經到了他的舌尖上，但是他一瞧見這位峻拒着他一切和藹語言的人底慘白窄瘦面容，就把話又吞了回去。「也許他是有病的！」他心裏在想：「並且若是在他那裏不合適時，一個星期以後，總可再束你的行囊了！」他們這時到了齊德蘭底屋前，並且走了進去。啊嘉得從廚房內走出來，迎接着他們，他是正在那裏預備午餐的；她熱誠地說：「午安，可愛的父親！」但是她的父親還不等她完全同這位新來的夥計

打個招呼時，就把她差不多魯莽的樣子又推回廚房中去了，而且向她呼着說：「你不要來管我們的事情！」然後他就把爲巒哈得預備的房間和牀鋪指示給他，將那裏放着的一座立櫃上的鑰匙交給他，又請他自己安置一切，這纔隨即向廚房退去，尋他的女兒。

三

啊嘉得將午餐端了上來，並且問齊德蘭，是否可以去喚那位新來的夥計吃飯。齊德蘭並不向她作答，急忙立起，親自去作這件事情。他默然地同巒哈得走過來，靠他女兒底身傍同他向桌前坐下，並且極簡單的請他進食。正在吃飯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句話說了出來，雖然這種令人感着不安的寂寞差不多這樣壓迫着啊嘉得如同壓迫着巒哈得一樣；既而巒哈得飯畢走開了。他剛出了這間屋底門，齊德蘭就向她女兒發問道：「這夥計進屋時，你爲甚麼臉上飛紅？」

「天哪，父親，」——她回答——「這連我自己還不會覺得哩，並且假使這是果然的，那在一位從未見過面的人底面前臉上發紅，也並不是一件甚麼奇怪的事啊。」

「你的話很對，可愛的女兒，」——齊德蘭放心說——「這也不至於是有別的原因的；但你是知道，眼皮前的事情，我總是最容易含糊不明的。現在我要去叫這位夥計把他的字據交給我，親自送到警察長那裏去一趟。一點鐘以內，我就可以回來了。」

他由一個小匣內取出幾把剃頭刀，拿在手裏，到巒哈得底屋內找他。

「我得到警察長那裏去替你報告，」——他向這一位說——「請你把你的字據拿出來交給我。你可以趁着這閒空稍微把這幾把刀子來磨一磨，明天好用。」

鬍哈得取出字據交付與他，他就走了出去。

鬍哈得要開始去磨那些刀子；但是他發覺，齊德蘭忘記交給他一塊磨石。因此他就到齊德蘭底寢室裏去，正碰見啊嘉得在那裏。

「你恕我，若是我打攪你。我得磨這些刀子，可是你父親沒有把磨石交給我！」

「唉，」——啊嘉得回答——「我的父親有時有點精神錯亂；請你不要在意，他素常倒是很好的！」

這幾句在極誠摯的懇求聲調裏說了出來的話深深地感動了鬍哈得，因此他就舉目更詳細地瞧了瞧這位爲他的乖僻的父親雖這麼簡單，却這麼迫切地辯護了的女兒。可是這時門鈴響了，齊德蘭走進屋內，因爲他忘了自城內捎回，須要轉呈警察長的一封信，因此纔又折回來取這封信。他一見鬍哈得在他的女兒跟前，他的眼中登時起了激烈的怒焰。

「你大概真是磨刀的能手吧，」——他向鬍哈得怒呼——「你現在可倒有工夫談閒話了麼；並且你，啊嘉得——」——「請你原諒，」——鬍哈得打斷他的話頭，他只是因爲瞥見了這位美麗恂恂，羞慚滿面的女子一眼，纔止住了他的激烈的憤怒，不向她的父親發洩。——「請你原諒，我只是要來取一塊你忘記交給我的磨石。」

「一磨塊石麼？」——齊德蘭回答——「啊不錯，哪拿去吧，拿去吧，這裏就是？」  
繼哈得拿起磨石，向自己的室內返回。

四

次日清早繼哈得剛起牀，齊德蘭就走到他的屋中來給他送早餐，然後又同他到村中各主顧家裏去，親自介紹他的新來的夥計，以便將來聽他們的呼喚。這件事情作完之後，他獨自轉回家中，把繼哈得留在當地一位釀造啤酒的人底家中，令他首先開刀嘗試這個人底堅硬的鬚鬚。

「你來得正是極高的時候了，青年的夥計，」——多璧雅先生向繼哈得說。——「你的師傅實在太令人不堪了，要是這村中只再有一位其他的理髮的，那他連一個主顧也保存不住的。至少從我一方面說，我近來寧可到城裏去理髮，也不到他那裏去了。」

「他上了點年紀，恐怕是雙手戰顫吧。」——繼哈得回答說。

「要是這樣，倒沒有甚麼要緊了，」——多璧雅先生回答——「他簡直是瘋了，魔鬼纔肯把他的脖項交付一位發瘋的刮臉的人去撥弄哩。十四天以前，我在他的理髮室裏會同他出了個錯，使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我照着我的習慣，星期六晚上到他那裏去，請他給我刮臉。他一開頭時，倒安靜勤懇地作他的這事務；但是我忽然覺得一種激烈的疼痛，我的血流出來了，我這纔知道，他是把我頸上的一個疣子給刮掉了。這固然還能過得去，況且他又是乘著燈光給我刮

臉；但是我向他問，是否不會瞧見時，他作出一種獐笑向我回答說：『你感謝上帝罷，這割的不是你的脖項！』他說着這話，就把他的刮臉刀子舉了起來，好像就要照著我的脖子來的一樣。我自然急忙地跳起，抓住了他的手。這一來，他忽然又恢復了先頭的原狀，並且問我，是  
否懂得開玩笑，又請我寬恕他的不小心，就安安靜靜把他的事務作到了底。但是這一下子可冷  
透了我的骨髓了，那一種獐笑的聲音，我可是不能再忘了的；因此我就立時到警察長，我的隣  
居那裏去，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他，他也是這樣地爲他的咽喉戰顫如同我爲我的，因此他就命他  
僱一個能幹的夥計到舖中來，要不然，就要停止他的營業了。」

「這都是很希奇的，」——繼哈得回答——「並且你這幾句話幾乎要把我除掉頭八天之外，  
再在齊德蘭先生地方多待幾天的幸趣給喪送了。」

「這我可不能怪你，青年的人，」——多璧雅先生回答，繼哈得正在向他的臉上塗肥皂——  
「這個齊德蘭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都是個世上極乖僻的人物的。他有這們一個青年的女兒  
——你大概見過了——容貌倒可以，軀體也秀麗；那們你相信，這個可憐的女子可以去赴跳舞  
會和熱鬧的集市，如同其他的女子們一樣了麼？一年的工夫纔准他一次兩次參與一種娛樂的事  
情，並且每次他那位發瘋的老父親總是在他身後嘮嘮叨叨的，好像，上帝恕我這句無理的話，  
好像他自己能娶他或要娶他作妻子的一般。這是理性麼？一切的雷電，我的女兒和警察長底女  
兒所到地方總不至辱沒了一個理髮師底姑娘吧！」

「那們這個女子可真是可憐。」——辯哈得說。

「她自然是可憐！」——多璧雅先生回答——「她不過纔十七八歲的年紀，爲這們年青的個人兒玻璃與木框未免太壓迫了。可是她的父親恰切也毅可憐的了。假使他自來就是這們個險怪的人物，到是沒有人去說他甚麼的了！」

「那麼他不是常常這樣的麼？」辯哈得問。

「不，實在不是的！」多璧雅先生回答。「一個瘋子，他固然自來就是的，但却仍不失爲一個好理髮師，一個快樂的人兒在社交裏。他固然常想著往高處去，寧可把時間消沒在無意識的事情上頭，譬如說在書本上，也不肯去打球散心，他也從不會滿意牧師令他把鬚鬚給他刮去，他恨不得代替了他登教堂的講臺，宣講聖道——但是這對於他現在的狂勃能算得了甚麼呢！」

「那們他這顯著的改變——人們不知道牠的原因在那裏麼？」辯哈得插言。

「命運！命運！」——多璧雅先生回答着——「就是這緣故了！我的覓漢能馱兩口袋麥子，許多的人們馱一口袋，就要壓倒地上了。差不多二十年前，在這裏獸疫流行，牲畜大死，我整整地喪失了十三頭牛和好幾匹馬，都是漂亮的，養得肥頭大腦的些動物？但是我心裏想；這是上天的意旨，無可如何的了，於要我安然地吸我的煙，并不在意。理髮師底妻子在五六年  
前死掉，他竟因此發瘋。就是這緣故了？」

巒哈得這時已竟把多璧雅底鬚鬚刮完，他現在把擦臉的手巾遞給了他。多璧雅先生把臉擦過之後，對正在包裹他的器具的巒哈得說：

「你令我很滿意；我喜歡，你晚上無事時，常來我家裏談話，你在你的師傅底家裏一定要大感悶倦哩。」

## 五

齊德蘭一日晚間同他的女兒寂寞地在屋子裏靜坐着，巒哈得穿了星期日的麗服，忽然走進來說：

「師傅，你不反對吧，若是我現在出去一霎時；多璧雅先生，那位釀造啤酒的，已經請我好幾次了。」

「這可以的，很可以的，」——齊德蘭和藹地回答——「我絲毫不反對，你要去，就去，願意回來，就回來吧；我希望你多多地得到些快樂！」

「我也希望的！」——啊嘉得添加着說，她在她同這位青年之間苦悶的情勢之下覺得非常地壓迫，他來她的家裏，她却是不可以同他說句和藹的話的。

巒哈得出去了，可是齊德蘭登時捉着這機會來叱責啊嘉得寥寥數字，衝口而出的這一句話底不當了。

「你瞧，可愛的女兒」——他說——「我收留這個夥計時，曾允許給他二十個幣囉嗒週資，吃的，喝的，和一間睡的房子。這一切的都給了他，完全地守了我所允許的話。親愛和氣我却不曾允許了他，我倒更喜歡瞧哩，若是你肯拿着你的些親愛和氣更儉省着點使用。我覺得如同刀子割我心一般，若是你拿眼瞧他，我恨不能打你哩，若是你同他說話。」

「你向我要求不可能的事情，父親」——啊嘉得回答。「我總不能生硬地，凜然地對待這位夥計，彷彿我是一塊石頭吧。」

「這，你用不着的！」——齊德蘭打斷她的話頭。「可用不着的，若是他向你問安，你說謝謝他，若是他說！今天天氣好！你就說：是的。但是你要趕快回到你的屋子裏去，若是你的舌頭不能停止的時候，你就同你屋子裏的白玉烏繼續着對談吧。至寶貴的女兒，若是你知道，你這樣能給我省去多樣的苦惱——你一定要作一切我向你所要求的哩。這與你能這麼難麼？你不覺得一般這麼堅固，這麼難分離地拴在了我的身上，如同我這麼拴在了你的身上麼？你不是我的肉，我的血麼，我覺得，你好像是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你所思想，所感覺的，都是我的，我不和一個外人均分我的所有；那們連你，女兒，也確切地相信罷，只有我的胸懷，纔是能感動你的胸懷的。」

一滴淚珠由這位慘白面皮的老人底眼裏流了出來。啊嘉得倒入他臂腕裏。忽然他抓住了她的兩隻手，瞧著她的眼說：



「啊嘉得，你要向我發誓麼？你要向我發誓，永不嫁人麼？」

啊嘉得良久地瞧着她的父親，然後把雙手交叉胸前：

「父親，我愛你，這樣很，向來不會有個女兒愛了她的父親的。這，可能的上帝知道；我還再能怎樣呢，你使我苦惱啊！」

「祝你安眠，可愛的孩子！」——齊德蘭說，並且急忙地離開了這個屋子。

啊嘉得立在了那裏良久不動躑，既而走至窗前，向夜色裏望了出去。月光照耀得又明又亮。她把雙手合起，開始禱告。

## 六

有一些人們，是可以同那些樹木相比較的，必須把牠們接在別種木幹上，纔能發育榮茂；至於這宗木幹底種類又怎樣，却並無關係，牠們無論接在了那一種的樹幹上去，都能生長的，只是要牠們自己直接由地內吸取滋養汁料時，他們就要結惡劣的菓實了。那一些人們也是要把它們性靈上的一絲一縷都全盤地消沉在一個別人底身上，這一個別人是它們偶然最初所能達得到的，或者是一個友人，一個情人，一個母親，或者其他的人物；這樣它們纔是有幸福的，和柔和的，但是那個被它們所依戀着的人兒，却得整個地把自歸了它們，而關於這一層，毫無遺憾地照辦了，自然也是人們會經經歷過的了，理髮師齊德蘭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他自幼就沉靜

簡默，時時都在落落寡歡地過孤寂的生活，但他也時時地感到一種心裏的不愉快，這他也莫明其妙地尋不到原因，于是他以貧乏之故，就去本著一腔的渴慕，研究起學術來了，他希望藉此得到精神上的安慰，驅遣了他的不快，但這却也不會與他成功，得收效果。愛情在他的心裏發生得很晚，當在他把自己的一份小家庭建設了起來許久之後——那時他尋到了一個樸實嫻靜的女子，這女子拿著一份整個精神，他所需要的，去對敷着他；于是他也開始無邊無涯地愛起來了，他覺得「他自己的我」總像缺了一塊似的，但在同她訂婚，後來成了他的妻室的這個女子底身上却恰被補足了，她彷彿是他的一種新意義，因這種意義他覺得宇宙和生命都向着圓滿的價值裏和圓滿的光華裏開展。這樣他同她共同生活了下去，許多的年頭，在愉快和平裏；她給他產生了一個女兒，但是愛情底果實却完全不會為增加他的幸福的資料，因為他的愛是一種專一的，不可分散的愛，並且小啊嘉得能令他喜歡，只在他瞧見她能令她的母親喜歡時。等到這女兒長到了十三歲時，有一種利害的病症在它們住的地方發生了；有許多人被這病症所傳染，齊德蘭底女兒啊嘉得也是其中之一；她雖然好了，但她的母親却又被她所傳染，竟至死去，差不多在一切被傳染的病人之中，獨她一人把生命喪了。齊德蘭因之沉入深深的一種憂鬱之中，他好像一個人影一般苟延人間，他一定要自尋了短見的，倘若他的天性生得較為剛強些；他最常先所躲避的，就是他的女兒啊嘉得，他只把他的女兒看作他妻底死底原因，並不看作別的。可憐的女子深深令人們感起悲憫來了，正在她那一個時期裏，青年的處女們如同一件

甜蜜的神祕一般，緩緩地，緩緩地開放，這時她需要母親比一切其它的時期都重要，但是他的母親却恰在這時期裏躺到墓裏去了，而她的父親，即便不如此，亦絕不能代替了她的母親的，却峻拒地，冷酷地，對待着她，如同一個最生疏的路人一般。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的心裏暗自深深地悲傷熬煎，竟至形體削瘦，成爲重病。齊德蘭絕少照管她，他照例去請醫生，醫生照例開藥方。

一天晚上她奮周身的殘力，立了起來；她要去再探望她母親底墳墓一次，在這個念頭裏，她感到一種很神奇的安慰；她離教堂前的墓地沒有多遠的路走，於是她就偷着奔到了那裏去。她向冰冷的，潮濕的墓上坐下，她合起雙手來禱告：「母親，你只再向我顯示一次罷，你向我說，我對於我的父親作了甚麼事，竟使他這樣恨我呢！」

她忽然覺得有人激烈地擁抱着她，她父親底聲音向着她說來：「恕我罷，女兒，恕我罷！」他的熱烈的眼淚濕了她的面頰。他領她回家，他坐在她的牀前，他疲勞在懇懇小心上頭。有一次他抓着她的手，並且說：「啊嘉得，魔鬼把我眩惑了，直到今天我纔第一次瞧明白了，你的母親在你的身上還是這麼近着我的。她的忠誠和仁慈不是由你的眼裏透露麼？由你的口裏這麼可愛的發了出來的，不是她的聲音麼！啊嘉得，我從今天起是你的父親，你正正經經地是我的女兒罷！」

## 七

一天早晨辯哈得剛從他的屋子裏走出，就聽見一種沈重的倒地聲，似是自屋頂下的室間裏倒了下來的一般：他吃了一驚，急忙跳了過去，他發現啊嘉得昏迷不省，並且流着血在過道裏躺着。她是在樓梯上偶而失足，順着樓梯跌了下來。辯哈得將他趕快地舉起，他嚇得面色都蒼白了，並且還在臂腕裏抱着她，當在齊德蘭忽忽奔了來時。他不顧啊嘉得底狀況怎樣，就逕直地用粗野的話向辯哈得怒叱着說：「這是怎樣說？誰呼喚了你的？」辯哈得在激烈的憤怒裏回答他說：「我在這一時刻裏所作的，是這樣自然的，一如你定要是發瘋的哩，若是你在我所作的這事情上能發現了甚麼可疑的破綻。你有怨叱我的時間，就該去趕快把放血器取來呀：你瞧不見你的女兒愈來愈面色蒼白麼，你瞧不見，她完全萎縮了麼？」

「把我的女兒交給我，你去取放血器去罷，」——齊德蘭回答說——「她應當更加小心一點的，那麼她就可以勿須你這幫助了！」

他說着就魯魯莽莽把啊嘉得自辯哈得底臂腕裏奪了過來。辯哈得急忙走去取放血器。

「你抓着她的臂腕，」——他向齊德蘭呼着說——「當在你折回之後，不要叫我把血管子割錯了！」

齊德蘭作辯哈得所吩咐的，於是辯哈得得以第一次公然與這位女子底柔軟的，溫暖的手相

接觸了。他自己的手反倒顯然地戰顫，並且及至他臨了把血管子割開之後，幸虧是偶然的，不是他的手腕底靈敏，不會把血管割錯了。她的鮮明的，赤紅的血湧了出來，他同時感了一種快樂和一種恐怖向那一股湧流著的血望着。既而啊嘉得睜開兩眼，她眼波裏含了和藹瞧着他，當在她見他這樣恐怖着爲她操心。齊德蘭却不再理繼哈得，登時把啊嘉得領向寢室去，要在那裏親自給她裹纏傷口；啊嘉得却在門口轉過身來說：「我謝謝你，可愛的繼哈得，爲你的幫助。」

繼哈得懷了一腔很混合的感覺返回他的室間。老人底仇視待遇，尤其是在今天，深深地傷了他的心，但同時他又覺得啊嘉得從來不會比她恰在今天所顯示的這麼美麗。他不要再隱瞞了，他原來只是爲她的緣故纔在他的乖張背戾的師傅處忍耐了八個星期之久；他覺得，在他的胸脯裏有一種爲她熱烈着的愛情蘇醒了，這愛情，他以爲應當克制，並且完全如同人們常有的情形一樣，在這樣的時間裏往往恰切去下那一種的決斷，這一種決斷底施行是與最大的犧牲相連結的，因此他也決定，要拋棄他這裏的工作，並且當晚就要通知他師傅。及至他的工作完畢，天已黃昏時，他就向寢室裏走去。齊德蘭不在那裏，但是啊嘉得向他說，她的父親馬上就要回來的，並且請他在屋裏略等一等他。繼哈得於是向窗前坐下。啊嘉得第一次得到機會，可以向他動問，她們那個地方如他的意麼？她添加著說，夏天並不這麼苦悶地過去如同冬天，因爲市集日來了，一定也要把他拖入快樂的跳舞會底漩渦裏去的。

「這」——繼哈得回答說，並且由窗內向外望着——「恐怕不行了；我想在下星期就要再遊行去了，按照手藝行的規矩，我今天還要把這話告訴你的父親的。」

啊嘉得顯然地吃了一驚，當在她聽了這話時，她說：「這很使我難過，你要這麼早棄捨了我們的家庭！」繼哈得覺得心裏無邊地幸福，當在他由啊嘉得底口裏聽了這幾句話時。他舉目瞧瞧她。她躊躇的樣子立在那裏。然後她就向他的身前走來，並且用懇求的聲調說：

「不要作這件事體，你拿着我的父親當作一個病人看待罷，你忍耐他罷；我要求他，更和氣一點對待你。自然的，」——她添加了上去——「我已經足殼地請求了他！」

「你求了他麼？啊嘉得，你果然求了他麼？」這青年的人問。

「一定的！」啊嘉得回答，並且臉上紅了一紅。

他抓著了她的手，並且說道：「啊嘉得，你對於我有好心麼？」

啊嘉得默然無言，但是她却令他安然地抓著她的手。這時前邊的屋門開了：她要扯回她的手來。繼哈得又問一次說：

「啊嘉得，你對於我有好心麼！」

「有的，有的，」——她回答——「但是你快撒開我的手吧，父親來了！」

一晚天氣寒冷，颳著大風，下著大雪：齊德蘭同他的女兒和他的伙計在屋子裏坐著吃飯，這時前邊的屋門忽然慢慢地敞開。啊嘉得出去瞧，誰在那裏開門：一個老婦底聲音侵入室內，她很切迫地請求賞她夜間一個宿所。齊德蘭剛要自座上立起，啊嘉得已經同一個面生的老婦走進寢室。

「父親」——她說——「這裏有一個貧窮的老婦，她差不多要凍僵了，她尋不到宿所。我允許她，在我們這裏過一夜。」

「我更喜歡給她幾個幣囉」——齊德蘭答應著——「叫她好到店裏去投宿去。」

老婦打斷他的話說：「不要把我再推到酷烈的寒冷裏去了，你們給我一個在你們火爐子後面的位置吧，我明天一早就要走開的。」

同時他照著東方遺民和串宅門的老婦們底——她似乎是屬於末後說的一流的人物的——一種固有的恬然厚顏的習慣，強向爐子前的杌凳上坐下，把原在背上馱著，一進屋時，取了下來的一個籃子推到了自己的身前，並且由籃內把幾塊討要了來於食物取出，在這個機會裏却露出一副舊撲克牌來了。

齊德蘭見了這副牌，他忽然注起意來了。他說：「你大概是一個拿牌卜卦的人吧？你把你的牌放在棹上，把你的食物再裹了起來罷；我既許你在爐子後面一個位置，我也要給你飲食

的。」

「我謝謝你，可愛親的先生，」——老婦回答，並且目光睽睽地睨了他一眼——「如果你不是卑視我這高尚藝術的人，那這豫言的紙片今晚就可一試的。」

啊嘉得這時把一盤熱湯給她放在了眼前的桌上，她開始進食。她用了一種令人要嘔吐的食慾吞嚥她的食物。齊德蘭繼續他同她的談話：

「我絕不是一個卑視你的藝術的人：命運往往借了一個可憐的甲蟲底口，或者借了夜間的鴟梟爲牠的宣示者，那麼牠爲甚麼不也借了紙牌底神祕的遊戲，來向那常常眼見而永不相信的人宣示呢？我知道，我應當怎樣重視你的藝術，因爲我自己曾作了一次神奇的經驗；你是不能被我所嘲笑了的。」

老婦把一副牌洗了一洗；拿在手裏，她並不唧唧嚶嚶的念咒語，並不裝得素來操這宗手藝的那些人們底可笑的态度，因此她散布了一種更可令人相信的真實底効力，比著弄一切虛詐的作做所能得到的。

她轉臉朝著啊嘉得。「你先走了過來罷，美麗的姑娘」——她開口說——「豐富的生活還整個地在你的眼前裏，對於你我一定有許多入耳的話可相告哩，這可是我這麼稀少地能了的。」

啊嘉得照著她的話抽了一張牌出來。這張牌正是紅心女王 (Coeur-Dame)。老婦于是全都把牌攤在了桌上，並且開始數算。



「哎呀，哎呀」——她似驚訝的樣子喊叫——「這簡直超過了我最大膽的希望。你瞧見了麼？這裏是未婚夫，那裏是錢，還有錢，還有錢——這簡直要沒有了邊兒了麼？我給你道喜，」

——她向齊德蘭說——「爲你的女婿！」

齊德蘭不向她作答，只是拿眼睛狠狠地瞧著她。

「若是你也要試探試探你的幸運」——她向繼哈得呼著說——「那麼你也扯一張牌出來罷。」繼哈得微笑著作了她所吩咐的。

老婦又把牌照先頭的樣子擺佈了一番。

「未婚妻，未婚妻」——她裝著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面容繼續著說——「你瞧見未婚妻了麼！你覺出來了麼！」她用深含意義的眼波向啊嘉得疾瞥了一眼，添加著說「這是紅心女王啊？」

「甚麼？」齊德蘭憤恨地插言說。

老婦不聽他的打攪。「這裏住的大概純是些有幸福的人們吧」——她繼續著說——「你瞧見這裏這三葉王 (Treff-Ass) 了麼，你知道，這張牌是表示一份富的遺產的麼？」

「老婦，」——繼哈得回答說——「你費心，叫我夜間作好夢哩。」

齊德蘭底面皮粉筆一般的慘白起來了。「把你的東西快收拾起來罷。」——他向老婦喝叱——「現在是睡覺底時候了。」

## 九

啊嘉得爲那位串宅門的老婦又新向燈裏傾油，她給她把木頭和泥炭放在了那裏，以便續添爐子裏的火，然後她就照她的父親已經先作了的離開那位老婦。老婦一見室內只剩了自己一人，她就走至門前偷聽，房屋裏是否還有人醒著；隨卽她向桌前坐下，由她的視袋裏取出一個小小的骯髒的皮囊來，小囊裏的內容她向桌上傾出，並且很勤奮地從事計算。既而她就將這個小囊，似不甚滿意這一天所得的利益的樣子，厭厭煩煩地又帶在了身邊，她開始信手掀翻桌上放著的撲克牌，自相消遣取樂。屋門忽然間敞開，齊德蘭輕輕地走入。

「你還醒著的麼，老婦！」——他說著，兩目凝直地看著桌上的牌。

「唉呀上帝！」——她回答說，並且佯聳著雙肩——「憂慮和愁苦是不安靜的睡伴！」

「我很喜歡，你還醒著哩！」——齊德蘭繼續著說——「因爲我得向你問一句話。聽著，老婦，我自然是覺了出來，你今晚同我的女兒和我的伙計只不過是兒戲的：不是麼，是這樣的？你只用承認罷！」

老婦現出了很覺爲難的神色，她從旁向齊德蘭斜射了一眼，其間她同時似是不知不覺地亂攪起手中的牌來了；齊德蘭并未覺出她的爲難情形，他的全副精神都在牌上釘著，這牌一頁一頁穿過老婦骨嶙嶙的手指，一會兒這樣結合，一會兒那樣給合。及至老婦察覺他這副神情時，

她就胆壯起來；她不更懷疑，齊德蘭對於她的魔術底信仰力并不是如同他外面看著那麼輕微的。因此她就只拿一聲嘆息來答覆他的詰問了。

齊德蘭聽了這一聲的嘆息，仰首向她望著。他心裏極感一種神祕不安的情形，他不得不狠狠的聚起胆力來，勉強地向她硬著嗓音說：

「你不要回答我的話麼，老巫婆？」

「可敬愛的先生」——老婦回答說——「我年老，并且貧窮，你有權力可以罵我。」

「你恕我罷」——齊德蘭停了好久的一霎，纔回答著說——「你寬恕我的蠻橫，但是你瞧著我的眼，向我承認我已經所知道的罷。你瞧，你在爐子後面的溫暖位置還是你的，并且此外我明天早晨還要給你好好的一塊錢哩，只要你把實話告訴了我！」

齊德蘭抓著她的手，并且差不多哀懇的樣子瞧著她的臉；一陣同情的感覺起於老婦底心裏，但她却不能抵抗她心裏只少要向一個人表示自己鬼神底代表底樂趣。她回答說：

「我不能把這祕密的字迹教給你，這爲無影無形的手腕所寫在這輕微的牌上的字迹；我也不能告訴你說，我這神奇的，千百的人們永久不能明白的了解力，是從那裏來的，但是上帝知道，我不是一個說謊的人！」

「甚麼？甚麼？」——齊德蘭大聲喊——「你果然把我的女兒看作了一個未婚妻了麼，果然的麼？」

「你感謝上帝吧」——老婦回答——「我已經看見許多的姑娘都成了死屍！」

「我倒更喜歡看見她是個死屍哩！」齊德蘭低沈了聲音回答，並且趕快地走出了屋去。

他回到他的寢室裏。他的女兒在一間與他的寢室相接觸的耳房內眠睡。他向一張椅上坐下，以手支著頭伏在了桌上。「那麼連這一個也喪失了！」他作出一種淒慘的微笑獨自哀呼著。桌上正放了一個盛刀叉的匣子；他抽了一把刀子出來——刀子底鋒芒趁著動搖不定的燈光閃閃耀耀令人可怕。他立了起來，眼望著耳房底門，向前走了一步，但他寒顫著把刀子扔到地上去了，他攢起拳頭來，向自己的面部打擊。

## 十

啊嘉得躺在他的床上，不得眠去。她爲一種巨大的苦惱所侵襲。兩個人底影子不住地幻現於她的心頭：辯哈得，生成一雙忠誠的，蔚藍的眼睛的，和她的父親，她的可憐的，被離奇的詛咒所纏縛著的父親。不幸的女子，「死」與「生」與你自己「一個」源泉裏湧流：愛情，本來一條綿綿不斷地柔軟的線索似的，穿繞著你的青年靈魂裏的一切能力和奮勉，並且把這一切聯爲一種優美的和諧的，在你却是一個兇暴的攻城的臼炮了，牠把你安靜的，溫柔的天性上的基礎支柱給你搖動了，並且把你眼前生命上的深淵給你掘開，替代去把牠填平！

啊嘉得下了一個決斷。次日清晨她走至辯哈得身前往，向他說：

「你在幾個星期以前要離開我們的家；我曾求你，不要走開，現在我不再求你了！」

繼哈得良久默默地無言，既而他答覆說：「啊嘉得，我明白和諒解你的意思，我要去了。願你能得到那一種自相排解的力量，這力量是我將要缺少的。」

「我仰望著上帝助我。」她回答說。

「那麼好」，——繼哈得說，并且與她握手，——「我就向你告辭吧。你的父親，我不能再見了，他厭惡我如同一個魔鬼一般的怪物。告辭了，啊嘉得！」

他要扯回他的手去，但是啊嘉得緊緊地握著不放。他用強力把手扯脫，可是啊嘉得大聲哭著倒在了他的胸前，並且悲聲呼著：「告辭了！」

正在這一瞬間齊德蘭由他的寢室內走出。他手裏正拿著個洗臉的盆子，他氣忿忿地把盆子摔在了地上，並且下手去抓繼哈得。但是他又一般疾速地撒開了他的手，向他道歉。對於啊嘉得他却攢起拳頭來：「你！你！」他用怒塞胸臆的聲音喝叱，并且伸手抓著了她的頭髮。繼哈得見他這樣，就扭了他左右的肩臂，把他摔倒地上。齊德蘭滿臉通紅，并不思想向繼哈得報復，站起身來，直由門內奔了出去。

啊嘉得面色慘白，驚縮着依牆而立。

「哎，上帝呀」——繼哈得大聲歎息著說——「爲甚麼我到了這所房子裏來了呢！」

「是的，爲甚麼呢，繼哈得！」啊嘉得差不多無聲氣地說。

「告辭了，啊嘉得」——轡哈得悵然地呼了一聲出來——「我不知道，我們倆個之中誰是魔鬼，我或者你的父親！」

「轡哈得，轡哈得，現在不要撇捨我了！」啊嘉得大聲呼號，當著她瞧見轡哈得疾步向門口走去時，同時她委頓不堪地昏然灘倒地上。

十一

齊德蘭忽忽地向前奔竄，好像要逃出地獄的個樣子。他不息不停地抖著頭，見了一條道兒——是一條出這村落的道兒——就順著走去；他失去了思辨的能力，他不逗遛地向前奔著。那一天正是三月裏頭一個較熱的天氣，太陽底光線火一般灼炙，沈重陰鬱的空氣豫兆風雨底將至。齊德蘭不多一時走到他的村子附近的一帶林子裏來了；他沒有目的，沒有計劃悵然地盲行，及至夜色上來時，荒野底叢木阻礙他的去路，於是逼迫他，不得不在一棵樹下倒臥地上。雷聲隆隆地響起來了，火蛇一般的閃電穿射林木底枝梢，牠們的枝葉開始森然鳴嘯，爲大風將至的前鋒。齊德蘭畏縮著成了一堆兒；他幼穉時代對於風雨之夜的驚懼，和林木裏森然可畏的情形，又在他的胸脯裏生動了起來，他不覺失聲說出了一段心肝俱裂的話來：

「那麼我是被逐出了家庭之外了，二十年來我所居住的家庭：我不得不同龜蛇一處露宿，這時我的女兒反安然吃她的麥酒湯，並且或許甚至要同那位伙計說些無恥的愛情上的開心話

哩。唉，上帝呀，這果然是真的麼，我所久已感覺了的——你不過只是一個幻妄的夢影，甚至「大自然」也是騙人的哩？牠使樹和葉子一致團結，但是對於人類們，却永久地不能了麼？」

他這樣傷痛著，愈久愈向那爲他一切所愛，一切所望，一切所這仰的離奇的思想裏陷落了進去；他的心不能默載他的這些思想了，他沈入一種深深的瘡熱的昏睡裏。但是他女兒底影像却在苦惱他的夢魘裏自他的眼前走過。他瞧見她微笑，這使他的心理無邊地苦痛，他瞧見她散步同著辯哈得在一所美麗的花園裏，而他却是一個爲人所卑視的乞丐，在園底大門口立著；他瞧見她和他，新婦新郎，成了對兒地同赴教堂，異常欣幸地和冷笑地朝著擁在人叢裏的他瞧了下來；教堂裏的風琴聲和歌聲停止住了，宣教士走至祭壇前，他要開口，說降福新婦新郎的話了。這時他，齊德蘭，兇惡地詛咒著跳到了新婦底眼前，并且抽出一把刀子來，要殺死她；但是他把刀子得抽拙笨了，刀把朝著他的女兒，刀刃落在了他的手裏；他的女兒不會受傷，他自己反把手指割了。辯哈得笑起來了，他的女兒笑起來了，宣教士底莊肅面容轉成了醜惡的鬼臉，自風琴方面，歌團方面，一陣醜惡的聲音發了過來，五光十色的離奇火焰繞著穿過教堂的大廳。但是齊德蘭又用左手抓著刀子大呼：「我終究要殺死了你，殺死了——」

他忽然地醒轉了過來。他的周圍一切悄寂無聲，只有頭頂上樹梢頭瑟瑟地在作響。月光澄明地下照著。齊德蘭引首四顧，意欲尋找可以回歸他的村莊底路徑，及至他將這小徑尋到之後，他就忽忽地順著牠走了回來。報夜的剛報了一點鐘，當在他走入村子裏時；他小心著，驚

怯著，向一個牆角裏躲藏了去，若是他一聽到了腳步的響聲，這樣他偷偷地沿著街道走了下來；在他自己的房子前他越過一層短籬，躡著脚步，向他女兒安歇的耳房朝著院子開的窗前奔來。他還不會走到窗前時，就把他的懷中刀子取出，然後又向屋裏探聽動靜。一盞燈在桌子上放著，啊嘉得坐在燈底旁邊。她用手支著她的頭，她的哭得紅腫的眼睛向那正遮著她的立著偷聽的父親的窗戶望去，她似是爲她還不會回來的父親正在疑懼操心。齊德蘭想要敲門，但是他猛一瞧見他女兒底眼波，他的手腕就癱軟了；他覺得，由這一雙眼睛底深處還有一雙其它的，冷然的，威嚇的眼睛向他凝視著，就是他的死去了的妻底眼睛；冰冷的戰顫貫徹他的周身；「連這我也不能了，也不能了！」——他呼了出來——「那麼我是死了的麼？」他如同中了魔力的一般疾速離開了院子，竄出了街衢，如同在清晨一樣一直地向前奔去，爲的是要永久不復回頭。

## 十二

整整地一年之後，理髮師齊德蘭底家庭裏第一次又發生了一個喜慶之日。啊嘉得和巒哈得攜著手兒到教堂裏去行結婚禮，宣教士把雙手合起，向缺少了失蹤的父親底降福的一對新夫婦底頭上把上帝底降福禱祝了下來。啊嘉得底眼裏亮晶晶的淚珠湧流了下來，當在尊嚴的宣教士用極感人的話來勸告它們，這可得以歡然安享現在了，不要再在過去時期底墳墓之下冥然夜行



了。

及至它們倆個回到家中時，啊嘉得抱了繼哈得底脖項，放聲大哭。「唉」，——她嘆息著說——「我覺得，我們這一時裏似是犯了一個重大的罪惡一樣！」

繼哈得將她溫柔地引至一張椅上坐下，但是他却一言不發；他走至窗前，悵悵惘惘地向窗外望去。他覺得，他似乎應當深責自己的不當，因為他不曾充分地敬重了她的苦痛，並且在兇野的慾望裏勸她走了這一步，這雖說在平時是人道的和純潔的，但這次却把這個溫柔的人兒硬逼入破壞裏去了。啊嘉得覺出了繼哈得心裏為難的情感，反走至他的身邊說：「我的繼哈得，你不要為難罷，我們倆個人是只可有一個念頭的：就是『上帝』。」

### 十三

「安寧，安寧，

唉，為疲憊的人們，

何等甜蜜的音聲！

只要我提起了你的名子，

我就覺得，我認出了

你的輕微的足跡，

感到了你的呼吸的氣息，

柔和地吹入我的心裏，

鎔解了我的隱痛，

洞穿着我的心的！

安寧，安寧！

唉，你甜蜜的聲音！」

「再來一次，再來一次！」一個貧窮的，穿着一件全破了的外衣的老人呼着說，他的額上明亮地垂著淚珠。

但是那個在一個安靜的晚間在弗(F)地方底市場上搖著手搖琴，唱著這首歌的人，却趁著路燈底光亮瞧了瞧圍觀的人們底臉面，及至他覺得，他的這一首極可感人的頌歌已經使它們厭倦了，于是他就絕不顧及那個被感動了的乞丐底「再來一次」的請來了，他又開始歌一首極令人可怖的浪漫故事詩：

「從前有一女郎，生來天性高傲，體態窈窕，

但是她心裏却從不會發生過愛底根苗，

許多青年俊秀的求婚者來了，

可是沒有一個得以達到，

使她把自己的心歡然地一表。

忽然一陣剝剝啄啄的敲擊，

正半夜裏起自小女郎底小窗際；

敲窗的是一個穿了烏黑裝束的青年，

女郎雖然戰顫，却是給他敞開了窗扇，

彷彿是她自己的丈夫一般。

他啞然地圍抱著她，在他的細瘦的臂腕裏，

他連連地搶去了她的吻，

她哭泣，但是她不能抗抵，

她覺得她的周身似是爲鎖爲鏈所束縛，

那男子於是開始行他最後的歡樂。

他默然地把她置放臥榻上，

她不啻一聲地來拒絕他，

他作完了他的罪惡的行爲，

他冷笑著高聲說：『祝你夜安，祝你夜安，

你已經成了魔鬼底屬眷！』

搖手搖琴的人唱完了這首詩，他身傍立的一個老婦拿起她的碟子來，向圍觀的人們討錢；這時先頭發言的那個老人由人羣裏擠了過來，一個瘋癲人底模樣，兩眼凝直著幾乎絕不轉動，他抓住了搖手搖琴的人底手，大聲說：「我懇求你，爲上帝底緣故，你告訴我——這是實在的麼？這是實地發生的事情麼？」

搖手搖琴的並不作答，他只是愕怪的樣子瞧著那個老人；但是那個老婦，她也聽見了這離奇的詰問，於是轉過身體來，用她的難聽的，嘎嘎的嗓音開始說道：

「這自然是一定的，的確發生了的事實，在瑞士國，在那有巍巍峨峨的高山和無底深的深淵的國度裏，在那裏那個可憐姑娘寒凝了起來，成了一個冰人，現在還在阿耳卑山底一個最高峯上坐著哩。我們的歌兒裏所說的，都是實在的。」

齊德蘭——這個乞丐正是他——覺得心裏如同中了一支致命的飛箭一般，當在他聽見了老婦底聲音時；她正是他當初在他的家裏留宿的那個東方遺民，並且她會把他的可怖的命運向他豫言了的。他只敢向她的黃色的，不潔淨的面孔上瞧了一眼，並且及至他瞧見她開始要動她的

醜惡的，枯槁了的兩片嘴唇時，他就急忙地跳著跑走了，因為他彷彿覺得，有一羣的惡魔在她的銳利的眼波裏藏匿著似的，並且他彷彿覺得，她這就要開口用兇惡的話來殺他了。

他向大道旁放著的一條公用長凳上坐下；單調的手搖琴底響聲和搖琴人底歌聲，這是他們現在又另到一家門前，開始重唱先頭的詩歌的緣故，陰森森地自遠處透到了他的耳邊。但是及至他又把這歌兒聽了一遍之後，他就覺得，他自己和世界和一切圍繞著他的，都忽然轉變了過來，彷彿這一下，他就可以向生命上最幽深的生動處瞧一眼了。信仰上頭的虔誠感覺，甚至渴慕和希望在他的胸脯裏又甦生了；他仰首向那天空恆古如一的列星列宿上頭望去，他彷彿覺得涼爽的夜風掠過他的火熱的面頰的，似乎是在向他呼著說：「終究是有一位上帝的，他垂憐於世間一切可憐的人們，那麼他也是垂憐於你的，並且他是喜歡醫治世人們底傷痛的；但是魔鬼底勢力比他還要大；這你沒有覺出來了麼？」

「是的，這我覺出來了」——齊德蘭呼了一聲說——「寬赦我罷，你仁慈的上帝，我這樣兇惡地犯了反對你的罪過！我也覺出來了，我的可憐的，不幸的女兒是無罪過的——魔鬼把她，猶如瑞士的那位姑娘一樣，用魔力束縛住了，人類底能力對於一個魔鬼能怎樣啊？嗷，我這個瘋狂的人，這我不會久已感覺了的，這我絕不會想到了的，當在我懷著一個無良的殺人的念頭立在她的窗前時，一種無影無形的威力阻住了我，不會下手實行了這兇慘的惡業。我的上帝那時臨近我的身體；我真是有幸福的，我現在認出了他！」

搖琴的人同著那個老婦自他的眼前走了過去。齊德蘭把最末後的一個討要了來的咯囉嚟由衣袋內取出，他把這一個咯囉嚟納入老婦底手裏並且說：

「寬恕我的罪罷，我今晚向你們所犯了的；你們是我的天神，我竟反視你們爲了魔鬼。但是這是魔鬼來作弄了我的！」

「這是一個甚麼人？」搖琴的問跟隨他身邊的老婦，它們向前走著。

「一個發瘋的人！」老婦回答，並且失笑著。

齊德蘭聽了這句話，直稜稜地愣凝在那裏。「我是一個發瘋的人麼？」他發問，並且默然地把口閉起，似是要等待自己不知不覺地來回答的一樣。「不是的，不是的！」——他過了一會兒呼了出來說——「我從前是發瘋的，這個老婦底話說對了，完全地說對了；但是現在我認出我的上帝來了，並且知道了我應當作的事體！」

十四

啊嘉得一晚坐在棹前，並且作著拘織的手工。她在等待她的丈夫。外屋底門忽然敞開，她還不會自椅上立起時，裏屋底門也跟著敞開了。一個老人穿著襤褸不堪的外衣走了進來。啊嘉得大聲驚呼著說：「我的父親！」

「你的父親，可愛的啊嘉得」——齊德蘭回答——「你一定不會忘了你的父親的！」他說著向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啊嘉得拿眼睛瞧著他，爲這時擁上了她心頭的些感覺，她尋不到可說的話了。

「你出嫁了麼，女兒？」——齊德蘭繼續著說——「我方纔纔聽說，並且這也是我豫料到了的。」

「是的，父親。」——啊嘉得說，並且低頭向地上瞧著。

「你不用怕抱怨，」——齊德蘭過了一霎開始說——「你是不得不如此的，你只覺得那束縛著你的繩套的魔力，却是不知，那個拿繩套束縛你的是誰。」

啊嘉得心裏已經開始甦醒的希望，却又被他這幾句話完全給破壞了。她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但是我却完全不爲你戰顫，」——齊德蘭確有把握的樣子說，並且他的臉上微微的又起了一陣最後的，復返了回來的紅潮——「因爲你要同這個可怕的誘惑者登時就要永久分離了的，若是我把他的名子舉了出來。你不要害怕，可愛的女兒，上帝底仁慈是無邊的。你是魔鬼底妻子！」

「父親！」——啊嘉得呼了一聲，並且向他瞪目愕視著一言不發。

「魔鬼底妻子！」——齊德蘭安然地又重說了一遍——「這你可走罷，我的女兒，同我走罷，不要使靈魂和肉體都喪失了啊，此世暫時的福樂，彼世永久的福樂！」

在這一瞬間巒哈得走進屋來了。齊德蘭暴怒著朝他奔了上去，但是他上前走了幾步，忽然

立定不動，彷彿省悟了過來似的。他急忙劃了一個十字，并且大聲呼：

「以聖父，聖子，及聖神的名義，你給我滾開罷，撒旦！」

繼哈得這時纔把齊德蘭認了出來，他絕不動轉地立在了門邊；他不知，他是在作夢哪，或者是醒著。

「你瞧，」——齊德蘭向他的女兒高聲說——「你瞧，他是不敢進前來的麼？」

他緊緊地走至繼哈得底跟前，并且說：「你的冷笑，你的齷牙裂嘴，都完全地不能令我害怕，雖然戴起了人類底假面具，却也不能把你盡情的隱藏了起來。以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征服了地獄的神聖底名義，你從這裏滾了出去罷！」

啊嘉得跪倒地上，大聲禱告上帝，開啓她的父親底錯亂的智力。

「你那裏禱告的甚麼，啊嘉得？」——齊德蘭向她發問，并且心裏起了一陣驚顫。

一個小孩子底聲音喊叫起來了。啊嘉得立起向搖籃傍邊走去。

「一個小孩子，啊嘉得」——齊德蘭說——「你有一個小孩子麼？」

「是的，父親，你瞧我的小孩子罷！」——啊嘉得回答他，并且由搖籃裏抱出一個小小的，可愛的嬰孩來，嬰孩方自甜蜜的睡夢中醒轉，夢底殘跡還在戀著它的面頰，未曾退去。

「一個小孩！」——齊德蘭差不多低沈了聲音說，并且把眼光自繼哈得底身上轉了過去，他仍依門邊在那裏立著，陷入了無邊的憂悲之中。



「一個小孩！恆古不老的自然！」——齊德蘭又重說了一遍，並且向小孩底眼裏瞧去。嬰孩怕起這個生疏的，兇野的人來了，這個人底眼光像要洞穿了它一般。

「一個小孩，如同其它的小孩們一個樣，」——齊德蘭木木鈍鈍的獨自言語——「不帶著地獄底兇焰在眼波裏，不帶著魔鬼們底氣味，並且小孩子們是自上帝來的。那麼我是發瘋了麼？——是的，是的，我是發瘋了，那個老婦不是也說了的麼！把我送到瘋人院裏去罷！」他昏然地仆倒了地上。

註：略羅森係德國一種副幣，約合我國現行銀幣一角

### 高等衛生顧問官底夫人（一八三七年作）

「Bon Soir（晚安），大尉。你今天晚上是怎麼了，爲甚麼這麼個不高興的樣子呢？那麼是沒有「令播」（見註）了麼，沒有「維斯特」（見註）了麼？是報紙不會來了，令你得不到消遣，纔這麼不高興的麼？你總不能覺得不舒服吧，病是背反你所抱的宗旨的呀！」

「我正在思想你哩，高等衛生顧問官！」

「思想我？——請你允許我點灼一枝雪茄烟吸；我可以敬你一枝麼？這是真正的「哈瓦哪」（見註），自亨堡來的贈品。你思想我麼？你也知道麼，你說這話的一副嚴重的臉子要使我吃驚的呀？我怎麼了，你向我說出一點我的新奇事體來吧，朋友！」

「或者，若是不見怪，我是想着你的夫人哩！」

「思想我的女人？越說越好了。你會戀愛過她，在我之先，在三十年之前。但是那時我却追過了，你，奪去錦標，因爲我是曉得驅逐一場毫不識趣的，可惡的鼻出血急症的，在跳舞會上所發生的——你還記得麼，那個老銀行家亞格曼所舉行的跳舞會。我記得，你向我賀喜，差不多就是這麼一副臉子。不能是舊病復發了吧？尤麗現在已經有了蒼白的頭髮了，尊嚴的戀人，雖然她自己還不知道。」

「我要同你說一句鄭重的話，路得維！」

「一句鄭重的話？這完全是在晚飯後的嗜好的。請你只還再稍耐一霎，沙發（見註）上頭的靠墊滑下來了；我的背後極不願缺少了牠的。哪，這你可儘管開始罷。」

「人們說你的夫人種種閒話。」

「這樣麼，人們還說她哩？這要使她歡喜的，這是在四十八的年齡裏少有的一種幸福。」

「我求你，把笑話擱開，留心我的話吧。這個學士貝根朵夫近來往來你的家庭很頻煩的。」

「這倒是很知他的情的。這個青年是我的避電針，我重視他，簡直不能有個穀了。你完全地想不到，我的尤麗當初這樣令人可愛的小性小脾氣在我的眼裏怎樣變成了不可愛了，自從她嫁後，和上了年紀以來。我一腔的高尙心，一向不會把這述說給你，我是知道你的溫柔的心腸的，但有一層，却可以祕密地告訴了你，要是我把我的夫婦生活時常拿來同一個熱燥的夏夜相比較，那這就只是因為在一個這樣的夏夜裏，人們對於蚊蟲底螫咬不知怎樣纔好哩。朋友，人們在死後不能爲我立祭壇的，但是我却和那些受苦痛而死的殉教者所受的苦痛並沒有甚麼不同的哩。」

「我瞧不出，你這殉教一般的苦痛和學士貝根朵夫有甚麼關係。」

「有的，有的，嚴肅的大尉先生。自從我的尤麗覺得，這個學士還把她算在了活人底隊裏——你終究完全不能知道的，實用醫學雜誌最新的一期裏，竟敢著論，把老年的婦女和埃及底

木乃伊（見註）連爲一類地互相比！——從這個時候起，她彷彿變了個樣兒似的，她讀詩。并且把讀的詩背熟，她很少的時候，或絕對地不使性發脾氣了，她親自把帽子給我送來，要是我要出去，她甚至不只一次去學孩童們底嫵媚態在那位學士底眼前，她還很明白這宗把戲哩。一個有這麼神奇能力的男子，能不使我歡喜麼？」

「人們沒有許多好話，這就是要說，人們對於你的夫人和貝根朵夫之間的關係，却有許多不好的話說哩。」

「朋友，我的女人老了。」

「然而却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樣相信她太老了哩。」

「自然的，自然的，這其中自有其中的原因。」

「那麼直捷了當的說吧，高等衛生顧問官，她勢將失去她的名譽了在她四十八的年齡裏，你瞧，這却是有點太晚了吧。」

「我吃驚了。那個學士在她的身邊呢，我出來的時候，彷彿覺得，它們有甚麼祕密似的；他總不至要把她給我拐逃走了吧？天氣這麼朦朧寒冷，路上不受感冒，是不行的。」

「我拿着一個朋友底資格把話向你說完了；若是你仍要淡然漠然地處之無疑，不問你的夫人曖昧不曖昧，或要使人嗤笑不嗤笑，二者終有一件要坐實的——那麼我也就只好低頭無言了。」

「不要向窗前往去，好兄弟，我曉得重視你的忠誠的同情的。你的話不錯，這場越劇應當有一個收場。哪，這却是收得太快點了吧，或許就在今天晚上呢。再見吧，大尉，我還得到幾家舖子裏去呢。」

「唉，學士先生」——高等衛生顧問官底夫人輕微地說——「這真是優美，這您應當給我再朗誦一遍的。但是請您把您的茶先喝了下去吧，要不然，牠就要完全涼了哩！」

那位學士微嘆了一聲，悶悶地向眼前凝視着。然後把茶喝了下去，於是第二次宣讀那一首小詩。

「是的，是的」——高等衛生顧問官底夫人讚嘆，用了麻醉的聲勢重複着末後的詩句：如同許多的樂絃一般，到了將斷的時刻，

方能調得韻調第一次和諧。

「您相信我的話吧，寶貴的朋友，我感覺了您的詩的，雖然我不曾了解了牠。」

「甚麼了解不了解呀？」學士要很柔情地回答，把手放在了心上，但是恰在這時，很不合適地：高等衛生顧問官走了進來。

「你已經又回來了麼？」他的夫人向他迎面呼去，聲音裏幾乎是含了抱怨的。

「我也給你帶回來點東西哩！」他回答，並且取了一個小的，玲巧的盒兒出來。

「甚麼呀，甚麼呀？」她大聲說，並且作出嫵媚急遽的，與青年美麗的女子們那麼相襯的

個樣兒來，伸手去抓那個盒兒。她趕忙地把盒來打開。由那裏面落了出來的，却是最美麗的，象牙作的假牙。她的臉紅脹起來了，高等衛生顧問官却彷彿毫無所覺似的，反握着她的手，而且說：

「你的牙不中用了，可愛的安琪兒，在新近的晌午我瞧出來了，當在牠們忽然滾落你的餐盤裏的時候。本來我想要拿這假牙來作爲你壽誕日底贈品的；我的尤麗——他和藹地轉身向學士說——「星期日過她的四十九歲底壽誕，我們至誠地請您光臨；但是——他溫柔地握着她夫人底手——「我想，你或許喜歡先一天就要用哩，所以我把最好的一副，找不出第二份的，給你買了來。你的手指這麼飛動，你不是又犯了筋骨疼痛的病了麼？是的，學士先生，這也是老年人們底一種甜頭，是您所絕不能知道的，您這青年幸福者。孩子，孩子，你緊握着我的手，彷彿你周身都在非常可怕的搖動；你的打膿的溝血（見註）怎樣了？牠總還循時按期的向外流膿吧？你千萬不可大意，把牠疏忽了，要是這條排泄穢污流質的溝血涸竭了，那這在你這年齡裏能有極危險的效果的。」

學士開始覺悟這一幕舉動底用意了，他起身告辭。

「這我永不能給你忘了的！我不能再在他的眼前露面了！」學士走後高等衛生顧問官底夫人這樣喊叫，並且卒然地暈了過去。

高等衛生顧問官知道，這樣的暈眩是能最疾速過去的，若是人們對於遭了這暈眩的不幸的

婦女們完全地放任，聽其自然。他給他自己斟了一杯茶，把茶壺弄得叮噹亂響；他又把菸鍋裏裝滿了菸草，同時朗然地，極盡抑揚之緻地誦讀起來棹上放着的，學士於匆忙之間忘下的那首小詩。他還不會把這首詩讀到了一半，他的夫人就從沙發上怒憤憤地跳起，把這首詩自他的手裏奪去，投入了壁爐裏。

「你多會迎合人們底意志呀！」——高等衛生顧問官說，親切地微笑着，並且把已經焚燒起來的紙，又自爐中抽出——「你猜着了，我要拿牠來點我的菸草的麼？」

註 令播(L, Hombro)和維斯特(Whist)，均係紙牌的一種賭法，令播是三人一局的，維斯特是四人一局的。

哈瓦哪(Havanna)，是一種雪茄烟名，產於古巴(Kuba)首都哈瓦哪(Havana)。

沙發(Sofa)即長椅。

木乃伊(Mummy)是，埃及三角塔裏的古屍。

打膿的溝瀉(Fontanel)是歐洲從前醫治惡毒瘡症，抽拔膿血的一種方法；滑稽的高等衛生顧問官又特特加此一句，足見她的夫人更是身生惡瘡，愈令學士貝根崇夫聞之不堪的了。

## 斯特拉斯堡城內的一晚 摘錄遊記（一八三七年作）

你的面色蒼白，你怎樣了？我的朋友這樣向我問着。我急忙地把紅酒飲盡，把玻璃杯向後推了回去，遂即默然的忽忽走出，爲的是要在夜和暴風裏面涼一涼我的火熱的心。那夜懶快快地橫臥在這巨大的城池之上，暴風高高在空中令人們感着驚怖地嗥叫着自房頂上吹了過去，微弱昏暗，彷彿油量不足的燈光一般，時而這裏那裏地有顆畏怯孤寂的星宿在半天空裏閃耀。人底一生裏有些時刻是非常可驚怖地幽深的，我們一遇到了這宗時刻，就要顫縮却步，但是我們却總不能擺脫得掉。在這樣的時刻裏彷彿自自然界所蘊藏於內部，令人們心神深感畏怖不安的種種莫明其妙的幽暗勢力，都要一一地自我們的眼前走過了，那一宗可憎可怕的勢力，牠們把久已在荒涼悲淒的墳地裏面殞眠着的腐肉枯骨之間烟消了的生命又胡亂恢復成了殘缺醜惡，與舊觀不符的形體的，那一宗的勢力，牠們慣把牠們從自然界的元素上和自天空的列星列宿上所竊聽了來的，令人們毛髮森豎的祕密置入烏鴉底敗嗓破腔裏，好使牠們糊糊塗塗地饒着舌，嗶嗶地向那靜悄無聲的午夜裏喊了出去的。這時我們就要寒顫着懼怕，馬上就會有一個爲覺察這一切荒涼的，喜爲害於人類之間的鬼祟情形的極可畏怖的機關，爲鬼祟底可駭的迫近把牠自夢寐中呼醒了，突然地在人們身體內的或靈魂內的幽深處要開啓了；於是我們要驚笑，我們要禱告，我們要詛咒，并且一切的都要與我們寬恕了的，因爲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我們是在作的些



甚麼。這樣的一個時刻就是使我的神魂畏怯不安，並且逼着我忽忽地穿越街市的事物。每一種不常聽見的，我尋不出原因的響動，就要使我吃一驚；我不瞧那一系列一列的房屋，我只瞧那燈光照耀的街巷極長極怪，橫橫豎豎倒到地上去的些影兒；自許多的路燈上鋒利地射到我的眼上來的，眩目地明亮的光線，我反要躲閃不迭了。「現在——我自心裏在尋思——你馬上就要爲某某一件暗殺事件底共知共聞者了，是在離這裏五十噶噶遠的一個地方上爲兇惡的人物們所作了下的；一個死人要死皮賴臉地強抓着你的手，向你述說故事，使你怕得氣都喘不出來，但是他反要嬉笑着問你說，這是不是有趣味的；在你的朋友底臉面上，你竟要會瞧出，他還能再活多少年或多少天了。」這時由糖點舖子裏面有一些走了出來的孩童們歡歡喜喜地自我的眼前跳了過去，一羣赴劇館去的男女們極鄙俗地在談論一位爲社會所愛戴的女優，車輪麟麟地在響，郵車底號角嗚嗚地在鳴。但是我被魔祟的空氣所拘禁，總覺得，這一切的都似是由遠而又遠的個去處響了過來的一般，漸漸地我心裏的感覺和思想也都混亂了起來了，最後竟至覺得「我是一個久已死去的人了，並且只是又乘時，凶橫地，垂涎地向這美麗富華的生活裏擠了回來。我相信，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那一座冰冷的，黯黑的墳墓，在那裏面，我在無趣味的木屑上頭仰臥着，在那裏使我聽見鐘聲和歌聲隱約地並且屢次被間斷地，如同我起初在人們把我搖動不定的棺材面裏向墳穴中下沉的時候所聽見的一樣；我覺得，有些強橫無恥的蟲子硬來侵蝕我的肌肉。「啊哈——我高叫了一聲出來——不久就要有來敲着你的肩膀的向你的耳內大聲說道：青

年的人，世界底末日還未曾到哩，沒有人來呼喚你呀！」我想到這裏，我的雙膝顫動起來了，我勢將歪倒地上去，但是我又掙扎了起來，不待緩氣地跑開了。

女子，你焉能曉得這個素不相識，面色蒼白的人底苦痛啊，你這麼蕩然地向他道了一聲晚安，用你的溫熱的手抓着他的冰冷的手，用你的火焰眩射的大眼睛，充滿了熾熱和感覺，和覺地向他仰首望了去？這一雙眼睛，我覺得是一切生命上的神奇의源泉，我非常欣悅地沉入這甜蜜，永不涸渴的源泉裏，一切驚懼我的夜間幻像和幽靈都悻悻然退了去了，於是獨立存在的感覺又穿射我周身的脈絡了，熾熱地和湍激地，彷彿每一滴血質都在奮勉着，首先把這個可喜的消息馱載到委頓不堪的軀體上的極端的邊陲上頭去。但是我仍覺得，其它的一切情形並不是一場幻夢的，實在是出於無岸無邊的悲憫心，自墓穴底胸腹中把我給咒了上來的，因為當在你自我的墓邊步過時，曾耳聞我的怖悸的夢中悲嘆；現在自我的肉體和靈魂裏面所傾瀉的生命，彷彿烈火流動的瀑布一般的，是內容更覺加重，更覺福樂的了，我的生命現在用不着一番精細小心的培養了，如同那置在一盞玻璃般易碎壞的路燈之內的微弱可憐的亮兒一般，我的生命現在是一無所拒，一無所需的了，我是不會——這我覺得的——再死去的了！

並且當在我又向你的眼睛裏望了一望時，就有一點還要甜蜜的情形，由你的眼睛底神祕深處向我迎面透了出來，並且在迷醉的不自量之中，我開始地覺悟，你為甚麼把我，在一切的死人之中單單地把我，自死亡中討了回來。但是你向我的嘴唇上搵了極熱烈的一吻，並且向我

俯耳低聲說：「我還要再吻你一次！」你遂即杳然地步入了那巨大的教堂所倒到地上去的黑暗的陰影裏去了。

「你再吻我一次罷！」

## 紅寶石 神話故事（一八四三年作）

那是在一個美麗晴明的午後的，常在阿薩德，一個青年的土耳其人，數日前纔初次進了浩瀚無垠的巴格達城，這時正愈久愈驚愕地欣賞着這座大城池裏的一切新奇事物，在這全城最富，最體面的珠寶商人底舖子前立定。他心裏深深地感着愉快，沈醉在那飛穿衆寶石之間，一閃一耀，極盡光色幻變之奇的火紅的生活裏。「噉，寶石呀」——他很欣躍地讚嘆着說——「你們被選擇了來，裝飾國王們底冠冕，真有道理呀，因為一切的華美彷彿都是在你們的體積之內僂簇了和澄清了，迅速的太陽光線被捉着，並且關閉在你們的神祕的核心裏；易消逝的色澤在你們的體內慶賀牠們的幻化，並且獲得永生，清潔的，自天上來的元素：氣，火，和水，在你們的光耀裏互相婚媾，溶結一體！這裏我立在自然界底邊界上了，這裏是創造力上的末後的，最高的創造品，更進一步——這，精神枕顛着感覺了的——雖在無終始的上帝也有所不能的了。」

珠寶商人，一個很和藹的人，對於自己所操的手藝素來非常欣幸鼓舞的，恰好正在門口內立着，他感到了偉大的快慰在由那個青年人底口裏吐了出來的興奮的言語上。他直到這時身體遮藏在門口裏面，不曾爲人們所瞧見了的，微笑着走至少年底身前，他把陳列寶石的匣子打開，抓了少年底手，拿一支沈重的寶石指環，給他戴在手指上。阿薩德幾乎不曾覺出來了這事

體，一顆異常巨大的紅寶石彷彿在用魔力一般吸引着他的眼波，太陽剛從一塊遮避着牠的雲彩裏鑽了出來，把牠的飽滿的光正照在了這顆寶石上。少年不知不覺地把一支手舉至胸脯上，并且深深地，頗使珠寶商人驚異地嘆了一口氣，然後他臉上透露着一種奇怪的厭惡，又把那支給他戴在了手指上的指環取下，用手指着那顆紅寶石熱烈地呼着說：「你留下這個寒額的東西，把那顆寶石給了我罷！」珠寶商人搖着頭回答說：「這顆寶石給我千百金都不賣掉的！」「但是我必須得要這塊寶石的！」那個青年回答着，彷彿中了魔的一般，他抓起那顆紅寶石來，目光炯炯地拔腿奔逃了。

珠寶商人開始大聲喊叫，在後面追逐着阿薩德，罵他是一個賊，甚至，因為這罵似是不生效力的，又罵他是個強盜和兇手。登時哄動了街市上的人們，都向他奔攏了來，少年被他們捉了，並且硬被拖至法官之前。

「法官呀，」珠寶商人開始忿然地說：「這個人雖似這麼年輕，他的品貌舉動雖這麼令人頗覺可愛可慕，但他却是一個兇狠的不知恩的惡人。我瞧見他在我的舖子前立着，並且覺得很有趣味的，當在我聽見他對於我那裏陳列的寶物大聲的，如同一個小孩子一般，表示他的讚賞。爲要好的心所侵襲，我心裏暗自想道：你這次可要買得比他人還要價廉哩，於是我由匣子裏取出一支珍貴的指環，給他戴在了手指上。我專等着，他這麼憑空地爲人們所惠贈，一定要瞪眼愕視，并且要樂得不知怎樣纔好哩。替代這樣，他反把我的和藹膜然置之度外，并且很使

我的心裏動着煩惱地發出些糊塗不通理性的嘆息來。然後他取下那支指環，很卑視的樣子給我扔了過來，而且是在一個這樣跋扈的聲調裏，好像他若是願意了，也可以要我的腦袋似的，向我討要到了我手裏的一切寶石中最奇異的那一顆。畢竟我克制着我的正當的憤怒，因為我是把他的粗橫看作了他的無恥的根由的，向他謙謙恭恭地提醒，這寶石價值遠出他所料想之外時，他簡直地說，他非要這顆寶石不可，他又登時地照着街頭硬行搶奪的強盜們底那一種人所共知的「絕不客氣」把我的那顆寶石搶在手裏，拔腿就跑了。我在後面追趕他；我儘我的能力在我這膨脹大肚底重壓之下，和在一個正與胃腕裏的消化力神聖不可侵犯的時辰裏要把他追上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竟怎會有了這能力，一定是恐懼賦與人們以非常的能力的了。」

法官，一個瘦長的人物，面容生得，若是他坐在了他的審判室裏，可駭的忠實地反映着特(Dante)所描寫的地獄底陰森，曾經有一次自己被盜，自是之後，他對於賊盜們只下死刑底判決。他和藹地審問阿薩德，是否不承認告發他的罪名。「我怎能會呢！」那青年憤憤不平地回答。「承認或不承認，一樣的輕重，」法官說，臉上微露了露那一種自魔鬼借了來的冷笑，用這冷笑世間一切國家底法官們對於一個被蹂躪得不堪的無辜者這麼愛下最後致命一擊的，「人們把他引至城外，施行法律所要求的去。但在處決之前，須要切實地給他一頓腳心笞刑！」他補充着說，并且伸手去抓這一個奴隸給他遞了過來的煙管。

阿薩德被引了出來。在大街上他轉身向因一時氣憤，竟忘了把寶石討回的珠寶商人說道：

「先生，我求你，允我一件最後的樂事。你容我拿着這塊寶石一直到死的最後一鐘分吧。你陪我去到城門前，好讓我在那裏把這顆寶石再看一遍，然後再交回於你。不是麼，你不要拒絕了我的？這只不過還有一點短的時間了。」在珠寶商人底心裏同情蘇醒了，這個俊美的，鎮定的青年使他覺得可憐，他覺得，他現在還是活潑潑地一團精血和生命底烈火立在他的眼前，但是俄頃之間，就要把他在未成熟的時期裏仍行交回自然界去，另作其它新的用途了。或許他這時竟有把這顆紅寶石來犧牲了的心，以便救他哩，但是因法官底乖戾脾氣一定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他只好藹然地允許行將與世長辭者底最後請求，聊以自相寬慰。

及之到了城門前時，阿薩德把一直到這時還保存在胸脯前的紅寶石取出，把牠對着太陽高地舉起，這寶石在太陽底光明裏晶熒閃耀，好像是一個人底眼波似的，阿薩德哀傷難捨的樣子又把牠舉至唇邊，熱烈地吻了一吻，然後就要把牠向珠寶商人交回去了。但是還未等到他施行這一着之前，一位面容極其尊嚴的老翁，圍觀的一切人們自動地給他躲開了道路，向着他走了過來，用嚴肅的眼光把他瞧着，并且說：「阿薩德，你是一個賊盜！」少年底兩頰登時紅脹了起來，如同火燒的一般，但他仍倔強地和鎮定地昂首向老人回答說：「不錯的，并且你馬上就要瞧着，我爲這事要喪命的了！」「那麼你悔恨你的偷盜行爲麼？」老人問。「不」，阿薩德急速地和堅確地回答，「我不知道，是甚麼把我的心束縛在這塊石頭上了，但是現在我死去，也是好的，因爲我覺得，如果要我把這塊寶石交付它人掌握時，那我簡直能拿搶劫和殺人來染

污我的潔白人格了，雖然我的靈魂懼畏殺人，是如同畏懼我自己的死一般的！」「唉，這可是奇怪了！」老人回答，把你的手給我遞了過來罷。」阿薩德伸手給他遞了過去。

陡然地一閃之間，他已立在了了一條他所不熟識的大道上。那個老人在他的身旁立着。意外的驚異反甚於得救的快慰，所以少年眼波裏含了疑問的神色向着他的救命者望着。你現在離巴格達已經有一百多個鐘頭的路程了，」老人開始發言，他大概是明白了少年疑問的眼波，「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在那裏就可以絞殺那一支羔羊了，那羔羊是我留在那裏，表明你的潔白無辜的。你却不可相信，我能來解救了你的，若是是輕躁或鄙污的利慾心誘引了你，去劫奪它人的財產。我是有廣大的神通的，但是我永不濫用我的威權，如同我的許多其它的些同道們一樣。大自然把那一種可以阻止和變更宇宙底常例運行的權能極秘密地交付我們掌管，以便我們遇到特別事故，如果普汎的自然律則，簡單的自然規定，有所不足時，得以隨時彌補缺陷。你所作的，就是一件這樣的故事，因為你那裏手裏還拿着的紅寶石，是一個美妙絕倫的，被魔術所束縛着的公主底墳墓。這寶石沈潛在她的血裏，由那裏面吸取了牠那一種奇麗的暗紅色。公主眼波裏的火焰趁着紅寶石這麼愛向外濺發的光線底閃耀向你迎面射了出來。她的長眠的生活使你的心裏起了顫動，當在你瞧見這紅寶石在太陽底光明裏光芒煥發時，你的心一直到最幽邃的去處，都為一種甜蜜的豫覺所浸漬，于是你的手，就不得不作了你的心和你的官感所命令你的了。」「公主能因我而得解救麼？」阿薩德深深地呼吸着問。「這只有她一人知道！」老人回



答說，「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見她一次，並且可以同她說話的。你在午夜的時刻，一經把你的  
一切思慮都凝聚在思念着她一人的一個思念裏，並且向紅寶石上接三次吻時，魔力就可暫時退  
去，她就會在色相的全光華，全莊嚴裏，自她的石牢裏走了出來。但是你却不可在一個漫無把  
握的時刻裏嘗試你的幸運和你的安寧的；同妖魔們奮鬥是極難的事，並且一切處女中的最美麗  
的將要在你的生命底最幽深處用絕不可抵抗的威力纏束着你，所以你若辦不到破解她所受的魔  
呪時，你可要永久擺脫不了磨折了。現在我去了，世上的人們不能有二次可以再見到我的！」

老人剛把話說完，就杳然地沒了踪影。這，阿薩德幾乎不曾覺了出來，因為他一切的感覺，  
一切思念，都在他手裏所拿着的那件奇異的寶物上束縛着。他多樣地喜歡，太陽這時已  
經快要沈了下去，地上的影兒也長了起來，他多樣地渴望，快到半夜，那在平素他這樣懼怕  
的，因為是看作了死人們和鬼怪妖魔們可以自由出現的恐怖底時刻，在平素，一到了這時刻，  
他本來都是要逃向那安善「眠睡」底衛護臂腕裏去躲藏的。這時他反覺得，黑夜彷彿是一個器  
皿，由這器皿裏頭給他的燥渴的嘴唇向外湧流一切生命上的最美的汁素，至於牠——黑夜——  
對其它的全盤的環境，灌注着恐怖，悚懼，和驚駭，在他竟視爲一種末後的，使人們底心驚顫  
着的魔幻底趣致了。這其間天色已經黑了上來，他恩恩地向前投奔，爲的是要在天色未全黑之  
前，達到那座已在望中，距離極近的城池。這個目的他達到了，並且他的運氣也很順利，因爲  
他一到城裏，就在一個老婦的家裏尋着了——一個夜間的宿所。他登時地藉口跋涉勞頓，退入爲他

所規定的室間，把紅寶石放在了眼前的棹上，在燃燒着的油燈和垂着簾子的窗下，他開始數算起時鐘的分秒來了，那鐘一分一秒慢慢地，慢慢地，彷彿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把時間底永久給他從頭數算一遍似地，爬了過去。最後到了十二點鐘了。現在他把紅寶石拿起，用了非言語所可形容的熱烈，把牠放在了嘴唇上，并且一連地吻了三次。

那寶石忽然間似要開始解體，化爲輕妙的五彩薄霧，又漸漸地膨脹了起來，變成朝霞一般的錦雲，把全屋子都塞滿了。由那彩雲裏透露着一個婦女底形體，在一開頭時，隱隱約約，僅可識爲一個人影兒底輪廓，但是一轉眼之間，已飛長成了一個鮮豔榮茂的血肉軀體。是一個非常可愛慕的女子——穿着一件天藍色的外衣，極嬌媚天真的樣子，把頭微微地向前低着，驚怯地向她的四週瞧了一眼，并且呼了一聲說：「我是在那裏呢？」她驀然間瞧見了阿薩德，因而又嬌怯地把身子顛縮了回去，并且彷彿是在毫無生趣的絕望中似的，把她的眼凝直地，無淚地，釘在了阿薩德底身上，又彷彿她對於她的一塊封墳石板一般殭眠着的狀況現在方纔蘇醒轉來的回憶，把她一切的生活感動都壓了下去似的，深深地由她的胸肺裏嘆了一口氣出來，在這口氣息裏，更似宣洩着爲人類所絕不能堪受的一種巨大創痛。這一聲嘆息直透入了阿薩德底骨髓內心。阿薩德直到這時恭謹敬畏遠遠地立着，所持的青年人們底癡狀常態，全都退了去了，他把手按在他的短刃上，剛強堅決地走至前邊，深深鞠了一躬，并且說：「尊貴的公主，如果爲解救你所受的妖術，不能超過了人類薄弱的力量時，那麼請你容我來爲你犧牲我的血和我的

生命吧。」

「這我多麼喜歡請你作哩，」她急忙地回答，「但是無論你的意志怎樣堅決，你永不能作了這事的，不是因為這事太難作，是因為牠太容易了！」

「我聽見的對了麼？」阿薩德極驚異地問。

「我明白你的這一問，」她回答說，「這不是你的思想所能達得到的，因為破解我所受的魔力底方法這樣簡單容易，竟反是使牠不能實現的了，這却的確是這樣的。一切魔術家之中第一個最很毒和最好險的把我，一個偉大國王底女兒，詛咒到一顆紅寶石裏頭來了，趁我正在花園裏遊玩的時機，因為我的父王把他欲向我取三滴鮮血的要求，這三滴血，他或許又要拿去作卑劣的目的用的，忿然地拒絕了。——這塊石頭每次的新主人都可把我所受的這魔力破解了的，但是為使我永不能再獲得美麗的生活底快樂，他規定了一個任何人都能隨地隨時一舉手間就可辦到的破解方法，正因這方法是這樣容易的，所以竟無人料得到了，並且這個方法他雖然也告訴了我，目的只在使我的苦惱達到圓滿無缺的地步，然而我還不得不拿着牠當作了一件極珍貴的祕密，保存在我的心裏，不令它人得知，如果我不要把我的生命永久埋葬在這顆寶石底內心裏面。唉，我怎樣地周身冷戰起來了啊！我這一霎時的快活已經超過了一分鐘底長久了麼？你給我一杯酒渴吧，美麗的少年，因為我很感乾渴，但是要趕快地給我遞了過來的！」

對於這絕似由一個馬上就要冥目的人底口裏發了出來，願最末後一次再一領略生命上的樂

趣，貪圖生命得以略延一二分鐘時間的祈求，阿薩德懷着稀奇的感覺，扭轉了面孔，把他的女主人給他送來的，但在他的激動的情形裏忘了喝下去的那一杯酒給她遞了過去。——她藹然地感謝着，把酒喝了下去，頓時之間，就又被雲霧把她圍封了起來。她向阿薩德極熱烈地望了一眼，彷彿將息滅的燈光復明了上來的一樣，她嘆息着呼了一聲說：「嗷，上帝呀，我是仍願生活的呀！」——那雲霧開始幽暗，并且圍繞着她，愈捲愈密；阿薩德感着心肝破裂的悲痛，瞪眼瞧着那俊美婀娜的形體漸次溶化成了雲霧飛散了；但他却仍在相信，在那把她吞沒了的雲團霧簇裏，可以分辨出來她的向他默然哀懇的眼波，過了一霎，他就覺出他的錯誤來了，他所認爲她的眼波的，不是甚麼別的事物，只不過是那顆已經又在棹子上依然放着的紅寶石，爲勢將息滅，油已耗盡的殘燈底末後光焰所照耀。「她的軀體，她的靈魂，唉！」阿薩德悲嘆，他凝目注視着那顆寶石，這時殘燈的末後光焰完全息滅了，——如同一個真實的活物一般，那寒冷的，淒寂無聲的黑夜侵上了他的心頭。

一年的光陰過去了。正值一日清晨天氣非常美麗。阿薩德由那浩瀚的，塵囂的城市裏逃避了出來，他安然地，慘淡地，坐在一條長凳上，這條凳子是在離城門很遠的一條爲全城繁劇的生活，全城底威嚴，全城底富源底命脈的大河岸上一個幽靜的所在安放着的，在他的手裏他拿着那塊紅寶石，照常地在靜默的絕望中注視着牠。「這是一塊極華美的石頭。」他身後忽然發出說話的聲音來。他回過頭去，瞧見了一個老人，生得軀體高大，面容莊重威嚴，隱隱似乎

在表現着一個極深的，透入內心裏的一生大苦痛。「是的，一塊華美的石頭！」阿薩德戚然地重復了一句，并且心裏動着嫉妬的感覺，又把紅寶石藏在了他的胸懷裏。「青年的人，」老人說，「這塊石頭我要自你的手裏買了過來的。人們傳說，有些寶石是能使人們溫柔和仁慈的，有些是能送給它可迷戀的夢境的。但是當在我瞧見你的這一顆寶石時，就有一種奇異的悲哀，潛入了我的心裏面，并且一個喪失了的女兒底影像幻現在我的心靈裏，彷彿是她又給我從新產生了的一般。你把這塊石頭給了我，并且你自己規定價錢吧。」——

阿薩德搖搖頭，并不仰視，冷酷地，刻毒地，回答說：「即便你把一個王國給我攔在了腳下，我也不要這塊石頭交付於你的。這塊寶石我只有一死，纔能撒手，就是我死了，我也要把它帶至墳穴中去。」

「蠢奴，」老人忿然地高呼，「你把石頭交出來罷，或者我連你的頭也給一併地取了下來！」

他說着這幾句話的時候，就自長凳底靠背上把身子直了起來，因為他原是半個身子伏在那上頭的，他忿然地向阿薩德撒了極毒的一眼。阿薩德一聲不答，也立了起來，暗自冷冷地微笑着，彷彿極鄙夷不屑與較的個樣子。

老人底面色慘白起來了，他轉過身去，用手招呼一隊裝束得極莊觀的，携着兵器的人們過來。「你們向這裏這隻狗表示表示，」他朝着他們高聲呼喊，并且作了一個劇烈的動轉，向阿薩

德指着，「土耳其國王怎樣對待一個反抗他的人吧。」阿薩德拔出他的短刃，但他的抵抗却是無效果的，因為他登時已瞧見那一羣人們把他圍困在核心裏了，被降服的危機已迫在眉睫。他的眼波猛然落到了正在銳利地觀察着他的土耳其國王底身上，一種輕蔑的微笑閃過他的面孔，他把紅寶石取了出來，向國王點了點頭，就把那塊寶石，還未等人們能想到加以阻攔他的時候，遠遠地投入了河裏去。「刺殺了他吧！」土耳其國王大聲喊叫，並且急得抖顫着自鞘中把劍扯了出來。「這我要自己下手的！」阿薩德說，他揚起他的短刃來，就要朝着他的胸脯刺進了。陡然間有一微嘆的「唉」聲發了過來，不過只是一種嘆聲而已，但這嘆聲却使阿薩德生命底最深處，雖在馬上就要死去的一霎那間，也要熱烈的生動了，他令他的已舉起的臂腕復底垂了下來，並且毫不動轉地立在那裏，彷彿陷落在一個神奇不可思議的迷陣裏頭去了一樣。

「嗷，姪姊妹，女兒呀，這我可最後地又瞧見你了麼？土耳其國王不覺失聲地高呼，並且向前走了一步，但他忽然又立定，不肯前進，好像是在懼怕，那珍貴的現像仍要化解了去的一樣，如果他伸手去抓她時。——「感謝阿拉！」感着驚奇的扈從們大聲歡呼，並且以手掩面，拜伏地上，以表示它們的欣感。

「父親，你引我去見我的母親去吧！」一種甜蜜的聲音呼着說，這聲音正是阿薩德在那正半夜裏所聽到的，熱烈地驚顫着青年的女兒抱着了那位老人。——苦和樂，兩種感覺在阿薩德的胸懷裏相混攪，他大聲地嘆了一口氣，公主走了過來，臉上紅着，抓住他的手，一面把他向

她的父親身前引着，一面說：「這就是我的救命的恩人！」

土耳其國王默然穆然地待了一霎，然後他對阿薩德說：「我先頭是要殺了你的！」

「是的，」阿薩德回答，「但是我現在仍還活着呢。」

「并且我願你，一直活到你的壽命底末日，」土耳其國王加高了聲勢回答，「如果你願意要我的國土，我的人民，我就要把牠們給你放在了脚下，并且除了一條頭巾，一把劍，和一個墓穴之外，我沒有向你可再提出的條件了！」

「我并無可要求的！」阿薩德悲悽地麻木地回答。然後他轉身對着公主慢慢地，遲重地，彷彿一個人對於自己在下死刑判決的一樣繼續着說：我恨不得把我最後的一滴血也爲你犧牲了，但是我却終究不曾有了這幸運，我不能解救了你，我只能悲哀你，這是人人都能的。那麼今天呢——今天我甚至穀了這樣卑劣的份兒了，竟會把那塊封圍着你的清潔形體的寶石硬向滿是泥濘的深處扔了下去，當在這個人向我討要那顆寶石時，他，我現在纔瞧明白了，是你的父親，在他的心裏決定只是充滿了豫覺的熱望這麼激烈地燃燒灼了他對於那顆寶石的希圖。唉！我自己要卑視我自己哩，你也應該卑視我呀！」

「這你是冤枉了你自己的，」妮姊妹說：「因爲你向來都是如同從前一切的主一樣，過於頑硬地護持着那塊紅寶石，可是你既是猛然地甘心情願把牠自你的手裏投了出去，所以我的解救纔得因而成功了；這正是那個魔術家所規定了的兇狠的條件，這條條件雖然人人隨時隨地都

可舉行，却反使牠令人們更難捉摸，直似同鬼怪和龍蛇們戰鬥一般地困難了。」

「那麼這樣是要我獲得了幸福，正因為我是可卑視的緣故了！」阿薩德回答說。姪姊妹眼裏同時含着默懇的和驚訝的神情向他望着，因為她領悟不過來他的這一番意思了，土耳其國王却走過來，並且說道：「你從現在起是我的嗣續，你不可以拒絕的，一個男子不應當引以為恥，若是他去把那在必要時本能以個人的魄力和精誠強自乖戾的命運上扭奪了過來的事物，反自不費絲毫氣力的僥倖上頭，當作了意料外的惠贈承受了過來。你現在可以隨我到宮殿裏去吧，這是不公道的，我們這樣長久獨自在這裏歡樂，——姪姊妹是還有一位母親的。」——



兩位浮浪人未完稿（一八三七年初稿，一八四七年改作）

這兒所說的，是素爲人們之所仰慕稱道的舊日好時代。在這時代裏，人們還是信神信鬼，不知甚麼叫作破除迷信的，那魔鬼還是不會受到攻擊地安然穩坐在他的寶座之上，與可愛的上帝一樣；如果在昏黑的夜色裏，空中發生些甚麼喧騷的聲音，那人們不說，這是自空中飛過的野雁來的，它們要說，這是自那空中行獵的魔王所發了出來的，所以他們並不伸手去抓雙筒線槍，爲的是可以把空中飛雁打了下來，乃是要去抓它們的念珠，以便念起經來，讓那魔王害怕，不敢近身的；那時任何一所草廬茅舍，都不會清苦貧乏得連一個鬼怪，一個歎息着要求解脫的亡魂，也不能有時在其中喊喳作祟的，那時任何一座山峰，也不會那麼渺小輕微得在牠那深谷深淵裏連某某一個與妖作怪的妖怪，都沒有。

在這樣的個時代裏，有一年秋天晚上，寒風颼颼，冥色四合的遲暮當兒，有兩個青年的人，走進一個莊村內來。這二人中，一人長得身材瘦長，面孔窄小枯乾，兩隻胳膊又長又難看，很拙笨地在他那彷彿被在刑床上所扯長了的身體上向下懸垂着；其他的一位，却又身材矮小，對於他的同伴，恰切形成一個反比例，在他現在所穿的那衣服中，簡直令人瞧見，更會感到厭惡，不會感到興趣的，但是如果他能得穿上一件新鮮上衣，和一條好褲子，腳上再穿上一雙正正經經的靴子時，那麼他或許能得像個樣兒，會有點吸引人們的能力了。這兩個青年的

人，所從屬的階級，直到如今，我們的語言還不曾爲之發現了一個正當的名稱；如果我們不要稱呼我們這兩個青年朋友，爲檻樓不堪之輩、爲流氓，爲浮浪人時，那麼我們暫且只好不來稱舉它們所從屬的階級了。「你德着吧，亨昂斯（Hanns），譯者按：亨昂斯，本作亨斯（Hans）因故意將其音拖長讀之，遂成爲亨昂斯」——小身材的對長身材的這樣說——「你也知道，一個人老是肚內無食，永久挨餓，這會有甚麼結果麼？」「爲的是明白這一點，月耳根（Jensen）我可是有充分經驗的」——長身材的作出一種怪笑來回答——「在白天的時候，週身骨節內，都要令人們覺得疲憊不堪，竟至令人們瞧見了至美麗的女子，心內也不會起欣悅的；到了夜間，便令人們難挨難熬地不得安眠，而最後就是死亡了！」「回答得真好，小子，」小身材的說，但是你沒有聽見近處鵝鳴麼？我想，上帝所創立，而不說偷盜的第七戒，原意未必見得是要拿來作殺人之具的吧，因爲如果我們現在不把這個戒條打破，偷點東西來吃，那我們非要餓死不可的了。你覺得怎麼樣呢，如果我們現在到某某一個雞棚裏去、作一次光臨的話？」「我不會相信我們的福星的了」，長身材的很嚴重很厭煩的樣子回答說，「你的那些假骰子，除了給我們弄些耳巴子和直到如今我還感覺痛疼的兩脇撞擊之外來，給我們還弄了些甚麼其它的事物來了呢？那隻長了一部大鬚的雄貓，你打算着要宣傳，這是貓族中的一個奇蹟，曾有一個人要來瞧看的麼？你向那位啾嚙嘍叨的叫賣老婦所說你夢見的頭彩號碼的彩票，曾給你弄來一星的麵包吃了麼？」「我們手指上的才能，我們還沒有施展呢」，小身材的回答說，「人們不

應當把一切的都看得這麼黑暗悲觀的，或許我們手指上這才能會比我口裏所說的趣言趣語更爲有利可獲的。」「你儘管放心吧」，長身材的回答說，「甚麼事情也不會給我們成功的了。」「呸，你這個外教人底心理」，小身材的很興致地向他斥責着說，「你本是一個基督教徒的，竟能會這樣垂頭喪氣地失望麼？說良心話，我對於我們天國天父的思想，再不會比對於我塵世父親的思想還要惡劣的了，如果他果肯把我們長此棄置於苦痛之中，不管我們時，因為雖然我塵世的父親僅只是一個寒苦的鞋匠，但他還黑晝白日作工，苦惱自己，爲的是可以天天給他的孩子把肚子塞飽的。你聽，那院中的鵝，因我們還老不光臨，竟等候得真真正正着急來了；你隨我來吧，朋友，爲宗教的原因你隨我來吧！」他們二人繼續向前行走，小身材的口內吹噓着和歌唱着，長身材的咳嗽了幾次，跟着咒罵了幾句，就走到鄉村酒店之前來了，這鄉村酒店，是村中農夫相習每天晚間都要來照顧的，爲的是或者互相吵嘴打架，或者悶倦無聊地坐着。在那滿屋烟薰痕跡的房間之內磚爐上面放着一塊泥炭，泥炭上面插着一塊燃燒着的油松木片，散佈着一股搖動不定的光明；粗鹵蠻橫的酒店主人反背着雙手立在巨大的磚爐之前；顧客都在爐子周圍的木凳上坐着，口內啣着烟管，有的還在冒烟，有的已經熄滅了。小身材的停住脚步，並且向室內偷瞧偷聽。「亨昂斯」，他過了一霎，向後跳回一步來呼聲說，「我現在腦中又想起一個更好的辦法來，不要舉行先頭的計劃了；我們走進酒店裏面去吧。」「那麼讓人家再把我們扔了出來麼，像那次是的」，長身材的說。「難道說今天是你母親底忌日麼，要不

然，你怎麼會這樣陰鬱悲愁，像一個馬上就得要被吊死的人一般？你只用由窗內向屋裏瞧瞧，你把那裏面人們底面孔仔細觀察一下子吧。他們不是都瞧着，好像他們全悶得快要迸裂的了麼？」「那麼你這話是有甚麼意思呢？」「我們要給他們驅遣悶倦，要給他們說故事，那麼你就稱呼我是你的弟弟，和你一樣是個糊塗蛋吧，如果這不能給我們混一頓飯吃時。」「並不知道有甚麼故事可以述說！」長身材的嚙囁着說。「這可是不好」，小身材的回答，「你這個樣兒，令人譙着多麼有趣，彷彿周圍百里內一切牢獄裏的隱密事件，你非知道不可似的。那麼好吧，你讓我來作吧；你只用在旁邊裝着一個隱密之人，就是裝着一個嚴守秘密，老不說話的人吧。這兒就是酒店底門了，上帝保佑，可千萬不要是鎖了起來的，如果他們把我們仔細譙上了一譙時，那他們就不會讓我們進去了，因為一個開酒店的，不會像上帝一般，不過問人們外面的樣子怎樣的。」小身材的儘力避免着嚙動把酒店底門給敞開。「你聽着吧」，長身材的非常怒憤着向小身材的耳內賊喳着說，我瞧，我們準是朝着一場挨揍走了上去的，只要我們一贖了我們二人時，那我可要把在這兒所挨的打，加倍還給你的。要不是你時，那麼我現在必定還在我師傅那兒待着，並且馬上不就成了夥計了麼！」「可是就在那裏面那位一頭紅髮的惡漢或許能有的粗野兇暴，以及好下手打人的脾氣上」，小身材的回答說，「却恰恰就是我最末後希望的地方了。假使他果下手來抓拿我，那我登時便會倒在地上，像死人一般，我自然更會設法，使我身上某某一個地方向外流血的。至於說你須要鬧嚷着說你的可憐的，受虐待的朋

友底狀況，多樣穀可悲哀啊，那這可全在你自己了；我要拿足够的恐怖來，驅逐到他週身的骨節中去，非使他大大吃一驚不可的，並且當在他不肯拿晚餐出來給我們吃，以及不肯作一切其它的事情之前，總然他們拿三桶水來向我身上潑，也不會讓他們把我自我的暈倒中給潑醒了過來哩。」這時他們二人已走進酒店之內來了，被屋內那些農夫們帶着好奇的神色，然而被酒店掌櫃的却帶着非常不歡迎的神色注視着，月爾根一到屋內，第一句話便問，大名鼎鼎的巴拉采爾蘇斯醫士 (Paracelsus) 不是住在這村子裏的麼。他這發問，當然被他們大家之所否認。他又問他們說，他們現在不是在特奧弗拉斯錫卡 (Theofrastika) 村子裏的麼？這個村子當然是另有一個其它的名字，而決不是這個名字的。「哎呀，我的朋友啊」，月耳根長呼了一聲出來說，並且伸出雙臂來，很熱烈地抱着了亨昂斯底頸項，「你說的話，多樣對呀，因為你說，我們的災星處處追逐着我們。一切的惡魔都在攪擾着我們的去路，不讓我們能得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可是爲了甚麼呢？因爲我們對於一件神密的事情，已經追着了一點踪跡，這件神密的事情，就是那些惡魔們會甘心願意肯讓聖經裏所說那位梭羅門國王 (König Salomon) 得以知曉，藉以造出那樣多金銀來，所以他的國勢纔能那樣富強哩。那隻公山羊，牠後來變成了一隻火紅眼睛的黑色龐犬，然後又變成了一條很長的黑影的，決計不會是甚麼別的東西，就是那個攔阻我們去路的魔鬼的，我們多虧我們勤奮禱告念經，纔使牠不能加害於我們。」「一隻公山羊麼？這隻公山羊給你發生了甚麼事端了，我的朋友？」酒店掌櫃底八十歲老岳母發出瘖啞的，因年齡過高，

而戰顫不已的嗓音來問着他說，這位老太太本來是蹲在了一個角落裏，兩隻衰殘胳膊底肘兒支在雙膝之上，雙手托着她那鬢然白髮的頭部的。「我們所遭遇的這件事情可真駭神奇的了，或者尤其可以說，真駭可驚怖的了」，月耳根一面向她作答，一面向一張棹子後邊坐了下去，「但是這和我們所遭遇的其它事情相比較，却還值不得一提的。尤其我這位朋友底一生，幾乎可以說是純粹用不可理解的事體之所編織而成的；但是誰要會像他那樣不得不拿個人靈魂底福樂來，作為宣誓之資，要永遠嚴守緘默，絕不向外洩露那件神秘事體時，那他自然是無論在那兒也必不肯多言多語的了。」一切人們的眼波，在他說這幾句話時，登時全都轉向亨昂斯底身上發射了過來；亨昂斯長嘆了一口氣，就把他的面孔向桌面上低垂了下去，他這作做，在那一羣農夫之間，立即發生巨大的影響。「況且」，月耳根繼續着向下說，「像我所遭遇的那些事體，還不是人們天天都能聽得見的，可是至少直到今天，我總會設法給我保存了我的特權，去向我的朋友之間皆反着惡魔底意思，把這些事體述說了出來。哎呀，上帝快來保護我們吧，那不是牠，牠，又來了麼！」他說這話時，使用手向窗戶上指示；一隻牡山羊恰巧這時威嚴莊重地出現於窗外，並且由窗上昏暗的玻璃中向屋內瞧着。這隻牡山羊本來是酒店掌櫃之所飼養的；牠發現牠棚圈底門敞開了，所以就溜達了出來。可是這一點，却沒有人能想得到，甚至在次日早晨，這全盤之謎，得以完全打破，它們明白了過來，那隻牡山羊怎樣會出來的之後，那位老太太仍堅持着，非把那隻牡山羊宰殺了，把牠連皮帶毛掘埋在十字路口不可，因為牠是被

魔鬼之所利用憑依了的；這件事情沒有舉行之前，那位老太太還一死地不肯休歇。可是當場一切的人們，連月耳根亦不在例外，他這一篇謊言，竟這樣出人意料之外地湊巧被這隻牡山羊證實了的，無不從心內至深處驚慌了起來，當在他們瞧見牠在窗外時。他們大家都是說，牠的兩隻眼睛火紅，像兩個火輪子似的，不說這話的，僅只是極少數的幾人，甚至有一個人還說，這隻公山羊底後身，已經變成了狗形，這是他後來之所發現的。月耳根面孔上透着揚揚得意的神色向亨昂斯注視，常在那隻牡山羊，又自窗外退去之後，可是亨昂斯面色十分慘白地在那兒坐着。那些農夫們心內並不想起身回家，給他們的老伴作伴去，雖然酒店中尋常起身回家的時間，早已就到了；他們非要先把這位外鄉人所說的故事，全都聽到了耳內，不肯散開的，更加上他們心內還在戰顫着，生怕一到了外面，竟會碰見一位他們素所極不願見的人的，因為他們或許會同這個人，因私自挪移界樁的問題，或因其它的瑣屑事端，不得不發生一場小小的爭端的緣故。他們既這樣都不願意馬上離開酒店，所以他們就又令酒店掌櫃給他們送新飲料來喝，這個情形，使那酒店掌櫃心內深滋喜悅，把他額部上對於我們這兩位青年朋友所發出的末後怒雲，也全都給掃除了，他迎合着他們二人底意思，給他們把啤酒，麵包和冷肉端了出來，讓它們吃喝，並且還答應，給他們弄一個臥鋪，讓他們宿歇在酒店之內，可是他要求月耳根，把他那奇怪的歷史說給大家聽，給它們破悶。——月耳根一聽了他這話，毫不加以思索，不作甚麼序言地張口就說：「我是一位貧窮，然而美麗的女郎所生的私生子，並且實在也不能指出，誰是

我的父親的，要不然我就可以去尋找他，爲他一臂之助了，或者照他的家況說，如果富裕的話，那麼也可以請他維持我了。至於說我母親所說的那位家道殷實，而體面的商人，就是我的父親的話，我却是不能相信的；因爲那一次我拿着這個珍貴的稱呼向他行禮問候時，他竟拿耳摑子對待了我，一位真正作父親的心腸，決不能會這樣的！當在我的母親把我產生了下來的時候，簡直相信，沒有甚麼更好的辦法了，除了抱着我去投入河中尋死，可是她這個惡劣的計劃底施行，終究爲一位年老的醫士之所攔阻，而未能得以實現，這位醫士素有通曉魔術的名聲，他並且還向我的母親允許，要照管她和她的小孩子，就是照管那時的我了，假使我的母親肯答應他，等到我七歲時，把我交給了他的話。醫士怎樣應允，怎樣照辦了，我的母親也是怎樣答應，怎樣施行了的，這樣當在我達到我七歲的年齡時，便落到了醫士底手中。一開頭時，我非常害怕那位醫士，絕對不要在他的家中待着；他是一個小身量，而瘦得令人可駭怪的人物，身上永遠穿着一件剪裁奇怪的膨脹黑色短外上衣，他穿着這件怪衣，再襯上他那一副永遠不變顏色的慘白面容，簡直瞧着活像一個不到世界末日，而已過早地又由坟墓中返了回來的死人一般。可是這位醫士很曉得對待小孩子的方法；他拿桃杏和葡萄乾來給我吃，給我做種種的玩具，贈送給我些彩色的畫冊，並且甚至還同我作捉迷藏的遊戲和令我騎在他的身上作騎馬的遊戲，這樣遂使我不多些時日就從心內親愛他起來了。及之我年事漸長，他又教給許多樣的知識，也把些巨大的書冊拿來，讓我研究，由這些書冊中，我尤其認識了各種植物和牠們所隱藏



於內部的性質與能力；當在我獲得了這些知識之後，他就打發我到山中去，爲的是在一定的些時辰之中，這些時辰，都是他給我特別標明了出來的，採取一定的些野草和苔蘚，可是在我每次出去作採取工作時，他必至爲迫切地警戒我，須要把一切思慕異性的思想完全排除，要不然，那守護山中珍草奇花的神怪，就可以對我發出魔力，把我克制了和殺害了的。其實本來的情形，却是那些野草會喪失了牠們的神奇力量的，如果以一隻不潔淨的手腕去採取他們時，可是我是相信我的主人所說的一切話的，我也果真地確切以爲，如果我要去向一個女人接吻，或作其它較接吻還要輕微的事體時，我必會直接死去的；至於說當時我心中因持有這樣一番的確見，絕沒有想向一個女子接吻的意思，那這是人們可想而知的了。這一種生活，我維持了很長的時期，我也並不過問，我往往費這樣多困苦勞力，所搜集了來的野草，我的主人拿去，究竟作甚麼用呢；我對於上天深覺感謝了，如果他把他自己鎖在了他那化學實驗室裏時，因爲我知道，這樣一來，他必定有幾天不令我到山中去，那麼我又吃又喝，又可以自由玩樂了。有一天，當在我的主人又退入他私人住室裏去時，我偶然走入他的研究室裏來，在那兒，我瞧見一個小的黑色箱匣，這箱匣是我永不會看見過的；在箱匣上的鎖內，插着一把鑰匙，我心內突然動了好奇的念頭，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念頭再壓制下去了，所以我不得不把牠打開了。及至我把牠打開後，我在裏面除了見有一本舊書之外，其餘甚麼東西也沒有；可是我多麼驚奇起來了啊，當在我把這本書掀開，發現那裏面之所記載的言詞，是指導我們，在至捷近的路徑上去

獲得古人傳說的那點金之石。我開始讀起這本書來，可是我當在讀這本書時，深深感覺神魂不安，我覺得，彷彿無影無形之中，有一大羣令人可怕的鬼怪在四周圍繞着我，我當時極願把這本書再扔開，不向下閱讀，但這却又是我之所不能的。過了幾分鐘之後，我的主人又走了進來，他向我撒了一個極令人可怕的痛恨眼色，又從我的手中把書奪了過去，可是他既而忽然又和氣起來，並且向我說：我們以後再談論這件事體吧，他說完了這句話，把那本書又鎖起，走開了。然而我的主人竟違反他所允許的這話，令我至為煩惱地對於所發生的事體深深守着緘默，始終一字也不肯提；甚至他給我所講授的大自然課程，他也不繼續向下講授了，我瞧得清清白白，他是絕不願意，叫我知道我所急急欲知的事體的。從他心眼裏說，最好是把我趕走，如果他能得不用我去給他採取他所不能缺少的野草時；可是因為他已經上了年紀，並且又兼患有癱瘓病症，所以他自己就不能爬山登高，去搜尋那些野草了，為此他心內無論多樣不高興，然而他外面仍不得不拿和藹的態度來向我相示。可是我現在較比以前更會耻出時間與機會來；我完全另以一副眼光看待我那些書冊了，我現在研究這些書冊，並不像從前一般，只為的是可以躲過了那位醫士底責難與耳巴子的。只要我甚麼時候能得弄到了他那些紙頁，我都把他那些紙頁弄了過來閱讀，並且還把他的那些神奇的藥方，都一一照抄了下來；甚至我竟會弄成功，用一把假鑰匙，把他那個小箱匣打開，終日佔據着他那本舊書，可是（說到這兒，月耳根用了揚揚得意的眼波，向他周圍一圈直凌着耳朵的聽衆觀看，這些人們都是非常注意和充滿了敬畏

地把兩隻眼睛注射着他的嘴唇的)我讀這本書，並不是沒有效果的。我很快地就進而達到了對於四色地土的認識，這四色地土，於神聖之夜內，在爲一隻純潔無惡的羔羊底骨頭之所燃燒的火焰之下，互相配合渾鎔的，那麼黃金的獅子，便不能更長久地躲開了我的窺伺的眼波了，至於說我離着世間最末後之秘密，已經有多樣近了，這是那些時時刻刻皆在警覺着的鬼怪向我所作的些詭詐行動，可以讓我明白了過來的，因爲這些鬼怪們，都害怕我，不得不設法子，使我迷亂，而不得達到目的。可是恰恰正在這時，我竟碰上了倒霉的事情，就是我發生了戀愛的問題了。我稱呼這是一件倒霉的事情，是因爲我現在所處的這一種狀況爲達到我的崇高目的，所能作的事情實在沒有多少的原因，而我眼前這一種狀況，却完全是自我這該詛咒的戀愛情形上來的。我簡直氣得要瘋了的，如果我現在早晨起床時，不得不把一條褲子拿來穿上，這條褲子，我並不是言之過甚，簡直令許多要飯吃的，都會認爲可恥，而不肯往腿上穿的，可是我實在是過了一些年月之後，或許會有能力，竟把整個的糞堆，甚至如果我的心眼一迷糊，還會把全地球都要化成了金子的；但是我終究知道，我是誰，我安心忍受我的命運，這是我分所應得的，誰叫我不能擺脫掉了戀愛的心腸呢。一女子底美麗太使我醉心了，太奪我的神魂了；至於說她對於我，表現着活躍的關切，至於說她沒有我，似乎是不能生活的，這是很使我的虛驕心得以舒適的，所以我整個的心意都被迷惑了起來，不復能得收拾了。替代去向山上爬，我有一天早晨偷偷跑到了她獨自一人待在那兒的那座草廬裏去找她。可惜那位醫士，他在這宗事情上

已經不能再信任我了，竟自在暗中偵伺我，他一瞧見我偷跑出來，便也立即拄着他的拐棍，走上我所走的道路，爲的是要來救護給他採取野草的青年，不致受誘惑，但是這與這位可憐的，身患痲痺之症的人，究有甚麼益處呢？他來得足夠早的了，爲的是可以用他自己的眼睛證明他來得——過晚了！「你這個該詛咒的人」，他大呼一聲說，並且氣得口中向外吐白沫，「這可不許你再邁進我的門坎了。」在他一湧而出的氣頭上，他竟拿他的拐棍，向我的膀臂上狠狠打了一下；這一種在我的愛人底眼目之下所加到我身上來的侮辱，實在過於大了，過於令我難堪了，我血管子裏的血，簡直都起來反抗，我伸手抓着他那一部長鬚，並且決定會把他摔到地上去，拿腳踢他的，要不是忽然間一種更爲有效的報復方法，令我想了起來。「我去找巴拉采爾蘇斯醫士，」我向他低聲說，「並且把綠色地土底藥方給他送了去。」我的主人，就是那位醫士，一聽到了我這句話，他平素慘白的面容，就愈加慘白了，並且直勾勾地瞪着兩隻眼睛向我注視；然後他忽然發出一種尖銳的笑聲來，並且呼聲說；「哎呀，你這個年輕無識的人啊，我很知道，並且已經向你說過，那年老的巴拉采爾蘇斯，只還缺少着綠色的地土、爲的是可以在那大自然界裏，愛向那個深淵底深處侵入，就能得以侵入的；但是恰恰這綠色的地土——哈！哈！哈！」現在我又向那位醫士底耳內噉噉着說了三個古代咖爾代民族語言上的字樣，這字樣，是任何一個世間的俗人，在太陽落後，決不可以出諸口的；他一聽見我說出了這三個字樣，他心內纔有些恍然明白，他在家中素所目之爲一個懶惰的人，這個人，他整年整月拿牛鞭

子打他，都不能使他心內，對於科學起一點愛好的，並且對於這個人，他這樣過甚地輕視，簡直覺得無論甚樣的秘密，無須在他的眼前掩藏，也是不要緊的，可是他這樣所輕視的這個人，在末後的時期裏，竟能這樣整個侵入了他的一切行動作爲之中去了。他甚至朝着我屈雙膝跪倒地上，向我哀懇，不要因爲過早的揭露，竟把他很長的，辛辛苦苦一生底心得給劫奪了，遭闕了；他請求我，同他一起再返了回去，並且允許我，把我引入他的一切秘密裏去。可是我堅強決定地拒絕同他作任何一種和解妥協，至於說這是否係出於我當時不可克復的反抗心，或是否係出於我害怕這個奇怪詭詐的老人因妬忌我和要向我施展報復，將出於極端辣毒的手段的心理，這可就是我不能明白的了，總之，我是絕對不肯回去的了。這樣，他便疾速地由地上跳起，彷彿他又成了一個青年的人一般；一種奇異的紅潮，自他那面孔上飛漲了起來，他的兩隻眼睛裏向外閃射着怒焰，瞧他那個樣子，真有些好像是惡魔帶着他一切可駭的情形，由這位老人衰殘的形體之中走了出來似的。「哎呀，你這醜惡的魔王啊」，他發出雷霆一般的聲音來向我怒呼着說，「我的心思一點不錯的；假使我昨天就把藥水給你喝了，這藥水原本是要叫你今天晚上爲報復你這詭計，不知不覺地從葡萄酒中喝了下去的，那麼你今天就會在那教堂墓地底胸腹之中，可以去向你那旁邊棺材裏的鄰居們說道你以爲你已經知道的神秘去吧！唉，爲甚麼恰恰今天，一切苔蘚中最奇異的一顆苔蘚，非得開花不可呢，爲甚麼我除了你，並沒有一個其它的人，能去給我這花兒給我採了來呢！」這位老人一說到了這兒，神情陡然爲之頹喪，

彷彿真真正正不能支持的樣子，他發出了一聲深深的嘆息，伸手去抓着他的拐杖，一步一喘地溜了出去。」——月耳根說到了這兒，就打住了話頭，略事休息，並且彷彿爲的是要特行恢復恢復他在這回憶裏又一次克服了他當時的那恐怖的心情，就喝了一杯啤酒下去。可是酒店掌櫃的，當在月耳根述說他這歷史時，獨和當場一切其它的人們相反，愈來愈覺他這話可疑，而其它的人們却是愈來愈覺他這話可信的，因此酒店掌櫃就抓住了這時這個機會，向他提出一個極陰險的反駁來。他開始說：「你先頭稱呼你的戀愛事體，是一種倒霉的事體；可是我覺得，如果一個倒霉的事體，能救一個人底性命時，那他還有不歡迎他這個倒霉的事體的麼。」亨昂斯聽了這句話，登時喀喀地咳嗽了幾聲，並且用手撫摸他額部；但是月耳根替代被他這話弄得錯愕不知所答，反而用了一種無比的厚顏無恥向他回答着說：「你這話說得對了」，並且又泰然自若地繼續着說了下去。「人們當然是可以容易猜想而知之的了，當時我因爲正要去爬山峰石巔，所以身上穿的衣服並不能有甚麼特別；雖然如此，然而我心內仍絲毫不覺有欲嘗試着再把腳踏進了醫士之門的。我向我心愛的女子作最末後一次的接吻，那可憐的孩子竟能覺了出來，這次的接吻，就是永訣的接吻了，於是便牢牢抓着我，不鬆手；唉呀，你們瞧我外衣上這道難看的裂口，就是因爲她當時過於火烈地抓着我，我猛一扯身走脫時，撕裂的！我離開了她之後，趕快奔跑到我的這兒這位朋友家裏去；他那時却是生活在真正光華燦爛的狀況之中的，不過這到了現在，却是人們在他的身上瞧不出來的了！但是他可是敬愛我的；兄弟，他喊了一

聲出來說，他到那兒去，我跟你到那兒去，縱然是到世界底終點都可以的，並且這樣猛烈地抱着我親熱，簡直使我永遠不願他第二次再來這樣和我親熱的了，因為我是沒有巨人底堅強胸脯的，實在經不住他這大力的一抱。於是我二人便登時上道，爲的是要儘着可能地去趕快尋找巴拉采爾蘇斯醫士，把我所知道的秘密報告給他，讓他成爲世間凡人中最幸運的一個人。那麼我們到他所住的特奧弗拉斯錫卡村子還有多遠呢，你們能告訴我們說麼？」酒店內的農夫們全都搖搖頭，作着否認的表示；他們大家之中誰都不會聽說過一個這樣地方底名稱。「上帝保佑我們」，月耳根悲哀着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惡魔可是自從我們上道以來全盤的時間都在欺騙着我們了；就在這個村子底入口，我們還碰見了一個一隻眼睛，穿着條花條紋的褲子的人，確切向我們說，我們這已經是達到了目的地了。」「哎呀，天老爺底公道呀！」屋內農夫中有一位陡地大聲呼着說，「我敢發誓，這是我那位老祖父的，但是他自半年以來，已經都不出屋子的了啊。」「惡魔可以隨意幻化一個人底形狀的」，月耳根回答說；「我的朋友會經驗過，惡魔活活幻化成他自己的一副相貌，向他迎面走來，並且抱着他作了些親愛的接吻，然後就把他自己的頭掀下，給他扔了過來。」這時天色已經很晚了，店外風聲彷彿非常幸災樂禍的個樣子圍繞於酒店四周噓叫着，並且吹着雨滴向窗上打來，各農夫們不無怦怦心動地想到了回頭在黑暗夜色裏返回家去的路途，但是他們却又終究不得不決斷回家，所以他們就不像往常一樣一個一個走出酒店去，乃是大家一齊安安靜靜，和和氣氣地走了出去的。可是只還有惟一的

一個人仍留在酒店中，不會走開；這一個人一整晚上和其他的農夫們不同的地方，就在他喝啤酒，是用最大的酒杯，他吸煙，是吸得最多的，並並就在他一整晚上也不會有一分鐘把他頭上所戴那頂寬邊上捲的帽子摘了下來。他生得骨格粗壯，身體笨重；他的一副寬闊肥滿的面孔，可以說是他那感恩知德的胃口爲牠整年整月，準時準刻，從不曾有所欠缺地獲得了的食料供給所樹立的個十分令人可信的證據證件了，一種一定的愚狂驕傲神色，這神色白白地想從他那肥滿膨脹的面孔上尋找道路，透達了出來，而又不可能的，却自然是他衣袋裏，有幾塊吡啦吡吡響的噠啦(Taler，譯者按；此係德國從前之一種銀幣名)，或他柵圈中有一頭肥壯的牛而起的了。這個人朝着月耳根走了過來，很拙笨地把手放在了月耳根底肩頭上，作出一種微笑的嚴重面容來，向月耳根注視了一霎，然後向他發問說：「青年的人，他對於他的事情果然有把握麼，我的意思，是要說，你果真能造金子麼？」「假使有一個十字聖架在手中下時」，月耳根擺出一副威嚴高貴的架子來說，「那麼只要我心裏一高興，我便可以發一個誓，把你這懷疑給你克除了！」「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的」，那個人批評着說。月耳根回答說：「還可以，總不致於是絕對不可能的，況且也還不是能那麼快辦得到的，彷彿人們去填一條須要烹煎着吃的薄腸，或去向煙地裏掛一塊薰肉的一般容易的！」「那麼你們能在這村中停留一天麼？」那個人繼續着這樣發問。月耳根聽了他這話，轉過身去朝着亨昂斯說：「你的意見怎樣呢，朋友？」亨昂斯慢慢地回答着說：「我們的時間是很珍貴的，但是如果僅只是一天，不更長久的



話，那麼——」「好」，那個粗壯骨格的人搶着說，明天一早，我就再到這兒來，一直等到那時，你們在這酒店中一切請便，不要缺少了甚麼，我來清償一切的欠賬。」他說完了這話，就向月耳根把頭上所戴的帽子略少動了動，然後就揚常走了出去，也並不理亨昂斯，酒店掌櫃拿着蠟燭送他出了店門。「這個人是誰呢？」月耳根窺伺着發問，當在酒店掌櫃又走了回來時。「這是雅各普 (Jakob) 師傅」，酒店掌櫃回答說，就是給我們打馬蹄鐵的鐵匠，並且是我們這兒周圍三噶輪 (Meien)，譯者按：每一德國噶輪，約合我國十四里) 遠的地方內唯一的一位馬蹄鐵匠。至於說這個人雖然這樣粗野，雖然這樣愚狂地傲慢，然而他的主顧仍不見減少，這原因，惟獨就在這地方只有他一位馬蹄鐵匠，要不然，恐怕他就不會有主顧的了。因為人們要想給馬匹打上一個馬蹄鐵，犯不着向遠處跑上幾小時，再去找一位馬蹄鐵匠的。「雅各普師傅」，月耳根又繼續向下探察着說，「大概是有錢吧，因此對於他的鐵匠爐和他的主顧並不在乎了！」「財產，他自然是不缺少的，」酒店主人一面回答着說，一面開始為他的二位客人用麥稽在火爐子後面鋪成一個溫暖的臥鋪，「但是這並不是使他輕視鐵錘與鐵砧的原因。」「唉，那麼甚麼是他這個原因呢」，月耳根猛然用了一種急燥的聲音問着說，他這一種急燥的聲音，因為直至這時，他的言說，都彷彿淡漠不關心的樣子，所以便透着極其可怪了。「雅各普師傅，在我這酒店裏吃喝，消耗許多的錢財，」酒店主人回答，「但是這並不能攔阻我，把話直接地說了出來。總而言之，他簡直是太陽底下最大的一個瘋傻的人。這個人，他這樣愚傻，簡直一個

小孩子都能把他哄騙了，然而他還妄自以爲，他是負有作偉大事體的使命的，妄自以爲，世人將要有一天會驚奇他的。你笑麼，這實在是不能令人們視之爲可能的，但是這却是實在的。假使人們要問他，他對於他自己和對於他的將來之所期待的是甚麼，那麼他便要直接承認，這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這一切的到了時候，自然就會發現的了，這是很詭詐地擠擠眼睛向人們加添着回答的話。」——一個人頭髮已經都開始蒼白了，還能會這樣的愚傻咧」，亨昂斯說。

「你的話說得不要過於冒失了」，月耳根作出一種尊嚴的態度，把亨昂斯底話頭打斷，並且繼續着說，「我覺得，我被這個人之所很神奇的吸引着。或許世人之所斥責爲愚傻，狂妄的事體，會有一層更深的理由的。明哲人士底耳朵，或許會蔽塞無聞，但是單純愚魯的人們，或許會招來上天底寵惠，把秘密的天意默示於他們哩！」——對於這話，可沒有甚麼可反駁的，「酒店掌櫃的作出一種譎詐的微笑來說，「因爲這是在聖經上記載着的。」他說完了這句話之後，就向亨昂斯和月耳根更說上了一句祝夜安的話，就轉身向旁邊一間毗連着的房屋內走進，給他太太作伴去了，他的太太因爲在燈光之下，拒絕不了她的睡魔，所以照例總要比他的丈夫早幾點鐘到床上去安眠的。他剛走開了，月耳根已經歡欣得在屋內手舞足蹈地來回跳躍了起來，並且把一切狂歡的舉動，都開始由自己的身上發展了出來。「你快安靜了吧，你這個人，快安靜了吧」，亨昂斯低聲向他說，「如果你不停止你這喧嚷跳躍，那麼酒店掌櫃的還能在半夜裏把我們由門內扔了出去的。」——你這一份糊塗的腦袋」，月耳根回答着說，「我敢打賭，你連絲

毫都不知道，我們今天晚上是尋到了點金石了？」「我很明白你的意思的，」亨昂斯向他作答，「因為我知道你的那些胆大無恥的心眼的；但是我却一樣地能瞧得出來，如果我們來利用雅各普師傅底愚傻，暗中佔他的便宜，白白地吃他的，喝他的，那麼一等到他的智識，忽然有一天覺悟過來，我們是騙他的，到了那個時候，他要向我們討要一份凶狠的酒飯賬，並且八成還要用一桿鐵棍來討要的，那你將如之何呢。」「總然這樣，那有甚麼關係呢，你這個漢子！」月耳根打斷他的話頭說，「我想，你的脊樑，給你充當還賬的會計科長，已經足夠長久的了，爲的是使你對於這一點預先作準備。但是這一次，你本來可以無須害怕的，而又害怕起來了。我有一個主意，一個主意——」亨昂斯，自從我想出這個主意來，我的價值，攔在任何一個公道的秤盤裏秤一秤，也得給我增長百分之十哩！」一個這樣的奇怪故事，你竟能一口氣完完全全胡謔了出來，可也真虧了你哩」，亨昂斯搖著頭說，「我不得不承認了，當在你口裏述說那個故事時，我簡直始終身上都在發燒作熱，因為我心內在想，那非人類地胆大的也向井內汲水的個確子，最後這可要被打碎了！」月耳根向他回答說：「述說故事，是一種本領，這個本領是自我的祖母向我遺傳了下來，而那神奇的故事，却是人們最容易述說的，因為沒有一個人會來要求，給他加以解釋的。況且我剛纔所胡謔的那一篇故事，除了細末之處和那必須要有的彩飾鍍金之處之外，却也還真正是我親身的歷史的。你只用把我所說故事裏的醫士除開，換上那位吝嗇刻薄，我的父親令我到他那兒作學徒的開藥房製藥的人吧；你只用把我說我上山採取

的那些野草所具有的甚樣甚樣神奇効力給除開，而把牠們那本來尋常發汗打瀉的効力昇與了牠們吧；你只用自我所說的一場戀愛事變上，把那說得優美光華之處除開了一點，而以爲這事變，就是我在開藥房的人底家中同他使用的一位下女所發生的一種親密關係，可是這關係，却是開藥房的人之所不能容忍，因爲他自己也願意和那使女發生這關係的；然而尤其是你只用把我所說你生活於光華燦爛的狀況中的情形，全給抹除，那麼你再回頭想一想，你在你的師傅處，就是在那位耳聾的製造笨重鐵貨的鐵匠那兒，只要你作工，不要你吃飯，種種苦痛怎樣的話，那麼除開了這一切一切的實況之外，還賸有甚樣可加以變更捏造的實況的呢？」「可是無論你說甚麼，無論我多樣佩服你，但是我總願意」，亨昂斯一面回答，一面用手向耳後亂抓搔，「我還是在我的師傅那兒待着的哩，那麼我再過些時，不就成了伙計了麼！可是當在你的主人把你由門內扔了出去，而你的父親也把他的門在你的鼻子尖前摔手關了起來，不讓你進去的時候，你竟對於所謂自由，所謂無拘無束的生活，向我作了一番這樣美妙甜蜜的描寫，簡直使我心內起極大的羨慕，口中貪饞垂涎，像貪饞垂涎馬丁祭日 (Martinsdags) 吃的烤鵝一般。可是到了現在，叫那魔鬼來歡迎你所勝誇的這自由來吧，你這自由除了給人們弄來些飢渴與坐監的希望之外，甚麼也弄不來的！我真真正正渴思作工，那麼你一方面給雅各普造金子的時候，我願意給他作些馬蹄鐵，作些鐵釘和輪緣。」月耳根暴躁着回答說；「你這卑劣下賤的技巧手藝，最後還要把我們全行洩露了的，你趁早把這一套收拾了起來，不許再談；那麼你現在

來吧，把你那懶惰的骨頭，伸展在這軟活的乾草上頭吧；這樣舒服，我們好久都不曾得有的了。火爐子還溫煖着的，我的手都不敢向上頭去摸一摸；這可真令人心內覺得爽快呀！」他們因為身體本來已經很疲倦了，所以躺下去之後，馬上便已睡着了；過了差不多一點鐘的時間，月耳根被他的同伴口裏所發出的些令人驚懼的呻吟唉嘆之聲之所驚醒。他對於這樣來攪擾他夜間安息的情形非常厭煩，所以他就用胳膊肘向亨昂斯底肋脇間狠狠撞了一下子；可是他覺得多樣地可怪起來了啊，當在他聽見亨昂斯「哎呀，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不住地口內喊叫，並且把一切他自兒童時代以來，都已會背誦的經文，在牙齒得得作嚮的驚震之下，一段一段向外背誦。月耳根瞧着他這個情形，不由得不得不為之失笑。他心內暗想着說；「亨昂斯這必是在作夢，他被人們當作了一個作賊的，用繩子給吊死了，因為我昨天晚上，曾同他談了偷鵝的事體的；一位較比他還要悲觀的同伴，我實在也不能再找得出來的了。」然後他就抓住了他的胳膊，吃力地搖動他，並且呼喚着他說；「漢子，你倒是醒醒啊！」「那麼是你麼？」亨昂斯說，並且深深地作了一聲嘆息出來。「除了我，還有甚麼其它的人呢？」月耳根回答說。「我可真克服了些可懼怕的事情哩！」亨昂斯又繼續着說。「你這只不過是夢見了些可懼怕的事情的！」月耳根改正着他的話說。「不對，不對！」亨昂斯很激烈地插嘴打斷他的話頭，「我簡直要說，我是被吓死了的，如果我已經死了的話。剛纔我一躺下去，眼睛剛一閉起，就有一個東西自我的脚下走了上來，並且像鉛塊一般，臥在了我的身上，竟至我的四肢絲毫也不能動一

動，我以為我已經是被逼死的了。」「你大概必是仰着身子睡覺的吧」，月耳根譏誚着說，「那麼你自己的血便厭迫起你自己來了，像我的舊主人，那位開藥鋪的之所常說的話一般。」亨昂斯很氣忿地向他回答着說；「你的舊主人，那位開藥鋪的，我簡直要給他打掉三個牙齒的，如果他要來愚弄我說，一個人身內的血，在白天對於他，既絕不能是一種重厭的事物，像空氣似的，那麼在夜間就要會變成了重量，像一塊磨石一般，會厭在人們底身上的，這話怎能令人相信得下去呢！這實在是那夢魘之魔的，他剛纔騎在了我的身上；這個醜惡的魔怪，我會親眼瞧見過，牠有十分細小的牙齒和一條火紅色的舌頭，牠這舌頭，牠由喉嚨裏吐露了出來，懸垂嘴唇下，足有一尺來長，並且自牠那舌頭上還有一層藍色的亮光，發射了出來。這個東西，我登時就把牠認識了出來，因為我母親底弟兄，就是那位癩了一隻腿的老年的克利斯梯安（Christian）也曾給我把這個東西描寫過一遍的，常在我還是個小孩子，被人們在臂腕裏抱着的時候。可是我剛纔所說的情形，還沒有完呢。我正在瞪眼瞧着那個怪物的時候，我就想起來了些經文，一方面結結巴巴盡力念誦，一方面淨等着絕逃脫不了的死亡，可是足足有半個軍團醜惡的魔鬼跑了過來欺壓我，苦惱我。其中有一個竟向我的肋脇間，打了我這樣重的一下子，簡直使我週身的骨頭都震動作響。直到此刻，我這腸胃裏還覺得痛疼的！」月耳根聽了他這一大篇話，為之捧腹嗤笑，並且呼聲說：「哪，這我可要稱之為癡傻糊塗哩！這份癡傻糊塗，人們簡直可以把牠當作希罕之物，擺在市場上令人們瞧看的，因為這實在是無與倫比，天地間並無

二份的。」「你知道」，亨昂斯動了氣地回答，「我對於嘲笑揶揄的言詞，並沒有多少情甘領受的心思的，尤其是在我或者已經睡覺，或者心中煩惱的夜間，更要沒有的了。要是一個人來反駁我的眼睛之所瞧見的，那我還可以無話可說，因為我的眼睛之所瞧見的，或許能有所錯誤的，尤其在黑暗之中；但是誰要是說我的皮膚，我的肉和我的骨頭，都是些撒謊，感覺不實的東西時，那我可得要狠狠讓他覺出他這話是說得不對的了。遺留一條一條傷痕的打擊，必是我實實在在挨上了的哩，那麼這你可該給我去相信魔鬼去吧，因為我一點不假地現在還覺得那一撞擊底遺痛的！」「快別胡說了吧！」月耳根透着不耐煩的樣子說，「你向理性方面走走吧，那向你撞擊了一下的，並不是旁人，就是我。你那可惡的唉嘆聲音把我自睡夢中驚醒，我很生氣，所以纔向你打了這一下的！亨昂斯聽了他這話，並沒有時間來表示他的驚愕了，因為一種極其怪異的響動，自外面窗戶下發了起來，使他們二人不得不登時停止言談，而向外面傾耳竊聽。又過了不大一霎，那窗上的窗扇，竟被很靈巧地敞開，一個人底黑影，努力着要由窗內走了進來，但是他剛把腿跨入窗內，月耳根因為已經是很疾速地由臥鋪上站立了起來，並且偷偷地走了過來的原因，所以就伸手抱住了他這條腿，施盡了身體內的氣力，大聲喊叫着說：「有賊了！有賊了！」酒店掌櫃的經他這一驚呼，當然立即活動，並且也向這屋內奔跑了過來。「你只用快快點起一塊油松木片來吧！」月耳根向他迎面呼着說，「我已經抓住了這個小夥子，雖然他用他這隻穿着靴子的脚，狠狠地向我身上亂踢呢。」「我也剛剛地抓住了他的兩隻

拳頭」，亨昂斯添補着說，「他現在只還能悲感哀鳴與咒罵了。」酒店掌櫃的手裏拿着一塊點着的油松木片返了回來；這塊木片所發出的搖動不定與光亮，落到了一個人底一副尖尖的，瘦窄萎黃的面孔上來。「這會是可能的麼！」酒店掌櫃的喊了一聲出來說，當在他把這位黑夜顧客一瞧到眼裏來之後，「麗賽(Lisa)，太太，你快來瞧瞧吧，這原來是你的親兄弟呀！」「可惜，姊夫，就是我哩」，被逮捕了起來的人呻嘆着說，「請你發點慈悲，不要這麼大聲嚷嚷吧。」「哎呀，他這個卑劣下賤的惡漢」，酒店掌櫃的太太咬牙切齒地痛恨着說，她這時也是已經奔了過來的了，「他這決定是要來再把那二十塊古爾盾錢取了回去的，就是他昨天最後爲在夏天的時候買了去，並且已經把肉吃了的那頭牛所還給他的那古爾盾錢。」「姊姊！我迫切懇求你，不要用這種斥罵來把我毀滅了」，這位直至這時身體一半還在屋內，一半還在屋外的賊，發出哀鳴的聲音來，向他的姊姊說，「至於說我的來意怎樣，這與你不是完全一個樣的麼，因爲你瞧，我這來意，是已經失敗的了。」「假使這對於我自己不也是一場恥辱時」，酒店掌櫃說，他氣得滿面通紅，用手去向他這位內弟耳後擰掐，「那麼我就要把這隻狗鎖在地窖子裏頭，到了明天，再把他<sup>的</sup>在光天化日之下，手脚給他捆了起來，拖到村長那兒去。」「現在」，月耳根插嘴說，「可以讓他到屋內來，消遣上小小一刻鐘的時間，痛痛把他揍一頓吧，要是他敢稍微喊叫一聲出來，那麼——」「喊叫，我決不能的」，那個瘦乾的人，急忙插嘴確切地說，「因爲鄰居們一聽到我的喊叫聲音，就會知道是我，那可就與我大不便了。但是我可



以向你請求麼，可愛的姊丈，他又發出悲哀的聲音，追加着說，「那麼你讓我們暗中把這件事情私行了結了吧，爲的是可以不要叫那位更夫得以瞧見，如果他或許到你這兒來報更時。你知道，在我的那種職業裏，我是需要好聲名的；如果你肯答應的話，那麼我就情願拿一斗馬鈴薯來，送給你，作爲我的感謝底表示。」「你滾你的吧！」酒店掌櫃斥罵，並且向他的胸脯上打了一拳，竟至使他由窗內飛跌到了窗外去，像一個木偶似的。酒店掌櫃的又向他的夫妻寢室內退回去，但是却也並不曾忘了，向店中住的一位朋友，表示他至活潑的感激；他心內深自欣幸，他們二人今天晚上這舉動，真可以說是填補了他的那隻很警覺，可惜數個星期之前已經死去的家犬底空缺了。「你瞧這就是所謂命運的了」，月耳根對亨昂斯說，當在他們又向麥稽臥舖上躺了下去的時候，「三點鐘之前，我們幾乎沒有自己成了賊盜，可是現在我們不僅是些正經的人，甚至還要超出正經的人之上，爲那些無良心的人們之所懼怕，爲那些罪惡的人們是一塊障礙之石，在這塊石頭上，他們還會把腿與脖成絆折了的。到了次日早晨，他們剛剛把他們的啤酒湯和把酒店女掌櫃的爲表示感謝特另在早餐之外給他們二人所加上的美味雞蛋糕，吃了下去之後，雅各普師傅已經就走了進來。他的臉也刮了，他的指甲也修了，這一種狀況，是逃不出月耳根底眼光的，並且他也是很重視這一種狀況的。在他走進屋內來的時候，他把帽子摘了下來，可是這時，又把他的帽子向頭上戴起，並且當在他開口之前，把他的烟管先點了起來。他很自在的吸了幾口烟之後，面上帶出一種嚴重的面容來，開始對月耳根說：「你也知

道，我作了一個甚麼樣的夢麼？我覺得，很確切，很真實地瞧見了你在那兒製造金子。你所製造的，純都是些有一個把兒的啖咖（Dukkah）金幣的，像我的女兒脖子上所帶的那塊啖咖金幣一般，並且你在一張很大的，帶有雕刻成獅子形體的腿兒的木桌前坐着，正在從事於你的工作。你的這位同伴站在你的身旁，也是和我一樣那麼糊塗的個樣兒，在旁邊閒瞧着。」「這可是一個愚蠢的夢的」，月耳根很尊嚴地回答說，「由那鎔冶的深鍋之中，固然往往會鎔解些金條出來，但是却從不會會是啖咖金幣的。至關於我的這位同伴的話，那麼在至重要的決斷關頭裏，我寧可缺少了這一種或那一種的小小藥草，也不肯缺少了他的禱告底力量的。」「那麼你這工作是用禱告完成了起來的麼？」雅各普師傅充滿了驚愕發問。「難道說你還在這兒以為，這是用魔鬼底詐計與魔力的麼？」月耳根很尖刻地回答一句說。「這你可把我心上攔着的塊石頭給拿開了」，雅各普師傅說，「因為人們向例是以為鍊丹造金以及這類的事體，都是魔鬼幹的哩。」他們的話說到這兒，便停頓了一霎。既而月耳根又開始說：「雅各普師傅，你昨天曾請我們，今天在村中停留一天。你的面孔上透出了一種神情，很是令我覺得可歡迎的，因此我們當時就答應了你這請求。雖然如此，然而現在我却不得不承認，我們這迎合你的意志的舉動，很是使我們覺得後悔的。一個人應當去追逐他的目的，像獵夫去追逐野獸一般，要不然他所追逐的目的，就會給他很容易脫落的了。那麼請你費心，不要再行延遲，直接向我們說，你要向我們要求甚麼事情吧，為的是好叫我們再向前投奔我們的路程。我們心內這樣着急，簡直覺得

脚下的地皮都是焦熱的哩。」雅各普師傅咳嗽了兩聲，並且拿眼睛瞧着酒店掌櫃的；酒店掌櫃的明白了他這暗示，因此就走了出去。酒店掌櫃走了出去之後，雅各普師傅，忸忸怩怩開始說：「製造金子，是一個很好的藝術，人們一定不會批評一位作一家人家的父親的，就是一位一年去，一年來，總在他的鐵匠舖內不得不掄重錘的人，說是他的行動不對的，如果他願意來學這宗本領時。」月耳格聳聳肩膀插嘴打斷他的話頭說：「可是這只是在一定的些狀況之下，纔能行的，那麼你是那一月裏誕生的呢？」雅各普師傅回答說：「在四月裏。」月耳根繼續着說：「要是這樣的話，那總然你的母親已經躺到了墓穴中去，你也應當感謝她的，假使她是在三月裏，或甚至是在五月裏生的你，那麼那兒爐子底下臥着的那隻小哈巴狗，所有的希望，恰切和你要是一樣的了。我還希望，你從不會以人血染污過你的雙手，這換句話來說，就是你總不至於殺死過人或打死過人吧？」雅各普師傅趕忙回答：「上帝保佑，這可是不會作過的！」月耳根接着說：「那麼你也有胆量麼？假使忽然間有一個人腦袋，帶着一條二尺長的鼻子，由你的肩膀頭上瞧了過來，或者有一個手指在你的眼前空中亂動，並令你瞧不見這手指上的胳膊，而那生着這胳膊的形體，不用說，更是你瞧不見的了——那麼你能不為這宗驚駭之所克服的了麼？」「這也是有時能出現的事體麼？」雅各普師傅問着說。「我至少不能向你說，這是不會出現的事體」，月耳根向他回答，「你瞧，我這都是很誠實地對待你，並不說瞎話的。」雅各普師傅酌量了一霎回答着說：「我不相信，這樣的些可憎惡的情形，會讓我碰到的。」

那麼你或許想，我這只是冒冒然向粥鍋內撈摸，素日毫無影響的麼，你或許想，因為我看見了鳥飛，纔起意來逮捕鳥兒的麼。那我可要是一個傻子的了。不，感謝上帝，這事情可是另有一個說法的。因為自小孩子的時代以來，我就知道，並且我對於這一點，也曾得以至為確切地證明了的，我生到這個世間來，實在不僅只是為吃麵包的。當在我的母親胎內還懷着我的時候，她曾作過三次夢——你聽明白了，是一連作二次夢的——夢見她分娩時，產生了一粒大麥下來，可是這一粒大麥，竟轉成了一顆明珠了。在那個時候，這個鄉村中，住有一位很明哲的婦女，我的母親向她述說她所作的這夢，請她給她解釋。這位明哲的婦女對她說，她將要產生一個具有非常奇異天才的兒童，就是一個神童的。同一的這位婦女，曾自行預言她自己的死期，而屆時她的話果然應驗了的。當在我出生的時候，我已經就身體那樣胖那樣大，竟至我的母親，對於那位明哲婦女底預言，絲毫不懷疑了。可是比及我漸次長了起來的時候，個個人，尤其是我的父親，他本來是一位嚴肅的，不公平的人的，全都覺得，我根本就是極端難教，極端拙笨的，因此我的名字，就叫做糊塗的雅各普。這，有一天晚上，很使我的心裏難過，我的母親暗自給我所燒的一隻小雞肉，我也不吃了，我開始痛切地哭泣。我的母親向我身走來，問着我說：「小普兒，你為甚麼哭呢？」「唉」，我嗚咽着說，「因為大家全都說，我是這樣拙笨糊塗的。」那時我却真也以為，我是拙笨糊塗的哩。「孩子」，我的母親向我作答，並且用她的粗布手巾給我擦擦鼻子，「你不要理那些人們說你的話吧。我很知道，那些可惡的彎彎曲

曲的東西，就是那些字母，絕不能向你的腦筋裏入的。這能有甚麼關係呢？當在我還年幼的時候，這些認識字母的事情，人們都是讓充當宣教士或自動地要來學習這東西的人們去作的，可是世界上的人們也並不因此而愈見惡劣。你的父親誇口，他在你的這年齡裏，已經像最好的伙計一般，能由火中打出一個馬蹄鐵來。這自然是你之所不能的，哪，由這個情形裏可以推斷出來，在你的身體裏，是完全藏有一份其它的才具，而不是藏有一個平凡的粗鐵匠底才具的。」她把這話說了之後，接着就又頭髮絲一般細微地把她和那位明哲婦女之間，所經過的一切情形，全都向我述說了一遍，並且嘗試着向我證明，我這個人物多樣重要。可是這却是給她費了很不少的事的，因為當時我又是哭又是嘆，心內執拗頑固，所以她說甚麼，我也聽不到心裏去；最後她竟得以成功，使我的心回轉了過來，於是我便把飯吃了喝了，並且安然去睡了覺。她所說的話，可竟在我的腦子裏作起祟來了，我總擺脫不掉她這話，她這話總在我的腦子裏燃燒，彷彿一塊鐵在我的腦子裏發熱發燒的一般，我多樣願意，對於她這話有些曉解了悟纔好的。但是因為我從不是一個愛作苦思鑽研的人，對於我母親這話，一時又體會不過來，所以過了不多些時日，我就又把這件事情擱開了，我完全以我的母親為信賴，像在上有其它的事件上的情形一個樣。不過自這個時候起，我絕不放棄，在身體與性靈方面，來對於我自己作測探的舉動，對於我為作非常事體的天才，來作考查的行動了。在這一點上，我當時那宗兒童式的狂妄心思行動，我現在想了起來，還不得不自己要笑的，當時在開頭的些時日，我堅強頑硬地相

信，我母親所說我具於身內的神奇才分，就在我那特別的，去向嘲笑我的頑童們底耳後擰掐的敏捷手腕上。及至後來，我的理性漸漸深厚，判斷力增加，嘴上也生了些鬍子苗時，我就希望在擲骰子的賭博中，尋到了我的幸運。我後來又想，或許我是具有能使瞎子看得見的神力的，但是當在我去用手觸摸它們的眼睛時，它們却終究是瞎子，仍不能看得見的。我的父親壓迫我，學習他的手藝，況且我在他死後，也還承繼了這座鐵匠爐，並且自那時起，就當了這個鐵匠爐底掌櫃的，雖然這並不是不違反着我的意思的。我現在不得不承認，我對於那位婦女底預言的信仰，在末後這十幾年裏，的確是有些減退了；這在一個人，他已經越過了五十歲的年齡，然而對於自己所夢想的榮耀體面，還不見有絲毫的滿償，自然是不足以爲異的了。可是當在我昨天晚上，聽見你說到了煉丹造金子的話，我登時恍然覺悟了過來，簡直彷彿一道閃光，自我的腦中穿射了過去的一般，並且——「雅各普師傅說到了這兒，他的言語，便停滯住了，並且拿眼睛注射着月耳根。月耳根把兩隻胳膊作十字形，交叉在胸脯前，立在了他這位馬上就要開始當學徒底身前，這樣長久胆大地和銳利地，向他的眼裏望着，一直到他很錯亂地把眼睛低垂了下去爲止，然後他又儘可能地強迫他的發音機關，發出一種沈鬱宏深的粗音來，向他發問說：「朋友，你是有信仰的，但是你也是有耐性的麼？」「這可是我有得不多的！」雅各普師傅回答說，他的聲勢迅速堅決，很令月耳根聽着有些不自在。「可是播種與收穫之間却是有一段長時間的隔離的！」月耳根令他注意着說。「那麼我們這兒不是說的神奇的事情麼，還用得

着甚麼忍耐不耐耐的吧！」雅各普師傅回答說。「不是這樣個說法的！」月耳根面上透着陰鬱嚴重的神色說，「我們在這一點上，僅只是向大自然界底料理譜冊中去瞧一瞧一瞧的問題，可是這一眼却不是個個人都能得以辦到的。只要我們一經認識了這譜冊中的方式，那麼我們便可以在同一的道路上，去由地心內把牠那金質的血液給偷奪了出來，像農夫們由他們的田地裏取得大麥或小麥的情形一個樣。假使這其中果然像你的意思是，有甚麼邪魔魔法術的話，那麼一切國王中最虔誠奉侍上帝的一位國王，就是那位梭羅門國王(König Salomon)還能會從事於這一件事情的麼，關於他，不是全世界底人們都知曉，他是能降服生化剋制的大自然元素的麼？」「現在，現在，」雅各普師傅回答說，「我爲這點子吃喝，已經在鐵砧後面，忍了二十年了，那麼這兒我的手，你伸過你的手來，咱們擊掌爲定吧，你上我那兒待着去，不用再找那位可厭惡的醫士去了，這位醫士的古怪名字，我怎樣也不會記得着的；我向你允許，我一定要忍耐，絕不覺得時間過長的！」「還有一件！」月耳根一面說着，一面把手向後撤回。「就是不問你是否要直接同我共同進行與否，你必須得和我自己一個樣，遵守三個重要的條件，要不然，我們的一切勞力都得白費。你是有一位太太的，不是麼？」雅各普師傅回答說：「是的。」「你無論如何可不許近她的身的。」月耳根又接着說。「那這可要令我的太太不喜歡哩。」雅各普師傅跟着回答說。「必定有一樣甚麼菜，是你愛吃的吧？」月耳根問。「煮火腿加酸菜，再沒有比這更爲我所愛吃的了！」雅各普師傅回答。「既這樣說，這個菜是可以向餐棹上端來

的，甚至是應該向餐棹端來的，爲的是好讓你真正地表示，你是有所犧牲的！」月耳根特拿這一件事情來作爲條件，是因爲一提到了火腿與酸菜，他也是和雅各普師傅一樣同有這健康口味的，所他就繼續着說：「可是這個菜，你可不許動！」雅各普師傅一聽到這兒，便表示着心內的不高興說：「魔鬼的！」月耳根說：「人們瞧着你這個樣子，就知道，你是有火烈的血質的，如果你要是同人們發生了甚麼過節，那麼你必是寧可伸手去打人家，也不願意去和人家打官司的。但是你既是不僅只要尋金子，也是要尋着金子的，那麼你就不應當在你的胸脯裏懷藏着這樣多胆質肝氣，你應當像一個鴿子一般馴順，我再重複一句說，不應當有這樣多胆質肝氣的，應當像一隻鴿子一般馴順的！」「在這一點上，我怕」雅各普師傅頗有些神氣沮喪的樣子回答着說，「我們這全盤的舉動，都得要失敗的了。我是認識我自己的，我簡直有些時刻，真有要打死我自己父親的可能；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絕不會變成了鴿子一般馴順的。」月耳根聽他說了這話，心內暗自相信，在這一點上，是不得不表示一點退讓的，爲的是不至使全盤的事情俱得場台，所以他就回答說：「哪，如果你能十分忠實地遵守其它的兩個條件，那麼你偶爾不幸，對於第三個條件有個一次半次地觸犯，那麼那總還是有救的。但是這樣多，却是確切無疑的，就是你任何一次一湧而出的怒氣，就要使我們遠離我們的目標的，我們這目的，縱然我們不經過這宗險波，我們也只是很困難地，邁着雞步似地得以接近的，可是對於你的野性，你老是縱容着，不肯加以檢制，老是背反着我們的預期，總愛趨向極端的地步，我的意思是要說，



趨向打架鬥毆的方面，那麼————」雅各普師傅打斷他的話插言說：「那麼我可以我自己的身上發洩我的怒氣麼？我可以揪抓我自己的頭髮麼，如果我的怒氣在我的心內沸騰汹涌時？我可以拿我的額部向牆上去奔撞麼，並且我可以用拳頭來打破我自己的嘴臉麼？這自來就是發洩我的怒氣的方法，如果我無法近我的對頭底身時；那麼我只好就從現在起，就假想，我的仇敵已經是逃到了月宮裏去了，從此我也不能近他的身了！」月耳根略略沉思了一下，就回答說：「你是你自己的主人，對於你自己要作甚麼，自然就可以作甚麼，無人可以干涉你的，你只不要把你自己弄死了，就行了！」「那麼好」，雅各普師傅深深喘了一口氣過來說，「我們這就算是一致了；這你可以跟隨我，到我的家裏去吧，好叫我們不要再喪失時候了。」雅各普師傅說至此處，又把他那隻烟管點了起來，因為他的烟管，是早已就熄滅了的，並且走在頭裏，給他們引路。「我昨天晚上的計劃，不是對了的麼，我的欣喜雀躍不是有理由的麼」，月耳根向他的同伴噉着說，他這位同伴對於一切他直至這時看得見，聽得見的一切事體，都是茫然不知所云的，現在如同在夢中的一般，在他的身旁走着，「你想想，我所說的那些條件，能是一個人遵守得住的麼，可是雖然如此，那傻瓜竟也一一都答應了？我們從此以後可以安然作水煮，蒸溜，和過濾的舉動了，像我自從跟那位開藥舖製藥的人作學徒的時期以來，就曉得的，並且要是藥草，始終仍是藥草，不會發生甚麼作用出來時，那麼我們這位傻瓜，就要歸罪於他偶爾不慎，去和他的太太親近了，或者是在我的背後吃了酸菜了。」「你這全盤言詞

上最好之處」，亨昂斯插言說，「就在我們對於他的毆打，這可是獲得了一層保障了；如果他對於我們二人中無論那一人，發生不滿，那麼他就只好打他自己的耳摑了！」酒店掌櫃的，這時正立在門下，他本來偷聽了我們這二位青年朋友暗自私語的，他眼瞧着他們二人弄玄虛，向雅各普師傅作無恥的欺騙行動，很使他心內氣憤不平，所以他就向雅各普師傅喊叫着：說「你總不至於是那麼個傻子吧，鄰居」，他頗有些粗莽地說，「那麼你真要聽信謊言欺世，襁褓不堪的吹大氣的人們底言詞的麼？」雅各普師傅，一聽了他這話，很顯着怒惱地向他說：「我早已就知道，在你這個巢穴裏，任何一位驢子，都要自認，是我的師傅的，但是請你自己去掃你門前的雪去吧，我是用不着你的保護的。我和其它的人都一樣，在我的腦中有我的燭照的燈台，我自然會覺了出來的，如果我被欺騙了，我所相信的人們，是堪當其它人們底信任的，至關於他們這破爛上衣一層，那麼我便是今天還能給他們把好衣服弄上身來的個人的！」他說完了這句話之後，就轉過身去，氣忿忿地以脊背朝着他，並且爲的是要給他充分表示明白，他是怎樣看待他的這警告的，竟至把胳膊跨在了月耳根底胳膊之下，並肩行走，彷彿是他的至爲親信的朋友一般。雅各普師傅是屬於那一宗的人們的，這宗人們真真正正說起來，只是曉得以鹵莽暴躁的態度表示，他是家中之主的。因此他剛一進家門，就叱咤喊叫，發出一種彷彿殺人似的聲音來，要啤酒，要麵包和香腸，並且可駭地訶罵着，更用了這樣大的猛力把屋門扯開，竟至使巴白特 (Babet)，他的女兒，一位年青的，美麗的，十七歲的姑娘，她本來剛剛要走了出來，

却又被她父親這莽撞給駭退了回去了。「向這兒進來吧，我的朋友們？」他朝着追隨在他身後的二人喊叫着說，「那兒那位小姑娘自會給我們把一切我們所需要的都備辦了來的——唉呀甚麼呀，這兒不是住着貴人哩，你們用不着先費那麼大工夫刷擦你們的鞋子，就可以進來的——你們坐下吧，那兒，火爐子底後面，不好麼——管它甚麼魔鬼的！你們勿須在屋內除下帽子來的，我只是要拿一頂綿毛的便帽來換上，這是更溫暖的；吹哨子的聲音麼！真穀討人厭的了，又吹起哨子來了！叫那霹靂打了進來吧，只要牠肯這麼辦的話，那不是來了一匹馬了麼，這是得要我去給打上馬蹄鐵的——你們不要覺得發悶，一刻鐘之內，我就又可以回來了，我瞧得很清白，那馬也不過只是缺少了前蹄鐵的！」雅各普師傅嘴裏嘟嘟囔囔走了出去，並且在走過去的時候，又向巴百特大聲申斥，巴白特於她的父親離開了這間屋子之後，馬上就拿着新鮮的啤酒，這可以說是早餐底先驅的，走了進來，而那早餐，她也跟手端了來。她對於二位離奇的客人，很是和藹，並且鼓勵他們二人進飲食，不過她說這話時的聲勢，却有些很像是人們讓乞丐下手吃喝的一般，而月耳根雖然把右腿放在了左腿之上，然而他仍不得成功，使巴白特不會看見了他褲子上的那個醜惡窟窿。「一位美麗的女子，不是麼？」亨昂斯說當在巴白特又向廚房內走了回去時。月耳根回答他說：「我巴不得，我並不是這麼大的一個襤褸不堪的人哩，因為縱然我明天讓人們拿金子來把我裹纏了起來，她也不會忘了，我今天進來時，是怎樣的。一種正正經經的轉變，是值點甚麼的，這現在可是句實話了」，他又這麼添加了一句上去說，

彷彿默有所思的個樣子。「這兒一切的都瞧着非常豐盈富裕似的」，亨昂斯繼續着說，他的那兩隻巨大的，貪饞的眼睛，在屋子內到處亂瞧着，彷彿攫食的猛鳥一般，「雅各普師傅，還學的甚麼鍊金術呢，他家裏這樣富裕，必不能不是曉得鍊金術的呢！」這時巴白特又走了進來；她外面假裝着，彷彿她要再來瞧一瞧，他們是否還需要點甚麼，但是其實，她是要來，把盛銀器的廚櫃上的鎖內還插着，忘了取出的鑰匙再取了走的，並且還可以把各式各樣的瑣屑小物件弄到一邊去。月耳根本來是拿眼睛處處在追隨着她，她的一舉一動無不落在了他的眼睛裏的，所以她這宗情形自然也逃脫不了他的眼光的了。「你爲甚麼不吃不喝呢？」亨昂斯說，並且向月耳根底胳膊上擰了一下，月耳根這胳膊，本來是在桌子上支着，並且不知不覺又把頭放在了他的這胳膊上的。「你的話對了」，月耳根回答說，並且向剛剛又走了出去的巴白特，很凶狠撒了一眼，「吃喝是最主要的事情，一切其它的都是些癡傻的行動的！」過了不多的一霎，便有一位略上了些年紀，似乎他經風霜的矮小婦人走了進來，她雖然眼睛上已經架着眼鏡，並且頭髮已經蒼白，但却瞧着仍很矍鑠，仍很活潑，充滿了生機。這位老婦，剛一瞧見了我們這位青年的朋友，便發出了一種分不清音節的聲音來，這聲音，人們很難說，牠是否與一種問候的言詞，或與一種喊叫的聲音，或與一句詛咒的話，是最相切近的；但是亨昂斯却認爲，她是說了一句問候的話的，所以就很恭敬向她致謝。忽然有狗嚎叫的聲音，自前面發了過來，這是因爲雅各普師傅又返了回來，那隻巴兒狗先沒有瞧見他，後來又想很詭詐地自他的眼前在門道

裏溜了過去，雅各普師傅爲要令牠覺出他的權威來，就向牠的脇下踢了一腳，牠纔嚷叫了出來的；跟手雅各普師傅就嚮動着走了進來。他一瞧見那位老婦在屋內，他就向她宣告着說：「這兒，太太，你瞧這二位，他們自現在起，便要天天住在我們家內，並且和我們同桌共餐，你應當敬重他們，如同敬重我自己一般。你去給他們收拾一間寢室出來，但是最要緊的，是叫巴白特趕快到裁縫師傅那兒去，讓他馬上過來，不要忘了帶着量衣服的尺子。你也去把我的那些手下能找得着的汗衫襯衣送些過來，我的這二位朋友們，或許能用得着的。你不要作出這麼一副臉子來，女人，雷及暴風雨的（譯者按：此係德人痛恨之語，猶之我國粗野人等所說之：他媽的）我絕不能忍受的，如果我腦中的烏烟瘴氣落了下去的時候，你腦中的烏烟瘴氣，反而總要升了上來的。你絕覺不出來麼，我們今天碰見了甚樣的幸運了？」過了幾天之後，亨昂斯和月耳根，像新產生的一般，就由裁縫師傅底手頭中走了出來，並且如果瘦乾的亨昂斯底轉變，僅只限於他已終止爲一個破鋪陳所作的驚鳥人物時，月耳根一方面却反而實實在在成了一個人了，並且處處表示着，他是會多樣配襯一件正正經經的外衣的。這其間，雅各普師傅已經在他的工廠之旁爲一所化學試驗室操辦了一切了；鄰近一座小城市內的原料商行已經送了一批藥草和化學物質進來，而那根本無限無盡的創製過程，暫時已算是開始了。

施諾可 (Schnoock)，一幅荷蘭國的畫像。（一八三七年完成，一八五〇年發表）

第一章

引子

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正在大暑中，我末後一次又路過那個小小的，名子第一個字母叫做 Y（以普西廊）的集鎮，在這兒任何一位旅客都喜歡逗遛一段有一定，而不得不地長短的時間，就是應當一直逗遛到郵運車來到的時刻為止。這個地方是那樣的些地方之一的，在那些地方上，人們只是到了墓地裏才知道，那地方是有人活着的，因為那一行一行尊嚴的，使人們不敢說是撒謊的石碑，在給我們確切證明，那地方是有人死了的。然而這一次我却不能忘記了，我簡直要相信，郵車夫是把路走錯了，要不是那位使我不能忘記的郵站長，一位高長，瘦乾，而歪斜的人物，他老是驚怯地，忸怩地，見一個牆角兒，就要擠到裏頭去的，彷彿生怕人們僅只一瞧見了他那個樣兒，就會把人們得罪了是的，由郵站的門縫裏鑽了出來，並且這樣纔把我這一團疑雲給驚散了。因為我所經過的一切街道都滿滿擠塞了各色各式的人們；沒有一個窗洞裏沒有人底腦袋鑽出，並且都是窗洞有多少地方，就鑽出多少人底腦袋來的；甚至在那個教堂底塔頂上，我還清清楚楚分辨出來睡帽和風地裏飄蕩着的披巾，並且每個人底面孔上，自

上了年紀，目已盲的女乞丐，右手艱艱難難扶着她的拐杖，左手把眼鏡戴在眼睛上的，一直到穿着白汗衫，一頭黃捲髮的小姑娘，都表現着至緊張的，企望的神情。「今天什麼事呢，」我向郵站長發問，「是趕年集麼？」「年集是本月十六號，已經過去了。那麼就是區長或城市宣教士舉行就職紀念典禮的麼？」「宣教士諾德拿格爾先生已做過他就職紀念典禮了，並且還因那天飲食過量，竟至得病死去了，那麼我們的區長在最近的四十年中還不能享這份榮耀的，因為他現在還過於年輕，如果可以允許我說這話時。」「那麼是發生革命了麼？市民反動麼？穿着褲子的都起來反抗了麼？」「上帝保護我們不要發生革命！對於革命我們竟也是沒有時間的，人們不得不拚命工作，為的是可以賺一點飯吃，並且也可以能繳納那高額の稅率。不，不是這樣的，簡短着說吧，這一切的是這麼件事兒。一個至危險的囚犯，一個壞蛋，做了一件極大的盜案，並且還是被人們認為有殺人的可能的，昨天把他監禁了起來，但是今天早晨獄吏給他向那座老舊頹廢的塔牢裏送早餐時，却瞧不見他了。因此區長就招集了全體的市民，為的是要把他再逮捕了回來，這據眼前人們之所見聞，竟是成功的了，可真够奇異的呢。可是人們自然是好奇心切——」郵站長停住了他的話頭；他已覺出，我早就不注意他的講述了，因為我怕錯過了街上現在新展開的一幕劇景。由街底那一頭走上來一羣人們，一羣這樣離奇的人們，是我還永不會看見過的。先是兩位穿着亮紅色的外衣，綴着明亮亮的黃銅鈕釦，身邊佩帶着威風的長劍，這使他們邁步感困難，然而却決不會增長他們的胆力的，耀武揚威的人在前面

頭走着，充滿了高貴的自知自覺的神情，令人們可以認識了出來，他們是從前國軍裏面的下級軍官，他們或許幫助了許多戰役底失敗，而現在不得不來充當一名法警或警察了。然後就是一輛敞蓬車，被兩匹跛馬所拖曳着，在這個敞蓬車上，這一日裏的這位大英雄，彷彿古代的凱旋者一般，在那裏坐着，在他的身上有三道繩索捆綁，好像他是古代大力神王赫古來斯（Hercules），或者是比這還要利害的人物，生怕他再跑了，收拾不了他。在車子底後面，地面上全盤武裝的人馬在追隨着，手裏拿的兵刃，或者是鏃叉，或者是手斧和板斧，或者是繩子，總而言之，什麼樣的離奇東西都有，是讀者所萬想不到的，可是他們還不以為怪，反而不無榮幸地向那婦女和姑娘的羣隊裏瞧了過去，並且向她們微微地點頭示意，因為在這時間裏不容許他們更有其他的表示的。車子打住了；兩位老太太，因為一位底脊背過寬，遮着了她的視線，她口出怨言，所以就打起架來了，區長走了出來，他那面容，一半好像是個問號，一半按照他的官職底尊嚴，也好像是一劃文章裏所用的虛思線。法警登時向他行軍禮，並且他們兩位同時儘量令人莫明其妙地作着報告，區長向那位凱旋者丟了一個毀滅的眼色，但是這一位却也不示弱，故意張開大口，做着極無聊的欠伸，向他那毀滅的眼色作報復，然後他的面容陰鬱着大聲問：「施諾可，那位木匠，他在那兒呢？人們應當嘉獎他，向他表示人們底滿意的。」「噫，施諾可師傅注意吧！」那兩位法警異口同聲地喊叫，儘量忠實地模仿着區長厭煩的面容，和他那難得滿意的聲勢。現在我仔細地注目了；誰要是還從不曾看見過一個愉快的人，那他就去觀察一



位德國的市民吧，如果他因任何一個原因，自法庭方面得到了確切的考語，以爲他是一個真正的人物時。並不如我所預料的那麼疾速，但却也已經够疾速的了，以便免得因自己的躊躇使區長底額部再加倍增添縐紋，由那人堆中就走出一個人來，寬闊的肩背，強大的骨骼，但是生成的一副天然怪面孔，彷彿小孩們因挨藤條底打擊，突然哭泣起來的面容，在他那面孔上化成了石頭一般；這好像是一隻熊罷生了家兔底面容的了。區長向他作了幾句吝嗇的獎語，因他所表現的勇敢，可是施諾可一聽了這話，反而很愁苦地低垂了腦袋，並且向那邊那位俘囚驚怯地望了一眼，這俘囚在車上已經沈入溫柔的睡夢中，或者是在那兒假裝，他是睡着了似的。區長返回他公事廳底聖殿裏，法警把那位俘囚自他的座位上拖下，並且發誓，決不讓他第二次再給他們逃跑了，即便他有把自己變化成蝙蝠的法術。羣衆們散了，只有施諾可一人毫不轉動地仍立在那個地方，彷彿他是瞧見了古代神話中所說的那條能以雙目注視殺人的怪蛇一般。這個人惹起了我的興趣，我走至他的身邊。我開始說：「我的朋友，你怎麼這樣深地沈入了思想中呢！」「因爲我是一個受了打擊的人」，他回答說。我意外的一怔，並且向下問他說：「怎麼這樣哩？怎麼回事呢，你恰在你今天顯然這樣高度地獲得了你們這地方長官底滿意的，反而會心裏起這樣的敏感起來了？」「恰恰正是爲這個緣故的」，他很激烈地回答；「誰給我擔保，他會在監獄裏把自己絞死，或用玻璃碎片把他的血管子割開自殺？那麼這位先生」，他這是說的我了，「能給我黑字寫在白紙上地擔保，這個不可救藥的罪人，在他那囚居的寂寞裏，會被

絕望所攫捉的？那麼我還可以希望麼？這一件盜案，因這一件盜案，最嚴峻的法官也不能判他死罪的，甚至連終身監禁都不能判決的，還能會尙犯有謀殺罪案，或一種其他斫頭刑事麼？」

「你這是要說的誰呢？」我打斷他的話頭。「哪，還能說誰呢，除掉方纔的這個壞蛋，會教我倒霉，把他給逮捕了來。巴不得事前我的一條腿折了哩！但是沒有一個人，會逃脫了他的惡運的，而尤其我是最不能的。」

「這我可真不能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回答說。「任何一位守秩序的市民都要視爲一種可慶幸的事哩，如果一位與社會公安有危險的人物被逮捕了起來。」

「哪，那自然的，如果一位市民並非自己是網羅着狐狸的羅網時！」

「我想，這反正總是一樣的吧！」

「實在不是一樣的哩爲一個人，這個人有所房子住，這所房子是人們在夜間能在他的頭頂上給他點着燒了的，並且他也不得不向自己承認，他的肉是和其他人們底肉一樣地能給人們鑿個大窟窿。那麼你以爲麼，像那樣的個漢子，他——這你方纔決不能未曾瞧見了的——竟能在車上恬然安眠，當在他周圍千百喉嚨用至凶狠的詛咒向他堆積了下來時，會爲他在牢獄中所受的那無邊的苦悶，和在訊鞫時所受的那苛酷殘忍，不向我這個倒霉的人，因爲我是他這一切苦痛的源頭的，照着他那個樣子把他自己來一表示的麼？這個陰毒的人物在牢獄幽暗的牆壁內，除了計劃狠毒報復策略之外，還有什麼可作的呢？那麼何時人們會聽說過，一個惡人決定要做的事，還能會給他不成功的麼？至多事後人們可以追出他的踪跡來；但是這確不能把一個人再喚醒回來了，如果他帶着一個八寸深的傷口，被埋臥在教堂墓地裏或其他的其他地方時。被屠殺的犧

牲不會再過問，人們是否也把操刀屠殺者給他杵入地裏頭去。「我想，像你這樣一表的人物，足可抵抗與保護你的身體了；我覺得，你差不了多少，就可以到了一個巨靈地步的，何況是到了一位勇猛下手打擊者底地步呢。」「唉」，施諾可歎息了一聲說：『多少次數我還得來詛咒我這可惡的寬闊的肩背，我這虛而不實，誇張過甚的身量，這真是一位幸災樂禍的魔鬼纔給我都安裝上了的！任何一位不知道我的底細的人，一瞧見了我這個樣兒，就要相信，我是一個力可移山的大漢。爲什麼我心裏頭總悶悶不樂呢？因爲我長得不曾矮了一頭的。我幼年時代的癖性是要我作什麼呢，我一切志願底志願是什麼呢？我本來是想要當個裁縫師傅的，我爲此曾請求我父親底允可；因爲裁縫師傅們一輩子過和平安靜的生活，是我所羨慕的，人們說他們沒有胆量，簡直都成了口頭語，人們並不向他們期望非常的事業。我這一切的請求，在我父親處得以貫徹了麼？「孩子，」——他說，並不是在笑話的聲調裏，實在是激怒的聲調裏——「你發瘋了麼？你瞧你這把子骨頭和你這份氣力，簡直可以代替了田地上的耕馬的，你反到要想像個猴子似的，交叉着雙腿，吸墨紙的面容，蠶卷在窗戶後面，縫紉案板之前，穿針引線的麼？這是給殘廢，癱腿，和佝僂的人們所做的事，你不要拿着這些話來向我說了；你給我去當一個好好的木匠吧！這是上帝的意思！」自然的，他要說這話的，因爲他自己也是一個木匠，他說，這高貴的手藝要失傳的，假使我去學了別的手藝。上帝願意寬恕了他，就寬恕了他吧；我却不會寬恕了他的，教我當個木匠，至多將死時，躺在了靈牀上，要寬恕一切時，那麼我纔可以寬恕了

他哩！』施諾可說到了這裏，就搭起他的拳頭來了。「但是，我的師傅」，我向下問着說：「你爲什麼不讓那個賊脫逃了呢，如果你覺得逮捕他是這樣可慮的？這權柄不是完全在你個人的麼？」「決非在我個人的」，施諾可回答說：「人們很少的時候，或永遠不會是他的意志主宰者的。我本來是跑在了其餘人們底前頭，並不是出於我要爭求這份榮耀的心，我不過要愈快愈好地逃出他們眼界之外去，以免在追逐時聽見了他們那凶殘的救命呼聲。忽然間，當在我要跳一下子，繞過那片叢林底拐角時，那個魔鬼野獸，我說的是那個被我逮捕了起來的人，就向我迎面撞來。這一來，我簡直抖搜成了一團；因爲在我身後由上百的咽喉中所發出的巨大喝彩聲，登時告訴了我說，我這好險的獵捕幸運並不是沒有被人瞧見了的。雖然如此，我心裏仍願不顧後來人們底嘲弄或冷譏，讓他前頭多跑幾步逃走了的，並且我已開始裝腿癱，一歪一扭地慢步向前了；但是這個傢伙多樣的胡塗呀，替代拼命逃竄，他反而立定不動，輪轉着眼珠子，朝着我握起拳頭，並且最後把他的拳頭伸入了衣袋裏去，彷彿他要抽一把刀子，或甚至一支手鎗出來似的。登時我心裏便起了驚怖與恐慌；並不是出於我狂暴的蠻勇，像那些在我身後老遠一聲聲喝着彩，而這時已經奔了過來的驢子們毫不懷疑地說着的，乃是出於我的恐懼心，我纔去下手攫撲他，我抓着他，同他扭鬥一團，並且把他摔到了地上去，至於說他的衣兜是空的，並沒有刀子和手鎗，這是在把他逮捕了起來之後，搜索他的身上時，才發現的，這我就不能預先知道了，並且對於鎗彈與刀子，我却是不得不預防的啊。」

這時有一個小伙計朝着我們怱怱奔來。「我就來啦！」施諾可高聲向他迎面說，並且同時向我鞠躬告辭。「您錯會我的意思了，師傅」，小伙計壓制着笑聲說，「這次我可不是找您的，我到藥舖去取郝夫曼氏頭痛藥水呢，您的太太又頭痛啦，並且已經躺到床上去了。」「那你回去可別說」，施諾可答道，「你瞧見了我。——要是她頭痛起來」，他又轉身向我繼續說，「那可就是我的黃金時代了；那我可也要有一次覺得，我還是活在塵世上的。實在的，必須她先達到了點最倒霉的事體，我纔能達到點愉快的事體哩；新近她因牙痛和額上生瘡，十四天的工夫不能張開了她那張嘴巴子，那我可真是在塵寰上獲得了天國。」說到這兒，我便邀施諾可隨我進郵站，並且在那兒同我打開一瓶子酒喝。「我在這兒悶得不知怎麼辦纔好哩」，我說，當在我瞧出他似乎頗有些躊躇不決的意味時，「並且我上那兒去找個人來談天呢？」這樣他纔首肯了，並且沒有多大一霎，我們便坐在了我的室間內，每人眼前滿滿地一杯葡萄酒。會喝酒和初學喝酒，二者之間有百無一失的確實區別；初學喝酒的人們，一方面向下灌着那甜密的，流動的火質，一方面把眼睛貪饞地閉起，在至深的樂趣中還令末後的幾滴滋潤着他的舌頭，然而會喝酒的人們却僅只把嘴唇略稍擡起一點，瞪目吞飲，末後的一滴，是他要置之不理的，因為他已經作過經驗了，這落後的一滴不但不能解渴止饑，反而能會從新惹起人們底渴饑的。施諾可，這是我馬上就瞧了出來的，並不是一個初學喝酒的人；他飲乾了第一杯，只爲的是馬上可以能來到了第二杯上頭，因此那顯然可知了，在第三瓶酒未打開之前，絕不用想他能

把他的心腹話來打開說的，這却是我所要聽，並且爲了這個緣故，我纔約請了他進來的。因此我便想了一個法子，挑逗他說話，我向他假充，我是一個離婚的男子，並且捏造着說，我離開了我的祖國，只因爲我的懷恨在心，志切報復的離婚妻把她的一切愛人，一個一個地打發了出來，破上性命找我決鬥，這或早或晚總會要了我的命的。這一篇假捏的，披瀝肝膽的話，果然打動了他的心，使他登時義形於色地，親熱起來了，可是轉瞬之間我作了一件不小心的事，幾乎未曾把他這時心裏對於我所起的，有利於我的偏向同情，從根芽上給破壞了。就是因爲這時我把我衣袋裏的兩支使我覺得不便利的手鎗取了出來，放在了我身邊棹上。他本來是已經在開始報告他所受於他妻的苦惱來了，但是他一見了手鎗，登時便止住了他的話頭，臉上的顏色也變了，瞪着眼一個勁地直瞧着我。他這一種變動，我先就覺察了出來，但未能立即明白了他這原因，因此我就正在努力追究起他這變動底原因來了，但是助我較比我一切思索還要疾速地明白了這疑點的，却是我的一支手底偶然動作。因爲當時我的心神偶一疏散，我便茫然無覺地伸手抓起了一支手鎗，那兩支手鎗本來並未裝有子彈的，所以我就玩弄着把鎗底機關扳起；可是施諾可立即自坐椅上跳起，並且確切地向我說：他在我的借俱裏很覺安全，用不着這手鎗的，他說這話時面孔上的那宗神情却向着他的口吻作最有力的反證。「你放心吧，你在這兒自然是絕對安全的，可愛的師傅」，我回答着說：「這兩個東西在我的身上壓得不好受，所以我纔把牠們取了出來，我在行途上帶着這兩支手鎗，原是爲防身用的，然而爲使我自己也不致受傷

害，我並不向裏面裝子彈，除掉遇見大霧，或夜間穿越深密的森林時。」爲證明我的話底真實性，我就又把我手裏所拿着的那支手鎗底機關搵落。「我」，施諾可回答說，這時他已經又恢復了他那愉快的舊態，「身邊永不帶手鎗，或這類的東西的；因爲我確切知道，如若危險果然臨頭，那人們或者會忘了，人們身邊帶有這樣的東西，或者發射時不能中目標，這樣就會惹起目的或許僅在簡單搶劫的人底心內動殺機和流血的念頭。」「你的話不是沒有理由的」，我一面回答着，一面咬着牙強忍我的笑聲，這給我會常常成功的，如果僅有一次會給我成了功，「並且那簡直真要是可能的哩，當在人們因手裏的第一支手鎗惹起了對方殺人的念頭，登時就能被手裏的第二支給射倒了地上的；我這話是假定強盜身邊並未帶有兵器，而赤手把人們手裏的第三支手鎗奪了過去時。」「自然的，自然的！」施諾可答復，並且一連氣灌了兩杯酒下去，顯然因聽了我這幾句話高興起來，又在我的身上尋到了一位性情投合的同志。第三瓶酒已經飲去了半瓶了，這時他疾速地立起，作出一幅狡黠鄭重的面容走至我的面前，向我發問說：「請你告訴我，我這本來能算膽怯麼？」「這不過只是令人們瞧着有些像的！」我回答說，可是被他這一問，我倒反而微微地怔了怔。「一定的！」他回答說，並且又坐在了他的座位上，「至於說我並非膽怯，這，我相信，今天已經給了你憑證了。我自然不猜疑你有甚麼惡意的，當着上帝起誓，真不猜疑的！要不然的話，我連五分鐘也不能待這兒的；但是這你却不能不承認，你對於我是一位絕對生疏，毫不知底細的人物。你邀請我，隨你到你的房間裏來，陪你喝盃

酒，這在任何一位其它的人，都會由你這大方的舉動裏起猜疑的，這很有理由的，那麼他就會拒絕你這離奇的邀請了；然而我却克制了我的猜疑，居然隨你到了你的房間裏來。我想，這我總該不是膽怯的了吧！」「唉呀，施諾可師傅」，我回答着說，「你怎麼會想起來，說你是膽怯的呢？」「因為」，他急忙地回答，並且又給自己從新酌了酒，「因為它們都是認我爲膽怯的，因爲甚至連我自己除了像今天這幾點鐘之外，一整年的工夫也都在相信，這是膽怯的哩，上帝知道，這是甚麼原故了！」現在尙殘存在他心神裏的退縮痕跡已經消失了，並且愈要消失了，當在他聽說，我次日就要走，並不能在那個地方久停時，這樣他纔打開了他的話匣子，大談特談的一篇話竟使我對於他生平的經歷，換言之，就是對於他所受的苦難底歷痕成了一位最充分的習熟者，而我便藉此獲得了機會，向一個人生底瑣碎細末境界裏瞧了一眼，這個人底生存令我覺得這樣滑稽可笑，彷彿它並非爲生存而生存，乃是爲給它人作取笑之資而生存的。可是我自然不可忘了，我的些讀者們並非被逼迫，而不得不，像我是的，在Y（以普西廊）集鎮上整整一天等待那既可運送旅客，亦可運送信札的郵車的，並且爲了消磨這個長日的緣故，我便不得不把施諾可所報告的事跡底大部分記在我的腦子裏頭了；因爲當時能同這報告競爭着占據我的腦筋，支配我的身手，給我破了悶倦的，就只還有一份老月份牌，這是我用手來回翻掀的，和窗戶上的玻璃片，這是我可以來回數算的，這宗情形，希望我的讀者們都沒有。然而我總還要相信，這報告中星星滴滴能使讀者們感到了興趣，一般地破除了悶倦，即便



讀者們所處的不是那麼愁悶絕望的境地時，並且如果我這期望難得償遂，那我就請求讀者們，不要向這個人底身上和他的經歷中去搜尋原因，是要向我的才力不足中去搜尋的，因為我無能力把他忠實地，微細如髮地，從他各方面的動機底網羅中刻畫了出來。為的是可以儘量填補了我這才力不足底缺點，我要令他在下面自行口述的。

## 第二章

## 施諾可底自述

人們要是問我，爲甚麼娶了一個女人，現在我自己反而也得怕她，那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較之千百其他和我同病相憐的男子們底答覆却合乎理性得多了。因爲在這一宗男子們都要一律可恥地引以爲理由的，是說他們那些床頭母老虎，當初乍一相逢時，何嘗不都是些安琪兒呢，這話彷彿安琪兒並不是婦女們底天然本色了，並且這話彷彿能殼給任何一個人皆可作爲原諒的理由了，只除了那位自然不會知道這話的人祖亞當 (Adam) 不能拿這作理由，因爲他是人祖，不會在他之前還有個人把他這經驗遺留給他的。這些愚人是我很可以卑視的，因爲我對於我的那位母夜叉和她那整個的屬類自來都不會錯認了的，然而我終究成了她的丈夫，却並不是我受了她那屬類底眩惑的原因；這原因乃是別有所在的。從我個人方面說，我連想都不會想起，自動地去選個配偶哩，誰要是以爲我這話說得過於張狂了，那就請他讓我告訴我，我在我十歲時所親身經驗的件事情吧，那麼他就可以瞭然我這原因了。我曾立在跟前，親眼瞧見了的，當在我的母親一口把我父親底上嘴唇給咬掉時，因爲他同她一場激烈爭吵之後，過早地催她同他來個和解的接吻的緣故，我瞧見他的血一湧而出，流滿了鬍子，染紅了他的衣領。誰處在我的地位，能不像我一般抖顫着，立下宏誓大願，永遠不向一個人有牙的地方去接吻，並且

誰還能一方面要守這個誓願，一方面還要結婚呢？可是當在我一天一天大了起來，漸漸地到了年齡，我的暴躁狠戾的母親，就堅決猛烈地主張，非要我結婚不可，他問我說，不結婚，能生個別的甚麼法子，給她弄個孫兒來麼，或者是否要叫她在她們那要求作祖母的權利中去讓別的老太太們享受她們那祖母的尊嚴與快樂呢？在這樣的些話頭上，可就不容我有甚麼許多回答的了。因此我在我的心裏便不得不作屈服的打算了，爲我的母親的原故我終究是得要去和任何一位女性或早或晚作夫婦的結合的，如果我的母親不是爲人所意料不到地過早死去時，可是因爲這始終不會實現，我的母親老死不了，所以我這念頭終究也得實現，也居然結了婚。中間我固然還把人選的問題很向長裏拖延了下去，並且又過了許多生日，我還是一個未婚的獨身者，而當時每逢到了一個這樣喜慶之日，我的最大的快樂，就是我覺得，我還不會結婚。但是當在我們那隻老家貓伸了腿之後，跟着我們的那隻巴兒狗不久竟因吞一塊過熱的肉下去，被燙得也嗚呼了，於是家庭裏這時所起的寂寞簡直使我們那位老太太忍受不了了，我的一切遁詞都失了效力，無論如何，她非要一個兒媳婦來填塞家裏所發生的這空隙不可。可是事情給她却也來得湊巧，因爲剛好那時有位作刺繡活的瑪格達勒納·可次十諾嘴兒 (Magdalena Kotschneuzel) 女士搬到了我們鄰近的地方居住，這位女士因幾次很恰當的，向我的母親表示了出來的親信，就是因爲她趁着一定一個機會向我的母親問計求教，並且又都非常忠實地一一遵行了，竟這樣獲得了我母親底心，把她這樣很地迷住了，簡直使我不久在早餐，在午餐，在晚餐的棹前，自我

母親底口裏所聽到耳內的，就盡是說的她的些長處了。「你知道麼，勒納小姐渾身衣服底線，沒有一條不是她親手紡成的哩？」這是我早晨的時候照例被問的一句話，並且我的第三杯咖啡，決定不會給我斟出的，要是這時我不滿嘴滿口地稱讚着表示了老母關心底這鐵板板的證據。晌午的時候，通常要叫我聽的報告，是說她曾有一次中彩票，得了好幾百古爾盾(Gulden)銀元，可是當在我很尖刻地答覆說：那麼她這不是也算賭錢了麼！登時很疾速的一聲：「不，彩票是她在街上拾來的，她可不買彩票哩！」來糾正我的話了。晚上的時候，我不得不聽的另一套說明，是說她同別的女子大不相同，總是打扮得較比她的年齡還要老氣些的個樣子出來，因為她認為是一種更大的榮譽的，讓人們把她算在了穩重可敬的婦女底隊裏，比着把她算在了輕佻的，青年的女子底隊裏，其實她纔二十五歲的年齡，真不能算老，正還是這班青年女子隊伍裏的一份子的，那麼一個男子，既知道了這宗情形，還不去向她求婚，可真是個傻呱哩。她這一套一套的言辭因為在我的方面並不能奏効，打不動我的心，所以她就把她忽然地，事前一字也未曾向我提及地，弄到了家裏來住幾天了，她的託詞，是請她到家裏來，好給她更改一件衣服，可是這件衣服，她却永沒再穿過。我很明白，這後面藏着的甚麼，所以我就嘗試着，把我最近討厭的方面向這位女的呈現了，我故意地不刮臉，永久穿了我的最惡劣的外衣，絕不脫下我工作時穿的皮裙，常常發脾氣，嘟囔，抱怨，彷彿我是帶着一腦門子氣生到了世間來的，最小的一點殷勤我也不向她作，甚至她落到地上去的頂針，我也不替她拾起。然而我還不以此自

足，我更進一步令我的伙計，這伙計從人品上說，並不寒頸的，並且手藝也很精妙，去注意這位女子，我向他，說她怎樣怎樣好，極力揄揚，如同我的母親向我揄揚她的一般，我甚至公然向他進言，勸他向她進攻，竟至弄得，她每次都要面孔發紅的，如果她瞧見了他。可是這兩種計劃底結果竟都是不利於我的；因為一則勒納在我這行動上絲毫不灰必，她反而在我的母親處叱責我的懶懈懶賴時盡力爲我解釋辯護起來了，她說，誰要是一心一意都在手藝上，誰要是在思想，他可以怎樣這兒獲得一位主顧，那兒把一位背叛了的主顧再弄回來，那他當然不會楚衣冠，光光油頭，像個鋪店伙計是的街上來回地跑了，並且當然也不會像個理髮館裏的助手一般專門在脫帽鞠躬的敬禮上操心了；一則我的伙計可真起了興頭，並且後來常在我被迫，而不得不阻礙他時，他自然是很令人難堪地向我施展起報復來了，爲我那顯然令人覺得詭詐的行徑。及之勒納又離開我們的家庭時，我的母親底心較之先前更爲她所奪了；她天天去拜訪她，並且我和她之間，無論我多樣謹慎小心，漸漸竟也生出了一種關係。我不能走出了門去的，如果我不先向她那邊瞧了一眼時，她總是坐於窗際花盆底後邊作她的活計的，這樣彼此一照面，就彼此交換問安的話了，可是一提到了問安的話，那還有甚麼攀扯不上去的呢；那些彼此吵嘴打架，和毆傷致命的人們，一開頭不都是些彼此說着「祝你晝安！」的要好話的人們麼？一天晚上我到戶外去走走；那時已經快到十點鐘了，我在廠子裏做了一個棺材，棺材爲一個木匠是一件一樣緊急的工作的，如同一件婚禮服裝爲一個裁縫師傅，我的意思是要在就寢之前還在外面

稍爲喘口氣的。我的口內銜着煙斗，從勒納底窗下踱了過去，我相信，不會爲她所發覺的，可是她竟敞開了窗戶，問我說，「有甚麼事這麼急呢？」我止住了脚步，並且回答說，「我自己也不知道爲着甚麼呢。」「既是這樣，」她回答說，「那麼我就可以到她的屋子裏坐一霎了。」因爲我連一次還不曾拜訪過她哩，這她終究是可以要求我一次的了。我呢，竟也沒有甚麼可反對的，所以就向她的門口走去，可是她的門却是被鎖了起來的。「唉呀」，她呼聲說，當在她覺出這個情形時，「我那位年老的管家婆已經睡覺去了麼？那麼你就從窗洞內跳了進來吧，我們二人之間，還有甚麼相干的呢？」她這個建議使我驚異，但是却也並沒有多大一霎，因爲我心內在想：你的母親在那邊屋子裏坐着呢，她可是一個近視眼，要是叫她模模糊糊把這瞧到了眼裏去，她可要以爲這是個浪蕩的人兒，並且還要以爲她是一個——呢。因此我就疾速地，彷彿一位火熱的愛人一般，爬進，或者簡直可以說是跳進了那窗戶裏頭去的。可是我的盤算多樣地錯了啊！勒納還在尋找硫黃繩，爲的是要把她的燈再點了起來，可是這時我却聽到我身後非常憤怒地罵起我來了。我聽出來了我伙計底聲音，他必定是在我身後暗自尾隨了下來。決定的近數百年以來所發明的罵人的話，沒有一句不自他的口裏飛到了這邊我的頭上來，而那從性別上說，不適合於我的，他都向勒納噴了過來。我聽了他這些罵，只是閉口無言，然而勒納却把她的燈點起，然後很安靜地問他說，他是她的父親麼，或者是她的兄弟呢？當在他否認了這話時，她就回答道，「那麼他就不應當說甚麼了，若是他發現了她的未婚夫在她的屋內時。」因爲這未婚夫就

是我了。她說這話時，竟伸雙臂抱住了我，並且說：「不是麼，克利諾夫？你總不會想起半夜三更裏由窗內硬鑽入一個潔白無瑕的處女底寢室來吧，如果你不會懷有至正大光明的目的時；至少從我一方面說，我決不會想起，請你到我的室間內來的，如果我未曾經你母親底示意，不可以此爲前提時！」我一直到這時仍在默默無言，並且又一直等到我覺得，我的沈默已經決斷了一切，可是這時我更覺得，是可笑的了，如果我不沈默到底。我的伙計冷譏着返身退去，勒納撒開手，自擁抱中釋放了我，這擁抱對於我簡直穿隙似的了。于是我又走近窗前。想從那裏再跳了出來的。可是勒納剛剛瞧見我要走，她就抓住了我的衣角，並且問我，甚麼時候我們可以舉行結婚典禮；她問，照我母親底提議九月二十九日米協利斯祭日 (Michaelis) 與我合適不，或者是否我一定要另擇一個日期呢？「十一月一日諸聖節以前，我甚麼都不答應的！」我口吻堅強決定地答覆，並且並不等她回言，我就從窗內一下子跳了出來。在外面我的伙計可就攢起拳頭，朝着我迎面撲來，施展襲擊。我認爲我是應當挨他的揍，讓他洩憤的，所以我也不還手，任他打去，然而同時我却嘗試着向他解釋這件事情，可是這是使他，如果他令他的臂腕略爲休息一下時，却令他的嘴不休息，來罵我是一個雙倍的，三倍的詐欺的人了，于是他又從新發怒，向我猛擊。最後他竟抓住我的咽喉，使盡氣力，要想把我摔倒地上；那一天曾下了一整天雨，滿地泥濘污濁，況且誰要是像我那天穿了他的最好的外衣時，那他一定要畏避任何一種和地皮的接觸的，除非萬不得已，那它纔能任之的了。爲了這個緣故，我便不能更向下隱忍。

我不得不向這瘋狂了起來的人，在體力上我本來優越於他的，回手還擊了，我向他的面孔上打了一子，可是我剛打完了這一下子，我也已經又後悔不及了；因為我恰恰打在了他的鼻子上頭，而他一聲不響，彷彿一匹牛陡然爲屠戶底屠斧之所擊中一般，倒臥到了地皮上頭去。我一見到了他這個情形，我竟相信，我這可成了一個非出於有心的殺人犯了，於是我便恨恨地詛咒我的不良的命運；因爲我想起來我在我遊行時期所親眼瞧見的一場事故，就是一位鐵匠和一位裁縫爭吵，鐵匠只一拳，竟把裁縫擊斃，況且我又不是不知道，我這一拳能有多大的力量的，如果我要蓄足了氣力，把這一拳打了出去時。我對天發誓，如果老天肯令這人再蘇醒過來，那我決不要再向下瞥扭，情願當天晚上便去同勒納舉行結婚典禮，要是她來這樣要求的話；我又對倒臥到地上去的這人發誓，如果他能自己立起的話，那我連一眼也不再瞧那位女子了，這兩次誓言底矛盾，我當時竟絲毫無所覺。我楞楞地立在那兒，開始渴望些從來不曾有人渴望的事物，因爲我心內渴望，由我眼前仇敵底口中罵上我一句渾旦，罵上我一句餓鬼，甚至或打我一個耳光和踢我一脚，我纔覺得痛快哩。最後，我爲試驗他身內是否還有生命，就向他伸出地上的一隻手腕上很猛烈地踹了一下。這時他忽然趕忙地略稍直起一點身子來，爲的是徹底來給我作這個證明，竟下狠地向我的腿上咬了一口。這使我很感到痛楚，不知不覺地大叫了一聲出來，但是我的心裏頭對於他咬的這一口，反而深深地喜悅了起來。這時他打了一個噴嚏，跳了起來，就又朝着我闖了上來。爲的是不要把他又打死了，我拿起腿來，便跑開了，並且現出一



種從不會有過的錯亂神色跑到了我母親底地方來。她手裏拿着一盞燈，在門道裏向我迎頭走來，帶出一副厭惡而和藹的面容迎接我。「你到那兒去了？」她向我喊了一聲說，然而一面却又不能不抑制着一種愚鈍狡猾的微笑，由她這微笑裏，我已經瞧了出來，我是可以勿須來答覆她這問語了。我用手指着我的出血的一條腿說：「願上帝寬恕了你令我作的這事體！」我說完了這句話，也並不向她分辯甚麼，就退入我的寢室內去，把我屋門上的橫拴也從內關閉了起來，並且連門也不給她再敞開開了，當在她給我送裹纏傷口的破舊亞麻布來時，爲裹纏我這傷口，我在我的痛恨之中，竟把一件十分新的襯衫拿來扯開應用了。經這麼一鬧，我在繼於這一晚的夜間，睡覺反比人們或許所豫料的安靜得多了，這我覺得，是我一想到了離諸聖節還整整有一季的長久，因而所生出的一種自相安慰的情形之所使然的了。誰要是像我能在事前這樣長久的時期就知道了，他甚麼時候，不得不去結婚，那麼他如果不是一個糊塗人的話，他決不肯盲然奔到了裏頭去，如同狐狸奔入圈圈裏的情形一般，他必要審慎周慮地去下手，並且必要把給一個人在這宗景況裏所能有的豫防方法都一律施展了出來的。那令我恍然驚懼的訂婚的一晚過去之後，我登時要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設法，令我的未婚妻得以確切知曉，我並不是一個缺乏體力的漢子。因此我一經曉得，她是在我的母親那兒，或在別的地方，而離着我沒有多遠時，我便去馱運很粗重的木樑，我又獨自一人，不用伙計底幫忙，運動大力，施機器向地內打木樁，甚至有一天下午，我竟把那整個一架很沈重的橡木鉤檯擱在脊背上拖了出去，這實在是

馬匹底工作，而不是一個人所能辦得了的。我也一樣地乘着合適的機會假裝，我的皮氣暴烈易怒，一來就得動火；當在有一天一個蚊虫向我的臉上螫了一下時，我就開始兇狠地蠻罵，並且好像爲了這蚊虫的原因，竟向我的鼻頭上打了這麼忿恨的一拳，致令鼻破血流；一天早晨在廚房內，勒納正幫助着我的母親拔鵝毛，有一隻耗子走了出來，我突然間發出一種這樣大的喧騷出來，竟使二位婦女不由地大聲驚呼，轉過身來，我又把一隻被我的腳踹着，而大聲號叫的小貓子底頸項給扭折了，可是牠當然是把我的手很很地抓了一番的。好多次數我把一位年老的小丐由門內推了出來，可是我事前總是暗暗地搵給他一塊施令(Shilling)銀幣，讓他不反對的；我那位學徒，一天還在早餐之前，我罵他是一個牛頭鈍物，並且威嚇他，要把他在煙筒底後面吊了起來，非吊死他不可，那小伙計聽了這話，簡直怕得也令我可憐起來了。「你肚子裏竟有這樣多的肝氣麼？」勒納向我發問，並且握着我的手，彷彿這很使她高興的一般。「人們愛怎麼樣想，就怎麼樣想吧！」我極簡削地回答說，並且把她的手摔開了。「你在你的遊行時期裏，簡直完全變成了一個另樣的人了」，我的母親說，「從前你可是那麼虔誠的，和穩重的，如同一隻羔羊一般！」——「任何一個人都會生長牙齒的！」我回答說，並且鼓唇由嘴內吹出了一個急調圓環舞樂曲。我天天這麼假裝，最後竟至真真正正成了習慣，我說話的聲音，也帶上了些粗野的色彩，我的一舉一動，也無所忌憚地胆大起來了。我也還常常總在硬直地和堅決地相信，勇敢與沈着二種德性，是一個人能習染而成的，譬如說，騎馬，跳躍，以及游泳，這

都是非練習不可的，只不過是人們須要及早地去督勵催促它學習，那纔能行的；這沒有一件，是一個人天生就會的，況且沒有一個人，不是愛他的生命，而不肯冒險學習的。可是在我幼年的時候，沒有人來督勵催促我作這樣的些冒險練習；我那時候，甚至連河邊上，都不可以去，因為我的母親害怕，在河邊上，我會失神落入水中淹死的；如果我同其它的男孩子們一塊兒遊戲，並且跑得略快了一點，她就要大聲向我喊叫着說「小什討菲爾（Stoffelchen，譯者按：此係西文宗教名克利斯討夫（Christoph）之簡略稱呼，而亦兼含有小傻子之意味）」，——我的母親一直頂到我十六歲時，總是叫我作小什討菲爾的，因此我就很嚴重地禁止她，不許再叫我這個名字了，——「你小心了吧，不要跌倒了地上去，把你的腦殼碰碎了」；當在有一天，我要嘗試着向我們那顆小櫻桃樹上爬的時候，她簡直揪着我的頭髮，又從樹上把我拖了下來。恨不得我在我二十二歲的那一年裏，像我許多的同伴一般，應當去當了兵，才好的！一當了兵，那一宗手下時時刻刻離不了裝着子彈的鎗械，那一種對於刺刀的運用，那一種對於下級軍官的怖悸，那一種對於揶揄弄的畏懼，而這種揶揄弄，決定會招致了來的，如果人們的身上帶不出一點剛強豪勇的氣概來時，這一切的情形，決定會把我造成了一個真正的漢子的，和一切其它的真正漢子們一個樣，會在酒館飯鋪中用手指捋一捋鼻下短髭，向人怒目瞋視，彷彿由眼中向人發出子彈似的，並且還敢無緣無故搭拳向桌上播擊。哪，我的命運，並不會使我到了這一步，不會使我成了一個這樣有胆有勇的人物，可是上帝直至這時，也竟幫助了我這個無

胆無勇的人，那麼他將來一定也還要幫助我一直到我善終之日爲止。

可是對於勒納，我這一切做作，固然是能作出些印象，但這宗印象，却不是我所預期的那宗印象的。因爲替代這樣可以令她懼怕我，如同懼怕一個裝滿了火藥的木桶，眼看就要炸裂，不得不趨避不遑的情形一般，她似乎是常常反而更覺得我有趣味了，我相信，縱然我能變成了魔鬼，那麼她也不會覺得有甚麼可厭棄我的地方，那麼到了那個時候，她還敢自信，她是有降服魔鬼的能力的。因此我也並不十分很在意的，當在有一天星期日，我按照着每星期日須要同她一塊出去散步的例子，藉着一隻向我們迎頭走了過來的巴兒狗所作的一種計劃完全失敗時。那一天她剛剛按照着她那宗不老實的樣子，附耳向我說了：「我終究是很愛你的克利斯討夫！」——「那兒那隻巴兒狗」，我心內在想着說，「會醫治醫治你這一腔可惡的愛情的，並且要令你對於你將來的丈夫可要起點敬畏的；我要向你指示，我不僅只敢和耗子和小貓打上一架，甚至也還敢同狗打架的，縱然牠有毒的牙齒，我也還不怕哩。」因此我就不像平時一般，要去躲着一隻狗走道，乃是照直地勇猛朝着那隻巴兒狗走去。那天天氣非常悶燥；那隻巴兒狗因爲懶惰的原因，竟也不肯活動活動心眼，略向邊躲着點走，仍頑強也一直走牠的道兒，這時牠固然還沒有嗚嗚地發威，然而已經兇橫無恥地昂首向我直視起來了。勒納要給這個巴兒狗讓道，躲開了牠。「哎呀，甚麼呀！」我大聲喊叫着說，並且伸手抓着她，「你總不至於怕這麼一個無恥的賤狗吧？」我簡直彷彿被魔鬼所附體的一般，把我那隻小手杖高高揚起，作欲向牠打擊之

勢。可是巴兒狗並不後退，反而齧牙咧嘴向我挑戰，以怒目相視。我這樣被牠一逗，反到真氣了，所以便把我的手杖也真打了下來。可是真能令人相信得了麼？個個頑強的小動物，並不害怕，而逃之夭夭，牠竟至反向我的腿肚子上要下口咬了。這時我素日驚怯的天性忽然間又都復返了過來，把我這假裝的胆大壓制了下去，我急忙地自我未婚妻底身邊扯脫了身子，拚命跳過路旁的溝濠去。可是當在我一醒覺了過來我這不知不覺的脫逃神情，心內未免登時起了些慚愧，我幾乎沒有回頭瞧一瞧的勇氣了。「危險已經過去了！」勒納大聲笑着向我喊叫着說；使我心內非常厭惡着，我瞧了出來，她果真是用石頭把那隻狗給趕跑了，並且顯然爲要嘲笑我，還要在那隻狗底身後再向牠扔幾塊石頭過去的。「可愛的孩子，」我說，「你小心了吧，你沒有想到，我們現在是在三伏中的麼？這隻狗可是瘋了的了！」——「甚麼？」她陡然吃一驚大聲喊叫着說，並且手中的石頭，也不知不覺滑落到了地上。「可是瘋了的」，我回答說，並且又向她的身邊走了回來；「你沒有瞧見，牠嘴前頭所吐出的白沫麼，你沒瞧見，牠怎樣把牠的尾巴夾在兩條腿中間，牠那兩隻眼睛紅得多樣令人可怕，牠好像懷着多樣愛吃人肉的不自然的貪饞的？」正在我說話往一瞬間，那隻討人厭的巴兒狗，因爲跑路跑得非常熱起來了，所以就向水邊走了去，要想喝點水，這一來，牠在那動物性的愚蠢中，竟彷彿要懲罰我說牠是瘋狗的謊言來了，因爲瘋狗是不會找水喝的。可是這一點，幸而勒納並沒有瞧在了眼裏；她向我發射了一個非常怒恨的眼波出來，如果我沒有錯誤的話，這還是她第一次向我怒目瞋視的，並且她用了

幾乎爲怒氣與驚懼所塞破的聲音，大聲責難着說：「那麼這你怎麼不登時告訴我說呢？」如果到了要得撒謊，爲我自己掩遮的時刻，那我衝口而出，說得又圓滑，又像情理的謊言的本領，也足殼令人們驚奇的了。「哎呀，孩子呀」，我回答說，並且爲要躲過去她那一雙彷彿兩隻裝滿了子彈的手鎗一般朝着我發射了過來的眸子，我特特爲她在溝濠底邊岸上掐了一隻勿忘我（*Vergissmeinnicht*）的花草，「我怎麼樣能會知道，你不曾閱讀了月份牌上關於瘋狗所印刷的一般文字呢？」——「哪」，她一方面用她那一種特有的，不是女人所能有的鎮靜態度向我作答，並且一方面把我用優美姿勢給她遞了過去的那一枝花兒插在了胸脯衣襟之上，「這總還不會要了人底命的。希望你那麼勇猛跳過那條溝濠時，也不會扭脫了骨頭的吧？」至於說這是譏嘲，決不是憐惜我的話頭，我自然會把這登時瞧了出來，所以也並不向她作甚麼答覆了。

「酒中有真言！」有句俗話這樣說。可是這句話，只是對於人類中的一半能發生效力的，就是對於男子們的一方面；婦女們却永不會把心腹事說了出來的，縱然喝得酒多了也不會的。這是我在這同一的星期日還曾經驗了出來的。因爲我用了一個詭計，纔把勒納弄到了欣克爾德氏所開的花園酒館中來（*Hinkeloleyscher Garten*）。「我們在那兒可以喝咖啡或可以喝茶的」，我口裏這樣說着，可是我心內知道得很清楚，在那兒除了葡萄酒，除了甜燒酒（*Reb*），以及其它類似的烈性酒品之外，並沒有其它的飲料的。當在我們在那個花園中坐了下去，把招待叫了過來時，他就向我們說，他們這兒除了酒之外沒有旁的飲料的，我聽了他這句話，故

意裝着驚奇的樣子，並且面孔上還透着厭惡的神色向勒納瞧了一眼。「那麼好」，她說：「你就拿酒來吧，但是爲我却要帶些水來，好對在酒中喝。」——「這纔妙呢」，我心內想着說，並且喜得我，直搓我的兩隻手，因爲我心內想，她這一喝醉了，還有不說是愛我或不愛我的真心話了麼；因此我就叫招待給我拿一八八四年的酒來，這個酒，據我所知，是力量很大的，並且會很快上頭的，我還令那招待也豐豐富富拿了一批糖來；因爲用糖，人們會最容易誘引婦女們喝酒的。「這一杯祝你的康健！」我大聲說，並且把滿滿一大杯酒，給她遞了過去，這一玻璃杯內，我給她倒的酒很多，而僅只略少對了一點水進去的。可是她只要喝半杯下去，這我怎樣能會答應她，並且又因爲末後的一半，因糖已沉底，比第一半更甜更好喝，所以她並不等我加緊相勸，就一直地喝了下去了。然後她就完全不出我之所料，很客氣地說：「現在我喝一杯，祝你的康健！」我趕快地就把我們兩個的杯子斟滿了酒。可是她大聲說：「我決不能把這一杯全飲乾的了，我已經覺得身內這樣作起怪來了！」——「那麼」，我回答說，「你也是不愛我的了。」她一言不發，低頭向她的胸懷裏瞧了一霎；然後就慢慢地，並且還把她的手自桌那面遞了過來，握着我的手，——因爲我並不是坐在了她的身邊，乃是坐在了她的對面的緣故——更拿眼睛堅強地瞧着我，把一整杯酒又都喝了下去。我瞧得出來，這是很穀她受的了。「這她可要按捺不住，可要滔滔不窮地吐露了」，我心內在思想，「我可要有些好聽的話，得以知曉了，但是那總要是合適的哩，如果人們知道，風是從那邊颳了過來的，那麼人們自然就

會應敷，就會順着她的語聲說話了。」我故意裝作，彷彿出於錯誤的一般，向她的腳上蹠了一下，並且希望，這她一定會見怪的；可是她因為已經有點醉意的了，所以竟認爲我這是向她作愛底表示了。「這不要緊的」，我心內在想，「一個人底惡意總要會透露了出來的，只要它的神志愈益發起昏暗來時；已經有一種可懷疑的紅潮出現於她的雙頰之上，她的眼睛也有些迷迷糊糊起來了。」——「但是爲我的母親，我們也都應當乾一杯的！」我說，並且又給我們二人的酒杯滿滿斟了起來。「不錯的，爲你的母親，我們也應當乾一杯的，她很活躍地回答說，但是我却真不能乾杯了，我只略少喝一點吧！」——「只要她肯喝一點，總比一點不喝的好！」我心內在想說，並且也不更再向下強迫她了。可是現在她只是低着頭，幾乎絕對不敢仰視，並且只顧暗目一個勁兒地向下微笑着。我對於她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意留神，要等着她透露她的真心實情。恰巧在這最巧妙的時間，便有一隻在花園內到處尋遊聞嗅的巴兒狗走了過來。我一見到了這隻巴兒狗，我心內立即想到：「這隻狗便彷彿一陣風似的，會推動那風磨上的輪子，使她把她那心曲裏的話透露了一點出來的了」，因此我就打呼哨，要把那隻狗呼喚了過來。我這個計策，出得也不算是完全錯了的。因爲當在她一發覺，我要把這隻狗誘引了過來的時候，她就大聲呼着說：「你小心了吧，我的寶貴的人，牠會是瘋了的，或者竟會變成瘋了的。」可是她說這話時，竟這樣盡量地大笑了起來，甚至把她的眼淚都擠了出來。不過使我覺得奇怪的，就是她向下反而一言也不發了。我因爲略一不留神，把那盛水的瓶子給撞倒在掉



上，瓶裏的水，由棹上一切方面向下流了去，還沒有等到她躲開之前，已經把她的衣服給弄濕了。「哎呀，耶穌主子啊！」她大聲說，並且疾速自她的座位上立起。「這可來了，她可要說真心恨我的話了！」我心內在想，並且支凌着我的耳朵，專等聽她這一套話了；但是她這一聲耶穌主子，却僅只是下面很和藹一句話底先驅，因為她這一句是說：「這不要緊的，因為這並不是酒啊！」這又沒有探出她的真心實話來，所以很使我非常厭煩地咬了我的嘴唇，於是我更轉變了法子，開始自己責罵我自己，並且自己貶損我自己的身價。我開始說：「我這個人這樣拙笨，簡直如同小學校裏的頑童一般。當在我——這並不是我撒謊，說着玩的——最末後一次，到教室內領聖餐時，我竟真使你難得相信地，像一匹馱載重物的磨房驢子一般，撲騰一聲跌倒到了教室內祭壇之前，恰恰正在我要由宣教士手中所拿聖爵內領受聖餐的時刻。」「呸！」她打斷我的話頭說，並且還聳聳鼻子，以表示厭惡之意。「是的」，我很活躍地繼續着說，「當在我抱着我表兄弟末曾滿月的嬰孩，在教堂內舉行洗禮大典時，我竟會不留神，讓那小可憐蟲由它身下墊子上滑了下來，落到子洗禮盤上去，在這洗禮盤上，它恰巧碰着了一個犄角，很可憐地把小腦袋碰碎了。」——「怎麼？你說甚麼呀？」她向我問着說，當在我心內想着她必定要以蔑視的眼波，搖頭不以為然，等等情形向我發射了過來，並且當在我很胆大地和很急切地向她的眼內瞧着，看她要說甚麼話時。我又故意擴大其詞地，把這原本一半實在，一半不實在的洗禮事故，通述了一遍。「哎呀」，她嘆了一口氣說，「我的頭痛得這樣利害，我真不應該喝了那

些酒的！」一直到這時，我要想探聽探聽她真心話的目的，一點也沒有達到，所以我簡直就愈來愈急了，彷彿一個獵人一般，雖然屢發鎗，但是一鎗也打不中，因此我就充量地撒起謊來，拈起甚麼來，就說甚麼，決不加以顧忌了「在布來門城（Bremen）內」，我又向她述說，「我同一位面包房的夥計一塊睡覺，在夜間轉身的時候，竟於不知不覺的睡夢中，用我的胳膊肘兒，把他的一隻眼睛給搗了出來。」——「這可是令人聽着有些受不了了！」她仰起身子來說。「你大概在睡夢中，總還會放把火，把房子給點着燒了吧！」——「自然的！」我假裝着鎮靜的樣子繼續說，「在門河畔弗郎克府城（Frankfurt a. M.）內，夜間睡覺的時候，我犯了夢遊病症，無緣無故要上吊，把我自己吊死。幸而上吊的繩子已經腐朽，我把頭一套入，牠就斷了；要不然，我決不會坐在這兒，爲你的康健，來乾一杯酒了，」——「你這是說笑話的！」她大笑起來說，並且把她的手搗在了我的口上。「這是純粹的實話，一點不撒謊的」，我以一種很嚴重的態度，向她回答着說，讓她不得不信我的話是實在的「我就是這麼一個倒黴的人的；凡是我所遇到的事情，一個第二個人，決不會那麼容易遇到的。」我又裝出深自悲嘆不幸的個樣了，故意給她瞧看，然後我就詭詐地向她發問說：「不是麼，勒納，如果你要是知道了，我本來是一個甚麼樣兒的人物時，那麼你總不會要我這麼樣兒的個人作丈夫的了把？」——「這固然是不好的」，她向我回答說，「但是這却還是有法子可想的哩！」——「怎麼？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呢？」我急忙地並且潛自窺伺着向她發問。「哎呀甚麼呀！」她說，並且站

立了起來，向我接了一個吻，她這接吻，却絕不是我的目的之所在了。這蛇一般的一個女人，在這一吻之後，竟彷彿鑽入了洞中去了似的，再也弄她不出來了。於是上面所說我的目的，乃完全失敗，我對於她心中在這樣豐富的分量之中盤算着向我作的詭計與陰謀，苦惱與苦痛，絲毫也沒有探聽了出來，甚至我還不得不瞪眼瞧着，她怎樣假裝和平日一般的清醒，於一吻之後，還要附在我的耳朵上低聲說：「總然你是這樣的個人物，我仍是愛着你的！」照這樣看起來，我一開頭，原希望着藉這一場舉動把她的心，像把一本記載天氣陰晴的曆書一般打開瞧一瞧的，但是她却拿一本封鎖得嚴嚴密密的書冊來，把我打發了。

在那同一天晚上，我這一生裏，第一次和最末後一次我瞧見了一個鬼怪。我說這話，並不是意在藉此自相矜炫，實在只因爲這總要是一件希奇的事情的。那時正是十一點鐘的時候，當在我穿過瑪格達勒納教堂墓（Magdalenenkirchhof）的時候，爲的是給我的母親去到藥舖中取一點發汗的藥茶來，因爲她身上有些發燒的原因。人們必須得越過這個教堂墓地的，如果人們要想到藥舖裏去的話。當時我的心內——我敢發誓——並不會想到了鬼怪與妖魔的，我只是在思想，那要是多樣舒服的哩，如果我又回到了家中來時；因此我就加緊地疾奔，彷彿我的母親躺在床上，病體危急的一般，我簡直不向左面，不向右面瞧看，照直奔了下去。雖然如此，但是我還忽然間瞧見了一點白色的東西，很長很奇怪地向高處聳起；我一瞧見了這個東西，我週身血液，登時都冷然結成了冰，但是我却仍不知疾速逃走，反而立定在那兒不動，這

就是人類底弱點了，假使那個鬼怪這時向我招手，我相信，我也必定要服從，像一隻狗一般，走近牠的身前來了。然而這個鬼怪，並不理我，也並不按照着鬼怪底樣子，發出一種記號或一種悚人難聽的聲音來，乃是慢慢慢慢地自那一個一個墓頭上，飄飄搖搖地掃了過去。這，人們能會明白，是怎麼回子事兒麼？可是當在牠消滅之後，我纔真正害怕來了，我纔真正想了起來，如果這鬼怪底性質，是凶惡的，那麼牠必要會向我加了多少的禍害的。我想到了這兒，冰冷的汗珠子，自我的身上流了下來，因為我這時到處都看不見牠了，所以我竟相信，到處看見的，都是牠，如果西風吹入我的頸項上時，那麼我便以為，這是牠口中吹出來的一口氣息，並且等待着牠還有更惡劣的情形，來向我發洩了。到了次日，我把這件可怕的故事，向人們說了出去時，登時便有一個人，以為他是能解釋這件事情的，像這宗情形中，這宗人，是永不會缺少了的。就是那位好吹大氣，而終日喝得醉醺醺的理髮匠，他新近已經是在醫院中伸了腿的，他硬說，他那天晚上，因貪晚涼的原因，竟穿着寢衣，戴着睡帽到那瑪格達勒納教堂墓地中去散步去了，那麼我所見到的那個鬼怪，就是他了，他並且還稱呼這塊墓地，是他的花園，因為他就在這塊墓地底旁邊居住着。他說這話的用意，我很明白，他只不過是想藉此可以博得自相誇耀，曾被人們視作了一個鬼怪的榮銜的；人們纔還可以相信得過我，在那雖然黑暗，然而尚非完全分辨不出人物來的夜光之中，還不至於把一個理髮匠底形體自一個鬼怪底形影上分辨不出來，因為這並不是甚麼難事，乃是人人都能的！況且就連這一種鬼怪底現像，也還不是

那最奇怪的一天裏我所遭遇的最末後一件古怪事情的。因為當在我自藥舖裏返了回來的時候，我自自然是要躲開了那塊令我雙倍起毛骨的墓地，決不敢再打那兒走了，所以我就遶了一個大灣子，可是這個灣子，竟使我走過一個很深的池沼。我走近這個池沼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從那面奔竄了過來，這個人，據我在那昏暗的月光之下，所能分析得出來的情形說，是僅只穿了一件襯衫，而並沒有穿着其它的衣服的，可是他的行動極度地失常奇怪。他一會低頭向水中凝望，一會又仰頭向天空瞧看，最後他發出一種凶野悚人的慘笑聲出來，就彷彿瘋了的一般，聳身向池沼中跳了進去。「這是甚麼意思呢？」我心內起了一陣真正死亡的驚懼，向他，或者簡直可以說，已經是在他身後大聲喊叫着說，「你小心了吧，沒有人在你的近處，可以把你再拖了出來的！」沒有答覆的聲音發了過來。因此我就向前走到池邊上來，池水作着極大的圈環波紋在那兒動盪，風吹着蘆葦在瑟瑟地作響，可是跳入水中去的那個人，却一點也瞧不見了。「你這是開玩笑或是果真的呢？」我大聲喊叫着說，可是我已經駭得牙齒震震響動，而腿肚子發軟，幾乎要站立不住。「噫，你水下面的人，你快上來吧！」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和先前一樣！「哎呀天國的上帝呀！這可真是一個投水自殺的人了！」我現在突然間覺悟過來，同時不知不覺便吐出了這句話，彷彿一直到這時，我還是把他當作了一個潛水遊戲的人似的，「誰是一個基督教徒，誰也快跟着他跳了下去，用強力把他再拖了上來吧！」差一點，我不會自己跳入水中，作了這件事情；人們在像這樣的些時刻裏，心內總要起彷彿人們總不能把這件事情手下

不管的感覺的。我實際上也真向後退了幾步，作着要向前狂奔的蓄勢勢子，但是我忽然想了起來，這人在水中無論如何也必定是淹死了的，那麼只是一個瘋子，纔肯爲一個死屍，去把他的性命置之於危險地步的。況且這時，又有其它一類的思想，湧現我的心頭上來了。我自己問着我自己說：「這個投水淹死的人，究竟是誰呢？」我自己回答着自己說：「這恐怕就是你的那位夥計吧！」這個情形，馬上就令我覺得是極端實在的，於是甚麼樣一切其它的思想，不都一擁而現，全行集結到這一點上頭來了啊！那麼人們不將要相信麼」，我心中暗自打算着說，「是你把他推入水中去的？人們不至少要說麼，你差不多立在了他的身邊的，但是你却懷着一腔成心的惡意，連一點救護的工作也不會作了的？那麼這樣和那樣的話，不都一樣的有理由的麼？」因此我就回頭向四下裏瞧了瞧，是否除了我之外，在那兒還有任何一個其它的人，可以爲這投水自殺事件底見證；當在我確切弄明白，當場並沒有一個其它的人時，心內便打定主意，決不把這件事情說了去，以便可以擺脫掉了一切把我自己也能裹纏裏頭去的危險。爲此我就急忙離開了那個地方，可是我剛一走到了第一個酒店門前時，我這至爲巨大的一番焦心，便馬上被解除了；因爲我瞧見我的夥計正在屋內坐着，棹上放着一壺啤酒，他剛剛開始賭咒發誓地說，到了我結婚的那一天，太陽一出來，他就要用酒把自己灌醉，要大撒酒瘋，凡是他在那那酩酊的心意中所能想了起來的任何瘋狂行動，他都要向外施展的。次日早晨，昨夜那件投水自殺的事體，便已完全得以弄明白了。因爲那位患病的磨房主人，自他的看護底守護之下，

竟至脫逃了出來，人們對於那位看護，深加責難，說他不該懶懈，不該睡着了覺，讓他的病人溜了出去，他還不知道，可是他這病人逃到了外面，一陣失望襲上心頭，一狠心便投入水中，把自己的生命了結了。有人說，他自他的病榻上，瞧見他的太太底些事情，簡直使他永遠也忘不掉的。關於這一點，我並不懷疑，是假的。

最使我覺得奇怪的，就是在我們結婚後的一二月中，勒納仍還繼續着作他那偽善的態度和假裝的溫柔；這情形，真恰切彷彿她是把一位騎馬的人拿來作了她行動底模範一般了，因為騎馬的人，要上馬時，對於馬總要又是拍掌，又是撫摸，但是上馬後却又是刺馬錐，又是鞭子，要足收拾牠一頓了。這樣在我的結婚後的家務上，我的太太沒有一件事情，不說，須要先問問施諾可，然後纔可以辦理的。譬如說，她柔聲柔腔向我發問：「你覺不出來麼，克利斯討夫，那面鏡子掛在那邊牆上，不是顯得更好了麼？你覺得合適麼，如果把那個紅皮箱換一換地方？叫你那位徒弟偶爾趕快到小販賣處去，給我取點絲綢來，行不行，或者這是你不願意叫他去作的呢？你吃的雞蛋糕，你喜歡燒得紫一點麼，或者是不喜歡呢？」一開頭時，我一瞧見了她擺出世界上最潔白無惡的一副面容來，賊頭賊腦拿這一類的話來向我發問時，我便要大笑了起來，並且說：「你去吧，我不管這些事情的！」最後我也覺得他這一套把戲有趣味起來了，所以我也走上她這個道兒來，我簡直像傀儡戲中的國王一般，耀武揚威地向她宣布我的意旨，並且我私心的慶幸，真是不小的，如果到了吃午飯的時候，那碗湯菜，果然照着我早晨在早餐的

棹上，威風凜凜地把我的身體滿滿塞在了那把大安樂椅中，所頒發的我的可笑的命令給端到了棹上來的。我還確確切切的記得那一天的，在這一天裏，我這一切的威武裝嚴，一下子可就全都塌了台了，而我的那位毒龍一般的太太，竟也第一次把她那本來的天性揭露了出來。那一天是星期三，並且恰巧是市集之日，我向我舖中的一位夥計宣告解除工作條約，那麼當然是同他打了吵子了，再換句話來說，也就是要減輕這吵子的，因為我們兩方面都彼此互相確切地說，你不用我，我不用你，都沒有甚麼相干，都可以能活得了的。因此我正在相信，一切的，已完全就序，不致尚有甚麼麻煩了，我心內很高興，剛要開始蹙口吹我素日所心愛的個調子：「誰只要是肯聽從上天底派遣」云云，可是這時那位夥計陡地跳到了我的面前，攢起拳頭來，向鉤台上很很地擊了一下，竟至把許多的器具，都震落地上，並且很莽撞地向我要求，我須說明，我對於他有甚麼可指摘的，他說，他並不是昨天纔產生的個嬰孩，他認識世界上的人們的。我一瞧見他這個樣子，心內便猜疑說：「他最後必定是在相信，你覺得，他是犯了偷盜的嫌疑了」；為解除他這一宗疑念，我就向他說：「那兒你作的那窗戶框子，我無論怎樣，也是不能滿意的，你瞧，牠們作得又曲彎，又歪斜。」——他很執拗地打斷我的話頭說：「我曾在漢堡城內（Hamburg）頭等廠子內作過工的，你不可小看了我！」我未加以思慮地回答着說：「不錯的，可是只作了三天工的！」這是他那份遊行證書底內容上這麼記載着說的。「甚麼？你還要嘲笑我的麼？」他怒氣沖沖地向我說，「那這可決不能饒恕——」他的意思是要



說：「決不能饒恕了你的」，可是他自己竟住口不向下說，只爲的是忙着把他身上的短外上衣脫了下來，然後他就朝我擁了過來，要想揍我。至於說打架鬥毆底結果怎麼樣，我是知道得過於清白的，因此我不等他開始，我就向後退了回來，一直退到了門道裏去，然後又因爲他詛咒辱罵着一步不放鬆地緊迫着我，所以我就退入了廚房中去，在這兒我的太太正在刮蘿服皮。她看見我這樣到廚房來，便向我睨了一眼，瞧她那神色，簡直要使我相信，她要同這兒橫狂悖的人聯合了起來，爲的是要把我的失敗澈底完成了起來的；可是實際上決不是我所想的這個樣子的，因爲她抄起一把鐵鉗子來，就向那位夥計照着頭上扔了過去，這既爲他之所不會料到，而也是出於我的意想之外的；可是他仍還不要退走，於是义肉的义子，跟着就由她的手中飛向他的腿部脛骨上打來，竟把他打得大聲喊叫着說：「這個女人可真是魔鬼一般了！」因此他就急忙轉身退走，可也是幸虧他退走，要不然，那跟手又飛了過來的刮灰鐵杵，也必定會打中了他，使他躲不開的。這時我已偶然走至勒納底身後，正在那兒站着，所以她便向我轉過身子來，用眼睛瞧着我。我蹇蹇吃吃地對她說：「你這可是作得對了，這個破爛人，這個無賴漢」——她急忙插嘴說：「哎呀，你也足夠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的了！」她面孔上脹得通紅，彷彿一隻海蟹一般，又坐在了那些蘿服旁邊，從事削擦，而我也偷偷地溜出了廚房。過了幾分鐘之後，她大聲喊叫着說：「韓四（Hans）！」這是我的那位學徒底名子。「他在外面花園中的」，我向他回答着說。「那麼你就把他給我叫了過來罷」，他厲聲厲色地這樣吩咐我，「但是要快點

的，叫他來替我出去一趟吧！」——「這可來了勁了，現在她可要開始她那夜叉的性格了！」我自己暗暗在心中說，當在我走了出來，執行她的命令時。我這心內的話，絕對沒有說錯的；因為自那一天起，我便很稀少能得由她的口中聽到了一句溫柔和諧的言詞了，但是她却差不多每點鐘都要拿像：「我要這樣！」或「你不應當！」或「你只要敢再一次這樣！」等等這些可真是甜密的話頭來對待着我了。哪，這也不見得，是像外面看着那麼不便利的；自從這個時候起，凡是我所作的，都彷彿是她自己所作的一般，她在我的一舉一動上所操的心，所吃的苦，比我自己還要加甚，我的身體，一天一天胖了起來，她的身體一開頭是瘦乾的，現在仍是瘦乾的。一個尖刻滑稽的人說，連到教堂中去作懺悔告解的神事，她也可以能替代我了；他這話却是說得有點對的。

有一天我又多事，簡直在我這人生荆棘籬裏，自一荆棘叢中向一荆棘叢中跳了進去，因為我會當着一羣酒友醉鬼們向大家誇口，要向他們大家允許，在大家可以隨意明確規定的一晚上，我要狠狠地責罵我的太太，要令外面藏在窗下的人們都可以能聽得見，以表示我的雄威，讓人家不能說，我胆小怕老婆的，像這宗愚狂行動，是人們在醉迷中，最容易能犯的，但是事後追悔，已經來不及了。因此當我回到了家中時，我就向我太太發問說：「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答應呢？」我說這話，却也有點自信的把握，因為我覺得，我要是把這件事情公然向她揭破承認，必不能不會發生良好效果，況且她又是吝嗇的，一聽到要花錢，便沒有個不肯的了，因

此我就又向她說：「如果你要不答應的話，我就得要拿出三瓶酒底價錢來了，因為這是我同人已經打了賭的。」——她回答說：「哦，答應的，答應的！」她當日一反平日凶野蠻橫的態度，而忽然這麼溫柔馴順，肯答應我的要求，是因為我知道，那天下午給她送來了一封信，報告她的兄弟死去的消息的緣故。我們打賭約定的那一晚上來到了，我心裏一想起來了這件事，便周身戰顫驚懼，我簡直咒罵我自己和我那好喝酒的毛病，竟給我平空惹出這麼一場麻煩來。一整天的工夫，我太太底面孔上一種掩掩遮遮的陰險神情，都不曾消退；現在她坐在了火爐子後面的大安樂椅子中，這大安樂椅子，已經完全成了她獨自一人底座位，我自自然是早已就被自那上頭驅逐開了的——她一肚子的高興，都藉着一種冷譏毒嘲的笑聲，發洩了出來，並且很輕蔑地發問說：「這你馬上可就要開始了吧？」聽得房屋外面清清白白的咳嗽聲，和大家噦噦喳喳說話的聲音，令我明白，和我打賭的那些人們，在外面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但是我仍還對我的太太說：「孩子啊，這用不着那麼急的！」——「那麼你還得等多大時候呢？」她很怒恨着說，我輕輕地向她哀懇說：「快別作聲，別作聲，我的好人！我總得想想說甚麼纔好的。」——可是我心內又在想着說：「巴不得我手下只要有一隻狗或一隻貓哩，那麼我把這狗貓撲一頓，讓牠們叫喚叫喚，那蹲在牆外的人們，便可以相信，這是我衝着我的太太來的了。」可是這時牆外我那些酒友醉鬼們，又是大聲哽咳，又是拍巴掌，簡直使我到了絕望的地步。可是我仍是一句責罵我太太的話也想不起來，我的太太瞧着我這麼躊躇延拖，就又生起氣來，瞪着眼

睛很毒狠地瞧着我。「讓魔鬼打了進來吧！」我詛咒着說，並且希望，這樣就可以推動這件事，我就可以開頭假裝着罵起我的太太來了。「你怎麼啦，我的可愛的丈夫？」我的太太嘲笑着我發問。「哎呀，孩子啊」，我很迫切地回答說，「我是應當斥責與咒罵你的，但是我却不知道，斥責與咒罵你甚麼哩。」至於說我應當斥責與咒罵她甚麼，這當然是我很知道，但是如果我要說了出來，誰敢向我担保，她仍能這麼沉着安靜地聽着不動氣呢，因此我就嘗試着要把我說的一切這樣的話，都變成了一種笑話，使她聽了不至生氣發威，然而也可以把我的目的達到了；因為我知道，她的心腸對於笑話還不是那麼完全鐵板了起來，不能接受的。「那麼請你替我想幾種理由出來，讓我好有話可說，然後你再把眼皮低垂了下去，不要向我瞪視，那麼我就能行了，要不然這永久不會於我成功的。」——「那麼好吧」，她回答說，「我先說給你聽，說一句，你就跟着學說一句，但是你却要裝得非常凶狠的樣子，像一隻熊熊底吼叫纔好，那麼你就跟着我學說吧：「淫賤不忠的————」——我趕忙打斷她的話頭說：「魔鬼纔來學說你這話的，要是我這樣說，那我可真是無恥地撒謊了！」——「那麼你就這麼說吧」，她又繼續着說，「潑辣毒狠的————」——「——輕着點，孩子，你別說的這麼太利害了！」我又向她插嘴說出。「你還不趕緊給我學說麼？」她怒形於色地向我說，並且重複先頭的話起來了：「潑辣毒狠的夜叉鬼，老不死的，天殺的母老虎！」我一聽到了她口裏的這些話頭，雖然一面口內在學說着，然而一面心內却登時便暗自驚了懼起來；因為這些話頭，都是我有時在睡夢中，

不知不覺地用來罵她的。在這一瞬刻之間，牆外那些和我打賭的人們，便向窗戶上敲擊了起來。在我的錯愕混亂之中，我假裝着把我窗外那羣至好的朋友們都當成是街上的頑童，把窗戶敲開，很凶忿地向外罵着說：「你們這羣狗才們！該詛咒的流氓頑童們！這兒有甚麼可偷聽的呢？」——「好啊，好啊，施諾可！」他們回答着說，勒納不覺爲之失笑，然而我却爲之失色，像死人一般的了。

還有一件事情，雖然不見得使我比這一件事情還要倒霉，然而却也使我同這一件事情一樣地倒霉的，因爲在三個人之中拈鬮，恰好就被我拈着了，這樣我們三個人之中，就該着我去向教堂那位牧師作辨解之舉了，我們所以必須得向他作辨解的原因，是因爲他在教堂中作了一次暗示的講演，他這講演顯然是指我們這三人說的，竟至使教堂中的人們，都用手指頭向我們指畫着說道。吃早飯的時候過去之後——其實這天早晨，我連早飯也是不會吃了下去的——我就出門走向牧師那兒來了，可是我的其它二位同犯，它們在這樣的事件裏，對於我並沒有甚麼相信的意思的，所以也就在後面暗自追隨我起來了。及至我走到了牧師住宅之前時，我心內簡直動了要自那兒溜了過去的念頭，因此我簡直頗有些要自己攔阻我自己的道路的意思了，我自己對我自己說：「你終究是得要走進去的，要不然，後面那些綴着你的人們，可要使你麻煩，無法應付了。況且這位牧師，或許會被人們迎接到某某一個病人那兒去，作臨終的神事，或被人們迎接了去，作洗禮的事情的！」我這樣一面思想着，一面就把牧師住宅底門給打開了。我心

內總還以為必是一個使女出來迎接我，那麼等她去向主人稟報，並且再返回來時，起碼總還得過去一些時間的，在這些時間裏，我自然可以略作準備了，像這宗情形，到這宗先生家內來，也是短不了有的，但這次並不是一位使女，乃是那位牧師本人，口內銜着燃了起來的煙袋，剛從廚房內走出，在門道內就迎接着我了，他拿眼瞧着我，我拿眼瞧着他。這時他太太懷中抱的一隻小狗很活潑地自那兒跳了過來，於是最後我便說：「很好看的一隻小狗」，並且我還曲下身子去，用手撫摩牠。「你不要進來坐坐麼，施諾可師傅」牧師向我說，並且把他書房底門打開。於是我便走了進去。「你不要坐下麼？」我又照着他的話，就坐下了。「那麼你來找我，是有甚麼事呢？」他最後向我發問，很驚異，很忍耐的個樣子。「我——我來！」我還頗為清晰地與顯然能聽得見地回答着說，但是忽然間，那至奸至賊，而至可惡的言語蹇澀遲鈍的情形，起於我的舌根之下，使我不能自由加以運用，所以無論我多樣努力，我只說到了：「我來——我要——我應當——」數個字樣之外，再向下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可愛的人」，最後牧師有些怫然不悅，顯係誤解我這種狀況地向我說：「你大概是已經喝過酒了，請你現在回去，多嗜沒有喝酒，就多嗜再來吧！」在我當時那一種窘迫狀況之中，較比牧師這粗野的話頭，還要使我歡迎的，簡直再不會有的了，因此我就急忙拿起我的帽子，忽忽走出，我心內覺得非常喜悅輕快，這一下子，可擺脫掉了我這彷彿向火坑裏跳的拜謁的了，並且我關於我這次拜謁底結果，向其它二位同犯的述說，只是暗昧不明的，況且我所說的那些話頭，還是令它們不得

不向旁邊誤解的。

我的天性，雖說這樣和平安靜，但是我在我這一生裏，也還有兩次打過人家嘴巴的，一次是在暗處，一次是在大天白日的陽光之下，而這兩次都是打的我親表兄弟，造車匠文克爾（Vinkel）。對於文克爾，我有至高度的痛恨，而我的痛恨，也還是有正當的理由的。因為誰要是只有一次向大家述說我的一個笑話，那麼我對於他，還不至於很生氣，如果我要再碰見了他時，為問候的原因，我或許能把手給他遞了過去，雖然我並不肯親親熱熱地握他這隻手的。尼翰許特爾（Nierenhäuti，譯者按此字如經譯出，則應為「小腎皮」之意），就是在偉賽堡恩（Wesselburn）地方典地種的那位佃戶，他會證明，我這話是實在的。那麼不就是他麼？給我喧嚷了出去，讓我出相手醜，說是我有一天，一看見了他那隻吐綬雞，就吓得跑了，但是他却隱匿不提，我並不是因為怕他那隻雞纔跑開的，實在是因為我恰恰穿着一件紅背心，怕他那隻雞見了，受刺激的緣故。不過他說這話時，是在喝啤酒的時候，況且還是在午夜過後半點鐘的時間，並且他後來又永不曾說過這樣的些糊塗話，所以我並不很惱怒於他。誰要是兩次說我的笑話，出我的醜，那麼如果我在路上碰見了他，我固然還能他向點點頭，但是我却要同時故意咳嗽咳嗽，為的是可以無須乎用清晰明顯的言詞，說上一句祝你白日安好的話了；因為甚麼人肯去向他扎人很疼的蕁蘇說：祝你萬壽無疆，常生繁榮！但是誰要老不停止，誰要是在嬰孩受洗禮慶典上，或在結婚的宴席上，被請來作客人時，或者啞默痴傻地坐在那

兒，像他背後所倚靠的那堵牆一般，或者故意出我的醜，拿我來，作爲他那愚妄笑談之資，那麼他最後就要使我非常痛恨他了，簡直就要使我恨得，腦袋朝下，雙脚朝天了，而更使我不能不設法出一出我的氣，尤其是因爲人類天性之所使然，總要這樣長久地向自己呼着說：你總過意不去，不肯立即拿惡劣手段來對待他，非等到他過於傲慢，並且開始敢過於向大處耍笑了起來人們時，不肯施以報復的。而像這樣過於耍笑，出人們底醜的情形，却是文克爾對我的情形了，況且再加上，我們又是親戚，到處非碰在一起不可，沒法子彼此躲開的。可是我們每次碰在一起，他總是不疲不懈地拿我們二人那一次的參觀，來作爲嘲笑玩弄我的資料的，這參觀，就是我們二人在我們學藝遊行的時期在布來門（Bremen）城野獸展覽班內所作的，不過我們二人在這參觀時的舉動，却自然就大有不同了；他，完全像一個一無所知的傻子一般，簡直連那展覽班入口油布上所畫的野獸，和那展覽班內所陳列的活野獸都分辨不出來，而竟把那畫的當成了活的，我呢，可是完全像一個明白人一般，登時就把這個區別認識了出來，向他說，這是畫的，不是活的。我們二人這參觀，我不能不述說一述說的，爲的是讓人們好瞧瞧，我在這參觀底時機裏之所作的一切事情，無一不是任何一位其它的，而非文克爾的人物，也都要一樣作了的，而人們至多也不過可以責難我，過於不慎重，過於好奇貪看熱鬧，實在不該作那一次參觀的，因爲當時我也實在是無須進去哩。

那一天正是星期日下午，天氣明朗美麗，我和文克爾走過市場，在那兒就有這麼一個動



物展覽班。那位卑劣的領班的個人，剛剛由展覽班內走了出來，並且大聲宣告着說，現在是該餵那些野獸的時候了，誰要是願意瞧熱鬧，誰就請進來吧。最不幸的，是恰巧在上一日我曾同我的這位同伴就是同文克爾談論了這些動物，並且爲的是令他對於我的勇敢胆大起一點好的觀念，我曾向他說，「如果將來遇到機會時，我還很願意親眼瞧瞧這些野獸的。」「你聽見了沒有」——他向我喊叫着說——「現在餵那些野獸了，我們進去瞧瞧吧，入門券纔只費一個啫囉嘛（Groschen，譯者按卽德國銀幣一馬克之百分之十）哩。」「哎呀，甚麼呀」——我回答說——「明天也還有一天哪，並且我是否能得瞧見牠們吃東西，或不能得瞧見，這與我不是完全一樣的麼。況且這兒博物館中不是都陳列着裝製妥當的些這樣的野獸的麼！」可惜那位管理這些野獸的領班的，竟把我們二人私下的談話，完全聽入耳內，因爲像他這宗下流人物，都是耳朵非常尖利的，說甚麼，他們也會聽得見；因此他照直就朝着我們走了過來，並且說：「我的先生們，明天一早，我就動身帶着這些動物走了，如若你們果肯賞光，要瞧瞧這真該瞧瞧的牢籠中的動物時，那麼就請你們趕快進去，不可再推拖了。」「來吧」——我身邊的同伴催促我，並且用手指着那兒懸掛牌子說——「你瞧，牌子上寫着，那裏面是有兩隻老虎，一隻獅子——」可是那位領班的，立即插嘴接着說：「你不要忘了，還有巨蟒一隻，很少見的白熊一隻，袋狼一隻，和一大羣很有趣的不同的猿猴族類的！」那位粗野愚笨的人相信，把在他那凶野展覽班內呈現着牠們凶野天性的一切醜怪動物一一述說了出來，便可以誘引我進去參

觀，而他便可以多賣兩張門票了，但是我的同伴向我所提及的那兩隻老虎與一隻獅子，已經就令我聽着是足夠受的了。我又向那位領班的發問說：「兩隻老虎大概都還是幼稚的吧？」「那纔是是胡說呢」——那位驢子一般的領班的回答着說——「全都是充分長大了起來的，並且這樣火烈，完全如同在非洲一般。」我一聽到了他這話，心內爲之不寒而慄。「無論如何那隻蟒蛇總還很小吧，像一隻蚯蚓一般，並且還是在三層鐵柵欄後面圈着的吧？」那位領班的向我回答說：「那可是跟你說的完全相反的，牠的長短，簡直和船上拴鐵錨的大長繩一般，像這樣長大的蟒，在歐洲還從未不會見過的，而我的本領，就在我能用雙手由圈着牠的匣籠中，把牠取了出來，並且把牠自由地舖在那兒。你們二位只用進來吧，你們瞧了這場熱鬧，決不會後悔的。」他說的這一些話，簡直要怕死我了，我覺得，真彷彿我已立在了我的墓穴之前似的。我十分低聲細腔，勇氣全消了地繼續發問說：「那麼那隻袋狼怎樣呢？也是像一匹馬那樣大麼？」那領班的傢伙，愚而傲地微笑着說：「你瞧見了由街那頭一歪一邪走了過來的那隻灰色，癩腿的老狗子麼？」一隻袋狼從不會比一隻狗還要大的，並且也恰巧像那狗那樣拙笨無助的。」我的同伴可就忍耐不住地在旁邊向我說：「你還要向下多問的甚麼呀，這一切的，我們一到裏面，自然都可以親眼瞧見了的。」我不理他，仍繼續着問了下去。「在你這展覽班裏，自然也常常會發生意外的，不幸的事件的吧？」——我這樣繼續着說——「獅子不會扯脫了牠的鎖鍊麼，蟒蛇不會把人纏死了麼？這必不能不是這樣的。我在週刊上，曾讀到過這樣的些

報告的！」那位領班的，聽了我這樣的說法，就很蠻橫地向我說：「你這個人必定是很胆怯吧！」我勃然變色地發怒說：「你纔胆怯呢，我毫不胆怯，絕對不胆怯，但是大家都足夠知道，那——」我的意思是要說：「那獅子與蟒蛇，是很垂涎人肉的」，但是那位領班的，竟把我這話打斷，使我向下說不成了。他反而說：「你們大家都進來吧，我的先生們，這餵飼的事情，我不可過於向下延遲了，因為那些野獸們都飢餓了。」「都飢餓了！這可了不得了！」我猛吃一驚地大聲說；然後我向我的同伴附耳低聲說：「你聽見了麼？那些野獸都飢餓了！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可是可那位糊塗的同伴，竟回答着說：「那更會有趣了。你只用來吧！」他拉着我就向前走，並且如果我要不依着他，那麼必致會惹大家注目，不好看，所以我只好跟着他一齊走入了班子裏頭去。一到了那裏面，種種令人聽着難聽，逆耳驚心的聲音騷動，迎面撲了過來，嗚嗚的吼叫，哇哇，呱呱，唧唧等怪聲，令人聽入耳內真會暈倒地上的。一開頭時，我把兩隻眼睛閉了起來，只爲的是可以使我一步一步習慣這些怪腔，怪獸怪物。但是既而我又一細想，恰切因我這閉眼的關係，我或許會能把我自己置之於最大的危險之中，並且或許能走到了我所最怕的那隻醜怪蟒蛇底近處的，因此我就又把眼睛睜開了。我把眼睛睜開後，我第一批所放射了出來的眼光，便是落到了那真令人瞧着難看可憎的塘鵝身上，那塘鵝在數秒鐘的時間內，便把半鍋魚生吞了下去，並且又返回牠的籠子中去了。噫！這個東西，可真够惹人厭惡的了！像這樣的些動物，真該是在世界末日前二十四小時內之所創造了出來的哩！

因爲世界既馬上就要到了滅亡之日，那麼誰還肯下苦心，來把這宗東西造得更好看一點的呢！現在我看見了那隻獅子了，牠非常令人森悚地在那兒大聲吼叫；我趕快把我的眼睛轉了過去，不瞧牠，但是我這一轉眼，却又瞧見了那兩隻凶惡喝血的猛虎，牠們在牠們籠子中，總是毫不休歇地奔過來走過去，並且用牠們的尾巴打擊籠子上頭的圓柱，竟至使那圓柱都震動了起來。圍繞着這些怪物週身所生長雜色的一道一道圓圈花紋，特別當在我拿眼睛偷偷瞧了過去時，便令我覺得，彷彿是些一條一條纏繞着牠們的身體的虫蛇一般，並且我還覺得，牠們會自那老虎的身上跳了下來；在這時我又作了一個很難令我得以放心的發現，就是我發現，那些圈着這些動物的牢籠，都還是用木板釘成的，很不結實的哩。忽然間在我身後發生了一陣恍然可懼的騷動；當在我轉身瞧望時，我就瞧見了那隻眼睛深陷，齧着獠牙的袋狼；看守野獸的人手內拿着一塊肉，在牠的眼前炫示，袋狼無論怎樣努力，也是弄不到嘴中來的。我迫切地向那個人請求，爲上帝底原因，千萬莫要逗惹那個動物，那可不是玩的；但是在簡直罪惡的輕浮神情裏，他回答着說：「你只用別操心了，我和朋苦（Bucko，譯者按：此卽袋狼之名號）是好朋友，我們明白我們的意思！」同時他就把他的嘴放在了柵欄上頭去，並且大聲喊叫着說：「朋苦，咱們來個接吻！」我急忙把臉轉了過去，心內在想，馬上就會聽見了悲慘嚎叫的聲音的，就是我意計之中被那凶獸撕裂咬傷的人底這聲音的。但是我却甚麼也沒聽見；不過替代這一種聲音，却另有一種極其奇怪的嗚嗚喳喳，嘩嘩啦啦的聲音，恰恰起於我的頭頂，當在我揚頭觀望

時，我就瞧見了一大羣難看的猿猴，長着不像樣子的些四肢，張開闊大的嘴巴，齧着滿嘴的小牙，並且抓起些骯髒的物件來，向我身上投擲。這些東西令我瞧着還能有點樂趣，因為牠們身體極小，而又會作些可笑的鬼臉；牠們是用蘋果來餵的，我雖然素常並不好笑但是我也不得不失笑了，當在我瞧見，有幾個猴子，在牠們那貪饒的心性裏，竟搶這樣多蘋果來，都暫先塞在牠們那腮膀子裏，簡直彷彿成了一個糧食倉庫一般了。可是我心內多樣說不出地悚懼起來了，當在我偶然轉身看見在我脊背所倚靠的那個箱籠上那隻吓死人的大蟒蛇時，牠離着我連十寸遠的地步都沒有。那蟒蛇直着身子，在箱籠上躺着，那醜惡的，吮血的，棲息於一個其它大洲底森林裏的龐大動物——因為我離得牠太近，所以牠只用一跳，便會把我纏繞了起來，把我的骨頭纏碎，連我的骨髓都喝了吃了的。這時牠竟開始收捲牠的身體，我驚叫了一聲，便向門口竄了了出去。靠近這門口有些長脖子的鳥，那位領班的稱呼這些鳥為駝鳥，牠們山圈着牠們的那個籠子裏，牠們本來把腦袋高高舉了出來的，竟朝着我伸過牠們的尖來嘴來，彷彿要把我的眼睛啄出，吃了下去似的。在這些巨鳥底近處，我並不覺得有甚麼價值，所以我就又向那隻大蛇身前，移近了一步；可是當在我剛剛立定，就有一種嘆嗒嗒的聲音，令我心內生怖悸，這聲音是我聽見在我的頭頂上發了下來了的。哎呀，天哪，正在我的頭頂上掛着一個籠子，裏面圈着一條響尾蛇。我簡直不能描寫，這個二尺長的個動物，在牠那可厭惡的雜色皮膚裏，以及在牠所發出的醜怪聲音裏，令我覺得多樣可怕。我怕得，簡直周身僵凝，直勾勾的眼睛揚首向牠

望着；忽然我的同伴向我肩背上敲着說「這個雜色的小動物，有甚麼看頭呢？你現在留心吧，那大蛇馬上就要吃一個家兔了，看守野獸的人，已經把家兔送來了。」雖然我周身不住地一陣陣打冷戰，但是我聽到了他這話，還是不得不為之微微一笑；因為這個人還以為，我是在那兒觀看嚮尾蛇的其實我只不過是在那兒檢查圈着嚮尾蛇的籠子，為的是要給我自己弄明白，牠是否從一個甚麼地方鑽了出來的。當在我還正在檢查的時候，那個嚮尾蛇便發出了一種很微細的嘶嘶聲音來，這是我至少這樣覺了出來的，雖然我這覺查能有錯誤；這種聲音過去之後，便有一種白色的物質，落到了我的短外上衣上頭來，並且因為我不得不相信，這種白色物質，是自這個蛇底口中吐了出來的，所以我就大聲喊叫了起來說：「救命啊！中毒了！中毒了！」當場許多的人們，登時就驚炸了起來，並且都朝着我奔竄而來；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是用手向我短外上衣上的白色斑點指示，一切的人們都張着大口立在周圍呆看。那位領班的，也走了過來，他剛看了看我的短外上衣，他就大聲發起笑來，並且說：「這纔是毒哪，可是這毒，却是自那高頭懸掛着不老實的鸚鵡身上來的哩！」旁邊的人們，一聽見了這話，便都鬨然大笑了起來；我也仔細把那白色的物質瞧了瞧，然後也就從心眼裏隨着他們共同笑了起來。「你真是一個小孩子」——我的同伴向我大聲說——「這我可要把一點其它的事物指給你瞧了。」這個痴傻胆大的人，竟向那條大蟒蛇蛇跟前走了去，那蟒蛇剛以至可令人震駭的樂趣，牠這樂趣，顯然自牠那長而醜的身軀裏抽動着表現了出來的，把那至可憐的家兔底熱血，全都喝了下

去了，他走到大蟒蛇底跟前，使用手觸動牠。蟒蛇經他這一觸動，周身畏縮，彷彿牠被針尖刺中了的一般，可是文克爾，這逞能的英雄，反而也陡地吃一驚，完全和我一樣飛身朝着門口逃竄；可是我却登時瞧到了這機會，還不等着他的知覺恢復了過來，我便拖着他，把他拖出了那展覽班底大門之外來。當在我一瞧見，我又到了大門外的自由空氣中，我心內不免又有些覺得歉然了，因有我還沒有把狗熊看到了眼內的；況且縱然是參觀了這狗熊，也仍是花那些錢的。

這便是我和文克爾二人所作，而文克爾常藉以嘲笑我的那次參觀始末了。可是那却絕對算不了甚麼本領的，坐在屋內爐子底後面，如果人們和吼叫的獅子與齧牙裂嘴的老虎隔離得這樣遠，簡直和非洲與美洲的隔離一般，來歪曲着述說這參觀的事實，並且在述說時，為證明自己的勇氣，還要去向潛伺在餐棹下，候着有塊骨頭吊了下來，可以齧齧的家犬下狠地踢上一脚的。因此至於說這很令我惱怒，瞧不起，那這更是不足為異的了。當在文克爾有一天上又作了這樣的事情，說了這樣的話，並且我同他和數位其它的人在家中的暗處行走時，我的報復賊心竟像一個拔去塞子，而而噴氣冒沫的啤酒瓶一般一湧而起，舉手就向他的耳後鑿鑿實實打了一個嘴巴。他雖然屢屢出我的醜，屢屢侮辱我，但他還仍不覺得，我是有報復的能力的所以他挨了我一個嘴巴子之後，還喊叫着說：「施諾可，有人打我呢，這究竟是誰呀？」當在我很簡短地向他回答說：「這我能知道麼，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時！」這樣他就接着說：「那麼好，你只

用給我閃開了吧，因為這決定不會是你作了的哩！」我心中暗自竊笑着遵從他的指示，向旁邊走了去，然後他就大聲喊叫着說：「誰要是這就挨上了揍，而是不應該挨揍的，那麼我就預先請求他原諒，不要向我見怪！」他說完了這幾句話，不分青紅皂白，便向其它的幾個人打了過去，像一個發瘋的人一般，其它的幾個人，不明白是怎麼回子事，原本全都呆然站在那兒的，可是他既向它們施以打擊，那麼它們也自然是要動手，生着利息地向他打了回來，竟至使我，我本是從從容容，像絲毫過失也沒有的個樣子，在旁邊站立着的，心內感到了至為充分的滿足。但是這一場風波，對於這件事情却不生影響，這件事情仍依然如舊，絲毫改變都沒有，因為雖然在繼於此事的次一日中，他的口裏已經短少了一個牙齒，可是他並不會冥冥覺悟，他這一個牙絕不會被摔掉了的，如果他對他的舌頭，會略加一點檢制，不那麼亂說道時，這一點，他終究不會覺悟了過來」，——所以他那些嘲笑我的言詞，現在也仍還不會停止，而這也還是我早就應當看了出來的，於是我使不得不更決斷，把那天晚上在暗中所開始的工作，再在明處作到了底，非讓他明白了過來不可了。為實行我這個目的，有一天星期日晚上，我便把他拖到了酒館中來，使他喝得個酩酊大醉——而我自己已經也是喝得先醉了的——我把一大些玻璃杯子，置放在他眼前的棹子上，這樣我相信，如果他想要自棹子後面跳了起來時，那麼這些玻璃杯子，便可以阻攔他一下子了，我還更多餘地拿許多椅子來，置放於他的四週，讓他不容易竄出，然後我對佃戶尼翰許特爾說：「這兒還會出點亂子的！」他拿眼睛瞧着我，並且回答說：



「同誰出亂子呢？」「同這兒這位！」我說，並且向文克爾撒了一個毀滅的眼色。「誰同這個矮子有甚麼過不去的呢？」佃戶這樣發問，他向來是和一位招募兵丁的軍官一般，完全按照一個人底身體高矮，來確定人們底價值的，所以他說到了矮子兩個字，便大笑了起來。我向他回答說：「你猜猜吧」他猜來猜去，却總令我很可厭惡地猜到了旁邊去，而並不猜想是我，因此我就很不高興地轉過身子來，以脊背朝着他，不理他。他向我的一个不好意思說了出來的地方，吧嗒的一聲打了一下；我拿我的拳頭向他相示，並且大聲說：「你相信，在我這拳頭裏面不會結腦袋核桃的麼？你對於在一刻鐘之內就要成熟的一個腦袋核桃，敢打多少賭呢（譯者按：德人俗謂向人頭上打擊，爲腦袋核桃，故此二句意義當爲：你相信麼，我敢用我這個拳頭去向人們腦袋上打擊？關於我這敢或不敢向人打擊的情形，你能和我打多少賭呢？）用打賭的方法，我往往會鼓起我的勇氣來的，因爲我怕打賭輸了，所以自然就能逼迫自己去真幹了，可是尼輪許特爾，却甚麼賭也不要打的，他只是說：「我們瞧着吧！」「決定的！」我向他回答，並且走到了那賣酒的櫃台前。我給我要了一杯五味酒，我又令酒店主人給我斟上了一第二杯，並且拿着這杯酒，走到了我的對頭底跟前，他很疲憊地把頭靠在了棹上。他把他的腦袋所放置的那個樣子，完全是個正好挨打的樣子，我以口問心地同我自己計較，我應當作甚麼，我是否應當利用這個機會，馬上就向他打了下去，或者我還是應行再稍微延遲數分鐘下去。我暗自在我的心中對我自己說：「要打架的兇勁，你今天晚上發展得不彀分量，你暫且緩緩，把

他向你所作的一切侮辱的事情，全都回頭思想了起來吧，那麼你就可以動氣了！」這時我忽然瞧見，尼翰許特爾透出輕蔑卑視的神色，聳着肩膀，正在尋找他的帽子，要走出去了。無論如何，可不能叫他走開了的，非叫他作關於我胆大的證見不可的，所以我便趕快吞下第二杯五味酒，好壯我的胆氣，可是我的雙膝反而顫動發軟，直向下曲彎，但我仍用大大的，打雷似的聲音喊叫，並同時攢拳向酒棹上打擊着說：「嗜！」文克爾像死人一般在那兒睡着，他對於我這喊叫與打擊絲毫不曾覺了出來，但是很令人討厭地，那位心眼老實的跑堂兒的，走了過來，並且動問，我有甚麼吩咐的。這個糊塗傢伙把我向文克爾示威挑戰的行動，竟誤解爲是招呼他的信號了。這一切的情形，遂把我的怒氣極頂地激了起來；我把我一切氣力都攢簇一齊，同時又把兩隻空的五味酒杯向傍邊推開，就又向酒棹打了一下，並且照樣叫着說：「嗜！」現在文克爾醒了過來了，很放肆地張開大口打呵欠，並且還問着我說：「已經到了回家去的時候了麼？」我嘗試着用兇橫的眼波，使他明白，我和他現在是處於甚麼地步了，但是當在這並沒有甚麼用處，而他又作出仍要沖盹兒的臉子來時，我就大聲向他呼喝說：「那嚮尾蛇到底是怎麼回子事啊？」我的意思當然是指野獸展覽班裏那條我很害怕的嚮蛇尾說的了。尼翰許特爾事後曾向我確切的說，我當時說這話時，面色都白得像死屍一般，這話，我是很能相信的，我覺得，我那時簡直周身發燒，彷彿躺在床上發瘧子的一般，文克爾作着一種怪異的呆然態度瞪圓了眼睛，向我直望着；然而我愈來愈胆大，重復着發問說：「那嚮尾蛇到底是怎麼回子事

啊？」「牠早已就伸了腿了，並且已經被裝製了起來了，你不用操心啦！」這是他的答覆，可是我既已到了當時的地步，所以他這話，便不能和解我的心了。文克爾剛把他釘着我的眼睛又轉了過去時，我便把身子俯在棹面上，伸過手去，打了他一個我早給他預備好的這嘴巴；然後我就急忙撤身退出，去抓我那頂掛在在窗前的帽子，並且儘我當時身內尚具有的能力，——因為當時我已經喝醉了，這是我剛纔說了的了————向着門口飛奔。他直着嗓子大聲吼叫着說：「甚麼？這是甚麼呀？」他絲毫也不管那些玻璃杯要打碎或不打碎，猛然把棹子推翻，朝着我就直奔了來。我承認，這是出乎我的預先計算之外的，所以我直楞楞地立在那兒，也不知道準備着逃跑，讓那追我的人追不着。他奔到我的身前，抓着我的頭髮，就把我摔到了地上去；我被

他踢着的幾脚，令我覺得，彷彿還僅只是一場大打擊底序幕哩。我安然地躺在地上不動顫，如果我要想到了點甚麼時，那麼我便是想到了我的太太的，這一場亂子，決不能瞞過她，讓她一點也不知道的。最後酒店主人和佃戶尼翰許特爾，竟要把我自地上扶了起來，可是我用周身的力量加以抵抗，絕不是像它們之所相信的一般，是出於我的執拗心性的，實在是因為我已瞧出文克爾底凶暴與咒罵業已有些減輕，或許他心內這時竟會以為我躺在地上是死了的，那麼我要再站起來，不就更更要招惹他了麼。但是它們二人合在一起的力量，超過我的力量，而我竟比我所怕的過早的時間，還要更早地站立了起來。我一抬頭，便看見了恰恰懸掛在我對面的一個鏡子。藉着我在鏡子中的影子，我纔知道，我的頭上在很重地流血，因為我在伸手打擊文克爾的

時候，曾把身子跌倒掉下，頭部磕着了掉腿上一個很銳利的稜角，因此就把我的頭部傷着了；我趕快把流了出來的血，向我的全部面孔上抹擦，簡直把我弄我了一個非常難看的血人似的了。在這一瞬間，文克爾纔瞧瞧我，我瞧瞧他，他向我身前走來，我心內猛吃一驚，連二趕三地便由門內奔跳了出來。在門外，我腳底下一滑，竟又滑倒了地上去；我這一滑倒幾乎沒有把我的淚眼，都急了出來，但是文克爾却向我喊叫着說：「哎呀，你爲甚麼見了我，就要這麼跑呢，我追了你來，只爲的是要同你再和解的；因爲如果我要是仔細想一想時，那麼你這揍我一頓，還並不是那麼絕無理由的，並且我甚至還會喜歡哩，你終究也竟覺出來了，我說的那些給你出像揭醜的言詞是不對的！」他說這話時，便把他的手給我遞了過來，並且用手支持着我，我簡直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又把我拉至賣酒的櫃台前，我們叫酌上酒來，彼此互相對飲，以表示仍舊和睦如初之意，這是很願意作了的，雖然我對這和平總還有些不放心。「我很過意不去」——他說——「你的頭上會磕了這麼一個很可惡的窟窿！」「這自然就會治好了的！」我很客氣地回答說，並且拿了我的帽子，就想偷偷令他們絲毫無所知覺地溜了出去。我已經很徼倖走到了門口了，可是他在我身後呼聲說：「你要回家去麼？你等等，我陪你回去吧！」我心內說，要是叫他陪我回家，那還不是同叫一個野獸，叫布來門城那野獸展覽班裏的一個東西，來伴陪我回家一樣的了麼；但是他既要陪我回家，那我還能有甚麼可說的呢？數秒鐘的工夫，他已到了我的身邊，並且跨着我的胳膊。我對他這好意，却終究不敢過於相信，

心內總在啾啾不安，幸而這時月光照得很亮，並不是昏暗的夜間，況且打更的已經在街上巡遊，所以我纔略放了點心。尤其是常在我弄成功，以溫和的方式把我的胳膊自文克爾底胳膊中抽拔了出來時，我的胆子就更壯了一點。我們已經走得離我的家庭沒多遠子，於是他就向我發問說：「你這報復的心怎麼會來得這麼突然的呢？」對於他這發問，我還能以甚麼可答復的呢？於是我便默默無言，並且等待着向下的言詞。但是他——雖然這個人那麼難以令人能得忍受，但是他的天性裏所具有的親切仁厚的心情，却是超過了人們之所想像的程度哩——他說：「哪，哪，我們不要再談論這件事情了」，他說着這句話，和我握了握手，就在我的門口和我告別了。可是這一難關過去，家中的一難關却馬上就來了。我簡直躊躇着，不敢去開門，於是我便在門外慢慢地解起小手來。造車匠文克爾又自街上走了下來；他或許在酒店中撒下了點甚麼，要回去拿取的；但是要同他再碰在一起，却是我心內之所不歡迎的了，於是我就連忙走入我的家中。「不是個好主意麼」——我心內暗自在盤算，怎樣可以瞞過我的太太，讓她不致見了我這個樣兒發怒——「一進門，登時就滑一個轆轤子，譬如說是在那兒那些馬鈴薯上滑倒的，並且假裝着，你這頭上的傷，是你在你自己的家中之所弄了來的，或者——」可是我剛想到這兒，我的太太，門柄底嚮聲，是她永遠不能不聽得見的，已經就由屋內走了出來，因而我便不得不把這個思想放棄，而馬上另想一個其它更確鑿的思想來了。「我的上帝呀，你這成了個甚麼樣子了啊？」她向我迎面失聲高呼着說，並且還加上了許多其它的話，不過這些話，

却是我都要忘了的。「誰要是罵了你了，那我決不能答應他，非同他打架不可的」——我故意透着執扭的神色向她這樣編謊地作答——「你沒有一杯熱茶給我喝麼？我真是受了打擊的了！」我說完了這句話，就要向屋內走了進去，但是我的太太却不容我向裏面走。「屋內有人」——她回答着說——「那麼你這——」她說到這兒，就把我推到廚房裏去了，在廚房裏他叫我把我臉上的血洗了去，擦乾淨了，並且還叫我向她述說，究竟是發生了甚麼事情了。我不敢向他說實話，併命撒起謊來，我的意思，是要想息事寧人，不要叫她知道實情，免得又要鬧的一夜不安。我說：「他稱呼你是一隻老母猪，爲此我纔生氣，和他打架，鬧了頭上這麼一個傷口！」「是誰呀？到底是誰呢？」她非常激烈地插嘴打斷我的話頭。「你沒聽見麼？」我回答說，「還能有誰呢，除了住在市場那邊的那位造車匠之外。」「那個混蛋，那個斜眼睛的狗，那個無用的廢物！」她這樣大聲喊叫，簡直令我吃了一大驚；我確切地知道，鄰居們聽見了她這喊叫的聲音，必定又以爲是我的太太在罵我了，雖然我並不斜眼。然後她就攢起拳頭來，高聲叫着說：「等等吧！他的太太在屋裏呢，他一會兒就要來迎接他的太太的，如果他要來了，我可不得狠狠揍他一頓——」剛說到這兒，街門便敞開了，疾速的脚步聲音，使我登時認知，這是文克爾來了。「那不是他已經來了麼！」她怪叫了一聲說，並且就要朝着他迎面撲去。我阻着她的去路，並且向她說：「勒納，你總要鬧的四鄰不安，街上擠滿了瞧熱鬧的人不可麼？你想想，這天色已經太晚了，況且明天還有一天的工夫呢，甚麼事情辦不了啊！」「你

不要攔擋我，你讓我過去吧，或者我就要揍——」他說着說着，就向我的胸脯上撞了一下，以補充她這嚇着不說的言詞。但是我——我竟抓着了她的手——抓得結結實實的，無論怎樣也不肯撒開，我幾乎不知道，我自己是在作甚麼的了。「我已經替你報了仇了」——我結結巴巴地向她說——「他已經向我請罪了，並且我也寬恕了他了。」「甚麼？你作了甚麼了！寬恕了他麼？」她氣得簡直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因此她竟向我的面孔上打了一下；我這時纔覺得我的謊言撒得又不對了，我詛咒我這謊言，可是我又絕不敢說，我這是撒謊，不是實情的。「我請求你，太太，第一次地向我作一點令我喜歡的事情吧，你千萬不要去，和——」我這請求一點用處沒有，她不等着我說完，就扯脫身體向房間內奔了去。我順着樓梯向那房頂下的房間內升了上去，並且把我藏在了烟筒底後面。在那高頭我可以平平安安聽見下面一切動作的聲音。先是一陣非常凶野的斥罵，然後我就聽見它們動手打起來了，我又聽見文克爾不止一次地大聲喊叫着說：「千萬不要把我的眼挖了出來呀，我纔僅僅只有兩隻眼睛的」，誰聽見了這話，如果處於我的地位，能會把一點幸災樂禍的心壓制了下去呀。最後差不多同時房間底門和街門都一齊地飛開了，文克爾連同他的太太全都竄了出去，他的太太雖然是出於天性，但仍很不聰明地也把自己捲入了這件事情之中的。在這一場毆打中，我倒是有一切的理由，來滿意於我的勸納了；因為在她的氣頭上，她對於文克爾所問他怎麼會得罪了她，竟使她要這麼向他發威發怒的話，使我聽着心內至為說不出地高興自在着用了一句冷笑毒譏的話回答說：「這你自

已總該知道，還用我來說麼。」——「這樣一來，文克爾可要決計相信」——我自己心內這樣想着說，當在我自房頂下的房間中走了下來時——「勒納這行動，純粹是出於夫婦的愛情的，就是爲了我頭上的這傷口，爲了替丈夫報仇的了；只要他肯這樣思想，不去猜疑，是爲了我上面所說的那謊言的緣故，那麼這便無害了！」可是自這一晚上起，文克爾以後，却也實在絕不會再提起那野獸展覽班的事情了，不過那可是難說的了，他這宗矢口不再談這事的情形，究竟是出於畏懼我的勒納的心理，或者是出於畏懼我的心理的。但是這終究與我已經沒有多大用處了；因爲學校裏的小孩子們，把他所說關於我的那些話，都會完全熟背了出來了，但是還有一點爲他很可增加光榮的情形，却是我不可不一提的，就是如果現在有人提到了這件事情，讓他來作個見證時，那麼他總是要向人家打一巴掌，或揍一拳，以作答覆的！

一位信奉基督教的教徒，竟能會想得到麼，我因我畏縮懶懈的心情，遏阻着我，未曾在恰當的時刻馬上作了一個拒絕的表示的原因，有一天竟幾乎到了要作一個殺人的凶手和卑賤的搗對毒藥害人的人了？因爲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了「金羊酒店」內一張酒桌後面，腦子裏本來一點惡劣的念頭也沒有，換句話來說，簡直就是一點思想也沒有地在那兒坐着的；這時忽然有一位異鄉人，穿得極其古怪，但此外却並沒有甚麼不好的地方，自外面走了進來，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拿到我的棹旁就坐下來了。他向我問安，並且用一種彷彿他很認識我的個樣子的眼波向我瞻望。我心裏說：「這又是一位熟識的人和知心的好朋友的，不過他的面容，和他的名姓，



可是極其不應該地自你的記憶力裏脫漏了去了；你至少也得微微地面帶笑容，並且對於你們這很巧的重逢裝着點很高興的樣子吧。」我心內怎樣想，外面就怎樣作了，於是我們二人之間，一兜一搭，果然馬上便有一場會談推動起來，像在舊日老友之間的談話談心一般，雖然我們彼此決非舊日的老友，這是我現在終究覺察了出來的。我們談論所發生的種種災難禍害；我向他述說，有幾位在過去的末後一年中，怎樣上吊吊死和用其它的方法，怎樣毀滅了自己身體的人們，然後我們又談到了暴風雨中閃電打擊的事體上頭來，並且繼續着說，經閃電打擊所惹起的一場火災，是救不滅的。「是的」，我歎息着說，「這個世界，真是一個悲愁之谷，人們不得不驚奇哩，如果人們在這一切悲愁之中，仍尙能活過了四十多歲的。」——他回答說：「像你們這樣的人們，自然還能支持，還能熬得過去；因為無論羔羊怎樣，只要把牠們弄到了安全地方上去，那麼人們總會獲得羊奶羊毛的，但是像我們這一類的人們————如果人們要是把我視之爲一個徼倖的人物，視之爲一個幸運兒，無論從那方面颳過來的風，都能給他颳得一帆風順，那再也沒有比這一點，更會使我感到厭惡的了；因此我心內就很不高興地不等他把話說完，就向他動問，他是誰，他是作甚麼的。」我是一位室內捕鼠的人」，他用了一種不可描寫的誠實態度，向我這樣回答着說，「所以在現在的時期中，根本就是一個失敗的人物了，更加上那些有害的小動物們，現在都那麼貪睡懶惰，那麼遲慢繁殖，簡直彷彿牠們也必須得預先行過結婚典禮後，纔肯配合生子的一般，那麼自然就又難上加難了」。對於室內捕鼠的人，

我自來都沒有多少敬意的，尤其是對於那一些室內捕鼠的人們，如果他們碰見一位正正經經的市民，替代應行很謙卑地把兩支眼睛低垂了下去，反而很胆大地向他睜眼瞧望，或許更要向他問安，甚至還要打算向他問長問短地作上一次談話時，那麼我瞧不起他們的程度，簡直更要比瞧不起乞丐監督的程度還要加甚的；況且這一個異鄉人向我所作的這一種答復，竟至還會比一位太子要向人們揭穿他是甚麼人時，所吐露了出來的話，更為欣躍樂觀，這自然是不能使我不覺得可異了。「這樣下賤無人格的人們竟敢到金羊酒店中來喝酒麼？」我心內這樣想，並且向這位異鄉人瞧了一眼，就彷彿是我們那位地方長官騎着馬從我身旁走過時，向我所瞧的那一眼一樣的，可是那異鄉人，對於我心裏這一切估測，毫無所覺，很泰然地，彷彿我們之間的情形，這時還和先頭一樣似的，就把他烟斗裏的灰磕了出去。但是同時我在我的心裏也對我自己說：「你不要叫這個人今天晚上還覺出來了階級上的區別吧；明天，如果他要去他做他那獵捕室內耗子的時候，他自然就會曉得降低他的身分了。」——「那麼，你對我這職業說點甚麼呢？」他接着又向我這樣發問。「你這職業當然是沒有甚麼令人可羨慕之處的」，我向他回答說，「但是這或許會已經阻礙了你，使你不能結婚的了，那麼你這職業可也是有點價值的了。」——「你既說這話，那麼這結婚的事情，就是你的難言之隱了吧」，他很含了譏諷之意的回答，「哪，這可是一種耗子式的命運了。」——「你這個愚狂的人！」我恨不能這樣粗野地向他作了答覆，「你只用像我過了二十三年後，再來說你這惡劣的笑話吧！」但是我終究放棄

了我心裏的這話，不說了出來；因為對於外路人，人們敢作的事情，總是不可過遠了的。「我心內至少想」，他繼續着向下說，「一種把一個人飼養教訓得到了像一隻被閹割而肥胖了起來的雄雞地步的不幸，也不見得能會有這樣巨大的吧。」他說着這句話，就很冒昧地，令我很討厭地，伸出手來，把我的肚腹摸了一下。我被他這句話一激，反而回答說：「恰恰在這一地步裏，却就能是這不幸之所在的哩；你以為一個終日受打擊，而竟變得肥胖了起來的人，能會喜歡他這份卑劣下賤的天然狀態麼？該下地獄的！那能是無恥的行動的麼，如果人們為受那永久的虐待，為受那無量無盡的苦惱和厭惡，而竟會願意自己生得一副滿是病容，很能惹起人們憐惜的面孔，和一個哀殘的軀體，以便人們要想把幽衷裏說不出來的苦楚吐露出來時，令旁人瞧着人們那個樣子，就可相信，人們所吐露的話是不虛的了，要不然，人們嘴裏訴說着自己的苦楚，但是讓人們瞧着自己那一身險詐可疑的肥胖，豈不顯得自己訴苦的話，是不實在的了麼？我再問一次，像這種行動，能是無恥的麼？」——他向我回答說：「要是你厭惡你那位夫人時，那麼你把她剷除了，不就捷了。嗜，你覺得怎樣啊！」他說這話時，便把他連連由烟袋裏所吸到口中去的烟，又都噴了出來，竟至不大一霎，便使他帶着他那黃色的貓眼坐在那兒，直似成了一個招咒魔鬼的巫術法師一般了。可是我對他這話回答說：「如果你那兒那隻犬——我說到這兒，便用手向他那隻巨大的，黑色的，滿身長毛的彪犬指示，這犬彷彿也是一個室內捕鼠的人一般，恰恰地臥在我的雙腳之前的——」好咬人，那麼你就可以把牠或驅逐走，或吊

死，或把牠弄到河裏去浸死；但是在奉基督教的邦國裏，人們却不能這樣對待他的髮妻的。」——「你聽着吧，你這個人」，他作出一副非常神祕的面孔來說，並且伸過手來抓着我的手，我這隻手是我很不幸地由衣袋內抽了出來的，「這可以有法子，幫你的忙的，只要有胆量的話。」魔鬼纔敢公然承認，他是沒有胆量的哩。不過我對於他的這話，並沒有直接加以否認，但是我昂胸挺脯，用手向桌上敲擊，並且還逼迫我自己，由我的眼裏閃射着好些凶勇的眼神，爲的是令他瞧着，我是不含糊的。「吃了一定的一些灰色藥麵，這藥麵，我隨身都帶着的，」他用至令人可駭的聲音，附在我的耳朵上低低向我說，「不僅僅耗子會瞪眼伸腿。」他說了這話，就向我點了點頭，並且還握了握我的手，彷彿現在一切其它的事情，都是自然的，無須說的了；並非出於我當時偶然的精情錯亂，尤其是出於我對於這個可怕的人的畏懼心理，我也竟向他點了點頭，並且握了握他的手。「那麼我們的意見，這就算是一致的了吧」，他又繼續着說，「既這樣，當着這些人們，可是一字也不許再提的了，施諾可師傅！」可惜，我先頭已經把我的名姓洩漏給他了，所以他也竟知道，我是誰了；「像這樣的些事體，是不可以在酒店中仔細商談的，明天一早，我到你那兒去，咱們再仔細說吧。現在祝你夜安，我要走了！」他這一篇話，我剛聽到了像這樣的事體的字樣，我心內已經悚然畏怖，可是這個陰森可怕的人，說這話時，還會張口大笑，彷彿他並不是在同我規定一個毒害我太太的計畫，乃是說了一場笑話似的。他把這話說完後，果然站立起來，並且踉踉跄跄地向前開步了。「哎呀，天國的上帝

呀！」我心內在思想着說，「這傢伙，也還是喝醉了的——」這當然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在我的旁面坐着的時候，始終並沒有停止喝酒的——「真要再來一杯下去時——」這是我剛剛瞧見，他在櫃台上又令酒店主人給他斟上了一杯的——「那他喝得必至過於滿溢的了，這樣，他眼前有多少人，就要把多少人，都看作是他的好朋友了，這，人們在昏醉中，必不能不這樣的那麼他第一件，要向他這些在昏醉中所認為好友的人們之前，自會饒舌說了出來的，必定是我們剛纔所暗定要毒害我太太的計劃了。」我正在這兒這樣提心吊胆地不放心，可是已經瞧見他一點不錯地同酒店主人談上了話了；我一想到了這裏，我的心裏為之冷然寒戰。他低聲細語地說話，聽不見說的甚麼，但是忽然由他的口裏透露了出來「瞪眼伸腿」的字樣；這更顯得是說的我們先頭說的話了，所以我的脊樑骨上，就冰冷地起了一股子涼汗。酒店主人把他頭上所戴的寢帽，更向面孔下搵了搵，並且口中提到了「危險的」字樣；這可是把我們先頭的話，全都嚷嚷了出來了，我們的計劃這可敗露了！」我心內這樣想，並且為此我深覺，要受斧鉞之刑，頸項後，似乎已經感到了斫頭的苦痛。忽然間，我又聽到了他們說「耗子與蓄藏食物的房間」的字樣，這在我，簡直是如同聽到了天國裏的福音一般了，我的一團疑神疑鬼的疑雲，登時被破散，我纔明白，他們直至這時所說的話，並與我的勒納無關，乃是說的「金羊酒店」裏鼠子鼠孫了；不知不覺，我把雙手合起，深深感謝上帝，但是接着我就很火急地要求酒店主人，給我再送一杯酒過來，以便藉此可以把酒店主人與這位異鄉人之間很危險的會談，給猛然

打斷。酒店主人急忙把我所要的一杯酒，給我送了過來，那個異鄉人喝得滿滿一肚子的酒，一溜歪斜向外面奔了出去，一隻胳膊很拙笨地磕在了門柱上頭，可是他絲毫不曾向我回頭瞧一瞧，彷彿他已經完全把我忘了似的。

他果然是把我忘了的；因為在次日早晨，他並沒有到我那兒去，然而到了當日午刻，他因他那下賤的營業，和因無護照，以及一切其它證明文件，這是我們的警察很有理由向一個室內捕鼠人之所要求呈示的，竟令我心內非常感到滿意地被警察送出境去了。況且即便他那一天早晨果然能到我那兒去，我也絕不肯同他攜手作殺害人命的事情，我也絕不肯向他作這宗表示的，雖然我在酒店中曾一度向他默然應允；因為誰肯去害死他的太太的，只是因為他曾向一位室內捕鼠者作了這樣應允的緣故！

關於我的太太，還有一點，直到如今我並沒說，因為按照她那一份性情說，那是天然的，無須說的現像的，就是她那好節省的心思，與年俱增，愈來愈不像話了，這竟至使她最後到了連自己身上的脂肪肥胖，也都要苛刻起來了的個地步。她這由節省到吝嗇的轉變之發生，是常在她，她平日本來愛打扮，穿件新衣服出門在外的，第一次禁止我，到聖誕節不要給她再製一件新外衣的時候，因為往常每年聖誕節，我都要拿這樣的一件衣服，當作節禮贈送給她的。她懷着一番極其奸詐的心思對我說：「到聖誕節，你可以給我作一件其它歡喜的事情，不必再送我那件衣服了，就是你可以把你在工廠中所用的那個小烟袋給了我吧。」那麼她也要開

始吸烟了麼？這是我一聽到她那句話，首先給我自己所作的思想，並且我已經喜歡，這可要在她的身上，也獲得了一位吸烟同志了；這一下子，她不能再斥責我抽烟的興趣，爲一種無用的浪費了，假設她也果然抽上了烟時，但是我這一點心思，却馬上就令我覺得，不能很實在了，因爲我忽然想起，她那肺部素常爲喧嚷與怒喊所毀壞了的，所以她除了害牙疼病之外，也從不會動一動烟袋和烟葉子的。「那麼她要這個老舊的，半已毀壞了的一隻烟袋，作甚麼用呢？」我自己這樣問着自己說，「假使她所要的，是你星期日拿出來用的那隻帶有海泡石嘴和銀子嵌鑲的烟袋時，那麼那還有可說，但是這個卑污不堪的舊烟袋，她要牠，難道說，是要把他毀了，再——」。我簡直深以爲恥，現在來承認，當時甚樣一個癡傻的念頭，忽然間起於我的腦際，來把我原來的思想給打斷。「哎呀，哎呀」，我心內想着說，「她可真是不錯呢，你的太太，誰還能料想得到，她竟會注意到你這些細小的地方上來了！」因爲我當時非常嚴重地在相信，她也要給我作一點喜歡的事情，到聖誕節晚上，必是把我的舊烟袋要走，再贈送給我一隻新的烟袋的——我心內還問着自己說，這可怎樣是可能的呢？可是我現在述說這件事，真不能不嗤笑我當時的心眼，竟會傻到了這樣的地步。聖誕節底神聖晚間，降臨了，家中兩支很莊嚴的，爲禮敬救世主的蠟燭，也被點了起來了，用葡萄乾做的蛋糕布了，連帶着用月桂樹葉所彩飾的一個豬頭，一併地被置放到了棹上，可是在那後面，已經置放着那本巨大的，嚴厲的，用鐵和黃銅所嵌鑲的宗教講道經典，令我望而生畏，因爲這本書冊，當在我還是

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由木櫃上突然撲嗵的一聲砸了下來，幾乎沒有把我的腦袋打碎了的，並且又因為現在勒納在重大的宗教節日，都要很喜歡地由這本書裏給我讀個一段兩段的哩，她這用意一半是要阻止我到外面去，然而尤其是爲要獲得一種機會，在一位久已死了朽了的傳教士底假託之下，把各式各樣侮辱的和可恨可惡，而那書中絕不會登載着的些言詞，向我劈頭說了下來。當在我們還沒有坐下吃飯之前，我就把我的那支舊烟袋拿了過來，把一張白紙墊在底下，又把牠放在了一個碟子上，一併向我太太遞過去，我口裏還說了些開玩笑的字樣。「好！」她說着把烟袋接了過去，登時就擗碎了，並且還把擗碎的碎塊，很從容地由窗內扔了出去。然而替代拿出來我所預期了這樣多日子的賠補禮物，她竟使我注意說，從現在起，我每一個星期可以省下二十個克羅彩的烟葉子錢了（譯者按：每一克羅彩（Kreuzer）約合德國一馬克之二分）。「那麼省下這二十個克羅彩，作甚麼用呢？」我很刻毒地問她。「作甚麼用麼？」她回答着說，「牠們的用處，就在使牠們存在那兒，纔能滿償牠們的目的的，並且牠們越是存得久遠，越會滿償牠們的目的的！」——「那麼這是不要我抽烟了麼？」我怒氣一湧而出地這樣說。「絕不是這樣的」，她回答，「這換句話來說，就是不要叫你很輕率地得了肺病的，並且假使你果然得了肺病，那麼無論短長，你平素節省的錢，就可以給你發生極優越的用處了，就是可以去請人給你醫治了。那麼你還能相信，大夫會把你那爲烟氣所吹炸了的肺葉白白地給你再縫了起來的麼？」我甚麼話也不再說了，但是我心內的主意，却是拿定了；要說是不叫我



抽煙，那可是不行的，我寧可放棄了呼吸的氣息，也不肯放棄了抽煙的；因為爲一位抽煙的人，那討厭的新鮮空氣，是不能享受的，它必得用烟草底氣味把淡素無味的氣體元素薰染一番，然後纔不致使它感到厭惡的。因此到了次日早晨，我就把我那隻光華燦爛，很動人眼目地掛在鏡子下面的星期日用的烟袋取了下來，帶到了工廠裏面去，並且向我的大爲詫異的太太說，這隻烟袋，我要絕不加以珍惜地這樣長久施用，非等到她給我置辦一支價值較輕，而可以代替的烟袋來，不停止的。她對於這個精品烟袋上的銀質嵌鑲，以及琥珀墜子的珍惜，竟使她動了退讓的心思，但是她仍還用詭計爭執着讓我答應，在一星期內各工作之日將就着吸一種價值便宜的烟葉子。在一切的事體之中，她都是這個情形的。譬如說我在工廠內，要收一個學徒的時候，那麼他事前必被邀請，到我家中去吃一頓飯的，這從外面看，很像是出於我們寬厚大方的心思的，其實絕非這樣，是我的太太要試探他的飯量大小的。假使這位青年的人在吃這頓飯時很倒霉地碰到了他愛吃的一樣菜，或者他曾走了一個遠道，能吃兩個人底飯時，那麼我的太太就決不許我收留他了；因為勒納總是說：「誰肯把一種向四下裏剝蝕的癌症，置放到自己的肉裏去呢？」並且在這宗機會裏，她總是把她所做的最好的飯菜端了上來，並且很慇懃地添菜搽飯；然而我呢，我是知道她這一套詭詐的把戲的，所以我就假裝，我是節食會裏的一位會員，我讓那要當學徒的青年人注意這一份或那份菜底害處，我警告他不可吃得過多，使腸胃過載受傷，竟至使那不知內幕的人們，反而以爲她是真正厚待客人的人，而我反是一位吝嗇的人

了。但是最可笑的一點，甚至還是她以她的朋友和親戚們底食量與消化能力底程度，爲她對它們的友誼與情愛的標準了。假使誰埋怨它的胃口衰弱，甚麼食物都得拒絕，只除掉一杯清水和一隻吸烟用的紙捻，那麼她對待這個人的親切，簡直沒有個够了；到了這個時候，她就要說：「哎呀，多樣一位知禮知儀的高尙人物啊，他簡直的令人覺得一天比一天更可敬愛了！」假使遇到了與此相反的情形，而有一個人相信，她對於我太太所做的一個菜，除了要兩份來吃之外，不會有更好的讚賞表示了，那麼我的太太就要說他是一個不知規矩的粗野人，簡直僅只是由食道與胃口所造成的的一個漢子，而不是像其它的人們，是由肉體與靈魂之所造成的了。她的唯一的一位總角女友，就是一位園丁底妻室，她每個星期日都要來拜望我們一次的，同她這位總角女友，她已經打算着馬上就要永久決裂的了，而她要決裂的原因，就只是因爲她這位女友害了一種消耗性的病症，而當在她這病勢漸次增進時，每次到我家中來，不像先前，僅只是慚慚地喝三杯咖啡和吃一塊點心就够了，乃是現在竟至喝到六杯咖啡，和吃三塊點心纔能够了的原因；爲的是可以找到一個決裂的理由，她假裝着對於那位羸瘠消瘦，已萌死像的女子，起了猜疑之心——其實是假裝着猜疑我同她有戀愛的嫌疑的——是我現在很可以再加上去一句說的。幸而這個女子已經在恰當的時刻死去了，換句話來說，就是恰在我太太給她所釀，而勢將要朝着她劈頭發了下來得暴風雨爆發之前，要不然，她就得要經驗經驗，我的太太會說她那死亡的嘆息，是她的戀愛的嘆息，她那肺病的潮熱，是單戀的潮熱的了。自我太太這

一種苛刻慳吝到了不近人情地步的心性上，自然不會有一個其它的人，較比我所受的苦惱還會大的了。而那最使我厭惡的一點，就是她這苛刻心情，是同着我們的財產俱增併進的，我賺的愈多，我們的一日三餐，愈惡劣得不成話了。有一天我因為給我端上來的一盤菜湯，簡直淡薄得和清水一般，所以我就非常氣忿了起來，我對她說：「我們既沒有孩子，亦沒有牛犢，我們身後遺留下的財產，都要歸那些絕無干連的人們來承襲了去的，我不明白，你這苛刻慳吝，你這剝削剝取究竟有甚麼用處。」——「你這說的甚麼話呀？」她很活躍興奮地回答着說，「那麼對於我們不是一種榮耀麼，如果法庭上的先生們於我們死後來檢查我們的財產，不得不心內懷着驚奇與敬重的意思，向它們那財產清冊上登記着說：盛銀質器皿的櫥櫃，滿滿盈盈盛得這樣多的銀質器皿，簡直連一個羹匙底把兒也不能再盛得下了，亞麻布和亞麻布衣服，發現了這樣大批，簡直使克利斯托夫與瑪格達勒納，施諾可一對去世的夫婦，在三十年內都可以穿用不盡，烟筒簡直癩得要破了，那裏面這樣磁實地掛滿了薰香腸和薰火腿的？這一種的身後稱道，不是尚能令我們在天國裏喜歡，甚至在地獄裏尚能感到了安慰的麼？或者你是願意，人們議論你說：這個窮鬼，躺到了墓中去，還是須要人們把他典當了的，如果人們肯出之於此一途的話，因為收斂了他的屍體的棺材，還沒有給錢呢，他由這一世界裏偷偷地走了下去，彷彿一個坐監的賊盜由監獄裏溜了出去的一般，沒有一個人會到他那身邊去的，除了教堂墓地裏的蟲子，如果這蟲子不鄙棄他這破產家底貧屍腐肉，而願意加以齧食的話！」她常常怒恨，我們

不會成了天主教徒，只是因為天主教一年裏那一大批齋戒不吃肉不吃早餐的時日的原因；「在這一宗信仰裏」——她說——「人們可以能學點甚麼道理出來的，這宗教自身都帶着節儉之德性，那麼那些狂妄的伙計們，自然就不可以說不滿意的冷嘲的話了，倘若食棹不常常為肉菜底重量之所壓折的話。」甚至她最後竟走得這樣遠，連她那經濟上的顧慮，也都向我自己的軀體上擴展起來了，她禁止我，把身體作無益之用，這是她所用的字樣，譬如說夫婦間義務之滿償，她只是很稀少允許我的；大概是因為她很曉得把擁抱底價值，按照着一文一分的錢財去計算，並且是因為她計算着，我把我的體力，置放在手藝中，是較比置放在愛情中，有益得多了，有效果得多了。因此在這種情勢之下，那就絕不足為奇了，如果我用盡方法去騙她和去賺她，不過這多半雖然能與我成功，但是有時遇到我無論怎麼樣也不能把我的目的打消的時候，我的計策底果實，反會很可恥辱地脫出了我的手腕去的。任何一種災禍不幸的事情，一叫我聽到了耳內，我便要視之為我的一個遠親或近親，視之為我的一個表兄弟，或早或晚，必要來照顧我一次的；我有些時間，正正經經地驚異，我還不會犯了為人所憎惡唾棄，可以把我引渡到刑事裁判法庭上去的罪惡行為；人們不是有些現成的例子的麼，一個人早晨潔白無惡，像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似的，自床上起來，而到了晚間，便又滿身濺血，像一位巴燕國的希賽爾（Hiesal，譯者按：希賽爾為十八世紀巴燕國之一巨匪）似的，躺到了床上去。至於說須要隨時隨處慎重小心麼，那終究有甚麼用處呢，無論你怎樣慎重小心，仍要會出岔兒的！慎重小

心，恰恰就是那司命運之神，拿來作玩戲用的皮球。魔鬼是無處不在，只是人們要尋找他的地方，便尋找不着他了。誰能會相信，我直到現在所碰到的最惡劣的事情，竟是我不得不在我自己的食物貯藏室裏之所發現的呢？然而這件事情，却就是這所說的情形的！

「因嘴饞，要找點好東西吃，一天晚上，我竟下決心作賊，自己偷起我們自己家裏的食物來了。我們原本把我們的猪宰殺了，並且把猪腸做了些極好的灌腸。可是這些灌腸，我的太太讓我吃的分量，剛剛够惹起我要想多吃，而絕不可降服的貪饞的；然後她就令我把這灌腸弄到了食物貯藏室裏去，在那兒把牠這樣高高掛起，真像永遠不要把牠再取下來的一樣。食物貯藏室底窗戶，是朝着大街開的，我不曾令人瞧見，暗自把窗戶上的鐵拴拔開，把窗戶虛掩着，可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這是爲了甚麼緣故的。黑魃魃的夜色沉垂了下來，一鍋滿滿的淡薄馬鈴薯，給我置放在面前，當在我走至室內來吃晚飯的時候，我一看見了這馬鈴薯，簡直就使我氣得要絕望的了。「叫魔鬼把牠都取了去吧！」我一腔的怒氣，整個湧了上來說，可是我的意思是指馬鈴薯說的。「誰呢？」勒納問，把她那長的鵝脖子，由火爐子後面伸了出來。「我說的，是我的牙疼，你用不着多心吧！」我回答說，並且放下了我手中拿着的叉子，還把一塊手絹，故意搗在了嘴巴上，裝着牙疼的樣兒，連飯也不吃了。待了一霎，我就偷偷由門內溜出，輕輕地和謹慎小心地警戒着躡手躡腳圍着我的住宅繞了個圈子。那夜色底黑暗也足足够了，很濃厚的，含着神意的陰雲，吞沒了吝嗇的月光，這月光時而這裏那裏厭厭煩煩地透一點

微芒出來。我剛一聽見，屋內我太太底紡車嗚嗚響了起來，我就從外面把食物貯藏室底窗戶給推開，我很靈巧地躍身跳進了窗戶裏頭去，髣髴我自三十年以來，就是一個作案的慣賊似的，其實我這靈巧的飛躍，實在是怕人家捉住了我，纔硬逼了出來的。「祝您晚安！」忽然有一種重濁的聲音，自我的身後這樣喊了過來。我急忙低聲向發出這聲音的人說：「快別作聲，別作聲，爲上天的原因，千萬別作聲！」「你儘管放心吧，朋友，不要緊的」，那人又向我這麼答覆，並且繼續着說：「但是你須要幫我的忙，也得叫我進去，纔行的，這窗戶可真高得令人可惡的了」。這我可得怎麼辦纔好呢？要是我不幫他的忙，讓他鬧嚷了起來，驚動四鄰街坊，豈不令大人小孩都來嘲笑我，是一個自己要偷自己的東西的人了麼？或者我可以把這個不認識的人，順從着他的要求，把他拉到窗內來麼，爲的是然後可以在暗中以好言勸告他，讓他再由窗洞裏爬了出去？我簡直不知道，我應當作甚麼了；可是我的手，反而比我的頭腦還要來得快，因爲我的手，並沒等到我頭腦裏高一層的命令，便彷彿是出於本能似的，去抓住了那個朝着我這隻手伸了過來的拳頭，並且把伸出這個拳頭的那個漢子給拖了進來。「奇怪的相逢啊！」這個人爬了進來說，並且在暗中向四下裏摸索。「一點不錯的！」我不知不覺嘆息了一聲說。那人又繼續說：我也打算着要向胖大個子施諾可作一次拜訪的，不過我是要等到他宅內的燈光熄滅之後纔來的，正在這時，我可就瞧見了你敞窗戶了。這是你怎麼能得辦到了的呢，並不先把窗上這玻璃割下一塊來？」——「這是一個秘密哩！」我驚懼得牙齒震震作響地回答着說。他

趕忙插嘴說：「這你可得告訴我說的，然而我也不能叫你白說，我要爲此教給你一個打破手械的新法子。你曾在那兒畢過業呢？」——「畢過業？」我問說。「是的，在那個打學（即大學之訛讀）裏，我的意思是要說，在那一所監獄裏？」——「我還沒有坐過監呢！」我回答。「你這個不幸的人！」他又接着說，「那麼你連一次也沒有畢業了麼，你還帶着你那一切的罪惡，到處拖拽的麼？司法界已經三次給我犯罪惡都洗了去，並且又從新把我給蕪光了。那麼你良心上都馱載着些甚麼罪名呢？你所犯的罪惡之中，也有點重大的案情麼，譬如說，一件殺人的案子，或者其它這類的事體？那麼或者你一點代價也沒有，也未會獲得，就都把你的德行拋棄了麼？」——「哎呀你這個人哪，你說話，簡直就彷彿你真是魔鬼了似的！」我很驚愕地結結巴巴回答說。「誰告訴你說，我不是魔鬼呢？」他這話，他這樣鄭重地說，簡直使我乍一聞到，心神驚戰。他又繼續着說：「實在的，我向你說了吧，我就是魔鬼，我要把我自己的祕密事情告訴你一點。三個月之前——」他這罪惡的言詞，剛一說到了這兒，我心內驚怖得簡直受不了，我又聽見遠遠那個打更的在報告時辰，況且天上的陰雲也漸次開展，所以任何一位從窗外走過的人，必能瞧見這個窗戶洞敞大開的；因此我不等到那個可怕的怪人瞧見的時候，我就急忙又由窗內跳了出去，可是在我向外跳的時候，我口中的舌頭，竟誤入上下的牙齒之間，遂致把牠很不輕地咬了一下，於是舌頭上的血，順嘴流出，把我疼得簡直不知怎樣好了。我奔到我家的街門之前，忙把門扯開，大聲喊叫着說：「有賊了，有賊了，在食物貯藏室裏哩！」就

連二趕三地竄入我的內宅裏。我的太太，連帶我的那位夥計——這位夥計是我從來所有一切夥計中，身軀最爲高大的，他是一個，據他說，對誰都不怕的人，只除了怕他自己之外，就是怕他自己的那發怒發狂——他還半醒半睡，迷迷糊糊，手裏拿了一隻點了起來的燭，就一起奔向食物貯藏室去，我呢——那個自認是魔鬼的賊盜，他決不能認識我，是他先頭的同黨同志的，因爲我們先頭只是在至昏黑的暗地裏成了親信的朋友的——我手裏拿着一個掃帚把，也在後頭追隨了他們去。可是我們在那室裏，甚麼也沒有發現，既沒有發現了作賊的，可也沒有找着了那些香腸；勒納一看香腸沒了，便心疼得頭腦暈眩，踉踉跄跄跌入我的臂腕之中——她只是頭腦暈眩時，纔往往會跌入我的臂腕中來的——我的那位夥計一邊口裏發出些至爲可怕的咒罵言詞，一邊他到把這普通錯亂的情形瞧在了眼內，於是竟偷偷把一塊鹹肉藏到了旁邊去，這自然不會脫出了我的眼光的，但是我也不過問這件事情，讓他這大個子搜點便宜去吧。可是次日早晨發生了些甚麼事情出來呢？一種嗚嗚汪汪，以及咬架的聲音，彷彿是自二十隻狗底嘴裏發出的一般，未等到我起床的時候，就把我自床上催了起來了；我把窗戶打開向外瞧看，就看見那全盤的香腸，都盤成了一個圈環，掛在我們的大門上面，爲這香腸底香味所吸引了來的這一羣惡犬，一個一個蹦跳着想要撈下一塊來吃，可是一個狗剛跳上去，其它的一隻狗，又氣忿不過，生恐怕搶走了牠的食物，所以就很刻毒地去下口咬牠的尾巴，因此牠們全都在枉然徒勞，不但幾條，就是連一條腸子，牠們也是搆不着的。這一場事情底一種這樣的結局，固然深



覺可喜，但是却令人們不可理解。過了幾天之後，我聽說我們本地方上的一個罪犯，因患神經病，要由監獄裝移交瘋人院，可是在半道上，看守護送的人，偶一疏神，竟至被他脫逃，並且經過了一個較長的時期，纔又把他逮捕了回來。決無可疑，我那晚上在我的食物貯藏室裏所認識的那個人，就是這個瘋子了。

## 第三章

## 全篇之收煞

一夜的時間已經過去，正是天光大亮的早晨了，旅行的車子也已在郵站門口立候着，我把行囊全都整理停當，走至了客間裏來，爲的是要向施諾可作別，施諾可爲吃早酒的原因已經到這兒來了。我看見他坐在一張棹前，棹上擺了好幾個已經喝乾的空瓶子，並且還有更多的毫未動的滿瓶子，此外還有一份結結實實的小午餐；在他的對面坐着我昨夜宿歇的郵站裏的主人，那位高長的，瘦乾的人物，透着特別，起勁地向他對面的早客述說逸事趣聞，力博他這位客人底一笑的，這時任何一件獵人小故事，任何一段關於軍營裏小伍長以及老福理慈（Wright）國王的笑話，無不全都搬弄了出來，甚至，那郵站長尙不以僅只苦惱他的記憶力，僅只搜索些現成的故事來說，爲滿足，他對他自己也還足穀不加珍惜的了，他令他的幻想力嚐到鞭笞與刺馬錐催促的苦味，硬要他的幻想力幻想出來這句或那句可笑的話，好讓他的客人聽了，不知不覺地發笑。可是施諾可呢，他平時本這麼容易發笑，並且這麼愛笑的，現在反而板起面孔來，坐在那兒，一點表情也沒有，一點聲音也不出；他只是時而遇到郵站長說得非常可笑時，反表示着極其鄙視的樣子把頭搖搖，或者發出一聲嘆息的聲音來，並且如果他要張開時，那這張口單單地和唯獨地是要把一塊肉，或一點類似的食物塞入口中去的。「喝吧，只用快喝

吧！」郵站長很火烈地說，「然後你再把耳朵支棱了起來，現在我要向你述說一個笑話了，這笑話還是自我祖父以來傳流下來的。要是聽了這笑話，而不肯發笑，那簡直是叫作得罪墓中這位仙逝的人了，我是決不願意當這麼一個狠心不要發笑的壞小子的；因為我的祖父實在堪當人們底敬重，他還是小學裏的教員的，如果我們大家之中現在有個能寫會算的人時，那他都還是自他那兒學來的哩。」郵站長在這一篇話之後，跟手就述說了笑話。他這笑話也實在是有趣，可發一笑，但是施諾可仍照樣板着臉子，一點笑意都沒有，雖然他那面孔却也癢得要崩裂的個樣子。「你真不害羞麼？」郵站長對施諾可說，「在這位博士先生」，他說這話時用手指着我。「這個笑話足夠可發一笑的了，可是你反而坐在這兒，完全像個麻木無覺的傻瓜一般麼？叫魔鬼把我取了走吧，如果我要再答應你，同你打賭時！」——「你們打的甚麼賭呢？」我很急切地發問。「那麼你能這樣無禮貌，把這位博士先生所問的話，置之不答麼？」郵站長很活躍興奮地對施諾可說；可是施諾可仰首向我瞧着，把手指頭放在嘴唇上，以表示他不能說話的意思，而他也果然堅持着他這默然無言的態度，始終一聲不出。「哪」，我很淡然不以爲意地回答，「向旁人的秘密裏，我是不要侵入的，那麼你既不說，也沒有甚麼要緊，再見吧，我要告別了，施諾可師傅！」施諾可聽了我這話，立即站了起來，抓住了我給他遞了過去的手，很熱烈地握了握；然後他就把打台球的人們所慣用的那塊粉筆拿了起來，向棹子上寫了一句祝我一路福星的話，讓我看看。「這個人怎麼了，他啞叭了麼？」我一邊這樣問着送我出來的郵站長，一

邊由門內走了出來。「可絕不是這樣的，這是他純粹自私自利的心的！」郵站長回答說。「這是怎麼個話呢！」我愕然地發問。「他只不過是要白白在我這館子中吃喝上一頓的」，郵站長這樣向我作答，「因此他纔來裝着這個啞叭底樣子。因為我們昨夜喝醉了酒，打起賭來，約定今天早晨我須要把我廚房裏和我酒窖裏最精美的食品與飲料，這樣長久免費置放他的眼前，讓他白吃白喝，一直等到他被人們逗引得笑了，或者說話了為止。假若他要是笑了，或者只說了一個字出來，那麼他就得要加倍拿出錢來，把所吃所喝的一切賬都還了，那麼這可就是我心目的利益之所在了；可是要是他果然能始終支持得住，始終不笑不說話，那當然無須說的了，我自然會知道，誰今天晚上還會悔恨得把自己頭上的頭髮揪了下來，並且拿腦殼去向牆上撞哩。可是現在還沒有完呢，叫他只用小心了吧！只要我能想得出來的話頭和事情，我都要去向他發洩，凡是出於我們這一族的人們，沒有一個短少心眼和不是詭計多端的。我要朝着他的臉辱罵他，非把他氣得，臉上發紫發藍，像一隻被閹割的公雞一般不可；我要把一批第三者召集了來，當着它們大家述說，他有甚樣的劣跡，這是他不得不加以反對的，如果他不要大家都相信，我這話是實在時，我還要在他的脊樑後頭放手鎗，讓他猛吃一驚，不由他不出聲；他的太太對於這打賭的事情並無所知，我可以到她那兒去告他，說他在我這兒大吃大喝，亂花錢，叫得太太奔了來和他併命；我要假裝着施行自殺；我要——」

他剛說到這兒，我的車子就開行了，所以他向下的話，我就沒聽見，他的結果，我當然也

不能知道，而我的這篇小說，也只好以此作結了。

## 我們時代上的一種苦悶

一部半途擱置，未經完成了起來的長篇小說中之一殘篇。

(一八五一年作)

現在我到這兒來坐着了，這兒正是處在一片崇峨雄偉，簡直髣髴要把我壓倒壓斃了似的大自然界底中間，我在我週身的每一條腦系筋裏，每一條纖維絲裏，都不得不奮勉着，對於這大自然底重壓加以抵抗，假使我不要把對我自己的感覺，也都初這重壓給壓得失掉了的話。在我的頭頂上，無量無邊的巉巖巨石，層層疊疊高塔似的堆聚在天空裏，山頂巔上，爲永久不化的積雪所蒙蓋着，幽暗漆黑，無從穿行的密林，由山腳下一直延展到了山頂上去。由山高頭奔流了下來的水，全都跌入山谷之中，爲的是然後再向各方面分散，發展着灌溉浸潤，以及沖淹破壞的效力，在山谷底旁邊，有一間經牧人所遺棄，而空無一物的草廬，這草廬是我棄捨了人世走到了這兒，住在裏面的。那人世，牠裏面的擾擾攘攘，苟苟營營，絕不足以動我的心的，像一顆疏遠的天星一般，無聲無聞，不聞不見地橫臥在我的腳下，在這一切的事物之上，漸次黑暗了上來的夜色，悄悄地，悄悄地，把牠那充滿了神秘的紗網撒了下來。

請你們把沖霄凌漢的巍峨高山，連帶一間孤獨寂寞的隱修之室交給了我吧；你們把那由不測之深處洶湧澎湃了起來的海洋，再把一隻漂盪於生死之間的小舟一併地給了我吧，那麼我就

要向你們說，並且要向你們指示，我是有甚麼能耐的了。這不是我常這麼說的話麼？現在我覺得，我這話是說得實在的了！在日常庸務俗事底散亂裏，在煩瑣平凡，無意義，無價值，隨時轉換繁忙的事件底漩渦裏，人們絕不會到了，或絕不會不得到了收斂精神，深自反省的地步的，人們都是如癡如醉，悻悻然生活了下去，人們同其它的人們儘可能地維持着一樣的節拍，走着一樣的步調，作着一樣的事情；在這兒，人們攔折了一條荆棘的枝梢，因為牠在人們走過時，撕裂人們的衣服，於是人們便覺得，竟彷彿自己是一個大英雄似的了；在那兒，人們很從容地把一條荆棘枝梢，屈折到了一邊去，於是人們便沾沾自喜，以為這是豪俠舉動，足可值得世人之所景仰的了！人世竟至可憐到這個地步，快逃了出去吧！逃了出去，到那大自然界裏，向大自然之精神底眼睛裏瞧一眼去吧，它是很威猛地自你素所相信可以填補佔據着的個體自取來的圈環裏，把你扯拖了出來，又硬把你向你心曲中至深邃的個微乎其微的去處擠了回去，並且它能會把你毀滅了的，如果你在你這個去處支持不住的話！誰要是覺得在這個去處支持得住，是絕難受侵犯的，那它便是尋獲了它生存上的基礎，而從此以後，便永遠不會戰顛驚怖的了。

一個思想，是我永不能，永不能堪忍的，就是我要一想到了，叫我並不是一個其它的事物的，除了是那大自然用以咀嚼嘗試自己的味道的上千上萬的舌頭之一的。縱然那也是不錯的，大多數的人們生存在世間，只為的是可以落得一系列交互間雜的春秋時日，並且只是爲了這個目

的，再去產生些和它們一個樣子的後代子孫出來；可是只有單個的少數的人們是負有替它們大家向造物主償却感恩心知恩心的使命的，因為要不然爲甚麼於正在健康與充分的齧食之中竟能亡去，而並不知有過去與將來的動物之外，還要創造了只能一半，只能斷斷續續，只能零零碎碎享用享受的人類的呢，不是惟獨要令它們爲這森羅萬象的造物向那造物主表示着感恩感德的心的麼？然而誰還能來斥責我呢，如果連我，也是要對那造物主表示着一番這樣的感恩心呢？

哦！一種無限無量的境界會給一個人展現到它的精神眼目之下來的，如果它能曉得向它的胸懷裏作沉潛靜觀時，這一種無限無量的境界，是和外界的，肉眼可見的，吾人到處奔逐流浪於其中的一個世界，完全同其巨大，同其堅真，同其實在的。連這一個境界，也是要由人們底內界裏走現了出來的，如同那元始的創造力由上帝底精神界裏出現到世界裏來的情形一般無二。那麼我應當來抵抗我這由內往外實現的精神境界麼？我應當把那在我的心內不可抵抗地催促鼓勵着我的一種力量，再很卑怯地阻塞了回去麼，因爲牠在我與我的幸福之間橫行出現阻擾，因爲牠在我要滿償世俗的人們所敢稱之爲「本分」「義務」的事物時，能硬來打攪我？所謂幸福麼！這能是甚麼呢，除了是我們的心和我們的命運，根據着可憐的條件，所暫定的一種休戰狀況之外？所謂義務麼！還能有比應行自己發展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能力義務，更爲神聖的義務的麼？自然是，我的父親願意我，我的母親要我作一個甚麼樣的人——。但是這兒可正是這句話了！我是不要去隨着大衆共同推動那大轉輪的，這大轉輪底目的，惟一在能得輪轉！



我對於人世並無所虧欠，只除了我這肉體是我虧欠於人世的，所以如果人世要向我要求的，並不是我這肉體，而是一件其它的事物時，那麼就要請它去仔細瞧瞧吧！

如同在黑夜裏，風聲寂息，時而時而一隻爲飢餓所驚擾的豺狼到處迷亂奔走着，嚷叫着，而我在我的草廬內一陣陣身上發着寒冷，愈來愈向我身下所臥的草藉底深處滾鑽了進去，一直等到我的身上感到了煖意爲止的情形一般：這一切的全都是些像人們沐浴時的狀況的，因爲在沐浴時，凡是不屬於人們身上本來所有的，至爲內裏的事物，都得要脫落而去的了。我曾作夢，夢見造物主創造人類，而我便是第一個被創造了出來的人，剛剛地把我置入世間裏來，直似把我置入了結婚時的花燭洞房裏一般，當時我對於所謂「以往」與所謂「以後」，一點的感覺也沒有，我是大造環境中唯一的一個有意識有知覺的中心點；可是在我的心裏，那種跳躍不安，而於我醒覺時，便會自一個地步到一個地步追逐着我的情形，絲毫都不曾具有，並且也一樣地絲毫沒有要把我的勢力向廣大處擴展的野心；我把自己的心神完全收斂了起來，彷彿我往往不知不覺地收捲我的手成了拳頭的一般，所以這簡直可以說是：我向我的核心裏的歸返生長的了！當時我還覺得，我是能動一動我的身體的，我的腳，是可以把我馱到了我自遠處所望見的那一株開滿了花朵兒的樹木的，但是我仍立定不動，然後我就屈膝在一朵玫瑰花前跪於地上，向牠那花萼注視，繼續着我便把我的雙目閉起，倒臥地上去。太陽底光，向我的眼睛上照射了下來，然而我並不把我的眼睛睜開。一陣溫柔的微風，把一大股子花香吹過我的面前，但

是我並不把這花香吸入我的鼻孔中；露水底珠兒充滿了可愛的力量沾濡我的嘴唇，但是我把我的上下牙齒咬定，緊閉牙關，使牠不能透入我的口中來。而這一切的尙非出於我執拗頑固的心情，尙非出於我豫感某某一將來命運的驚怖感覺；這實在是出於我至爲甘美的樂趣的，這實在是像一個小孩兒對於母親的反抗一般的，因爲母親底意思，是想要令她這小孩兒自己站立了起來，但是它却兩手抱定它母親底脖項不放鬆，所以它母親便不得不把它再抱了起來，並且因爲離着乳房很近，所以更不得不使它橫臥臂腕之中，好叫它吃奶的了。及之我由我這夢中醒轉了過來時，那陽光便令我覺得很是可討厭的了。——

譯者按：原著者在這一篇題目之下加有附註一段，茲特將其譯之於下：

這一個人物，是又出現於我所著的尤利亞 (Julia) 一部悲劇之中的，在這部的悲劇中，這個人物底名子，叫作：伯特拉穆 (Bertram)；在戲劇中，他的性格，已經到了最末後發展階段，而在這部小說中，他的性格，却是正處在初期發展階段上的。這一點的指示，在一位好作沉思的讀者，或許不至於不歡迎吧。

馬韜（一八三九年初稿，一八四一年改作）

馬韜是一個年青的人，他雖然出身寒微，不會具有特殊才智，但他却因作事謹慎耐勞，性格又安靜又謙恭，所以竟會博得人們底好感和信任。人們在他所居住的遮諾阿（Genoa）城裏，以種種的事務委託他，這他都勤勉忠誠地辦理，而人們也都從優地給他報酬；因此他對於他的清苦狀況，竟會到了在他的朝夕祈禱裏，除永久保持着現狀的一個志願之外，並無其它自天可祈求的心滿意足的地步；他那時正是所謂視生活為生活使命的樂天者之一的。

馬韜生病來了，他染了一身最惡毒的痘疹病症，因而有許多的苦痛就不得不忍受了。在他的病痛裏，他的志願底範圍忽然擴大起來。「那多樣地好呢，若是現在有一位親愛的婦人在你的臥榻傍邊坐着，想種種的方法來減煞你的痛苦，和緩和你的焦急！」這樣他心裏在思想，當在他雙目為疹毒所攻，彷彿瞎了的一般在那裏躺着時，他心裏深深感着愉快，在他的孤獨寂寞裏，給他自己描劃這一幅美麗的幻景。在他住室底彌邇處，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孀婦，帶着一的一個女兒斐麗藉姐居住，這女兒素常每當馬韜清晨一早起來，離開他的住室，去從事工作時，總是已經立在她們小小的一所園子裏的，並且總是很和藹地回答他的和藹的問候。他常常稱呼這位女子為他的晨星，並且每逢見面時，他對於她的溫柔清爽的美麗，都要至深地感覺一番欣悅的；但在他的心裏，却從不會起過去向她求愛情的思想，就是時而乘機去同她攀談一兩

句話的希望，他都不曾感覺過。一場離奇的，正在他的病中所起的夢境，一霎那間把他的這一切情形都給改變了。他彷彿覺得手掉了一件甚麼東西似的，但是究竟甚麼東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覺得，巨大的恐怖梗塞他的胸吭，淚自他的眼裏湧流着，頹喪失望的樣子，他來回在城內街巷裏奔竄。忽然斐麗藉姐向他迎面走來，並且用她的甜蜜的聲音向他發問說：「你尋找甚麼哩，馬韜？」「我尋找你，你，斐麗藉姐！」他歡呼了一聲說。「那麼你就來吧！」她說，並且拿眼睛向他瞧着微微地一笑。他心裏喜極了，正要把她拉至他的胸懷裏來時，她却大聲呼着說：「你在後面追了我來吧！」她言時，騰身而起，彷彿展開了翅子一般，直向天空飛去。「唉，我是沒有翅子的呀！」他說。「你只用很很地向我思念吧，那麼你就可以獲得翅子了！」她安慰他並且邈邈茫茫地失沒在黃金的彩雲裏。這一場夢境，馬韜在醒覺後，還一直繼續着夢了下去，他打定主意，要把這場夢，到他病愈後，登時地去向斐麗藉姐述說一述說，並且要在述說的時候，深深地向她的眼睛裏瞧瞧。最後他的病狀恢復到可以出離屋舍的程度了，他把他寥寥有限的一份積蓄上未曾完全耗盡的一點零頭，欣然地給了那位在他的病中對敷着服侍了的老婦，于是他在現在反覺比從前還要富有的一種欣慰感覺裏，自多些時日以來，第一次邁越他的屋門。他一出屋門，登時就向斐麗藉姐底住宅望去，可巧斐麗藉姐這時也正好跨進她們的小花園裏來。她這天裝飾得比在一切其它的時日，最大的節日不除外，所瞧見的，都還要漂亮，一件闊的，絲綢作的外衣，鬆鬆地流繞着她的秀麗的肢體，並且一個金製的十字架，爲

紅色的寶石所嵌鑲，在她的頸項間燦然地揚着輝光。這奇巧的相逢，和斐麗藉姐一身異常的盛裝，對於馬韜發生極深的，不可形容的印象；他覺得，她是一個非常華美的珍寶，這珍寶是那在他頭頂上裁奪一切的上帝權威特選擇了來，以便報答他所受的酷烈苦痛的，他不知不覺把雙手合起，并且欣悅和感傷得周身戰顫着，把身子靠在了一顆樹上，這時他竟把問候都忘了。

「可憐的馬韜！」——斐麗藉姐老遠地朝着他呼了一聲說——「但是神聖的上帝呀，你怎麼會這麼醜陋起來了呢！」她大聲地嘆息，當在她愈向近處走了過來，並且向他的臉上望着時。

「這樣麼？」他木然地回答，被斐麗藉姐底這一聲嘆息，彷彿被一支致命的毒箭一般，在他心裏面的最深處所刺傷。「你原諒我這一句衝口而出，不會加以思量的愚狂話吧」——她過了一霎，忸怩着說——「我說這句話，決不是要來譏笑你的不幸的！」「我反倒要謝謝你了」——他極傷痛地回答——「因為你肯來為我代替了一面鏡子，這我實在是缺乏的！」「你生我的氣麼，馬韜，但是你却應當寬恕我的，你更應當寬恕的，若是你知道，我已經是一位訂婚的女子了。你一定不要把我一生最美的時日給我敗壞了吧？」馬韜雙目凝直地向她望着，她握着他的手，又繼續說：「瞧，明天就是我的出嫁的日子了，為表示我不向我再見怪了，你也來吧，我的母親喜歡瞧見你哩。」馬韜一言不發了，他扭轉身軀，緩緩地向自己的住室裏面走回。他開始痛痛地哭泣，并且當在他的眼波忽而落到了他的牀上面掛着的十字架時，心中陡然地氣忿了來，把他的身子自帶着荆棘冠的救世主底像前扭轉了過去，以脊背朝着他，因為他覺得，彷彿

佛是那至高無上的上帝濫用了他的全能的大權衡，並且只是爲玩弄和譏嘲他起見，把他的心纔這麼改變得奇怪哩。但是一轉眼之間，他又覺得，他似是因這一個念頭，很兇惡地冒犯了那位仁愛無邊的上帝。他深深地悔恨，朝着那十字架跪倒地上，哽咽着說：「你罰我能，這你可以的，並且應當的，我實在是背叛了你了，我真是該受罰的呀！」然後他自地上立起，心裏極神奇地復又勇壯了起來，他恭恭敬敬地懷着虔誠的念頭，把十字架上的蜘蛛網給掃除了一番。

「感謝上帝」——他長嘆了一聲——「叫我貧寒，我是無有時間來失望的！」他說這話時，亮晶晶的淚珠固然由眼睛裏面流出，但他却硬把他的傷痛向他的胸脯裏面壓了下去，他離開他的住室，要到城裏他所熟識的人家去，無論甚麼事務，好找一點來作伴。

「你是誰呢？」當在他走進第一個人家底宅子裏時，聽見那位婦人這樣地問他。「我是馬韜！」他怔了一怔回答說。「馬韜？這是不可能的。馬韜是一個俊美年青的小伙子，他的臉子是人們愛瞧的，但是你却瞧着似個剝了皮的人一般。」「我是生了病的！」馬韜低沈了聲音說。「這可是一種特別的病症！你這個人，你快不要到這裏來了，人們要覺得肉麻哩，若是人們瞧見了你！」那婦人作出一種憎惡的形態，自他的面前把身子轉了過去，馬韜彷彿失掉了知覺的一般站在那裏，並且瞪着眼在後向她瞧去。及至他最後又奮了奮精神，要離開這座房子時，他瞧見了一面鏡子，他走至鏡子前立定。「哈，這是我麼？」他大聲地驚呼了一聲，因爲那裏面替代他以前的一副大好面孔，及呈現着一張醜惡的，生滿了膿疹，間雜着瘡痕的面皮。當在他又

向那鏡中望一眼時，他朝着那在澄清的圓地裏面迎現出的一副奸險地纖細畢露的鏡影，心裏冰冷地忿恨着吐了幾口吐沫，他說：「誰若是有這麼一副臉子，他就應當卑視他自己！」他良久良久地立在鏡子底前面，彷彿他因瞧見了自己的影像，要把他的靈魂化成石頭的一般。然後他仰首朝天望着大聲說：「關於我病癒的感謝，我要取消了！」接着他就急忙地走開了。他依次地把一切在他生病前這樣那樣總會找點事作的宅門都走了一遍。但是處處他都遭了人們底拒絕；在這家是因為這其間已經有一位其他的人頂替了他的位置，在那家是因為他的形狀令人瞧着討厭，在第三家却實在沒有事體給他作，最後到了一家，却嫌他，因為是被窮困所逼迫的緣故，把幾件好衣服都賣掉了，穿得過於破襤，像花子是的。過了不多的日子，他的女房東因為他拿不起房錢，也向他宣告他的住室終止租賃；于是他不得不離開他的住室，因而連棲身之地竟也無有了。一種默然忍受的憤恨占據了他的心性，這忿恨在開頭時，并非向他的環境，是向着他個人發洩的，侵侮和陵辱是他甘心願受的，并且簡直成了他的需要，他好像另外成了一個人一樣，一個只在他一切舊創痛上又獲得一個新創痛時，方能感到了他的生存的人。

一天晚上，他爲尋找夜間宿歇的處所，正自順着街道上走着，忽有一位衣冠華貴的先生向他招手。「你認識巴爾拔魯熾先生麼？」我認識他！「用不了一點鐘的時間，他就要從這裏走過的！」「這與我有甚麼相干呢！」「不許他明天再活着了！你拿去罷，這是報酬！」他說這句話時，就把一個錢囊擱在了馬韜底手裏。馬韜聽了這話，憤怒陡起，經直地把錢囊給他，又擰

在了脚下。「那麼這是我的誤會了麼？這怎麼會可能呢！」那個面生的人呼着說，這顯然非他意料所及，使他吃了一驚，他極卑視的樣子向馬韜瞟了一眼；然後他把他的錢拾起，就走了。馬韜這時覺得，好像一支無影無形的手腕兇橫地截斷了那條還把他向正道一方面聯系着的末後線索；他咬牙切齒地憤恨着心內想道：「我現在在我的面孔上大概必是戴着地獄底影像吧，要不然，人們怎能會以最兇惡的事情向我迎頭走來，就直接要求我，好像這是我的手藝了呢；如果人們應當內外如一時，那麼人們的外面怎樣，心裏也應當怎樣的，這我現在覺悟了，我就要照這樣去行事的！」——這時巴爾巴魯熾先生由那條窄狹的胡同裏走了出來。「哈」——馬韜心裏在想——這我可明白了，爲甚麼我的父親臨死時，寧肯給我遺留一把短刀，也覺得，比一物不留的好哩！恨不得這把刀子現在在我的身邊了！上次我去磨牠時，只是因爲牠生了銹。但也是也好，我已乘時把這件事來作在前頭了！」一種不忍的仁愛衝動又侵上了他的心頭。「在我下手殺人之前」——他大聲說——「我要拿行乞來試探一下子的，但是如果我被絕不留情面地拒絕了，我就要發誓，只作這一次的試探，絕不來二次了！」他遂卽向那位先生身前走來討哀矜，故意地裝作倨傲不遜的個樣子。這位先生是剛從一場歡樂的宴會裏出來，并已帶有幾分醉意的他把他的錢囊取出，一面把一塊沈重的貨幣遞給馬韜，一面向他說：「你拿去吧，這是我在賭博場中贏了來的！」馬韜剛要把那句：上帝報答你的話說了出來，并且又要很悲憫地加上一個警告給他，但他却又把這兩句話吞了下去，并且還攢了攢拳頭，因爲那位先生一搖一幌的



向前走着大聲說：我在聖百多祿和保祿教堂傍邊居住，我把這話告訴了你，爲的是你到了要上吊的時候，可以找到我，好給你出錢買繩子！」馬韜拿了塊錢，照直地朝着他的頭上摔了過去。那位先生吃了一驚，急忙地走開，馬韜瞧見那塊錢在地上發明，不知不覺地屈下身子去，把牠撿起。然後他又用腳把牠踹入了地裏去，一半由於神聖的良心上的高傲，一半却因害怕這塊錢，如果存在地的手裏，一到明天，就要動搖他的已經決定了的主意了。

次日的晚間來到了。馬韜整整地睡了一天，爲的是好把自己，把世界和上帝，都一併地忘却。最後「饑餓」來把他喚醒了。一切自殺方法之中最規矩，最無響動的一種，——消消停停的餓死——這方法一個被虐待的人屢屢這麼愛選擇了的，可惜同時却也是最困難的，并且這至少也不是馬韜之所願的。馬韜由地上跳起，把那柄在他的胸懷裏藏着的短刀取出，這是他清晨一早由他從前的女房東處又討了回來的，他把牠向一顆樹內刺了進去。白亮亮的膠液由樹皮裏面湧出，同時又自樹梢頭落下一個熟透了的果實來。「樹啊」——馬韜大聲說——「你是如同世上的人們一樣的。先擊你一下，然後纔肯給一個果實哩」他很垂涎地屈身去檢拾那果實，但是却被這顆樹的一條突出地皮外的枯根給絆了一下，他因而仆倒地上，并且那把短刀還刺傷了他的手。他的血一湧而出，他肅然地望着那血，并且說：「人們不會暈倒地上的，若是人們見了血！」疾速地，照着意大利國自來的情形，夜色上來了，于是馬韜遂又開始他的街巷巡遊。「誰從這裏過，我就搶劫誰！」他半低聲地說，當在他聽見了脚步底響聲時。但是命運反

來嘲弄他的誓言，因為第一個向他迎面走來的，却是在那位他的病中服侍過他，並且後來還同他均分過她的一點窮苦的財物的老婦。「到那裏去啊，老母？」他向她問，當在他趁着這時正好由雲彩裏鑽出來的月亮底光明把她辨認出來之後。「回家去，爲的是好餓着肚子去安歇」——她回答——「并且明天早晨好再餓着肚子起來！」「明天我就要把我所欠你的賬，都還你了！」馬韜說。「若是你能有這力量，我的孩子，你就作一件合乎基督教底道理的事情罷！」那位老婦回答，并且走了過去。「我的上帝」——馬韜說——「這位老婦明天還可以吃飯，誰知道，她後天還能吃飯麼！」他這時向着一空洞的，窄狹的胡同轉折了進去。這胡同裏兩邊高得令人暈眩的房屋，全都把月光遮了，透不下來。他瞧見一所位置在其它房屋之後，一個拐角裏隱藏着的房屋，在這裏有一個人順着一架靠在牆上的梯子爬上了房頂去。「這個人」——馬韜心裏在想——「大概是偷着向一其它的人底妻室處去的，但是這次却要給他向他的甜頭裏加點鹽進去哩！」他輕輕地把那架梯子拿開，平放地上，然後他就下邊開始敲起門來了，雖然敲擊底聲低微，但是經過長久的時間，終究使得裏面的人注起意來了。最後一扇窗敞開了，一位老頭底低細抖顫的聲音發問，誰還在這麼深的夜裏來打攪。「我只是要告訴你，老先生」——馬韜回答說——「剛纔你們的家裏有客來了；這也許是你們的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同你的青年的妻，如果你有一位青年的妻時，或許是同你的女兒，必定有好感情的，那麼你心裏一定要覺得不痛快的了，若是你會把這位夜間的客人切切實實地歡迎了一番、讓他又走了。」「你到別的地方開

你這無意識的玩笑去罷」老頭很厭煩地回答——「我的屋門鎖得很結實，那麼從鑰匙洞裏，就只有神鬼可以進來了！」「愛情是有飛翼的！」——馬韜說，并且自地上把那架梯子舉了起來——「它不怕跌斷頸項，如同貓一般爬過房頂去。」「我的錢！我的錢！」——現在那老頭大聲喊叫了起來——「皮哀多羅呀！尼可羅呀！有賊了！有賊了！」房屋內登時地活動了起來，點亮的燈四下裏端着，照見一間一間的屋室。「是這樣的麼？」——馬韜心裏想——那我要把梯子再直了起來的！」他果然地作了這事，是那個被追逐的，奔逃的賊人，因為在原来的地方尋不見梯子，于是一急，竟由高高的屋頂上向街心裏跳了下來，他落到地上時，一個錢囊響着由他的手裏鬆脫了出來。他哀號着躺臥地上，不能立起，因為他把一支腿跌折了。「現在——」馬韜說——「可該着我來劫奪賊盜了，那麼這一場狂妄的際遇，可要達到圓滿的地步了！」或許他也實行了這一着的，但是太晚了，那個老頭帶領他的些僕役們，拿着風燈，已經由門內奔出，并且由其它的一方面，為喊叫和嘈雜的聲音所驚動了的警察也走了過來。老頭首先把錢囊拾起，又拿脚去踢那個賊，最後向馬韜空空地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但他一瞧見馬韜穿的衣服襤褸，就吃了一驚，并且立刻向尼可羅下命令，小心有人再鑽進宅子裏去。馬韜又向前走去。「學行兇的」——他兇憤着冷笑大聲說——「反把做賊的給送到絞臺上去了！」生命上頭不可測識的矛盾，彷彿是用爪子捉住了他，他覺得，世界像是一個無意識的萬花筒一般，牠在錦色的混合裏，無目的，無規則，表現着千百般有趣和無趣的形式，並且人類底理性，像是小孩子

們拿着震撼和吹萬物的暴風，當作了一匹馬，要向那上頭騎乘的嘗試一樣。

在一個素來有惡名聲的地方他立住了脚。殺人的事情，他現在覺得絲毫不足輕重，他覺得，他必得把一件重大的事故，如同是把一種壓船的石頭一般，拿來壓在他的心裏，然後方能免除他的思想使他不向邈茫的前途，無邊的空虛裏面陷落了進去。不多時，從那邊走過來一個人，他手裏拉着他的一個男孩子，馬韜作了個威嚇的姿勢，立在那裏，但是那個人却很親密的樣子向他身前走來，并且說道：「好朋友，這裏是一個極可怕的地方，這個地方人們能躲避時，人們一定情願躲避的！若是你沒有不可耽誤的重要事務時，那麼請你跟隨我走過這段名聲惡劣的街道，送我回家吧，我要給你錢，不叫你白走一蹶的！」這一篇出乎意料之外的言詞，一開頭時，頗打動了馬韜底心，但是既而他又想道：這樣說話，必是因恐怖而生的詭計了！他一面向胸懷裏伸手去摸他的刀子，一面很兇野地回答：「我瞧着像一個人們可以來要求保護的人麼？」「關於你的外貌」——那個人安然地回答，并且把他的聲音疲勞的孩子舉起，抱在了臂腕裏——「却是很如我意的，這就是要說，自從你病起之後，因為我的全盤的不幸，都是自那些比你還俊美的男子們來的，這是我所懼怕的。我很認識你，你叫作馬韜，我願意僱你給我服務，但是我須先要知道，我的女人對於你的意見怎樣。」「唉呀多樣地明亮呀！」——小孩大聲插嘴說，并且用手指着馬韜底一半露在外面的刀子，這是他被他的父親抱了起來，纔得看見的——「給我這把美麗的刀子吧！」登時他就向馬韜屈過身子去，大膽地把小手伸入馬韜底

胸懷裏，抓了那把短刀，就疾速地扯了出來，並且雖經他的父親底叱責，也不再撒手了。馬韜以手撫摸他的額部，他不知道，這時冰冷地穿射他的腦髓的，是一件甚麼東西，一種苦痛上的尖刺麼，或者是一個思想上的鋒銛呢。致於他正要用拳頭打死的一個人，現在反絕無猜疑地在他的身傍走着，並且還向他希望，對於他人的攻擊與以抵抗和援助；至於一個小孩子底潔白無惡的任意妄動，竟會兒戲戲地把他的殺人兇器給刼奪了，因為是這殺人兇器底詐偽的閃光惹動了小孩底天真的眼波，並且至於這小孩拿了這塊他所用以刺殺他的父親的鋼鉄，去扎入一個蘋果裏面，或者竟至要把一個玩偶底塞得飽滿滿的泥腹給劃開，這一切的，他覺得這麼離奇，但却這麼可笑，竟把他擠出了人類底一切知覺之外，使他覺得彷彿把腦袋倒置在一個針尖之上，風一般的疾速，自東到西，又自西到東地旋轉了起來，因而就可以用他的眼睛，陡然把一切的都瞧見，登時可以了解了萬事萬物底限際，于是不得不把不能結合的也都給結合了起來，這又使他覺得，一個人本來甚麼都不是，只好像一面鏡子。鏡子裏隨時現一個甚麼像，他就算是一個甚麼東西。「這裏就是我的家了」——那個人奇怪的聲調裏說，並且把他的孩子放在了地上——「你同小孩子在這裏待着，我要從一個後門進去，好到前頭來把門敞開。你無論誰，都不許它們從這裏出去，若是有人來，女的，尤其是男的，更不許你放過它們去的！」馬韜聽從他的命令；本來要使他覺得可怪的事情，現在反使他覺得成了自然的了，只是離奇的變故和偶然發生的事實底潰決了的激流復向舊漕的歸返，纔是能使他這時感到意外的驚奇的。小

孩子立在那裏，寒冷得週身戰慄，因此他就向一塊石頭上坐下，并且又把兩支眼睛也閉了起來。馬韜向他屈下身子去，撫摩着他的頭髮，這時屋門慢慢地敞開，一個男子緊緊地圍裹在一件華麗的大氅裏面，潛然地警戒着走了出來。馬韜施行他所得到的命令，截着那個男子底去路，不令他走過，并且用強力嘗試着，把他再擠回屋子裏面去。那個認不出是誰的生人叱罵了一句，作了個疾速的動轉，就把馬韜底膀臂給擊傷了。這一來，馬韜遂遏止不住他的忿怒了，他自己已經睡去的小孩底身邊，搶過那柄短刀，用着一個剛把兇惡的殺人念頭克制了下去，登時又瞧見人們拿着刀子來要殺死他的個人底心裏這時要一湧復起的兇忿這樣勇猛地把那柄刀子刺入那個生人底心臟裏，竟使他發出一聲破裂難聽的痛號，側側歪歪地向屋子裏面褪回，并且在過道裏因爲是傾斜的上身把門給撞開了，立即地倒在地上死去。現在小孩底父親出現了，他一隻手拿着一支騰射着火和烟的蠟燭，一支手極頂地兇怒着抓了他妻底絲縷一般的長髮，一個面色慘白的，裸露着胸肺的美麗人物，在他的身後拖着。「沒有人到這裏來麼？沒有人麼？沒有人麼？」——他大聲地喊叫——「難道這屋裏有了鬼了麼，爲甚麼樓梯這麼亂響，門會自己敞開了呢？但是我想，是把鳥兒給捉住了吧！」在他的狂怒之下，他扯着他的青年的，也并不反抗的妻，一個勁兒向前邁步，一直到最後被地上那個刺死的人把他的妻絆了一腳，跌了地上去，纔止住了脚步，這是因爲他和她都沒瞧見地上死者的緣故。她的妻吃了一驚，自地上爬起，只是在她的沾染紅了的白衣上，爲地上死者尚在淌流不止的傷口裏的血所染污了的，男的

纔覺了出來，是出了甚麼事了。他拿燭光向死者底臉上照去，立即木偶似的呆立在那裏，然後他大聲說：好，馬韜，好，你替我代勞了，這個人是我不能忍心親自下手殺死的，因為他同我自幼都是朋友！」馬韜不由地也向那死者撒了一眼，他這時立在那裏，彷彿正在期待着一座山一樣的東西，慢慢地搖幌了過來，在他的腦頂上破碎了，好把他蒙蓋起來。巴爾拔魯熾先生底歪斜了的面容向他齜牙裂嘴的呈現着，他一瞧見是巴爾拔魯熾先生，頓時覺得他所作的，容易馱載了，他尤其覺得容易了，當在他的膀臂正開始激烈地疼痛了起來。「找一個醫生去！找一個醫生去！」青年的妻大聲喊叫，並且由無量無邊的熱愛裏深痛恣肆，絲毫不加以勒抑地發生着悲哀，她倒在了死者底屍身上。「唉呀你這個兇惡極了的人哪！」她又大聲地叫着跳了起來，如同一個鬼一般兇憤着，向馬韜身前圍來，她奪過他手手裏的刀子，就向他刺了去。她的丈夫却捉了她，把她投在一個牆角裏面，馬韜一面把他的流着血的膀臂高高地舉起，一面說：「我是被他所首先攻擊了的，我只是抵抗了我的性命。」「你的性命，你這隻狗？」——她梟鳥一般號叫着說——「你不覺汗顏麼，你現在還活着，你不覺慚愧麼，令他死了，他這個如同光明一般的，遊行人間的人物？誰將來再給你一塊麪包吃，一杯酒喝，他就該永久地被詛咒！」「你這是詛咒了你自己的」——她的丈夫說——「因為就在今天晚上，『你』還得給馬韜吃的和喝的，並且你還要馬上給他把膀臂上的傷口裹纏了起！」「裹纏這一隻把我心窩上的愛人刺死的膀臂麼？」她大聲喊着說，並且徹耳地高笑起來。「淫婦啊，淫婦啊，你你到了這步田

地，還敢公然向我這樣麼？」——她的丈夫面色蒼白着大聲喝叱——「你的末後時刻臨頭了！」他朝着她闖了過去，她蹲縮在地上不轉動，并且把兩支手搗着她的眼睛，小孩跳了過來，以背遮護他的母親，伸開膀臂緊緊地抱着他的暴怒的父親底雙膝，但是他的父親却抓着他，把他自身邊遠遠地擲了出去，竟使小小腦袋碰然的一聲碰在了堅硬的牆壁上，于是小孩一聲不發地倒臥到地上去了。「神聖的上帝！」——馬韜戰顫着呼了一聲，并且一面伸手去搶抬手到了地上，只還勉強強灼着的蠟燭——「你把小孩子摔死了。」那男的這時已經用手掐着他的妻底咽喉，他慢慢地把脖項轉了過來，并且說：「這是你扯謊的！」「他沒有氣息了！」馬韜說，一面察看着那小孩子。男的脚步搖搖晃晃的走了過來，將近馬韜身邊時，他止住了脚步，并且半低聲地說：「誰知道，這是我的兒子不是！」「他是你的兒子，他是你的兒子！」——他的妻發出尖銳焦急的聲音說——「我發誓，這是真的，當着天上一切神聖們底面前，它們現在蒙起它們的臉來，不忍目睹，因為是親父殺死了他的親生的兒子！」「那麼你就在身後跟了他去，告訴那些神聖們說，這件慘暴的事情是怨你一人的！」這樣他叱喝，但是他却一步也不移動。這時小孩子底身體略微動了動，并且把眼睛也睜開了，但是當在他一看見他的忿然凝視着的父親，他就又把他的眼睛緊緊地閉了起來。「你寬心罷」——馬韜說——「他沒有死！」驚駭怯怯地傾聽着的女的，一聽了這句話，就兩膝着地，手足并行而前，她舉起她的丈夫底一隻腳，默然地把牠放在了她的頸項上頭，在她的心裏，她第一次覺得，為一個思想所劈破，這個



思想好像是在血紅的燈光裏面一樣，遠遠地使她得以認出那一種非常巨大，爲一個輕佻浮躁地逾越了夫婦之間的防範的女流所置入一切的人類底關係裏面去的狂妄錯亂。她的丈夫却不理她，任她舉起他的腳來，他只是在向那個男孩子望着，這孩子經過了很長久的時間，纔又把眼睜開，并且被馬韜把他抱起，遞入他的父親底臂腕裏。「我頌揚今晚」——男極莊肅地說——牠雖然令人可駭地證實了我對於我的淫賤無良的女人所懷着的猜疑，但是牠同時却也給了我一個確據，證明這裏這個男孩子，他，我每逢想要親親時，總是寒顫着又把他放下，不願的，確切是我的孩子的，因爲這個下賤的女人，她幾乎使我爲報復起見，成了一個殺害無辜的孩童底兇手，在她的狂怒錯亂之下所說的話，是我可以相信的，這話，在她作了這一場下賤事情之後，除了這個時刻，她無論怎樣說，我也相信不及了。」「唉，寬恕了我罷」——他的妻愧歎着說——「或者你殺死了我吧，若是你不能寬恕我時，只是你現在所作的，纔使我明白了，我所作的不對了，我現在恨那誘惑了我的人，他雖然已經死去，比我在任何的一個時期裏所愛他的程度都還要加倍的甚。」——男的用銳利的眼光觀察着她說：「這是實話麼？」「我起誓，這是實話！」她回答說，并且把手朝天舉了起來，作起誓的樣子。「那麼你就拿這件事來證明吧，」他冷然地說——「就是你把這個不能在這裏擱着的死屍放在你的臂上，把牠順着街道馱了下去，一直馱到那一片已經殺死過這樣多人的兇野的地方上去罷。」替代一切的答覆，她周身戰顫着，但却堅決向死者身前行來，并且嘗試着，要把他舉起。「你鬆開手吧，這已經殼

了。」——她的丈夫溫柔地說——「我要親自作這件事的，但是你這其間須要把馬韜勝臂上的傷口給重纏了起來，因他遞補我昨天開除的那個圓滑伶俐的小伙子底缺，在我們的家裏充當僕人！」男的于是把那死屍運到了一邊去，這件事情，因為他所居住的一條胡同素來僻靜，兼有惡聲名，所以雖在亮如白晝的月光之下，竟會與他成功，不會為人們所攪擾，就是連瞧見，也都不曾有一個人的；女的把馬韜底傷纏裹了起來，又給他端出一份很佳美的夜餐。馬韜心裏暗自思想，他這麼得以一旦置身於一所這樣好的，到處透露着富華豐裕氣像的家庭裏，却是惟一地，單單地，多虧了他的面貌底醜陋的，于是他對於那永恆不息，操持着天地萬物大權威的上帝底怨恨，在他的心裏就又有幾分和解了，這操着天地萬物底大權威的上帝，彷彿是把一個人類命運所循行的圓圈子有時給弄裂了，但他却又會把牠給按時結合了起來的。

荒鳥先生和他的家庭（一八四七年初稿，一八四八年改作發表）

「哪，你們爲甚麼這麼個樣兒低垂着你們的頭呢？快樂吧，像我是的！」說着這幾句話，荒鳥先生走進他的窄小的室間，他是在一個冬日暮晚由城內返了回來的，在室內他的太太，被兩個畏懼黑暗的孩子最後所催促，剛剛把燈點了起來。「爲甚麼你不抬起頭來瞧瞧我呢？」——他繼續着說，並且立在了他太太底身前，他太太正在那兒以手撫摸她的寒冷的小女孩，彷彿無餘暇可以向她的丈夫瞧一眼似的；——「你又在這兒照舊日老例子暗自在心中拿我去同那位賣膏藥的野大夫互相比較起來了麼，他當初也曾尾隨過你哩？你感謝上帝吧，替代他，你獲得了我，因爲我至少現在還在活着。然而他却是在今天晌午被魔鬼給迎了走了，並且半點鐘之後，當在我正從他的房前走過時，那位鍍金師，他對於這一切還毫無所知呢，把一塊刻着尺長金字的新招牌釘在了他的門楣上頭，這是要加倍給他招徠主顧的哩。」——「他——？」他的太太問，現在第一次把她的眼睛略稍抬起了一點，然而她的手却不知不覺自孩子底頭上滑了下來。「死了！」——荒鳥先生深以爲幸地急遽回答——「這樣確切死了，好像是他吃了自己的煎藥中毒而死的一般。是的，這一下子他可不能再拿着他那塊東印度綢的手絹來惹我生氣了，這手絹是他每逢早晨從這兒經過，瞧見了我站立窗口時，就要拈着個角兒，讓牠風地裏飄飛，故意向我炫耀的！爲過聖誕節他決定又定作了一套新外衣哩，只爲的是要向我矜炫，他纔給他自

已加倍，加三倍過於他實際所需地置新衣哩。巴不得裁縫已給都給他剪裁停當了！這一紙眼單纔是個美麗的聖誕節禮呢，對於他那位驕傲的夫人，她彷彿完全忘了似的，她多樣愛同我跳舞，並且在跳舞時多樣愛捏我的手，常在我的父親尙且在世之日。」——「我的上帝！剛剛纔三十八歲！」——他的太太說，並且也並不再理他的丈夫，身體毫不轉動地向前凝視着。「那麼你們」——荒鳥先生從新開始，並且轉身向着孩子們說——「爲甚麼也老是蹲在屋子裏呢，爲甚麼你們不站起來來回跳幾個圈子呢，如果你們覺得身上寒冷，爲甚麼在冰場上我永遠瞧不見你們，可是總是瞧見別的孩子們？活潑吧，孩子，和你妹妹跳舞吧，我要給你們吹哨湊樂呢！」——「它們一整天連一口東西還沒吃呢」——他的太太悲聲恨腔地打斷了他的話頭，——「你弄家裏來的那點子馬鈴薯還在那兒擱着呢，我們沒柴火來煮牠！」——「那麼這你就沒有法子辦了麼？」——荒鳥回答着說，說時立即自兩把圍繞棹子而立的舊椅子中抓住了一把底靠背，把牠舉起，很很地向地下一摔，幾乎未把牠摔碎——「我想，這總是個辦法了吧！」——「這就是你平日的本領了」——他的太太發言——「並且只是爲這個緣故，我們纔敗落到這步田地哩！這是最後一把爲客人們坐的椅子了，其它的一把是你在家裏要坐的，孩子們即便不如此，也是沒有座位的，除掉我的胸懷和你的膝頭！爲甚麼你也不把牀來折了燒呢！我們久已就連一杯水都拿不出來給人家喝了，如果有人來拜訪時，因爲我們已經沒了杯子！現在要再照着你這辦法辦，那明天沒有一個人會在咱們這兒再找出個座兒來了。」——「這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麼？」

——荒鳥先生回答——「連一隻狗也不會到我們這兒來露一露面了，因為牠知道，自我們這兒要求不了甚麼去了。那麼一個人不要更快地走開了麼，如果他在屋內找不着個座兒坐下且講且說地來教訓我們？但是，終究都一樣的！不這麼辦也行，有的是法子！今天晚上我們可要叫我們足吃足喝，很很地舒服一下子哩！外面對於我發生了一種謠傳——可惜這謠傳不真，你瞧——」他止住了他的話頭，把他頭上一直到這時還在戴着的帽子脫下，並且用手指着頭上腫起的一個痘疙。「這是你從那兒弄來的？」他的太太問，並且站了起來。「從那兒弄來的！」荒鳥回答，並且趕快地又把帽子戴起。「又是在你叔父那兒被它們把我給推了出來的。那兒一切的絲毫都沒有變動？」——「唉呀，唉呀，你這個人哪！」——她驚駭了起來——「你還要把我們最後一點指望都給葬送了麼？我的叔父每年補助我們的款項，已經就很有限的了。但是還得遵守一個條件，我們纔能獲得他這補助的，就是你絕不許登他的門，甚至在白天你也不許自他的房前走過！那麼現在呢？你可是把這個條件破壞了！——我簡直地怕得肉顫起來了！我顫戰起來了！」她把她的孩子向胸懷裏緊緊摟起。「唉，甚麼呀！」——荒鳥先生說——「人一死，甚麼樣的愚妄條件不也就都算完了麼。然而一種義務，却是我盡了的，當在我到那兒去的時候，一種對於那兒那班子人們和對於你的義務！我聽說，老頭子得了痰癆，並沒有留下遺囑，就死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你不就成了承繼產業的人了麼，不是麼？」——「然而這却不是這樣的呀！」——他的太太回答——「這你總能知道的呀！」——「這却是我所未

能知道的！」——荒鳥先生含了怒意說——「大街上兩個人正在那兒談論這件事體，他們却沒有瞧見，我在一個牆角裏站着，正在拴我皮靴上的靴帶，所以他們也決非意在同我開玩笑的。畢及我走了過來，他們都向我脫帽施禮，其中的一位甚至跳了過來，給我把手杖拾起，這手杖是我還故意作爲試探，其實這也是勿須的，棄置到地上去的。這對於我證明的力量已經足殼了，所以我趕快奔到死者底家庭去，爲的是好防止那一羣無人監視的壞蛋們，那位女廚師，那位男僕，盜竊什物。剛到了門道裏，女廚師就給我迎面走來，帶着些銀製的器皿。——「拿着這些東西到那兒去？」我向她怒聲呵叱。『不許離開這個地方！或者——那麼嗜，你』——我向那個壞東西，就是約翰，喊了一聲，他手裏拿着一支鷓鴣，剛從廚房裏走了上來——「爲甚麼你還沒有到我那兒去呢？你或許剛把那份月份牌給焚燒了吧，在那裏面死者把你生盡了方法向他所豫支的工資都給記了下來了？這可要大大地與你不利的！」——「唉，上帝！上帝！」他的太太悲嘆着說——「這兩個可憐的孩子，男十歲，女八歲！它們可要怎樣好哩，如果」——「它們可要怎樣好哩」——荒鳥先生憤然地把她的話搶了過來說——「如果它們要承繼一份產業，而它們的父親不像我那麼勤奮地去保護它們的權利！然而這次我可是有點過於急了，因爲我末後一句的恐嚇剛剛出口，那位老人就走了出來，並且怒氣衝衝地發問，誰在那兒這麼大聲地亂嚷嚷。因爲那位女廚師照着她那份惡劣的素性惡意地回答說我禁止她，不許把銀器送到金店去，把牠們摩擦摩擦，以便仁慈主人眼前的誕辰可以陳設，而那位男僕又加上了些還要可惡的言詞，所以老

人自然就非常氣憤了起來，他的臉變成了藍色，他的手一個勁兒地顫動，並且————發了，他在我背後向我所喊出的陰狠的志願，要我在階梯上顛蹶，折斷頸項，却未曾得以償遂，雖然約翰那小子儘力施行了他這粗野的命令，可是現在我們要利用這個謠傳，以博取利益的，趁現在我們還能博取的時機！快着點，特奧多，你跳到肉鋪裏去，取幾磅肉來，還有你，小奧古斯特，跑到雜貨店裏去，弄點牛油來。如果他們還從不曾賒給我們過東西，那他們現在也要賒給我們的！用不着這樣戚眉皺額的，女人！過了七點鐘還被打發上街，回來了，仍不會把咳嗽帶了來的孩子們多着呢！你趁這個空兒也把馬鈴薯洗一洗，我要去弄木頭去！父親明天早晨來還賬，他到叔父那兒去了！」用這些話頭囑咐着，他把男孩和女孩，它們兩個都是只顧在躊躇，未能立即聽從它們父親底命令的，因為這使命，它們今天已經不是第一次所作的了，並且結果怎樣，也都早已爲它們兩個所習知，驅逐至門外，而牠也在它們後面追隨了出來，可是他的太太在屋內却發出了一種冷笑聲音，聲音裏一半含了輕蔑，一半含了絕望，並且她死釘在她原來的地點上，絲毫也不動轉。荒鳥先生一到了門外，就照直地，信步地走了去，他要在他所住的那一方僻遠地方走上一個圈子，他在走過的時候觀察着許多板籬，和頹廢的叢樹籬，甚至這兒那兒注意到一塊在風地裏響動着的窗板，因爲牠釘得不結實的緣故。但是他剛想要去下手把牠取下時，不是覺得月光過於亮了，就是覺得街上來往的行人過於多了，或者就是一隻狗來打攪他，因爲牠向他獠獠地直吠。最後他對他自己說：「我何必還受這份罪呢，肉鋪和雜貨店裏能

不能弄來肉和牛油，還真是疑問的，即便果能都弄了來，那麼那把椅子也足設作燃料的了。他想到這裏，登時就又恢復了他那尋常高傲的態度，這是他方纔因為要想作竊木賊的原因已經放棄了的，于是他就返身向回裏走了。他剛返身走了幾步，脚下就撞着了點硬的東西；他伸手把牠撥起，可是瞧，那整整是一囊銀錢。他很小心地引首張望，看是否有人瞧見了他，然後放心大膽地把錢囊置入了懷裏，就又繼續走起他的路來了，脚步却也並不見得比先頭快得了多少。及之他又到了家裏時，他並沒有發現他的太太在那兒從事調理炸肉底工作，然而可是正在那兒給她的女孩脫衣服哩。他的男孩向他迎面走來，給他傳達屠戶罵他無恥的話；女孩子也要向他說話，可是她母親止住了她，並且說：「你們的父親已經都知道你們要報告的話了，現在你們快睡覺吧，快攢入被窩裏去吧，免得燈滅了，甚麼也瞧不見！」「用不着的！你們都別睡吧！」荒鳥先生現在呼聲說，並且把那囊錢扔在了棹上。明亮亮的噠啦銀元在棹上輪轉，小孩子們發出歡呼的聲音，他的太太却表現着至高度的驚愕向他的丈夫瞪眸注視。「你這人」——他的太太最後發出怯緩的聲音說，並且一種惡劣的猜疑在她的心裏升起——「這錢給你從那兒來的？」「要是這是中彩票得來的錢」——他回答說——「那你最後可不得不承認，我作的事情對了吧，當在我把星期一那天我所拾來的十二毛錢硬送到代賣彩票的鋪子裏去買彩票，替代給你們拿去买麵包吃？」——「不，我不說這話的」——她的太太說——「可是我不能不慶幸，一個惡劣的舉動終究能有一天例外地獲得了好結果。但是這錢果然是這樣來的麼？」「我們再



繼續着談吧」——荒鳥先生喊着說，——「如果我們吃飽了的話！這會促進胃裏的消化力的。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世界裏的，在這世界裏與一個人會忽然有一頂王冕落到了頭上來的，雖然這個人一直到這時連一頂他可戴的氈帽都沒有。這是我已經屢次向你說過的，你現在回思一回思我這句話，快把火弄了起來吧，那麼現在你可不會再覺得這張舊椅子那樣珍貴，彷彿一毀了，就永不會再有第二把了吧！我要親自去取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我應該去氣一氣那一羣狗男女們哩，它們拒絕我的賒欠，現在可要叫它們相信，我一嚮也不過只是試探考驗了他們對於我的心理的，並且因為它們自我的好時日以來，就知道，我多樣愛花錢，只要我一有了這宗能力，那它們的心裏現在可該後悔懊惱哩，因為它們明白，它們在這考驗上的成績太惡劣，太不會略稍通融一點了！」荒鳥先生底太太這時却真起勁了，她很勤奮地動作起來，荒鳥先生把他的錢又都收入了囊裏，並且昂然地步了出去。他從一個小酒店前走過：這正仍是那一個小酒店的，在這裏他把他父親給他遺留產業底大部分完全以一個嬌生慣養的獨子輕率放蕩的素性，闊大爺底脾氣消耗浪費了的，因為他決非自來就是這麼個窮光旦，這是他把一筆，就他的情形說，很有可觀的財產揮霍了之後，纔落到了這個地步，並且因此纔招來了上邊所說的那位叔父底卑視輕蔑，而他的夫人因了義務底觀念不肯離開了他的，却竟也招來她這位叔父底氣憤仇恨。「從前慣同我一塊兒坐的那羣人們底大部分」——他心裏在想——「定準都還在這裏面坐着的，它們必定是在談論我呢，如果它們想不起甚麼好話來說時，它們要拿着我為訕笑譏嘲的資料，即便

它們肯往好處說，也不過說上幾句惋惜我的話，和聳聳它們的肩頭而已，那麼——我總得進去瞧它們一下子的！」他把手放在了門上。「要是我這麼突然一出現，它們可要說點甚麼哩，一開頭它們必定要躲開我，不理我，既而，它們一瞧見了這錢，就要向我點頭，就要恬然地，很親密地更向前湊了過來！哈，它們這羣人裏要是有個竟能到了向我要借幾塊錢的地步，那我一定要借給他的，那怕只爲的是叫它們好好地明白明白我所支配的這筆款項有多大。」他走進室內了。室內散佈着一羣亂說亂笑的人們，舊日的朋輩一瞧見了他，登時就很和藹地向他問候，並且彼此都低聲私語着，顯然地，荒鳥先生忽然承繼了產業的謠傳，已經侵入它們這羣人裏來了，並且這是它們現在認爲已經證實了的，所以甚至連酒店主人對於他也都又很恭順有禮起來了。荒鳥先生在他所惹起的普徧注意裏，在周圍所起的私語裏尋到了他末後這數年所受貧乏屈辱的補償，爲的是要完全享受他心理上這勝利，在他未落座之前，順着那間大廳底縱度一直地走了下去，然後他就向一張棹前坐下，靠這張棹子只有一個人坐着，這人是他所不認識的，並且這人對於他也絕不理會。這差不多有點使他動煩惱，因此就用銳利的眼光注視他；這人腰間束了一條皮帶，照皮帶說，他好像是一位正在旅途中的牲畜販賣商人，他用手腕把他的頭支在了棹上，作出一種極愁苦的樣子向前凝視着。「他必定是死了一頭牛了！」荒鳥先生心裏在想，「因此他現在心裏悔恨着在回憶那些屠戶們，向他們是他還可以把這頭牛趁牠未死之前以一種平常的價格賣掉了的。然而現在牛死了，可是對於他這過於貪求大利的野心一種公道的天

罰了！」然後他就大聲地吩咐伙計，給他拿一杯葡萄酒來。酒店主人趕快親自把酒給他送了過來，並且同時還把那盞放置在這位異鄉人眼前，而光亮已經有點暗淡的燈擦了一擦；這一來，人們可就完全瞧得清清楚楚，在這位異鄉人本來那麼剛強執拗的面容上現出了多少頹喪愁苦的神情來了。「你不爲你的酒賬操心麼？」——荒鳥先生半低聲地向酒店主人發問，並且用手指了指那位異鄉人——「他好像在那兒深深地想法子，怎樣會把你的酒錢給葬送了的！」——「這可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哩」酒店主人滑稽地回答——「因爲這賬還未成立呢，你瞧，他要來的一杯啤酒尙絲毫未動放在他眼前的。」——「爲的是讓你不能也說我這樣的話」——荒鳥先生繼續着說——「我現在要把我的葡萄酒來喝了下去的！」他說了，就把他的酒飲乾，並且伸手抓了一把噠啦銀元出來，放在棹上，他故意開始尋找零錢，並不是真心要這麼急於還賬，實在不過心裏癢癢，急於要向店主顯露他的財富而已。「唉呀，我的老天哪」，店主人故作拒絕，「彷彿這沒有時間了似的！您總不致想要馬上就走吧？像您這樣一位老朋友，這樣長久不會光臨小鋪，竟這麼快又要走，可真對不起我哩，簡直說吧，真要得罪了我哩！」——「那麼好」——荒鳥先生答覆——「我就不走！可是你要趕快弄一份好晚餐給我裏的人們送了過去！它們本來要自己作點菜來吃的，但是何必還費這事呢！」——「自然的，自然的，何必呢？我可能是情願爲全城的人們都造飯哩！只是您願意叫甚麼菜呢？這裏是今天的菜單，您勞駕，請點菜吧？」——「上頭有甚麼，你就送甚麼吧」——荒鳥先生回答——「可是你總得送點正經東西

過去哩！再一說，你也勿須自視太高，謬謂你的烹調能超過我家裏的烹調的。哼！若是我瞧見了那兒牆角裏坐的那位裁縫師傅——噫，裁縫師傅，你點頭脫帽地已經足殼了份兒了，你明天早晨過我那邊去，給我量尺寸，裁新衣吧！——如果我因我衣袖上有個窟窿，不得不去麻煩麻煩這一位、或因一支靴子破了，不得不去麻煩麻煩一位鞋匠師傅時，那這完全是出於我不願使我胃口吃虧的原因，因為雖然我的叔父不是每天都懷着個要抱了我親熱親熱的願望，但是他却也決不肯存心令我忍飢受餓的，並且雖然他在他那人所共知的暴怒之下也曾有過一次禁止我，不要到他那兒去，但是他到夜間沒人瞧見時，却會愈加悔恨地到我那兒來的。你瞧瞧我這肚皮吧！難道說，牠還見瘦了麼，自從我不到你這兒來吃油炙香腸時？」他說着這幾句話，就用手拍了拍他的肚皮，他這肚皮却也奇怪，雖經馬鈴薯和乾麵包乾燥的灼蝕，仍能保存了牠原來的那圓潤的，自來却也是他視爲人們對於他每日三餐實況的輕蔑思想上頭的個避電針的。「哦，那可決不能的」，酒店主人回答，雖然正在極力獻着殷勤，然而却也不得不強抑制着冷笑，「您反到想起甚麼來了！可是，我現在得快趕去吩咐伙計們去！」他說着就疾速地離開了他，爲的是不要把肚皮來笑破了的。「那麼這裏面果然沒有零錢麼？」荒鳥先生說，他向那位異鄉人瞧了良久的一眼，這個人還在那兒坐着，和先頭一樣，並且他那對於他周圍的一切漠不關心，無知無覺的狀態開始正式使他厭惡起來了。——「自然的，這宗乞討的下流人們。」他說了這幾句話，就把他的錢兜啦的一聲扔到了棹子上，並且把錢囊裏的餘剩一把一把都連續着拿了出

來，不間斷地攪動着，並且使牠們響鳴着。個個人都從新地注意他，酒店主人向伙計一次連續一次地喊着說：「快點吧！快點吧！」倆個他從前的同伴，他們現在願意使他把他們兩個在這中間時期對他的卑劣行動忘記了的，故意裝作不是在注意他，然而聲音之大，足可使他能得聞之，彼此碰杯飲酒，祝他康寧，只是那個外鄉人仍在堅持着他先頭的狀態。荒鳥先生心裏却絕對也願意叫他羨慕他的，他很忍耐不住地走至他身前，請他允許，把他的燈借給他用一霎，因為他那一盞光力太昏弱，並且兩盞在一齊，總比一盞亮多了。異鄉人點了點頭，表示同意，並且現在纔最後抬頭仰視。但是他剛向荒鳥先生那在兩盞燈光下閃爍明亮的寶藏瞧了一眼時，就似中了魔是的跳了起來，把一直到這時的物主用了猛烈的一擊衝到了一邊去，並且霹靂似的聲音喊着說：「誰動這錢，叫誰死，這是我的錢！一百元噠啦！這塊俄國紀念幣，在這上頭我識出我的原物！和一個皮質的錢袋！誰不相信，誰就來數一數，檢查一查檢吧！」酒店主人，全廳內的顧客，然而尤其是荒鳥先生本人，霎時都彷彿化成了石頭人一般呆立在那裏，荒鳥先生登時又先恢復了鎮定的態度，因為他覺得，他會到了最惡劣的嫌疑地步的，如果他過久地呆着無言答對，因此他就向那位異鄉人，這人現在已是不知不覺把他那柄寬闊的屠刀拔了出來，並且屈俯半個身子遮護着棹上的銀錢的，冷然地和諷刺地說：「這點污濁東西，是你遺失了的，是我拾了來的！那麼這你就不會平心靜氣地說了麼？這就是那個皮質的錢袋，這是你還缺少着的！一塊紀念幣！唉呀，這我還沒有瞧見哩！很美觀！一八一二年大軍渡白來西納（Beresina）」

河獎章！這是你從軍的紀念麼？」異鄉人用了一種疑猜的眼色把荒鳥先生打量了一眼，可是因為他發現，荒鳥先生底外衣有些磨得光禿破舊的樣子，所以他就不放心，很仔細地把他的錢過起數來了。及之他查明，他的錢一文也不會短少，他就遞過他的手來，要向他握手道謝，並且說：「請你原諒我的暴烈的性格，並且請你這面坐，我們一同喝杯酒吧！」——「你要同誰喝，就同誰喝去吧！」——荒鳥先生作出高貴的態度來答覆——「可是下次總得把你的衣袋弄結實點纔好哩，要不然把錢囊再弄丟了，却沒人會給你送來的了！」傲然地，彷彿一個戰士打了勝仗，自戰場上返回似的，他離開了酒店，可是因為走得過於慌忙，所以在門口裏幾乎未將馱載得沈沈重重的伙計給迎面撞倒，這位伙計是被酒店主人因情勢出人意料之外的轉變又急急叫了回來，剛一脚邁進了門內的。「這我可以自己帶了回去的！」他向這一位喊着說，並且伸手去抓那支滿滿盛着食物的食籃，這位伙計本來不知事之曲折的，反而弄得難以爲情地呆立着，並且任他把食籃拿了過去，並不加以阻止，可是酒店的主人竟又自荒鳥先生底手裏把食籃奪回。「啊，你原來是這麼個意思啊」，荒鳥先生說，「好，這裏還有應付我那一杯酒賬的錢哩！」他說這幾句話時，就把他衣袋裏所存，本來準備買皮鞋油的最後的四毛錢扔給了酒店主人，並且嘗試着在他身邊走過時，要一拳把他擊倒地上，以洩憤恨的，可是，這自然是與他未得成功的，這樣他就趕快走開了。輕輕地，輕輕地，他偷着走進他的家庭，走進他的臥室。他的太太在廚房裏，這是他由門上所開關的那個小窗洞內可以瞧得見的，正在從事煮馬鈴薯，爐竈內的

火灼得正旺盛，小孩子們面容愉悅立在周圍。「這惡運我不能變更！」他咒詛着，並且開始急速脫衣，意欲啞然地就寢。他已經很幸運地把衣脫完，並且剛剛到了牀上，恰巧他的太太，她本來是等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這時走入室內。「我的上帝！」——她喊了一聲出來，至高度地驚怪着——「你到牀上睡覺麼？」——「你也去睡吧」，他回答說，並且一面欠伸着，一面把被子向身上蓋了過來，追捕了一句說：「正直的德行最長久！」他的太太還沒有時間用一種不分明的聲音來表示她的驚愕，這時外邊門上已經起了一陣敲擊的響聲。「快把門關上，不叫他們進來！」荒鳥先生喊叫，但是當在他瞧見，門已敞開，他就把他的手杖拿了過來，這手杖是立在他的牀頭的。酒店伙計帶着他送來的些東西走了進來；小孩子們底面容本已陰鬱了起來的，這時却又歡欣起來了，因為屋內所散佈着的那香美氣味，和那器皿上所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這都是報告給它們籃子裏的內容的。「店酒主人後悔了麼？良心不安麼？」——荒鳥先生問那位默然把食籃放在了棹上的人——「這真是人們所料想不到的了」——「我是那位牲畜販子打發了來的」——這一位回答說——「他已經把這賬全付清了！」——「他麼？」荒鳥先生大聲說——「他膽敢給我送這份禮物麼！給我麼，我一晚上所輸的錢，比他一年所賺的還多呢！啊，不錯的！這算是對於發現遺金者的一種謝禮了，可是你記清了，這只是爲孩子們的！我絲毫不動這份飲食的！這是我的良心話！」酒店底伙計又要走開了，他的太太請他回去特別代致謝意。「一句感謝的話也用不着說的！」——荒鳥先生插嘴說——「這是他來酬勞的，可是這就

能算是他的酬勞了麼！你可以回去告訴你的老闆說吧，如果他還想要把這些傢伙討了回去時，那我定準要把這些東西自他的店窗裏給他扔了進去的！」在這一剎那間，外面又有人敲門了。「在歐羅巴洲人們在牀上躺着是不接見客人們的！」荒鳥先生大聲喊叫，但是雖然如此，門依然仍被緩緩敞開，並且面容狼狽錯亂，頗有些慚愧，難以爲情的神情，那位僕人約翰走了進來。「哪，你這個壞旦」——荒鳥先生向他訶呼，並且把他手杖舉了起來——「你是來討你的報酬的麼，爲你今天向我所作的那——？」他說時，作出一種毫無疑意的表情，用手摸了摸他的脊背。「荒鳥先生」——約翰滯滯澀澀的說——「您知道，我所作的，不過是主人之所命令，因爲當時我還吃着他的飯，不能不聽他的話的」——「當時吃着他的飯？」荒鳥先生很緊張地問。「是的」——約翰繼續着說——「仁慈的主人氣癥」——「氣癥？」——荒鳥先生很敗興和很失望打斷他的話頭——「漢子，你發瘋了麼？這是一個很卑污的謊言，我已經用我自己的眼睛把這證明了的呀！」——「今天下午，不錯，是這樣的」——約翰回答——「但是現在却不是這樣了！可惜，他真死了！」——「可惜麼？」——荒鳥先生呼喊——「感謝上帝！」——「自然的，感謝上帝！」——約翰趕快改口圓滑地說——「因爲那實在是老人之所受不了的了！巴不得您能知道，我挨過老人多少次的腳踢，因爲我替您求情說好話。我的頭上還有這麼個窟窿——」——「這是你七點鐘之前在那門柱上碰的麼？」——荒鳥先生打斷他的話頭——「你是把我推到了這門柱上的，當在你七點鐘之前把我當作了一個圓球似的向外拋擲時——這我



很可以不必提了，還管牠作甚麼呢！可是你聽見了麼，太太？」——「這是實在的麼，約翰？」她慚慚憤憤地問，並且給那位僕人推了一把椅子過去，向這椅子上他却未敢坐了下去，因為這位他長久地從肩頭上瞧了下來，很蔑視的太太，現在平地一聲雷，陡然又成了他所不得不敬畏的人物了。「這你怎麼還能再問呢」——荒鳥先生急着說，這也是他瞧在了眼裏的——「你沒看見，他是曲膝彎腰地站在你的身前的麼？那老頭子要是沒有真死，他那兒來的這份恭順勁兒呢？可是，這老頭子究竟怎麼死的呢？」——「八成是被那場氣憤，這——」——「這場氣憤是我給他惹起的？」荒鳥先生狂喜着問——「是的？是這樣的麼？這纔使我的心裏痛快哩！哦，這纔使我心裏痛快哩！怎麼作，怎麼受，毫釐不爽！漢子，爲這個消息我把你今晚所偷的一切東西都不要了，都贈送給你了，我決不查究的！你鞠躬麼？好！那麼，太太，那果真不好麼，我到那兒去的那一蹣？嗜，你說甚麼來着？」——「你倒是讓他說話呀」——他的太太不滿意地答覆他——「我們現在甚麼都還無所知的！」——「老頭子和你的那場計較」——約翰又開始說——「使他到了非常激怒的地步，他簡直氣得口吐白沫——」——「這是你推我出去的時候，我尙且瞧見了的！」荒鳥先生插言，「啊，這我尙且瞧見了的！」——「並且他大聲喊叫：我馬上就寫我的遺囑，我不等我的七十了，他這大概是要說他的七十壽誕的，他又繼續着說：我要完全把她的承繼權取消了的！」——「那麼這一直到這個時候，還是沒有取消的了！」——荒鳥先生說——「可是你們這羣狗們竟傳佈了出去，說是承繼權被取消了！真卑

劣呀！你們這一下子就給了我外面一切的信用以致命傷了！」——「我們說」——約翰小聲小氣地回答——「我們所耳聞的和我們所相信的！假使我們會知道了這個消息底反面時——」——「那麼你們有時」——荒鳥先生底太太很痛憤地說——「就會讓我的男孩特奧多在櫻桃結實時期到花園裏去逛一逛了，如果我的叔父不在那兒的話，並且他請求你們允許他到裏面去玩玩，也不過覺得那些紅色漿果有趣，被牠們所吸引，並沒有甚麼旁的貪圖的呀！」——「一定」——約翰作出一幅愚鈍的面孔回答——「這我們作了哩！」——「你快繼續向下報告呀！」荒鳥先生向他催促。「噢」——約翰說——「這馬上就完了？我不得不竄到律師那兒去了，但是常在我返回時，他已經躺在那兒不言不語的了。然後——噫了，甚麼都完了！」——「對於他！」——荒鳥先生回答——「對於我們現在可正要開始了。你身邊帶的有錢麼？」——「有，您只用吩咐吧！」約翰回答，並且很勤快地向衣袋裏伸手。那麼好，你就把飯賬付給那兒門口立着，聽得呆了的那個人吧！噫，伙計你回去把牲口販子所付的那塊錢，或者是兩塊呢？都照數奉還給他吧，可是你對於你在這兒所聞所見的事情，須要照着你素日的樣子嚴守沈默，不許說了出去的！啊！瞧！你要是一進來時就照規矩把帽子脫了下來，那麼你現在就可以把牠再戴起了！哪，這你現在可不得不可不倒反過來，臨走纔脫帽哩！再見吧，祝你晚安！」酒店伙計走了，連約翰也打算要走了，可是未走之前，他還說，女廚師已經躺到了牀上去，她假裝有病，這不是實在的，她甚麼病都沒有。」說完了這幾句話，他纔走了。「哪，太太——」荒鳥

先生大聲得意地說，並且忙着也又穿衣服了——「我可以麼現在把我父親的那座房屋再買了回來？關於那座房屋那天同着孩子們從那兒走過時，我曾令你很討厭地騙它們說，這還是我的房屋，可是我把門上的鑰匙掉啦，要不然，我就可以領你們進去瞧瞧了。我可以麼——」「你甚麼也不可以的」——他的太太作答，並且這時已經把她的薄薄的圍巾圍了起來，正要走了出去了——

「沒有我，沒有我的允許一文錢也不能到你的手裏，我不能不切實負責，使這愁苦的生活，這現在已經到了底了，永不能再開始！」——「怎麼？甚麼？」荒鳥先生張着大口地喊着說，並且這幾句話這樣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簡直使他把已經穿起一半的短外衣忘記了完全穿起，因此很可笑地懸掛在他身體右邊的衣服更使他彷彿成了個園地裏驚鳥草人一般立在了那兒。「決定的」——他的太太以至決絕地口吻繼續說——「你愛怎樣，就怎樣，我決不另弄飯給你吃的，如果將來你午餐棹上缺少了一塊好的炸肉，和晚餐你不得不再吃冷馬鈴薯時！」——

「吧」——荒鳥先生狠毒地回答——「人們要是自己不破產，那別人會破產的，人們一樣會喪失了人們底錢哩。這可真好哩！」——「這我們走着瞧吧！可是無論如何，絕不能讓你再揮霍了！」他的太太回答着走開了。「糟糕，真好希望哩！」荒鳥先生叫了一聲出來，並且默默地室內來回走了幾蹠。「好吃麼？」他向孩子們呼着問，它們是早已就向那飲食進襲，開始下起手來了，並且他也坐在了它們傍邊。「動了肝氣，會使人發餓的！這又是一個新例證了對於這句話！」他默息了一霎啣嚙着說，並且也下手吃起來了。「那麼再還得怎麼樣兒辦呢？」——

——他一邊嚼着，一邊續繼着他的自言自語——「我和她給我協定一筆月份錢，這是別的人們也作的，那麼當在週報上還未登出她對我的欠債不負責任的廣告之前，我儘可指着她的名字足足弄上一批子借款哩！嗜呀！快樂吧！還有甚麼困難之可言呀？」

註：噠啦係(Jeje)之譯音，爲德國從前之一種銀幣名，值合三馬克。

安娜（一八三六年作，一八四七年發表）

「天色藍，氣候暖，

花間露滴閃爍，芳芬四散，

到了晚間，跳舞尋歡，

這樂境樂事未免太過，太過未免！」

安娜，一個青年的使女，在一個明媚晴麗的星期日清晨，一面口裏唱着這首短歌，一面極勤奮地從事洗滌廚房用具和盛牛奶的杯瓶等物。這時穿着綠色花綢寢衣的封艾欣達爾男爵自她身前走過，在他的家庭裏安娜已經服務半年之久了，他是一個恣情縱慾，已經衰頹起來的青年人，性情神志都完全地昏憤乖戾了的。「你這胡唱的甚麼」——他立在了她的面前向她喝叱——「你知道，我是不能容忍輕佻的舉動的呀！」安娜底雙頰登時全都紅脹起來，她記得，尊嚴的主東數晚前，在花園底涼亭裏，曾很願發現了她是輕佻的哩，一句鋒利的話已經到了她的舌尖上，但是她勉強的抑制着，伸手去抓一個盛湯的白瓷壺，因為是正在同着自己胆大的素性激烈地奮鬥着，所以就失手把那個壺來手到地上去了。這珍貴的器皿遂一跌粉碎，已經向前邁過數步去的男爵，聽到壺碎的響聲，立即滿臉的怒容轉過身子來。「甚麼？」——他大聲喝叱，並且向女子底緊跟前走來——「你這個奸險的女子，因為你的頑硬的性質不容你去合理地

安然忍受一句應受的叱責，竟敢在我母親底廚房器皿上發瀉起你的微細一點胆子來了麼？」他說了這話，就左邊右邊，罵着，暴跳着，一下一下地打起她的嘴吧來了，她反而麻麻木木地雙目凝直着他望去，猶如一個失脫了語言能力和感官覺察的孩子一般，她的一隻手裏還在抓着壺蓋，一隻手不知不覺地搵在了她的胸脯上。由這一種類似失神的狀態中，她被侍女菲得利克底笑聲給呼醒了，這侍女菲得利克索性佞媚慫恿，自來就愛受男爵那份垂涎地向她面頰上的捏擗，和用手去抓着她的髮髮的戲弄。這個兇橫無恥的女子冷嘲着向她瞧去，並且向她呼着說：「這是給你的下飯物，叫你好到年市上更受用去哩，怕男子的姑娘。」男爵大聲地笑着，把兩隻胳膊支在了腰間的兩旁說：「你讓你這跳舞尋歡的興趣過去了罷；我取消我母親給了你的這允許，你應當在家裏看守房屋的。」「那麼今天沒有活計給她作了麼？」他又自己和自己籌商着繼續說。菲得利克向他俯耳低低地說了幾件。「對啦」——他高呼了一聲出來——「她應當去梳麻去，一直到深夜為止，你聽見了沒有？」安娜在完全的錯愕中，一聽了男爵這話，就只顧點了點頭，然後委頓不堪地軟倒到了地上，但她却同時不知不覺地伸手抓着一件黃銅的器具，開始磨擦起牠來了，當在她的眼淚沸熱地，不住地，自她的眼睛裏面向外湧流着。園丁遠遠地瞧見了上邊這一幕悲劇，他對於這位體態鮮豔壯旺的女子，本早就懷着一份覬覦的心腸，然而却終究不曾得有效果的，這時故意地自她面前走過，向她問安，並且刻毒地問她說，「這時覺得舒坦不舒坦。」「噉，噉！」她周身搖動着呻了一聲出來，自地上跳起，狠狠地捉住這個來

嘲弄她的惡少年底胸部和面部。「你發瘋了！」他吃了一驚，呼着說，並且奮他周身男子底力量，纔又把她推了回去。安娜彷彿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作了甚麼事體似的，把兩支眼睛睜得大大地，在他身後向他呆然地望着；既而她好像是在思量的一般，就去從事她的活計起來了，這活計，她不間斷地，只不過有時不知不覺仰首長嘆一聲，略舒舒氣息而已，一直作到了晌午，人們叫她到廚房去吃午飯時，方纔住手。在廚房裏，她所瞧見的，盡是些幸災樂禍的臉子，她所聽見的，盡是些程度或深或淺強行抑制着的哈哈嘻嘻的譏笑聲，這笑聲因為她雙頰紅熱着，只是低頭默默地向她的食盤裏瞧去，並且對於那一切你一嘴我一舌影影射射的譏訕，一聲不作，所以就愈來愈甚，愈來愈無顧忌了。那一羣使女們，已經都裝飾了一半起來，顯然地關涉着她，同她們所尋到的，或希望要尋到的愛人們，彼此故意地鬥笑取樂，寬扁鼻子的廚房小伙計，被耕田的頭目和趕車的兩個人使眼色所挑撥，竟也來湊趣，作這刻薄的事了，他向安娜說，可否把少佐的僕人非得利過聖誕節送給她的那件紅花裙子，和那頂帶有錦色帽帶的女帽借給他一用；因為她在那梳麻的屋內自然是用不着這兩件東西的，那麼他可以希望，拿這東西去討一個缺乏這裝飾品的女子底歡心，好同他在年市的歡樂場上跳舞了。「你這個賴皮孩子，」安娜氣得嘴唇發青，而且顫動著大聲說，「若是你再有了病，躺倒那裏，沒有人來管你時，我絕不再給你煮牛奶湯喝了，」她遂即把她的食盤推開，站了起來，抓着空水桶，走了出來，作她那到井上去汲取清水的職務。「呸，」約翰說，一個年老的僕人，服事老男爵已經頭髮都服事

蒼白了，現在少男爵手下恩養着的，「這是不合的，用這宗刻毒的話來敗壞一個女子底食慾！」

「哎，」園丁說，「這却是與她無妨的，她這樣高傲自大，自從菲得利，那個細瘦身裁，善於諂媚巴結的人，在她身後尾隨她以來，簡直就好像一位王公貴人向她咬了一口，也中了它們那

「凡人不理」的神氣底毒似的了。」

「高傲要招蹉跌的！」麗賽，低矮活潑的女廚師，說，同時却向那個性質遲慢的耕田的頭目瞟了極溫柔的一眼。「你們知道麼，她還纏細腰哪？」

「爲甚麼不也高傲自大呢，」趕車的說，「她還是學堂教習底女兒哩！」

侍女菲得利克忽然滿臉紅熱着走進廚房來。「安娜不在這裏麼？」——她問了一聲，并且拿一條絲綢的手絹去擦她額上的熱汗

——「爵爺方纔已經躺到牀上去了，可是他的興趣又很發作了起來」——說到這裏，她就咳嗽了一聲，因爲傍邊的人們都已會意，彼此以目相視地哄笑——「他叫我告訴她，馬上就得去開始梳麻去，并且」——這是她以己意擅自加了上去的——「在十點以前，不許她歇工！」

「這我可以代辦的，利克！」麗賽回答他說。菲得利克又鼻鼻娜娜地碎步輕跳着走開了。「她不是也纏細腰啊？」耕田的頭目問。「噤噤！噤噤！」約翰低聲地喝叱，并且又好像很以爲羞的個樣子，把他的叉子在食盤裏弄得叮噹亂響。這時安娜提着兩桶水走進廚房。「安娜」——麗賽急忙地開始說——「它們叫我告訴你」——「我已經知道了」——安娜在堅定的聲調裏冷然地回答——「我逢見來報信的了。盛麻屋底鑰匙在那裏掛着呢？」

「在那邊那個釘子上掛着的！」女廚師回答說，并且用手指向那掛鑰匙的釘子上指去。安娜從從容容地，因爲她心



裏對於一切的都已完全絕望了，去取下鑰匙，就急急地向那盛麻的，窗戶向大街和邸院裏面開的屋子裏奔來，其它的下人們却都去尋找它們的衣裳箱子，爲的是要在那裏，當着一面值三個略口鏡子前把它們的服飾都完全的穿戴了起來，以便去赴年市上底歡樂場。安娜在盛麻的屋子裏坐下，梳起麻來了，她的臉朝着窗戶，這樣她可以瞧見那一切自村中赴年市上去的歡樂的人們，并且可以聽到它們活潑的言談，她木然地勤奮着從事她的工作，并且如果有時她不知不覺地陷入了憂思裏頭去，她就登時地驚駭着，好像被毒蛇和毒蜘蛛所螫咬的一般，自這種狀態中醒覺了過來，于是她就用加倍的，甚至是不自然的奮勉，又去下手工作了。在那悶長的一下午，安娜僅只有一次，自她身下所坐的低矮堅硬的木頭墩子上立了起來，并且還是當在她的些同伙們，高高地坐在安適的，爲快馬所駕駛，帶有升梯的梯車上順着爵邸空闊的院子奔馳了出去的時候，但是她却大聲冷笑着，彷彿是在譏嘲自己的一樣，又向木頭墩子上坐下，她在那一屋子的悶燥和灰塵裏，雖然這樣地感乾渴，竟至舌頭都快要粘在了上顎上，然而她尙不肯喝一口咖啡，這咖啡是上了年紀的布麗及德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間很憐憫地給她送了過來的，布麗及德向例是在像今天這樣的時機裏，爲那一羣都出去逛年市的使女們看守屋子的。及至夜色漸漸地上來了，她并不把她這時披散了一臉的亂髮拂拭了回去，就走到廚房裏來，在這裏布麗及德很和靄地請她在廚房裏待着，同她共同享用她所預備的那一鍋美味的，烤炸的馬鈴薯，但是她却一聲也不答，自盛蠟燭的箱子裏面取了一支蠟燭出來，遂卽把這支蠟燭點着，拿在一隻

手裏，一隻手遮着風，護着燭光，又走向盛麻的屋子裏去了。不多時，就有一個來敲屋上窗戶的人，及至她把屋門敞開之後，非得利一身熱汗，匆遽地走了進來。「我總得來瞧瞧的」——他說，差不多氣都喘不上來了，并且急得把他的背坎都給撕開了——「它們這啦那啦地胡亂低聲說道！」「你瞧啊！」安娜疾速地回答，然後却默然地一聲不發，并且又緊了緊她胸前略稍有鬆斜了的圍裙。「你的主人是個狗都不如的人物！」非得利兇忿地說，并且還咬着牙齒。「是的，是的！」安娜說。「我到願和他在那邊的山坡上會一會面哩」——非得利大聲說——「嗷這可真是駭人聽聞的事情哩！」「你多樣的熱啊」——安娜說，她溫柔地抓着她的手——「你已經跳舞了麼？」「我喝了酒了，五杯，六杯，」非得利回答——「來，安娜你把衣服穿了起來，你應當同我出去遊玩，爲反抗一切來干涉你的人們。」「不，不，不！」安娜說。「總得要去的，」非得利激昂地說，并且把他的一支膀臂放在了安娜底腰間，「總得要去的！」「完全一定不去的！」安娜輕輕地回答，她很親愛地伸出雙臂去抱着了他的身體。「你應當去的，我要你這樣。」非得利大聲說，并且撒開了她。安娜并未作出甚麼答覆，抓起梳麻的梳子來，呆然地向前凝視。「你要去，或不要去吧？」非得利催促，并且緊緊地走至她的身前。「我怎能去呢？」安娜一面答着說，一面極親密的樣子向他的眼內望着，把她的一隻手放在了她的心上。「好，好，」非得利呼着說，「你不要去麼？上帝詛咒我罷，若是我在甚麼地方再瞧見了你！」他說完了這句話，就彷彿氣瘋了的一般，奔了出去。「非得利」——安娜在他

身後喊叫——「你在這裏待着吧，你在這裏待一會兒吧，你聽這風聲吹得多樣地利害呀！」她要追出他去，但是她的衣服却掃着了那支在一塊橡樹根子上低低置放着的蠟燭；這蠟燭自橡樹底根子上倒了下來，燃着疾速騰射高高的火焰的亞麻。非得利爲酒和怒迷醉了心神的，竟逼迫自己——像這樣的情形在這樣的時間裏，很是常見的——硬行唱一個歌兒，當在他向那開始不安靜起來的夜色裏走了出去時；在兇野狂樂裏面所發出的熟知熟聞的嗓音吹到了安娜的耳邊。「唉！唉！」她由胸中極深處嘆了一口氣出來。一轉眼之間，她發覺盛麻的屋子已經一半都成了火了。她用手脚亂撲亂踏着，投身於那兇惡貪暴的火焰中，這火焰焦熱地焚燒着，向她迎面撲來，侵傷她的肢體。既而她大聲喊叫着——非得利底聲音遠遠地剛消沈在末後一聲哈囉(Hallo)的高呼裏——說：「唉，我救甚麼火呀，讓牠去吧！讓牠去吧！」于是她慘痛地苦笑了一聲，疾步奔出，隨手又用猛力向後把門給推了回去，她不知不覺也走上了非得利所走的那條穿過花園的同一的道路。但是不多時，她就在與花園相毗連的一帶草原上，筋疲力盡，幾乎人事不省地，跌倒地上，而且大聲呻吟着，把她的臉搵到了那冰涼的，濕潤的青草裏頭去。這樣她在那裏躺臥了好些時刻。遠處近處，報火的和救急的警鐘，都一齊地，重濁可駭地，鳴了起來了。她把她的身體仰起一半，但却不肯回顧；她頭頂上的天成了血紅的顏色，而且充滿了火星；一種不自然的溫度散佈在她的周圍，分分鐘在加劇着；狂風捲天括地地怒號，火焰必剝剝地爆發，人聲鼎沸地哀號和喊叫。她又直挺挺地躺到了地上去，她覺得，她似是可以能睡覺

的一般，但是轉眼之間，她就被兩個過路人底談話自她這類似死亡的狀態中給驚醒過來了，這兩個過路人之中一個大聲呼着說：「耶穌主子啊，村子裏失起火來了！」現在她用了巨靈一般偉大的猛力，強自掙扎了起來，並且朝那與爵邸失火的一方面緊緊相連接的村子，飛散着頭髮，疾馳地奔了去，這村子裏容易着火的麥秸屋頂，不僅一處，已經都鮮紅地飛騰起火焰來了。風愈刮愈猛，大多數的村民，除掉小孩子和老弱的人們，都遠在四噓噓外的年市上；那簡陋不堪的消防設置，對於這風火二種聯合了起來的，可駭的元素，即使所需要的消防夫都在跟前，也不能作出甚麼有效力的抵抗的，況且又是時值亢旱異常的夏日，連水都沒有呢。災害，危險，混亂，一分鐘一分鐘地增長了起來；一個小小的男孩子來回地亂跑，它大聲喊叫：「哎呀上帝呀，哎呀上帝呀！我的妹妹呀！」並且人們要是問他說：「你的妹妹在那兒呢？」那麼他就彷彿失去了一切清晰思想的能力，不明白人們問他的話底意思一樣，又從新開始他的令人們聽着慌懼的喊叫。一個老邁的太婆被人們強迫着離開了她的房屋；她悲哀着說：「我的小雞啊，我的些小雞啊，」其實這真也是慘然不忍目觀的，若是人們瞧見了那些小動物在窒塞氣息的濃烟裏怎樣驚駭着自一個牆角飛到一個牆角，但是却仍不知自門限上邁了過來，因為牠們平素習於室內的幽囚，甚至門雖敞着，牠們的女主人也還不令牠們出來哩。安娜用了一個絕望而不復顧及死生的人底蠻勇，笑着，喊着，自己搥自己的胸脯，復又傻笑着，投身於一切的危險之中，去救人，撲火，於是遂爲一切其它的人們驚異欽佩上底一個對像，並且使它們視爲一

個神秘難解的隱謎。最後，當在人們都垂頭喪氣地不得不把制止那愈來愈擴充，勢將延及全村的火威的希望拋棄了時，人們就瞧見她在一所焚燒着的房屋內，跪倒地上，交叉着兩支手向天空裏伸了出去。教堂底牧士遂即大聲喊叫着說：「爲上帝底原故，你們快去救那位豪俠勇敢的女子罷，房頂馬上要塌下來了！」安娜一聽見了他的話，一面仍在地上跪着，一面作出一種極深的憎惡拒絕狀態，向着他吐了吐她的舌頭，而且更加狂笑，一若發了瘋的一般。在這一瞬間非得利出現了，他剛把她在那一種可駭的生命危險之中認了出來，登時就面色如同一堵墻一般慘白着，飛步向那勢將倒塌的房屋裏奔去。她也立即地瞧見了他，遂即吃了一驚，自地上跳起，并且大呼說：「不要來！不要來！非得利！我，我是負責的，那裏——那裏——」她一面手指着那爵邸所在的地方，一面急忙地，爲使一切的救援不能實現，爬上了到屋頂下的樓間去的梯子。這梯子已經被火燒得很不小的一塊損傷了，于是竟在她的脚下折斷，同時麥稽的屋頂，也陷落了下來，造成一堵火壁；人們還聽見了一聲透入髓的慘號，遂即完全地寂然了。

封艾欣達爾男爵走來。非得利一望見他，就疾速地奔至他身前，并且還沒等到男爵得以抗拒的時候，他就用脚朝着他的身上很很地踢去，竟至使他仰面向後跌倒地上；然後他就安然地令那奉地保底命令來收拾他的些農夫們把他逮捕了起來。

畢及次日早晨，男爵知道了安娜底結局怎樣時，他就命人們由煨爐中把她的殘骸搜出，掩埋在行刑場上，以示侮辱。這是施行了的。

註：噤嘶時，係H之譯音，爲叱人安靜，不可作聲之音號。

## 保爾最堪紀念之夜（一八三七年初稿，一八四七年改作）

鐘聲剛剛地鳴了九下。保爾坐在火爐子後面的一張小圓棹前，正讀着一本強盜小說，這本強盜小說是他新近自一個拍賣場上得來的，他原是買的一頂寢帽，但因爲這本小說是和寢帽合併拍賣的，所以他也就不把牠捎帶着買來了。他每逢把這本書讀完一頁之後，就去用手摸一摸火爐，並且搖着頭又把手縮了回來；他以一個好家主底資格，不願在火爐未全冷之前去休息，然而那火爐却總保持住一點餘熱，不肯立即散去。在他的脚下，懶懈地團成了一但圓團，並且齶齶地大聲打着鼾息，蹣跚着他的狗，一支肥頭大腦，有白色斑點的獅子狗，牠的一身的肥胖，却不是虧了牠的主人底寬厚，是虧了牠在屠戶舖子中的偷竊本領的。保爾若是在書中，碰到一章不能使他發生甚麼趣味，或者若是他不得不向那油量薄弱，時時都有息滅危險的燈裏面傾幾滴油進去的時刻，他就向那隻狗屈下身子去，令牠，這或許是因爲他嫉妬牠的早眠的緣故吧，作種種的技藝，他令牠站崗，或令牠假裝着不情願的死者，但是他有時却也給牠擊下一塊麪包來，報酬牠的馴順。

鐘聲鳴九點半了。保爾站了起來，要脫衣就寢，但是忽然有人敲起他的窗戶來了。「你進來罷，」保爾高聲呼着說，他以爲敲窗戶的定是一個街上的頑童，來和他開玩笑的，「那麼你就可以伸出頭去瞧瞧，是誰了！」外邊敲窗的笑了起來，並且又向窗上敲了一遍。保爾很煩惱

地把燈吹滅，把他的臥舖打開。「開開門罷，是我呀！」現在一種耳熟的聲音喊叫。「還是你麼，佛郎慈哥？」保爾回答，「你這麼晚還能有甚麼事情啊？」他厭厭煩煩地尋找他的火具，把燈又點了起來，并且把門敞開。「你還得到城裏去一趟，」他的哥哥一面說着，一面向裏走，把一封巨大的函件放在了棹上，「我們在局子裏滿手滿把的事情作，我這一夜不得不在寫字台前過度了！」「這不是你的鄭重的話！」保爾回答，他傻笑着向他的老兄望去。在白晝的時候，他固然很願爲那一所局子，他老兄在那裏充當書記的，送個一封兩封信，因爲他可以獲得一宗很豐的報酬，但是這他在夜間却還從不會作過的，他絕不高興替代睡覺，反去在黑暗之中跑兩嚙嚙的路程。「這怎麼能不是我的鄭重話呢！」他的老兄回答；「你快着點罷，這件事情很急促的，并且一分鐘都不可喪失！」「你快去罷，保爾！」他的母親呼着說，她因爲着了點涼，半點鐘前已躺到牀上去了，「這與我們來得正合適，因爲明天是市集日啊！」「你去找一個別的送信的罷，」保爾過了一霎半低聲地說，「我不去！」他的老兄本來懷着一腔可以把這一點小報酬給了保爾的欣悅的，一聽了他這話，就氣憤起來。「你應當去的！」他大聲激烈地說：「誰白晝要掙這份錢，那他夜間也應當聽使喚的！」「你要作甚麼，就作甚麼吧！」保爾非常泰然地回答，「那可要使我覺得奇怪哩，若是你能使我到了這步田地。」他走至棹前，翻掀那部強盜小說；時而向他的老兄畏畏怯怯地扭一眼。他的老兄默然了一霎，然後說：「我去把那個管乞丐的巡丁打發來，看你給我去不去哩！」他說着，就要走了出去。管乞丐的巡丁



是保爾所懼怕的一個人，因為他簡直摸不清他的權威的邊界有多樣大；因此他就攔阻他的老兄底去路，並且說：「佛郎慈，你不要發糊塗呀，這件事攔在你的身上，你也要同我一樣地不肯去哩！」

現在他的母親在她的牀舖中又動彈了。「你這個孩子！」她怒着說：「你到底像誰呢！你的父親在日，甚麼苦不吃，那麼連我現在，雖然我已經這大年紀了，也還是盡我的力量去吃苦的。但是你却懶得要死了！」「懶麼？」保爾厭惡地回答，並且把他的直至這時還不會弄滅的烟管置放窗台上，「好像這就是懶了！」「那麼這是甚麼？」他的老兄問。「這是你很知道的！」保爾回答，並且低身坐了下去，把他的頭支在了棹子上。「新近在那星期報上還登載了一件殺人的事情哩！」他的兄弟不得不油然地笑起來了，然後他說：「保爾，你不要是個傻子吧！你瞧瞧你這身穿得油片似的外衣，那麼你就放心罷！你，沒有人來殺害的；因為你的衣袋裏一文無有，是人人都能看得出的。」「它們」保爾眼波裏含了執拗的驚懼神色，回答着說，「有一次不會爲了件襯衫，就把一個人弄得僵冷起來了麼？」他這樣一面說着，一面竟把他的外衣脫去，爲的是要同時用手和口底援助，來拒絕人們向他豫期的這一種英雄舉動。他的母親一瞧見他這個樣子，簡直地怒不可遏了；她一言不發，自牀上直起身子來，抓着她們的便鞋，便照着保爾底頭上摔來。他的兄弟現在纔看見保爾已暗自在預備着就寢，于是也抓着他的胸脯，猛力地搖撼他，並且大聲說：「你說罷，你到底去或不去呢！」「我去，我去！」保爾

在悲悽的聲調裏說：「你到是快撒開了我呀！」然後他轉過身子去，朝着他的母親呼着說：「上帝要裁判的！你是在我的橫禍上負責的人！這大黑天，連月光都昏昏不明哩！」淚自他的眼裏湧現，但他一言也不再發了，他默然地，疾速地，把已經脫下的外衣又穿上，戴上了帽子，把烟管和信揣入衣袋裏，伸手抓着手杖，打了一個喇嘯，把他的狗嘯來，就從門內走出去。一小霎時他只是很慢地邁步，因為他尙在希望，它們還把他再叫了回去的。既而他咒罵了一句，就照着他尋常的步驟開始奔走起來。當在他未奔到大道之前，走過一所與莊村隔離的房屋，這所房屋向來是有窩藏賊盜的惡聲名的，並且爲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婆婆和她的三個兒子所居住。「若是這三個東西們，」保爾心裏在想，「都是在他們所應在的地方的，那我可要放心了！」他潛然地，脚步輕輕地，輕輕地，走到了那透著燈光的窗前，這窗上只是惡劣地懸掛着幾條破破爛爛，可以自外向內眺望的裙子當作了窗簾。那賊盜底母親在爐前坐着紡績，她的兩個兒子同着一個名聲惡劣，流浪賦閒的人，就是一個樂師，在門紙牌，她的第三個兒子瞧不見，但是在屋子底後面，有一個漢子在麥稭上仰臥着，他的臉上，除了兩顆壯茂的黑鬚外，眉眼都瞧不清楚，只覺他那黑鬚傲然挺然地自耳根以下繚繞着。「長的昂斯不在家，」保爾心裏在想，並且冰冷的一陣戰顫順著他的肩背奔了下來；（他一定要是第一個在半道上碰見我的人的！）他又輕輕地向裏頭偷聽了進去。這紅頭髮的馬寡爾得多兇惡的一副相貌啊！」他說，却并不知道，竟把他心腹裏面的話說了出來——「和那一支眼睛的月根，牙齒齧得多樣的

利害，若是他笑了起來！但是對於那長昂斯，他們兩個却還算不了甚麼哩！」屋內登時發生了一陣響動，於是保爾謹慎小心地褪了回來，又繼續着走他的道路。

這時他又自一個磨坊前走過，磨坊底狗振搖着牠的鎖鏈，向他狂吠。「你只用咬罷，」保爾大胆地大聲說，并且把他手內的行杖揚了起來。「人們有時怎樣地傻呀！」他過了一會兒繼續著說；「平時我和小孩子們一樣怕狗，現在只用叫牠們來上二十個吧，我到更願和牠們打上一仗，也不願和獨獨地一個人的！」現在他走到大道上來了。這大道如同一條異常巨長的長蛇一般，奇奇怪怪，東一曲西一折地展開在他的眼前；他的周圍寂靜無聲，這樣死氣沈沈地寂靜，只是在滿天大雪，寒侵骨髓的冬夜裏纔能那樣的；月亮和天上的烏雲在嬉戲着捉迷藏，并且時而照得很明，時而完全地隱去；他四周的村落都深深埋在了寒霧和幽暗之中；只是這裏那裏在一所房屋裏面還燒着個暗淡的亮兒，爲一位呼喚眠睡，然而却往往瞧見死神光臨的病人底悲愁伴隨者；一陣遲重的教堂鐘聲遠遠地鳴着，保爾心裏畏怯地數算牠那沈鬱鬱地十一下的打擊。

保爾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但他在許多的晚間，并不作他的夜晚禱告，就安眠。現在他却虔誠誠把兩隻手合起，念了一遍聖父經。一個烏雅醜叫着緊貼他的身邊飛了起來。于是他向他的那位不近人情的老兄咒罵了。緊在大道傍邊有一塊墓地，月亮有二秒鐘的時間，向那一塊一塊蒙着雪的墓碑上，撒下一道澄明的光來。保爾發誓，早晨永不再在他母親之前起牀，給他煮

咖啡了。一個騎着馬的人默然地自他身傍奔了過去。「一個人多樣地幸福啊，」他還從不曾騎過馬的，「若是他有一匹馬！」汗珠已自他的額上流下來了，因為自從他把那塊墓地撒在背後以來，就開始勇猛地奔跑了一陣。這時他纔第一次敢仰首四下裏觀望，他發覺不出甚麼可懼怕的情形，因此就安然地打着火，把煙管點着。

「巴不得現在，」他心裏暗自尋思，當在他把煙吸了幾口，一直到心窩的最深處都鬆快了起來之後，「有個我熟識，也要進城去的人在我的身邊哩！和他談着閒話，可以多樣愉快地消磨這時間呀！但是自然的，夜間十一二點鐘之間，只有強盜和兇手和要被搶劫和被殺害的些愚人們，纔肯出來走路哩。誰要是一個基都教徒，那他應當在這時刻裏安眠的！」

他現在又回頭看了看，因為他的一直到這時不曾離開他身邊的狗，忽然失了踪迹。他大聲呼，儘着他的力量大聲呼：「斯皮刺！斯皮刺！」但是他反覺，彷彿有人在提着他的名兒高叫的一般。他用了瘧熱似的緊張去傾聽，并且發現他的覺察不誤，因為「保爾，保爾！」的呼聲清清楚楚地自他的身後發來，在差不多五十步遠的一個距離中，他瞧見一個朝着他疾奔，而身體高大的男子底形影，這形影彷彿向他要打手招的一樣，搖動他手中的棍棒。「這能是誰呢？」保爾心裏思想，「除了賊店裏的那長昂斯！村子裏頭誰都知道，我往往爲局子向城裏去送錢；那麼他想，我今天也是爲的這麼件事兒了，于是就在我的身後尾追了來！不錯，不錯，地方與時間是合式的！若是他不僅只要殺死了我，若是他要徐徐緩緩地把我宰割了，那麼這裏

就是地方了。但是人們是有腿子的！」保爾不知不覺地自衣袋中把他的刀子拔出，並且彷彿發狂似的，沒命地向前飛奔。他的狗本來是縱裏橫裏地亂跑了一霎，或許是去追逐了一個野兔的，這時也在他身後跟着他奔跑起來，但是不幸，他因奔跑過遠，竟至鑽入他的兩腿之間去了。他被牠一絆幾乎仆跌地上。「可惡的賤狗！」他呼了一聲說，「明天我就把你浸死！」他說這話時，就用脚去踢那爲賠補牠的鹵莽起見，正要阿媚地向他身前撲來的忠義的動物。他的一隻手套掉到了地上去，他并不敢耽擱一點時間去撿拾，但是那調理得很好的獅子狗却用牠的嘴替他作了這件事體。那封信自他外衣底袋裏飛了出來，他咒罵着，但他却不得不屈下身子去，把牠拾起，同時他驚懼畏怯地乘機回頭望了一望，並且心裏坦然地發覺，對於那位追趕他的人，已經超過了頗不小的一段路程。「在奔跑上，」他心裏思想，「沒有一個人能這麼容易追得上我的；這是那個惡漢所熟知的，因此他嘗試着，用呼喚誘我止步。哈！哈！彷彿我還糊塗哩比着一隻兔子，兔子實在是不回頭的，若是一個獵人向牠打着啣哨去呼喚牠！我完全地不明白，爲甚麼我不把煙管來點着，再吸口煙，我已經瞧見城內的塔尖了啊！」

那個長大的人大概是覺出保爾不這麼如同先前一樣地狂奔了，于是又大聲呼着說：「瞎！這你可稍等等吧！」「這不是他，」保爾心裏想，「正正經經地假捏的一個嗓音麼？這不是他本來的嗓音，他本來的嗓音，早就被燒酒敗壞了的。但是你只用喊叫吧，如同一位天使一般地喊叫吧，用這樣的伎倆人們却是捉不住我的！」他一鼓作氣地向前勇猛邁步，所以不多一時，就

達到了并未封鎖的城門。在這裏他又扭轉身軀觀望，那個長大的人物離着他並不很遠，在月光之下，明明白白地辨認出來，斯皮刺——牠的反常的來回奔跑，久已就使他覺有可疑的——去親那個人，向他的身上跳躍，并且還舐他的手背。「上帝鑒臨！」保爾忿然地呼了一聲，并且向城內走了進來，「明天我一見水，就把這支賤狗給浸死，我想，我先頭已經發過這麼個誓了！」城內街市上的燈光都還明明亮亮地在照着，有三四個巡夜的在那裏往復徘徊。「在這裏人們可不僅是穩當無事的了！」保爾心裏在想，并且立在了一個路燈柱子底背面。「如果這伙計敢進城，」這他嚴重地起誓，并且不轉眼地向城門內望去，「我就令巡夜的注意於他，這是我對於個個都尚在睡夢中，而他能去偷盜的人們，應負的義務！」在這一瞬間那個長大的人走進城門內來了。保爾急忙地向前頭立着的第一個巡丁身前往去，他在恐懼的急遽裏說道：「你們注意那個剛從街道上走了下來的人罷，他是一個賊和強盜，并且追了我已經有一點半鐘頭了！」巡丁并不作答，把他的哨子取了出來就吹，他的些些同伴們登時都圍着他聚攏來，并且當在他極簡略地向他們說明之後，他們就把那個認為強盜的人包圍起來，拿極奇怪的話去搶着問他。保爾也走來，但是他怎樣地希奇啊，當在他在那個他所逃避，懼之如鬼的一個人身上，替代長昂斯認出他的好友亞各布，一個鐵匠伙計之後。「這不是他！」他向那些巡丁們呼了一聲說；「我錯誤了，你們把他放了吧！」叱罵着和抱怨着，那些巡丁們又撒開了他們的捕獲物；但是保爾却走至亞各布的身前，極莊重地問他說：「那麼果然是你麼，那個在我身後追趕我，向我招手，

并且提着名子叫了我的人？」亞各布對於這場離奇的事實，始終不會明白是怎麼回事的，很高興地回答說：「不是我，還能是甚麼人呢？它們打發我爲我的忽然得病的師傅來請醫生，當在你喚你的狗的時候，我在你的聲音上認出是你！」「耶穌呀！」保爾安然地回答，并且把他的盛葉煙的囊袋給他遞了過去，爲的是好叫他裝一鍋煙吸，「如果我知道，是這樣的，那我們就可一同走道了！」

## 牝牛（一八四九年作）

在他的很低矮，而且也有些烟熏痕迹的屋子裏，因為照這村子歷來的習慣，屋子裏俱不按設烟筒的緣故，農夫安得列倚着一張還是自他祖父手裏遺留下來的老舊櫛木棹子坐着，他或許是第九次地在數算一小堆兒噠啦鈔票。他的口裏含了支烟管，人們在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這是星期了，因為他那份狹隘的，惟恐有所逾越的拘泥性質，絕不會容他在一個其它的時日來吸口煙，消耗一點光陰和金錢的；他的烟管却不曾在灼着，而且竟是還未曾點了起來的，雖然這他藉着那支似是已經點了好久的蠟燭可以作了的。繞着他的身子，時而由凳子上爬到他父親底身前來，穆然地向他望着，時而去驅逐和鬪惹着那莊莊重重由大敞的門口內出來進去的家裏所飼養的公鷄，這樣他的孩子在遊嬉着，一個活潑的，褐紫色的小男孩，差不多有兩歲半，或三歲的光景。「這一張」——安得列喃喃地自語，顯然露着愉快的神色，把一張鈔票舉到高處——「是我為一車沙得來的，這沙我為泥水匠師傅尼可拉運到了城裏去，正當傾盆大雨自天上下落着；在這裂痕上我認識這塊鈔票的。那纔是一個好人哩；我應當再退回一個噠囉嗒給他的，但他却因我皮膚濕透的緣故，不令我退回了。自然的，一杯燒酒，我却不曾照着他的意思，拿這噠囉嗒去買來喝了！」「這裏這一張」——他繼續着說——「我賺得最酸楚了，這上頭帶有一個大墨點的！誰要是去向開藥房的搬送滿滿地一大木槽野菊花，他就得屢屢地折腰，并



且這在休歇時間之後，不僅是爲懶惰的人們辛苦不愛作的！」「這張破爛不堪，又粘成一塊的」——他過了一霎，從新地說——「每次都使我厭惡，若是我瞧見了牠，我簡直地擺脫不了這厭惡了。本來應當給我一元半的，雖然預先不曾明白地訂了這條件。六咪叮見方的一大堆木頭！這木頭我搬得過於急遽，竟把我的腿都給打傷了，因爲我願趁着雨未落下之前，完全都把木頭及早地弄到地窖子裏頭去！但是結果却被打了這樣大的一個折扣去！可是那位太太還是個戴着金耳環的人物，她的小孩子吃一個細麩包，都不知道，是不是要用牛油好哩」——「不是已經牛叫的聲音了麼？」他跳了起來，向窗前奔去。「甚麼也沒有」——他返了回來說——「這是由鄰人底牛棚裏發了過來的！哪，明天我的棚裏就要有聲音回答過去了！是的，小仔」——他說這話時，敲了敲他的孩子底顛，并且把一支公鷄身上掉了下來的彩色的羽毛遞給了他——「今天我們的兩匹驢子還要獲得夥伴哩。你的父親竟會到了這步田地，牝牛已經在半道上了！你應當給我買馬來的，若是你到了大了！你聽見了麼？」小孩子點了點頭，彷彿他已經了然的個樣子，其實照他的年齡說，是絕不會明白的。安得列又向棹前坐下。「自然的，自然的」——他又開始說，一面抓着一張十元噠的鈔票——「那一定還得很大的一霎時費哩，要不是我的運氣好！哈，哈！這就是捕魚了，并且值得一捕的，雖然所捕的魚，不屬於可吃的一類。唉，巴不得我常常如同那晚那麼湊巧地逢見一個要自行淹斃的人，可以去獲得一宗撈救的賞格哩！無論誰，我都能把它送上水岸去，沒有一個人，更能在水中亂用手脚抗拒，比着那個織布

的人，他幾乎沒有把我也扯到池沼底下去！我還能覺着他捉住了我的左肩底手爪，況且他還是真心要把我扯到水底下去的哩，因為三天之後，他又割斷了他的脖項！但是像我們這樣的一個人物，甚麼事情不能成功啊，若是人們知道，十元噠啦的賞格確切可靠時！這可是時候不小了，已經入了夜了！難道說那開磨坊的能給我的格色搽出啤酒和麪包來吃喝麼，這却是我不能相信的！要不然，就是他的賺頭比我心裏所料想的還要大，那麼我無論多樣地小心，終究還是上了他的當了！我到門口去瞧瞧吧！」安得列站了起來，現在開始吸第一口烟。「是的，不錯」——他呼了一聲說——「你還沒有灼呢，我却是在相信，已經吸了半點鐘的烟了！哪，我不要把你白白地裝滿了烟草的。」他自棹上拿起一張破舊的，包裹那些鈔票用的報紙來。「現在我用不着這紙了」——他說，並且把那張報紙在燭光上燃着——「今天這錢就要出了我的家庭的，因為開磨坊的自然也要同來的，我若是處在他的地位，一定也這麼辦理哩！」他把他的烟燃着，把那張報紙扔到地上去。小孩子一見報紙忽然灼了起來，眼光閃射地瞧着，這時他呼着說：「啊！」就把那張紙又拾了起來。「你不要燒着了你！」安得列說，並且走了出去。天色已經完全黑暗了，一整天遮蒙着太陽的濃霧，現又把星宿遮蒙起來。「她在那裏待着呢！」——安得列發出怨聲來，並且滿心的不高興，把身子依在了門柱上——「再待一霎，我可不能忍耐了！她不能是從新地又和他講起價錢來了嗎？謹祝成功，但是我却要在一個人底身前脫帽致敬哩，若是它能在我所講定的買賣上，再磨去一個咯囉嚟！我本來可以去迎接她的，但是她

身邊有犁地的小子哩，況且這裏還有這個孩子。固然的，我可以把他送到牀上去睡的。」安得列又走了進來。「魔鬼！」他大呼了一聲說，并且大大地把嘴張着，眼睛都快要自眶中突了出來，這樣他在屋門限上呆了一霎。小孩子爬到了凳子上頭去跪着，并且剛剛地在燭光之下，歡天喜地地在燃燒末後的一張鈔票；那張報紙底光焰使他感到了無窮的樂趣，這樂趣在時間底長短上，却使他覺得有些慊然，所以爲使這一種樂趣復現，他竟做做先頭他仰首注意地，希奇地，瞧着他父親所作了的一切起來了。「唉喲！」小孩子過了一霎叫了一聲出來，因爲這末後的一張在手裏拿得太長久的紙票燒到了他的指頭上來的緣故；「要！」他加添着說，當在他把眼睛轉到門口，瞧見了差不多成了一塊石頭一般的安得列時。這簡略的一語，把他自他的愣呆態度中呼醒了；「要，你這個魔鬼底種子？」他大呼着說，并且奔到他的小孩底身前，下手去，因爲他沒有遏止他的怒氣的能力了，抓着他的小孩底頭髮，把他惡恨恨地向牆上擲去，彷彿是把剛咬了他一口的條毒蛇擲出去的一般。「要！」他隨即說，「還要，還要，」并且把在火爐子架上掛着，預備拴牛用的，簇新的繩子取了下來，因爲他疾速地，畏怯地，向牆那邊瞋了一眼，瞧見小孩子無聲息無生機地躺臥地上，腦殼破裂，迸出漿髓來了。他向前邁了一步，但是他的兩條腿，却在他的身下勢將屈折，他伸手向空處亂抓，好像欲抓一物爲憑依，不至歪倒地上的一樣；這時在離他的房屋極近的一個所在，清清楚楚地聽到了一聲盼望得這麼悠久的牛鳴聲。這似乎是給了他作一個突然湧現心頭的決斷底勇力；他大叫了一聲說「祝你夜

安，安得列，再見吧！」于是拿着繩子就向門道裏奔了出來。在這裏有一個直達房頂下的樓間底梯子，自那樓間上，他在晌午底時候，還曾扔了一堆麥稭下來，以便爲牛預備臥處的；這梯子他這樣愼遽地奔了上去，竟至他的帽子，這他照着農民底習俗，在家庭裏和在田野裏都不取下的，也自頭上掉了下來。他從地板洞內走了進去，并且不多一時，就聽見屋頂樑架咯吱咯吱地作響了。差不多在這同一的時刻裏，門外有了響動底聲音。「哪，安得列，你睡熟了麼？」——一個婦女底聲音喊叫——「這可不是你平常的習慣哪，若是你還不會把你的大麥粥，吃到了肚子裏去！」「你跳了進去，安斯，把他叫醒罷！」安斯，一個照着糞堆上的植物底樣子，長得極高，極細瘦的小伙子，施行他所得到的命令，格色拉住了牝牛。緊接着他又走了出來，并且吃吃地說道：「但是太太呀，但是太太呀！」向下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甚麼呀？怎麼了？」格色大聲說，被他的慘白的面色和他牙齒底敲擊駭了一跳，她疾速地奔了進去。安斯伸手抓着那支蠟燭說：「主人不在」然後他就用燭光向小孩子躺臥的地方照去。小孩子底母親猝然地噉叫了一聲，癱倒地上，并且一點知覺全無地躺臥在那裏。安斯遂即完完全全地喪失他的智力。「主人哪，主人哪，你在那裏呢？你在那裏待着呢？」他一連總有百次地大聲喊叫，并且手內拿着蠟燭，在全宅子內瘋癲似地來回亂跑。及至他由廚房內返回後，在那裏他曾拿燭向爐子洞內照了一徧的，他在樓梯脚下跌倒在安得列底帽子上，因爲這帽子滾落到了那裏的緣故。你藏到高頭去了麼，主人？」——安斯喊叫——「你現在只用下來罷，我們已經回來了！」

因爲上邊沒有回答的聲音，于是他親自走了上去。及至他將頭伸入地板洞內，並且又自樓梯上向上升了一級，把脖項和肩膀，繼續遞相伸入洞內之後，他撞着了一種阻礙，這阻礙似是自一個在開頭時要把他撞回，既而又似要把自己劈開，分成兩半的個事物一樣。他出了一身驚汗，並且周身開始虐熱作燒，他不知不覺的更向高處升了上去。現在他覺得，彷彿一個極重笨的人騎馬似的跨在了他的脖項上，兩條僵直的腿，在這兩條腿上，他認出那鞋上寬廣的黃銅鈕釦，是他的主人所穿的皮鞋的，如同一把叉子底兩股一般，出現於他的胸脯前的左右兩邊，他手裏拿的蠟燭，被這兩條腿之一觸落到了地上去。他發了一聲更加緊急破裂的聲音出來，隨即仰身向後跌倒，竟把脖項給跌折了。燭光却并未立即息滅，散亂滿地的一堆麥稭，被牠所燃着，於是數分鐘之後，全宅都成了火焰了。至於說格色當在這種種的情形出現的時候，是否由她的卒倒昏迷底狀態中還未醒來，竟無知無覺地被那迅速地充塞了一屋子的濃烟所熏斃，或者她是否因傷痛她的孩子底可駭的結局而絕望，情願爲火所焚，不肯自救，却是無從探索的了。但是火息後，格色和安得列和安斯和小孩子都僅只剩了幾堆焚焦了的殘骨，而那頭牝牛，竟也順着這種動物底天生性癖，奔入火裏去，被焚死，却是確切的事實的。

## 裁縫師傅乃剖木克·施來格爾 (Nepomuck Schlägel) 在獵取樂趣的道路上。(1)

八三七年初稿，一八四七年改作)

可愛的讀者，如果你在民欣 (München) 城內奧古斯丁街巷 (Augustinergasse) 內正值一位素守秩序的市民循例到啤酒酒店，喝杯啤酒，休息休息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正值冬日黃昏時四五點鐘之間，碰到一個身軀短胖的人物，他那大得出乎尋常的一張嘴，連帶着上下兩列異常優良的牙齒，再加上他又忽然在你的眼前立定脚步，跟着就向你的背後作銳利的視察，使你不能不覺得奇怪，不得不向他加以注意時，那麼你千萬可別害怕，這是一位綹賊，看到你無憂無慮的街頭逍遙，心內便朝着你起了要一顯身手的惡劣心思，因為這並不是旁人，乃是那位安分守己的裁縫師傅乃剖木克·施來格爾，他是生長在雲北城內 (Nürnberg) 有名的阿爾普來希特，杜烈宅第 (Albrecht-Dürer-Haus) 之中，而也是在那兒教養大了的，可是他還永不會，即便只是一夜的時間，也不會被人們置入警察拘留所中的，而他更不會坐過監獄，自是不待言說的了，他只爲的是要使自己心內起一番厭惡憤慨，只爲的是要向自己說：「這人脚上這一雙靴子，可真够可以的了！多樣漂亮的一件短外衣呀對於你身上所穿的這一件，乃剖木克，況且他的手杖上還嵌鑲着一把銀柄的哩！」他只是爲了這緣故，纔來向你注意，上下打量的。他緩步沿着街道走了下來，而他那尖銳搜尋的眼波，在每一位自他眼前走過的人底身上，都能會發

現了一二優異之點，使他瞧着不得不動妬火，而心內感到厭煩不滿；那兒那位年老的乞丐，很疲憊地將身子依靠在牆角上的，腿上所穿的一條藍呢褲子，這是晌午時一位慈悲的大學生瞧着他快要凍僵的個樣子，纔給他扔了過來，贈送他穿的，自然是也決逃不過他的尖銳眼光了，尤其是那褲子上頭的幾個破洞，更不能會不落入他的眼裏來，使他清清白白瞧見了的；這時一位失去了一隻腿，而安上了一隻木腿的人，口內吹嘯着，木腿瞪瞪地自他的眼前走過，這又給了他充分理由，使他吐露了些咒罵言詞出來，因為他心內在想：假使你像這兒這個人一般，喪失了你的一條血肉之腿，那麼你是否能置買得一條木製之腿，那還真是個疑問哩。有一天，他曾瞧見人們由鄉間解送一名賊盜到城裏來，他當時心內很起煩惱，因為那個作賊的，是一個有病的人，經大夫鑑定，他身體過弱，不能讓他步行向城內解送，所以就將他拴在了敵棚車上運送了進來，他很刻毒地問路旁他的一位熟人說，他是否相信，人們在同樣的情勢之下，能以同樣的手段對待他；我（譯者按：此我字係著者自謂）至少是要視之為一種神奇之蹟的，假使連那位近頃經死刑執行員之媒介，把血肉之軀，和天國底永恆結合了起來，就是把腦袋給砍下來的殺人放火的強盜，不也曾因某某一點事體昇與了他（譯者按：此他字係指乃剖木克·施來格爾）以充足的理由，使他對於幸福之神對待他，就是對待他這位為人所忽略，為人所時時刻刻冷遇不理的裁縫師傅的那份不公平道，那份不慈愛，不說上一些憤懣不平的話時。這時剛好他的唯一的一位主顧，就是軍營裏的排長，碰見了他，這位排長成了他的主顧的原因，是因為他往往給這

位排長縫補制服之外的平民褲子，並且又因為他的些同行們都覺得自己正正式式的大成衣匠，很傲岸地不肯下手來作這宗工作的原因。乃剖木克向他施行敬禮，可是就連一位生身的皇親貴族，也決不會懷着較比這位裁縫師傅自己心內所懷着的憎惡還要大的憎惡去用手動一動他頭上所戴的那頂磨得光板光片的帽子的，他這帽子，他彷彿只爲的要把牠自身邊扔出，不要牠了，纔肯摘了下來和搖動一搖動的。現在他走入一個賣麵包的舖子裏來了，可是並非爲買麵包——錢，他是沒有的——乃是因爲他曾聽說這位麵包房主人底一位很有錢的姑母已經去世，並且把她的財產全都遺留給這位麵包房主人了；他自他當裁縫夥計的年月以來，就認識這位麵包房底主人，所以他這來，是要向麵包房底主人作弔慰兼作慶賀的舉動的，並且他還在希望着，要打聽了出來，這所說的一切事情，至少全盤事體上最好的部分，就是遺產問題，悉係人們底造謠撒謊，並不實在的。乞丐底兒童們，他能下很地揍上它們一頓，因爲它們嫌他窮，不肯向他去乞討；這些下賤的人們，從那兒會知道，——他心內在這樣想着說——我也是一個窮光蛋呢；難道說，我就不會也是一個奇異的人，譬如說，是一位奇異的英國人，他偶而動了輕狂的念頭，故意穿上些破爛的衣服，讓人們把自己認識不出來麼？——「這傢伙好寬闊的肩臂與拳頭啊」——他不由地一面大聲呼了出來，一面向一位鐵匠所開的鬧嚷的，爲石炭火光所很旺盛與明亮光照着的工廠裏瞧了進去，並且向那兒正在掄着重鐵錘的那身軀高大的伙計撒了好幾個氣恨的眼色，——我真相信，他簡直會把鐵砧子給鎚碎了，像鎚玻璃似的，只要他肯這樣辦



時。「可是你呢，乃剖木克，你永遠不會當一個能幹的鐵匠的，你是用破布爛鋪陳胡亂湊成的個人物，這宗樣兒的個拚湊法，可真够可恥的了！」——一對互相戀愛，親親熱熱作着甜蜜深情的談話的男女，正好這時自他的身邊溜了過去，他步頂步地在身後緊追它們起來了，並不是出於好奇的心思，也並不是要想向它們搗亂，乃只爲的是要借路旁燈光瞧瞧，這女子底面孔上，是不是沒有那宗凶橫無恥的神情，用這神情，那女子要向他加以拒絕的，如果他去向她表示，他也是一個熱戀着她的人物時；「至於說我久已就有了一位妻室，」他心內在想着說，「這是沒有一個女人能瞧得出來的，但至於說我是醜陋的，如同黑夜一般醜陋，這却個個女人都能瞧在了眼裏哩」。他想到了這兒，便又呼聲自言自語，而意在那位女子地說：「固然還年幼啊，然而仍能是童貞的麼？」他說罷，就忽忽自那一對愛人底身旁走了過去。他只願向前奔竄，可巧前面有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右手，便是馬路旁的水溝，他特特向老太太骨嶙嶙的胳膊上碰了一下，爲的是好叫她把他那兩條向裏曲彎，不成個樣子的羅圈腿，和他那微微有點螺鍋的脊背斥罵上一句，他心內纔感到痛快的，或者縱然那位老太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不是屬於那一類在白天售賣蘋果，或售賣鮮魚，但却好打架吵嘴的婦女的，那麼她至少也可以把他那粗野莽撞的性情罵上一句了。倘若那隻巴兒狗，牠已開始了牠晚間照例的街頭巡遊，持着一副心滿意足，不怨天尤人的模範神情，剛剛逍遙自在在地山街道上走了下來的，不趁時給裁縫師傅躲開了道路的話，那麼他必要狠狠去踢牠一脚的，因爲這隻肥胖的動物，早已就被施來格爾扭見

了，像街上這樣的些東西，自然是不能脫漏了他的眼光的，可是自一分鐘以來，這隻巴兒狗已經就成了他的眼中之釘，使他恨上牠了。「這樣的一個造物」——他心內想着說——「牠一生到世間來，就把牠一生所穿用的服裝，天然帶了來的，牠到處吃，到處喝，到處取樂，隨遇而安，最後到了死的時候，無苦無痛，並且也用不着病榻上呻吟。」他一方面只願這樣想，可是那隻巴兒狗已經溜到了一個大敞着門的肉舖前，沿着一張被拉到了舖門外來的棹子，很靈巧疾速地跳躍着，就偷走一塊一個啫囉嗶買一塊的香腸；「噫，你先等等，別走吧！」——乃剖木克大聲喊叫——「偷東西吃的狗們」——他又很凶憤地，彷彿是他自己被狗偷盜了的一般，繼續着嘟嘟囔囔地說——「也應當一樣的把牠們吊了起來吊死，像把那些犯了上帝不許偷盜的第七戒的人們拿來吊死的情形一般；爲甚麼這些狗們，就應當較比人類，較比我，還應當有更多的理由去作惡劣的事情，而不加以懲治呢？」——肉舖掌櫃，他鼻樑上架着銅框的眼鏡，正在那兒閱讀巴燕地方通信報 (Bayerische Landzeitung)，所以他舖內所發生的這一場刑事案件，就完全沒瞧見了；乃剖木克向他作疾速的報告，並且在這一晚上他第一次開口微笑了笑，而那位肉舖掌櫃却很厭煩地把他頭上的睡帽，向面孔上推了推，並且口內發出了一聲咒罵的言詞。「這個小孩子是有水腫病的！」——這是他這時又轉身向一位使女開始所說的話，這位使女抱着一個面色蒼白而悲戚，並且裹纏在厚布之中的男孩子，走過街市去——「那麼那位大夫還是常常說說，這個病是能醫治的麼？我的三個弟兄，都是死在了這個病症上的！」——那麼這個人竟居然逃

出活命來了麼！」——他一面這樣呼了一聲說，並且一面就向旁邊一個小巷裏轉折了進去，爲的是要躲開了他從前的同學，就是那位這時走來，老遠地就和和氣氣，毫無惡意地向他舉手致敬的製石鹹的人，不要和他晤對——「是的，不錯的，我說這話只爲的是要表明，這個漢子簡直是用鐵打的哩，雖然他外面瞧着那麼瘦弱，任何一位其它的人，譬如說我，要是染患上他所染患的那一場暴熱肝瘧之症，那麼必是准死無疑，然而在他却絲毫影響也沒有，他現在又可以，在這晚間的空氣中來回亂跑了，雖然這晚間的空氣實在是酷烈與嚴寒的；哪，我也用不着憤恨的，雖然我也不能心內生喜悅，因爲這唯一的一位對於我給主顧做衣服，偷材料的證見，真正還有個活頭，真正還老死不了哩，可是他這證見，雖然是第一次的證見，然而却也是末後一次的證見了，因爲要想把這一件事情再重復一下，却不可能了，沒有人肯來照顧我，再在我的裁縫舖內作件新衣服了。」恰恰在他想到了這個地步的時候，一位黑烟滿身滿臉，只露着兩隻白眼睛的掃烟筒的人，腋下挾着個長的，不潔淨的梯子，手內拿着掃烟筒的掃帚，剛剛由一個拐角裏走了出來，可是在這個窄巷之中他無論怎樣願意給他躲路，然而也是躲退不出的，他瞧着這掃烟筒的人進退維谷的情形很感到滿意；「可惡的短褐之夫，」——他心內在思想着說，並且向掃烟筒的身上穿的短外衣上撒了一個極其輕卑傲慢的斜視——「你這爲難，可真是你活該的哩！」他又向前走了去，可是又碰見了一位七歲的，一頭金黃髮，然而却正在哭泣着的小女孩，因爲她把叫她出來買夜晚啤酒用的一枚六百存錢(Sechshätziger，譯者按：此係德國從前之

一種副幣名，每一枚六白存合二十四枚噠囉嘑(Kreuzer)銅幣)給失掉了，她懼怕她易於發怒的父親發怒，所以不敢回家，纔在街上哭泣，小孩子把她這悲哀的事故向他述說完了之後，很期望，他能將這樣的一枚副幣給了她，使她能得買了啤酒，安然回家，但是替代這小女孩子所希望的一枚六白存錢，他却只是給她出了一個主意，叫她再一次出來買啤酒時，可千萬把錢在手中措得更加緊一點，並且不要在珠寶商店窗前，貪看那裏面的些光彩閃耀的金銀首飾，以及珠寶玉石，免得精神渙散；他這樣嘮嘮叨叨，像小女孩子底父親似的，對於小女孩子執行着責斥的職務，竟有一刻鐘之久，然後他就離開了她，不管她了。稍微的一點快樂，是他的心內必定會感得到的，如果有一次忽然在他的眼目之下，讓他親眼瞧着，發生一場巨大的罪惡時——譬如說一件打死人命的事情，就足夠使他感到滿足的了——那麼爲阻止這件事情底發生，他必是來得過晚了的，但是爲把兇手引渡給憲兵隊，他却會足夠來得是時候的。這樣譬如說，他有一次曾夜間宿歇於一個鄉村之中，這鄉村正在半夜裏就失起火來了，沒有一個人比乃剖木克更加急着忙着發出至爲可怕的，這換句話來說，就是至爲驚駭人們的一種喧嚷聲音來，當在他確切先瞧明白了，這火災因風力強大和因水龍廢殘，要想救滅，亦屬不可能之後。像這樣愛報凶信惡耗，而心內偏能感到痛快的情形一般，他也是每逢星期六第一個去向那位年老的，雙目已半盲的木匠寡婦，用了一種先意承志的慇懃作報告的人，就是報告，她所買的彩票底號碼又空了，甚麼彩也沒中。原來這位老太太住在他旁邊一間很可憐的小小房頂間之內，成癮成癖地購

買號碼彩票，因為她極願中一個彩票，便可以給她自己置買棺材與壽衣了。糧食市場上，每逢守衛部隊的兵士，走了上來時，所作的優美軍樂，往往也能使他心內發生喜悅，然而却只是在天氣異常酷寒，或在下了許多雪的時候，因而竟會把那些樂士們伸了出來的手指都會給凍僵了的；現在——他心內這樣想——現在他們可要知道了，國王為甚麼給他們糧餉，加以報酬了。要是劇館中晚間開演時，他很稀少就誤了，出現於劇館底前面，他自然是沒錢買票進去看戲的，他的目的只不過是要在劇館前面瞧熱鬧而已。可是在瞧熱鬧時，最使他生厭，老不趁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劇館不會正在歌舞時，明明亮亮冒火焰着了起來，像在其它城市裏所常見有的這宗情形一般，因為這可要真成了一場熱鬧了，這場熱鬧在他的眼裏，簡直是超越一切其它的熱鬧的，況且還是古代羅馬所風行的那白白送給人們瞧，一文錢也不要的熱鬧的哩。他在這劇館前瞧熱鬧，還有一件使他不能愜意的事情，就是這樣少的次數，會把一個卒倒失神，癡癡發作的人，給由劇館中抬了出來。這兩種趁心的樂事，他雖然不得瞧見，但是有許多其它的發生在劇館門前的事情，也頗能使他心內喜悅，而可以代替的，譬如說，一輛闊馬車之前所套的火烈駒馬，簡直高傲自美得站也站不住，跑也跑不了，當在牠們的主人們由車中升了下來的时候；或者突然間下一陣大雨，把那忘了帶雨傘的女太太們全都淋濕，水雞似地一直濕透到皮膚上去；再不然，就是一位輕佻的穿着漂亮衣服的青年人，由劇館前的台階上非常敏捷和非常美觀地一級一級跳了上去，因為他是要叫他那跟來的美麗的表姊妹，在他身後驚奇他的優美姿

勢的，可是他偏偏不作美，很恥辱地腳下一滑，竟跌倒地上去了。不過從其它一方面說，他對於那來劇館中觀劇的高貴人物們所懷的嫉妬心，却就大見減輕了，尤其對於所來的宮廷中的人物，他絕對不動嫉妬心的，這是和它為甚麼不去嫉妬飛鳥底翅子，天空的星宿，同出於一個理由的，然而他所最仇恨的，却是那一切坐在了後排和兩廊的觀眾們，因為——他心內這樣說——因為這個地方也是我和其它的人們一樣可以坐到裏面去的，假使在世界上不這麼放蕩不規律的話。對於同情心，他所感到的程度，簡直可以說，是等於零的，如果一位頭戴圓錐形緣邊軟帽的貧家女郎，因為她的愛人，就是一位作畫師兼作塗色工作的人，贈送了她一張門票，叫她來看「魔術射手 (Freischütz)」的名劇，但在走進劇館的門口，她却白費了半天事，在她那隻盛編織手工，而光禿無一文錢財的囊袋裏搜尋她這張戲票，可是最後猛吃一驚地發現，家中專門齧齧箱匣的耗子因饑餓或因悶倦無聊，竟把她這囊袋敲了一個窟窿，所以那張門票早已就不知由這個窟窿裏失落到了那兒去了。最使他氣憤的，就是劇館中的人員，都彷彿像些神仙似地老死不了，這是他這樣誇張着說它們的話；「坐在了售票室裏的那位紅鼻大胖子，」——他說——「像一隻豬一樣，眼瞧着他一天比一天肥胖了起來，可是他在他那售票室裏所吞入便便大腹中去的穿堂風，却實在比我袖筒的跳蚤所吞的還要加多哩！」如果有些青年先生們，他們到劇館中來，只為的是在最精彩，把一切都緊張了起來的一幕中，再騷動着離開劇館的，那麼他們一出了劇館底門，到了大街上，街頭頑童們，便要向他們擁圍了過來，問他們要他們那張

可以再進劇館的復入證，然而他們出來時，根本就未曾向把門的收票員要求了復入證，所以他們當然對那些頑童們不得不作拒絕了，乃剖木克一瞧見那些頑童們得不着復入證，不能到劇館裏去看戲，心內纔感到些快慰的。假使在劇館中那一大批監視人員底監視之下，能得不買門票，暗自溜了進去，讓他們覺察不出來的話，那麼乃剖木克早已就嘗試着作了的了，可是乃剖木克要到劇館中來的目的，並不是爲要欣賞大詩人釋勒(Schiller)或可采璧(Kotzebue)氏底戲劇大作品的——這兩位大著作家，是他素日加以嗤笑的，甚至觀看這二人底上演劇本的觀衆，他也還要加以嗤笑，說他們是受這二位作家底欺騙的了——所以他到劇館中來的目的，決非爲欣賞藝術，乃只爲的是要向自己說：「那麼那個嬌小身量，擦着一臉粉，像個蠟人似的女子，就是某某小姐了，向這位小姐，人們就因爲他在舞台上能這麼跳個一兩下，或者是能把嘴巴歪一歪，並且能裝着彷彿她是在哭泣的一般，就要搵給他三千塊古爾盾了(Gulden，譯者按的此係德國從前一種通行貨幣名，價值約合二馬克，)而那位裝扮成了一位理髮匠的丑角，就是某某先生了，向這位先生，人們爲他能這麼顫音和急調細碎地唱上一兩句，就要給他六千塊古爾盾了，自從四千塊古爾盾不能滿他的意以來！」至於說年中的節日，這爲乃剖木克，真是些有趣可尋之時日了。到了聖誕節節底神聖晚間，他決不能向自己拒絕，不去把他所居住的那座和藹的，在把人類美與神聖美均已作到了極點的例年祝祭情況底彩華裏輝煌閃耀的城市順着一條一條街巷，成好幾點鐘地巡遊一遍，他所居住的這座城市本來是很能醉人心神的，竟至三十年

宗教戰爭時代帶着大兵打了進來的瑞典國王古斯達·阿多耳夫(Gustav Adolf)還願意牠地下生了輪子，可以運回他瑞典國去哩。可是在他巡遊時，總是一面向前走着，一面腦中就要作起快活的遐想逸思來，他一時一時心內幻想着說：「那怎樣呢，如果那位跑腿的來尋找你，因為國王叫他來請你到宮殿中去赴御宴，」但是繼而他又深以他這種過甚的物質慾為羞恥，所以就這一個念頭手開了，可是恰在這時，他的道路又剛剛引他從一個輝煌華麗的點心舖前走過，於是他便在他的腦中，澈底給他自己描畫，那位點心舖底掌櫃會多樣出其不意地駭愕的，如果他突然間拿石頭把他點心舖底玻璃窗給打碎的話；「假使我要是魔鬼時，」他又繼續着在心內這樣想，「那麼我必要取這個樂子的，就是我要到每一家裏去，只要我一瞧到這家裏的人們坐下去吃喝享樂時，我就把它們的燈光全都吹滅，把桌子給它們推翻，或者我也可以把它們喝的酒，給他們變成了瀉藥，把它們所吃的炸肉給它們變成了不能消化的皮鞋底子。」甚至因為這宗情形，還永遠不會發生過，所以他幾乎要以之推斷，天地間絕對是沒有魔鬼的了。此外每逢到了新年時，他必定去鼓舞那些狂妄無知的青年人們至為勤奮地燃放慶祝的鞭炮，一半因為這是巡警之所禁止的，一半因為這往往是能給那不小心燃放鞭炮的人，把手轟毀了，或者至少也會把手指轟掉了的。每年到了十月節(見篇末附註！)他是最喜歡在那為偶爾受傷患病的人們所設立，而經人們所稱之為暫時救護棚帳底近處盤桓逗遛的，但是却很少的時候能得心滿意足地瞧見人們把一個擠壞了的，或者自馬上跌下來，跌壞了的，或者一個其它樣子受傷的人給抬了進來，要



是這十月節這樣平平安安度過的話，那麼他就要稱呼全盤的節日，爲無趣味的節日了。到了諸聖節，祭祀亡魂之日，他也必去給他父親上坟，但却並非爲要在坟前作禱告，或要把一隻花圈放在了坟頭之上，實在只爲的是要在他父親底坟前咒罵，並且埋怨亡魂，不會給他遺留絲毫財產。「誰能會知道」——他心內又翻過來作思想說——「亡魂底威力，可以達到甚麼地步的，那麼它們就不能向一個人暗自指示地下的藏銀麼，或者不能把彩票頭彩號碼預先默示給人們麼！」至於說教堂，他是至爲勤奮地到那兒去禱告的，可是他在耶穌教與天主教之間，並不作甚麼區別，因爲這兩個宗教，都是同一的方式之下，給予他以修養的能力的。他一到教堂內，瞧到了滿座櫈，滿禱告椅子上，都是些教民時，他必至呢呢喃喃地說：「這它們可都全數蹲在這兒的，帶着它們那便便大腹和它們那肥肉膨脹的滿月面孔，像一隻橫置長竿上所臥着的些飼得肥胖的家雞似的；它們個個口裏，都在蹇蹇澀澀祝告着感謝上帝的言詞，像些赴宴的客人們一般，自酒宴上立了起來，爲所已享受的珍肴美酒向主人致謝，可是它們還貪心不足地更向上帝請求，以後仍不要把它們忘了，仍照舊加福於它們，纔好。」這樣他們心意滿足，歡欣樂觀地自教堂內走開，它們確切有把握，不會像我這裁縫師傅一樣，總是被人們遺忘了的！

「在天我等大父 (Vater unser)，譯者按：此係基督教禱告經文之首句，) 請你把這位女郎之所心願的」——他正在說着這話時，就把一位深深沉潛在經文與禱告中，而頭部略向旁面傾斜，露出一副健康蒼白的聖母式面容的美麗女郎瞧到了眼裏來——「全都給了她吧，請你把地

的愛人給了她，並且請你也還給她一點她之所不會要求的事物吧！」有時他也自己作着自己的客人，並且也一樣地對於自己動嫉妬之心，就是嫉妬他從前兒童時代的好年月。「當在我還是一個頑童——他心內這樣思想着說」——「並且毫不知珍貴這年月時，我是一無所缺的；那時我身上所穿的襯衫，總要較比鄰家兒童們身上所穿的襯衫精美一點；每逢星期日早晨，我沒有一次不手裏拿着一塊蜂蜜做的甜點心，一邊吃着，一邊向窗戶前走來，在那兒我總是很驕傲地向着吃乾巴巴的小面包，而生了一頭紅髮的桶匠女兒瞧了下來，並且假使午飯不合我的口味，懶不好吃時，那麼母親必定會給我暗暗蒸一塊可口的雞蛋糕的。那時我過生日，不是如同國王過生日一般麼，並且在過我的生日時，不是有烤鵝給大家吃的麼，烤鵝裏面還填了些蘋果和葡萄乾，外面更用美味的和褐色的肉汁澆灌？唉，該詛咒的，加三倍該詛咒的我那個時代呀？假使我永不會吃過這樣的烤鵝，那麼我現在對於這樣的食品，也決不會貪饒垂涎了！」啤酒和飯店在他簡直像是些禱告的堂室，這換句話來說，在他，實在是些該詛咒的場所的；他在他這一宗陰鬱愁苦的空氣裏，和他這最特具有的理智裏，對於世界缺陷脆弱的組織，所持的幾乎與無神主義相切近的個人觀念，可以說都是由啤酒酒店和飯店中那些啤酒罐，就是那些他無從粘唇的啤酒罐中汲取了來的。他甚麼樣的一切苦子恥辱不得不忍受備嘗的，當在他能得到了作他的虔誠禱告的地步之前！在你，可愛的讀者，你每逢到了晚間，口內啣着你的烟管或啣着一隻雪茄烟，衣袋裏裝着明亮亮的現錢，想要到咖啡館飯店內找個朋友談談天，或讀讀報紙，

或想找點其它的附帶事物時，那麼進咖啡館飯店，在你，可愛的讀者，自然不是甚麼大英雄的事業了。那麼你便要是向着真彷彿由一排大砲裏發射了出來的樂趣，迎頭走了上去的了；你瞧，你剛一到咖啡館與飯店底門口，便有謙恭卑下，向你哈腰鞠躬的人們歡迎你；你一步進門裏，便會聽見裏面有人正在述說有趣味的新奇事體；你的一位至為要好的朋友，你以為他在八天之後，纔能自他的旅途上返了回來，可是他竟絕對爲你之所意料不到地已經在館子中等候你，等候得焦急起來了；你的一位其它的朋友，他在一點鐘之前，還向你說，他今天公事很忙，絲毫也不能由文卷上偷點閒空下來的，可是他現在，反而微笑着已經先你一步到館子中來，坐在了一張桌子後面了；這一切歡欣快樂的情形，再加上不知多少其它的這宗情形，簡直使你迎接不暇，頭腦爲之錯亂，把你整個推入甜甜的陶醉之中去，其這陶醉之中你感官內，你心頭內一切快樂上的葩苞，都要怒發怒放了起來了，並且只爲的是讓你能想了起來，一切塵世上的事體總是缺欠無常的，也會令你在這裏面感到一點小小不愜意之處的，就是今天晚上館子中的菜單上，甚麼樣的炸烤肉食全都開列着，惟獨你恰巧要想吃的烤鹿肉，却就沒有了。可愛的讀者，這是你到館子中來的情形了，可是這同乃剖木克到館子中來的情形要有多樣大的區別了！一位開館子的人底心理，總是有些神密不可理解的。你愈叫他吃力，愈叫他汗珠向下滴打，他的禮貌和好聽的話，愈會像汗珠一般滴打得稠密，你只用狠狠地苦惱他，讓他把他館子中一切角落裏室隅裏收藏着的上百樣的食物，一律都拖了來，一律都嫌不好，你總是要更好

的，更精美的，和至好至精美的，那麼他決不會覺得，你這行動是無恥的，他決不會心內生煩惱，面上不高興，他總要以笑面相向，總要愈出力，愈高興，縱然你不是宮廷中有爵位的人，他也要稱呼你是子爵先生，伯爵先生，和許多實際上你決沒有的尊稱的。可是那些安靜的，深知節儉自苦，像乃剖木克一類的人們，能吞一口空氣，就能滿足，不問這空氣是好，是歹，規矩擠在館子一個角落裏，而要叫它們去和開館子的與招待們爲難，心內便要十分過意不去，可是像它們這一類顧客在館子裏可該倒霉了！那開館子的與招待們，對於它們都是從至深邃的心眼裏憎惡討厭的，而他們這一宗憎惡心理，他們還絕不肯掩遮，處處都要透露了出來，故意令人們難堪；因爲他們不能拿凶狠的眼光來把這宗顧客毒死，所以他們就嘗試着用這樣的眼光來驅逐它們了，而那懷着古代羅馬人們寬大心雄的顧客，如果能不以這一點爲意，肯把開館子的和招待們向它們所開的這批炮火隱忍了下去，那它們可千萬莫要因此而以爲它們這勝利是決定的了，是從此無事的了，它們只用準備着，再來受那開館子的和招待們至爲惡劣不堪的戰略吧，因爲一次開火的失敗，不會使仇敵屈服，然而却會使仇敵愈加凶忿，愈加譎詐。關於這一點，誰的經驗會比裁縫師傅乃剖木克，施來格爾還要慘痛的呢！他在那什塔胡斯花園 (Stachusgarten) 飯店中所受開館子的與招待們底氣和它們的白眼待遇，簡直可以說是達到了人類所能忍受的極頂限度了。開館子的與招待們一瞧見他在館子裏，登時就討厭他，沒有一個不是眼裏冒着全盤地獄的火焰，向他怒視的；他們極其卑劣地拿些空酒罐酒瓶，堆置在他所佔的

桌上，阻攔着他，讓他行動不得自由，或者他們充滿了輕蔑卑視的神情，把他所佔桌上的燭光給他拿走，故意氣他，在這張桌前，他本來是不言不語，很寂寞地坐着的，並且差不多像兒童們天真的憨態一般，用手玩弄着他那頂舊帽子；甚至那位異常粗野的招待，向他腳上的鷄眼所踢着的一脚，況且於踢着之後，他還連一句請他原諒的話頭都沒有——乃剖木克都很勇敢地忍受了，全部隱忍了下去，像那位荷蘭國人隱忍法國大革命時的殘暴行動一般，並且他也和這個人一樣，總在安慰着自己說：「這宗行動，總還有個終結哩，每天晚上，我仍在活着的，如果我到床上就寢時。」可是他這隱忍，他這甘心受他們的氣，終究有甚麼用處呢？有一天，他剛一走進這個館子中來，那開館子的便齧牙裂嘴，作着可怕可怪的和藹面容，親自把一份巨大的烤肉連帶一切所應具有的零碎和兩隻點得明明亮亮的節日蠟燭，悉行置放他的眼前，並且用了一副深含意思的神情向他的錢袋裏注視着。當在乃剖木克很和藹地使那位開館子的注意說，他並沒有要甚麼菜，爲甚麼把這一大份菜給他端了過來呢，那位粗野可惡的開館子的向他大聲怒斥着說，這是他當然知道的，因此就請他快滾了出去吧，免得在這兒白佔地方，因爲他自從到這館子裏來，還從不會要過甚麼酒菜的。從這個時候起，乃剖木克到飯店中來，簡直就彷彿一隻耗子，偷偷向貯藏食品的房間裏溜進的一般了。如果碰巧能得成功時，他便把自己混入一撥潮水一般湧來，爲飯館之所歡迎的主顧之中，像唯一的一滴苦水珠似的，隨同着大家走進館子中去。假使這要給他不能成功時，那麼他在走進館子中的時候，外面便假裝着，他好像要尋

找一個甚麼人似的，自然是也向他們打聽一位穿着一件帶有銅鈕釦的短外上衣的先生，或者向他們打聽，是否見有一位嘴上生着紅色八字鬚的人，那麼然後他就用了一種蜥蜴飛爬的迅速溜入一個至爲黑暗的角落裏去，坐在那兒，讓人們瞧不見他。實在的，乃剖木克，誰要是瞧見了你用這樣無量無盡的靈巧，去執行那要把你安置在一個烟薰烟燎的飯館角落裏一種手段時，他並不會覺得，你這行動，只爲的是好暗自從旁給每一位客人們數算數算他們一口一口所吃的東西的，而在數算時，便要咬牙切齒地回頭想起在家中等你回去吃的那些冰冷的馬鈴薯了。可是如果你要誠實地想一想，那麼你還能會有旁的東西可吃的麼？在飯館中，你要是瞧見一隻玻璃杯子被打碎，那這也不會能怎樣安慰你的嫉妬心理的，因爲像這宗災禍不幸的事件，是很少或永不會去碰着一個人的，這個人已經把他衣帶中最末後的一文錢花了出去，而當場出醜，不能拿錢出來，賠償這破碎的杯子了；假使偶爾果有這麼一宗情形出現，那這給你不會發生其他的情形的，除了使你確切明白，只除你之外，那全盤的主顧中，沒有一人不在開館子的賬簿上記有帳目的。酒飯館中，大家喝起酒來，心內一畝快，自然既能結交永不變的好友誼，然而自然也很容易滋生打架鬥毆的事端，但是那伸手打過來的一拳，誰還會對之厭惡呢，因爲他是可以兩拳相還的。誰會覺得，把鼻子打破了，有甚麼關係呀，如果他能心滿意足地手裏拿着被他撕了下來了他對頭底耳朵時？可是在醉了上來的狀況中，却就有許多最好不要說了出來的事情，自然也會順嘴漏了出來了，但是當着你的眼前，曾有一次會有甚麼關於一件久已經人遺忘的命

案，或放火的案件的話頭透露了出來呢，那麼你這不喝酒，不會醉的清醒狀態，你這直凌着耳朵，四下裏同竊聽，終究會有甚麼用處呢？啤酒館子顯然是一塊很壯旺，像雨後菌類似地，打成批地生長水腫症和其它致人死命的疾病的；如果你要在館子中瞧見了某某一位無憂無慮的放蕩人兒放心大膽地把第六杯酒已吞下，而又叫招待給他來第七杯時，那麼你就問一問你自己，你的幻想力所具有的程度，是否足毅能很疾速地把一張病牀當作一服清涼降火的藥粉給你幻現眼前，讓你彷彿瞧見那上面所躺着的，就是這個人兒，醫士在旁邊搖着頭給他割血管子，把那裏面爲啤酒所化的水質，再放了出來，可是暗暗在心中已斷定，他是活不成的了？不過你這樣待在酒飯館中的這一晚間，使你終究不會落得點甚麼的，除了你對於幸而已克服的種種阻礙所生出的爽適快感，和你竟也能在館子裏待了這一晚的勝利，此外就是那可憐的一點安慰念頭，以爲夜間警察所規定的閉門時間一經開始，一切主顧，不都是和你一樣一律被拒絕於門外的了麼，不是然後你向回裏走，脚下還會較比大多數的主顧們更要輕快的了麼。可是你到了自己的家中之後，又該怎樣呢！你自然會由你太太底口裏，聽到了她第一次對於她不得不同你相共的這一物無有的徹骨寒苦所說的痛恨言詞了；她在你那不會生火的冰冷室間內，每夜安然忍耐着等候你，無論你在外面待得多樣長久，如果你最後空着兩隻手，回到了家中來，那麼她就挨着餓到牀上去睡覺，像她早晨的時候挨着餓起牀的情形一般，然而對於她這命運，却並無一句怨尤的話說了出來的。不過你却總也不會弄得她能答應你，把她那一頭美麗的黑頭髮給剪了

下來，讓你拿去，賣給你那位鄰居，就是那位理髮匠，因為自從你這位理髮匠的鄰居向你說，他情願出兩塊王冕噠啦（Kronentaler），（譯者按：此係德國從前之一種貨幣名，其值為六弗啣曉（Erfahr），每一弗啣曉，約合我國銀幣四角左右）買她的頭髮以來，你腦中所起的一切思想，沒有一個不是結合在她這頭髮上的，可是因為她總暴躁喧嚷着反對，所以你也只好吃她這苦惱與苦子了。你白白地作些柔媚的樣子，把她拉到低的胸懷中來，稱呼她是你善良的小鴿子，並且一邊向她那綵髮上吻親着，令她的綵髮，自你的手指間滑落了下來，一邊問着她說，她是否願意使你感到快樂；你白白地嘗試着用詩人的火烈和能力，把館子中那成行成列端着烤鵝，端着熱氣騰騰的麵條，端着冒白沫的啤酒罐兒的招待們排排場場走過來，逐件放在了你所佔據的桌上的情形，全給她引現到幻想力之前來，讓她感到心醉神往的欣羨，為的是像餓鳥撲食的一般，跟手就飛過一句批評的話來說：「那麼這一切的，人們只用花兩塊王冕噠啦，就可以享受了！」你白白地向她進言，讓她明白，人們沒有長頭髮，仍可以活在世間，但是沒有錢却不行。你的太太很溫柔，然而却很堅決地回答說：「多噤我躺到了棺材裏去，你多噤剪我的頭髮吧，在我沒有躺到棺材裏去之前，那可不成的！」並且又因為趁着她睡覺的時候，這是你不能辦得到的，像你之所已經嘗試過的一般，那麼你因你這家庭困難，或許你終身長久，不無遺憾地得去為你在街頭上所獵取的快樂繳納上一筆稅率了。那麼這能是完全不公道的麼？



附註：十月節 (Oktoberfest)，譯者按：此係德國南部都城明興 (München) 於一八一二年爲紀念巴燕國皇太子路得微 (Ludwig von Bayern) 結婚大典所創立之市民遊藝大會，此會每年於十月間舉行一次，每次連續舉行十四日，舉行地點在明興城內特來新草場 (Theresienwiese) 之上，大會舉行之日，尙附帶舉行農業展覽會與賽馬之遊戲。

## 獵人家內的一宿（一八三七年初稿，一八四二年改作）

「我們還不能快到了D麼？」——歐陶不耐煩地向他的朋友阿多爾夫呼着說，並且激烈地用手向他的左顛上撫摸，因為一條樹枝在他的顛上劃了一下，——「太陽落下去多時了，這天色暗得已經足穀了份兒，況且我的腿也實在歇我不動了。」「我想，我們是把道路迷失了吧。」——阿多爾夫怯然地回答着說——「我們不得不準備着在林中度這一夜了！」「這我早就想到了的」——歐陶厭煩地說——「但是你却是處處都不迷悞的呀，就是在你所從不會到過的地方也不會迷悞的呀。我也是飢餓的了，如同一隻耳聞羊鳴的餓狼一般的饑餓。」「我的衣袋裏還有一個小麵包哩！」——阿多爾夫回答着，一面伸手去開始搜尋——「唉，沒有了」——他登時地補充着說——「我把牠扔給那隻餓得不成個樣子的牧人底犬了，當在牠在方纔的村子裏自我們的眼前走過時。」

一種長的，只是在學生們之間，若是它們疲憊到了極點時纔能出現的靜默，這時在他們二人之間開始了。他們倆個的心裏都在感觸着憤煩，並且又都在羞愧着這宗畏怯，時而默然，時而蹙口吹哨着並肩向前行去。「哪，又開始下起雨來了！」歐陶最後又開始說「這，有皮膚的自然會覺得。」——阿多爾夫答應着——「但是，若是我的眼光不悞，我瞧見那邊燈光發明哩！」「這一定是水上的幻光的，還能是傍的甚麼麼！」——歐陶低沈了聲音說——「這裏必定不

缺少水澤哩！」雖然如此，但他的脚步却加倍地疾速起來。「誰在那裏？」阿多爾夫呼了一聲，並且陡然地立定了脚步。沒有回答底聲音。「我彷彿覺得身後有脚步底響聲似的！」既而他說。「人們有時會容易聽錯了的！」歐陶回答。

這時他們奔到一所孤立的房屋跟前來了。他們走至窓下，向內探望。一間廣闊空寂的屋子呈現於他們的眼簾之前；惡劣的土牆已經把牠們那原來用石灰粉刷的表面喪失了一半去了，幾把麥稽塞墊的椅子一東一西地亂置着，並且在那已經坍塌一半的壁爐之上掛着兩支手鎗和一把捕鹿用的獵刀。在屋內底後面有一位老婦憑着一張棹子坐的，她的牙齒已盡脫落，並且還是一隻眼睛，在她的脚下臥着一隻巨犬，不時地拿牠那粗爪去亂抓搔。

「我想」——阿多爾夫完成了他的視察之後，開始說——「我們寧可到林中去宿歇，也比着在這個匪窟裏好哩。這裏頭瞧着着實有些兒蹊蹊！」同是一樣的話頭已經到了歐陶底舌尖上。但是像在這樣極端不愉快的時刻裏人們總是喜向反對底一方面趨的，所以他的思想就立時轉入了反面去，於是他冷嘲着回答說，他並不覺得一位老邁的婦人有甚麼可怕，並且實在不知道，他們爲甚麼不可以進去。「你只用隨便」——阿多爾夫鋒利地答覆——「來誤會我的話吧。這位老太太決不是爲我們的緣故坐在那裏的，她在等待客人們，至於被等待的客人屬於那一種類，却就難說了。你只用瞧，她怎樣地拿手去摩擦她那自前次鬪毆以來尙殘留未瞎的一隻眼睛吧，爲的是要把來潛襲她的眠睡給驚走，你瞧，她怎樣地歪斜她那張沒牙齒的嘴巴吧！這並且

還是座小酒店哩，因為那邊牆角裏擱着些酒瓶和酒杯呢。但是雖然如此，我却是有點同你的心思相同哩。」

歐陶尙未回答出甚麼話來，忽有一聲說得極冷利的：「晚安！」自他們二人身後發出，他們趁着那由窓內透出的微弱的燈光瞧見了一個男子底形狀出現；他的形體短矮緊湊，兩隻眼睛狡猾詭詐，自這隻向那隻流轉着，頭上的獵帽他深深地搵到了額部以下。「不用說，你們決定是迷失了道路的」——那個走來的生人繼續着說——「那麼你們要尋個過夜的宿歇地方了。你們感謝上天罷，這麼湊巧逢見我自我的巡遊返回，我的老邁的母親不會容留你們的。若是你們不嫌棄，你們就隨我來吧；你們一定要覺得比着在這外邊好一點哩在我那間房頂下的樓間裏，這我可以給你們兩個收拾了出來哩。啤酒和麵包聽從二位支配，並且爲安歇可以拿麥稭向地上鋪成一個臥鋪的！」

犬吠起來了，老婦立起身體，脚步遲遲重重地向窗前挖曳而來。「是我！」獵夫高聲說。「是你麼，我兒？」老婦鼻音襲襲地回答，並且慢慢地把從裏面鎖起的門敞開。「只用請了進來吧！」獵人用促迫的懇懃向那兩位朋友們說。他們遵從他的邀請，心裏却懷着一半的不願，歐陶在前頭先邁了進去。他們一越過了門限，獵人就用了一種特別的急遽把門在他們身後給鎖了起來，這時老婦把眼鏡弄正，不和藹的樣子向他們觀察着。「還沒有來麼？」獵人一面讓他們到屋子裏去，一面這樣問着他的母親，但是聲音却這麼低，竟使他的母親，因為耳朵有點重聽

的緣故，不曾聽明白了他的話，只有歐陶可會聽明白了的。他俯在她的耳朵低聲說道着同老婦向一個牆角內走去，並且不僅一次一種猶笑飛過他的面孔。老婦向那二位晚客瞞了極奇怪的一眼走了出去，既而地拿着啤酒，麵包和牛奶餅復返了回來。獵人把兩把椅子推至棹前；老婦枉然地逼迫着自己現出點和藹來！用了啞默的動作邀他們二人進食。他們二人本來已經是餓極了的，所以就毫無顧忌地開始吞嚥起來了；這其間獵人自壁上把手槍摘下來，並且不顧及他的客人們底驚異，按着手續把子彈實入手槍裏，甚至還在火門上傾了些火藥進去，然後他就把牠們揣在了身邊。他默然地抓着燈，把兩位朋友自一個樓梯上引到了房頂下的一間老舊房間裏，在這裏他們瞧見已經預備妥當的麥藉臥鋪。他現在簡簡單單地說了一聲「敬祝夜安！」就又要拿着燈走開了；但是他們兩個却發表他們須要有個亮兒的希望。「要個亮兒麼？」——他驚訝地發問——「這却使我抱歉，二位在我這裏安歇，是如同在墳墓裏安歇一樣了，就是須要在黑暗之中安歇哩。我的母親在家中罕有一支蠟燭的，那麼這盞燈我們自己還得要哩，爲——爲——」——「爲的甚麼呀？」歐陶搶着問，因爲獵人底言語吞吐塞塞。「爲的是要誦讀晚間禱告底經文，自然的」——他回答說——「只是有學問的人們纔會背誦牠們哩。但是，誰知道啊，或許幸福是順適的，只要能尋獲一點兒的蠟燭餘根，我就把這盞燈給你們再送了上來。」

獵人去了，于是把他們兩個撇在了黑暗之中。「這你可說點甚麼哩？」歐陶對阿多爾夫說。「我們或者絕對不能安眠，或者竟要從此長眠了！」這一位冷然地回答。「那裏不是有一

座窗戶在房頂上麼？」歐陶問。「似乎是這樣的」——阿多爾夫回答「我要檢查檢查，能不能把牠敞開。」他在黑暗之中摸索到了那座窗前，嘗試着下手去敞牠。這時獵人拿着燈又走了進來。他臉上帶着極不滿意的神色向阿多爾夫厲聲喝叱說：「這窗上的鐵拴鐵鎖只是虛設着樣子的，從外面已經把牠釘成了死的了，並且我想，上邊還安置的有鐵欄杆呢；新鮮空氣這屋子裏總不會缺少吧，因為那上邊有三片玻璃已經破碎了！」他扯身向門口退回，但是他又把身體扭轉了過來，並且說：「要是樓下面有這事那事出現，那你們就儘管睡你們的覺，不要去理會，決定沒有人來打攪你們二位的！」——「這麼晚還能有什麼事情啊？」阿多爾夫激烈地問。「哎哪」——獵人冷嘲着回答說——「林中的小酒店一到夜間顧客是最多的！」——「那麼人們在這裏總還妥當吧？」阿多爾夫忿然地呼了一聲出來。「我總還有鎗械在身邊哩！」歐陶假裝着鎮靜的態度從旁插嘴說。「這纔使我喜歡哩！」獵人回答，他大聲笑着，隨手把門在身後擲了回去，竟使屋柱振搖，門窗響動。「哈拉斯！」——他在外面高呼——「驚戒着點吧！」那支狗嗚嗚地鳴着，既而又欠伸着緊貼門口臥伏地上。「把門給上上拴罷！」歐陶對阿多爾夫說。這因為門上果然設有一個推拴的，所以就容易施行了。「感謝上帝，這燈裏頭含有充足的油量」——阿多爾夫說，並且拿着一盞燈在屋子裏面四下裏亂照着瞧看——「現在我們要瞧瞧，在這亂七八糟置放了一屋子的殘廢器具裏能不能找出一桿棍棒或其它可以能給我們作防禦的事物來。」

現在他們開始檢閱那滿屋堆積着的，各式各樣的事物起來了。一份殘舊的月份牌落到了歐陶底手裏，這月份牌他隨手檢起，爲的是要立時把牠再扔了出去的。阿多爾夫伸手把牠抓起，並且把牠翻閱了翻閱。過了幾分鐘之後，他的面色死屍一般地慘白着把月份牌鬆落到地上去了，並且他說道：「現在我可知道我們是在個甚樣的地方了。這是一個殺人的窩子，那個——（他說出一個全德意志都耳熟的殺人兇犯底名子來，這個人在半年之前在一個有大學校，而他們在那裏研究學問的城池裏因重重殺人的案件被斬決了的），他的名子在這張月份牌上寫着，我們大概是他的兒子底客人們了吧」。——自己與自己在幻想中活活地描劃死亡和死亡所附帶的一切恐怖和神祕，已經是一半的死亡了。青年底生存慾望，本來是剛剛脫除韁轡，得以洶湧恣肆地奔馳於周身的脈絡之中，似要永久不會熄滅一般的，而恰在這樣熱度的生存慾望裏並不能經過一種預防的過渡陡然地立在了爲暗殺所掘開的墓穴底邊涯上，自然是可駭的事情之中最可駭的了。人們的靈魂要畏縮了起來，猶如一個蠕動的蟲子底蹣跚一樣在一隻已經舉起勢將把牠踏死的脚底影子之下；人們一切烈火似的慾望只剩下了惟一的一個，就是和那個蟲子一樣，再一次惡恨地和暈眩地抖搜着威風，奮起了周身的勇力和能耐，用刺擊或打擊在來傷害它們的性命的人底身上作最末後的表示。他們兩個大聲地欣躍了起來，當在他們瞧見了一把在木板之後藏着的，生了鏽的鐵斧，他們非常地高興着把牠自板後抽了出來，並且輪流着把斧子舉起，繞着他們的腦袋劃了一個圈子。

「你瞧」——阿多爾夫說——「這斧子上染有血斑哩！」——「不是染的，是濺了上去的血珠」——歐陶寒顫着回答說——「和一把屠戶底板斧一般！阿多爾夫，我們却不曾想到了一個這樣的夜晚的，常在我們今天早晨出來，要尋一日的快活的時候。太陽底光照得這樣地明媚，這樣地和藹，一陣清涼的風迎面吹來，吹得我們的鬚髮亂飛亂舞，並且我們彼此談論我們三年以後所要作的事情！」——「誰敲門哩？」阿多爾夫跳了起來說，並且作着勢將打擊的勢子把斧高高地舉起向門口走去。「這是那支狗在那裏抓搔哩！」歐陶說。「你說對了」——阿多爾夫回答——「這動物又大聲打起鼾息來了。來，我們要躺在我們的臥鋪上，並且可以把燈置放在那個木頭墩子上頭的！」他們一聲不作地作了這件事，歐陶拿那份月份牌來胡亂翻掀，並且讀了一段那裏面所載着的耶教聖徒底故事，阿多爾夫不轉眼地向那燈底明亮亮的光內瞧着。「這實在是令人神魂都要驚慌不安的」——他過了良久的一霎靜默之後說——「在一個或許不只一次暗暗地結果了一個安然眠睡的人底地方上坐着，這其間在下邊八成已經磨起了馬上就要來洞穿我們的胸脯的刀子哩。不是開門的響聲了麼？」——「顯然的了」——歐陶回答着說，緊張地傾聽着——「我也聽見了一種響動，似乎是自悄悄潛行的脚步上發了出來的；這是黨夥來了！」——「這我纔歡迎哩」——阿多爾夫說，並且急忙地跳起——「我甚麼都不願等待着，尤其不願等待着死亡！」——「我們是兩個人的」——歐陶回答——「況且他們還得先從梯子上走了上來的呀。我想一切的都還能行。對於火銃自然是——梯子響哩，趕快起來，迎着他們去！」



歐陶疾速地把門拴給推了回去，勢將邁步走出。那支狗却兇惡地露牠的牙齒，把他又給趕了回去。獵人底聲音發作了。「呸，哈拉斯！」他謔謔詐詐的樣子大聲喊叫——「不要管那兩位先生們哪；若是他們不願承受你的保護時，那你就勿須強來保護的！」狗子是低垂牠的兩隻耳朵馴然地爬到了一邊去。阿多爾夫抄起燈來，走至梯邊。「還沒有睡着麼？」獵人問。「你還要作甚麼呢？」阿多爾夫回答。「是呀，還作甚麼呢？」——獵人回答，顯然地怔忡着——「總還有點事兒作哩！」「你這個人使我可疑！」阿多爾夫高呼着說，兩隻眼睛裏向外冒着火焰。「那麼你是那裏來的個警察長了麼？」——獵人回答——「那些警察長老爺們瞧不上我這個鼻子，他們說，我的鼻子是歪斜的，那麼這你們也覺得是這樣的麼？」「野漢！」阿多爾夫高聲叱喝，並且儘量地向前邊走來。他把燈也放在了地上。「不要罵呀！」——獵人激烈地回答——「我相信，你也是那一類的木頭的，那些人們拿來作雕刻諸議顧問老爺們用的木頭。」「但是」——他又恢復了他原來的聲調繼續着說——「你把燈再向遠處推一推罷，我有個咳嗽的病，要是我把這個亮兒給咳嗽滅了，那纔不好哩，那好像又是我故意要把牠給你吹滅了哩。看這情形你是不願瞧見我到這高頭來的？哪，那就請你費心，給我把這個斗由那在烟筒傍邊放着的木箱裏裝滿了燕麥，好去餵我那匹正病着的馬。唉，你手裏竟還有把斧子哩？要是你拿着牠當作了兵刃帶在衣袋裏，那你這衣袋可要寬綽哩！」歐陶替代阿外爾夫作了獵人所要求的事體。獵人遂即退去，這回朋友二人又向室內走回，犬也從新地又佔了牠原來的位置。

「一個離奇之夜！」——歐陶對阿多爾夫說——「這個匪徒終究是獨自在這宅內的，他的黨徒們不會來了，因為他的暗襲的計劃已失敗，所以自不得不作為罷休了。」「或許的」——阿多爾夫回答，並且向他的鐘表上望去——「但是天還早着呢。」這時忽有一顆鎗彈底響聲透了過來。屋頂底亮窓前登時起了一陣奇異的響動。「誰在那裏？」阿多爾夫高呼了一聲並且拿起燈來向那裏照了一照。他不覺失聲地大笑起來，因為他瞧見了一隻貓頭，大概是為鎗聲所驚，又為燈光所吸引，纔爬了起來的，牠板着一副俗而不可耐地聰慧的臉子為那向牠送得這麼近前來的燈底亮光所眩耀，在一開頭時向他作出一種可笑的動作，矚了矚他，然後就跳躍着跑開了。過了一霎，他們二人聽見下邊有一種沉重的倒地聲，彷彿是自一個突被利刃所刺，因而仆倒地上的血肉軀體上所發了出來的一樣。他們只聽見蹣蹣的脚步聲，時而兼雜着老婦顛蹩的鼻音。「怎麼樣了？」老婦問。「死了！」獵人悶然地回答，而且吐了一句咒罵的話出來。「耶穌基督啊！」老婦粗聲粗腔地促迫着叫了一聲。遂即又安靜了。這倆位朋友對於這件事情簡直地摸不着頭腦，不知怎樣理解纔好。

他們二人向他們的臥鋪上坐下。各人的心裏都在追逐着各人的思想。最後因為一切的都靜默無聲，於是他們就漸漸地沈入一種不安寧的昏睡裏頭去了。在這一種半夢半醒的昏沈狀態中，歐陶最後覺得，似是瞧見燈光要熄滅的樣子。他急忙地跳了起來，但是他却相信，這是他的眼光底迷誤了，因為他瞧見，為那盞燈所散的朦朧微光仍在繼續着發亮哩。這時他說不出地

欣悅着瞧見那朝暉紅紅黃黃地照上窗來，于是他就把他的仍在現着滿臉怒容昏然睡去的朋友呼醒，他手裏還在死死地抓着那把斧子，歪倒到麥秸上頭去了。「有甚麼事呀？」阿多爾夫大聲說，並且立即跳了起來。「瞧啊，瞧啊！」歐陶說，並且把他引到了窓前。「感謝上帝！」——阿多爾夫說——「我作了一場兇惡的夢。我覺得我是到了意大利國了，並且是在一帶森林內穿行着。忽然叢樹底稠密處跳出一夥襤褸的強徒來，兇野地大聲喊着殺呀搶呀地向我猛撲。我在這死生底危機裏大呼說：難道說烏鴉還能啄烏鴉底眼睛麼？我是你們一流的人物，你們瞧這證據吧！我說着這話，就把我那柄短小而可屈撓的匕首拔出，這匕首，你知道，是在弗朗克弗城內的市集上自一個販賣古董的猶太人底手裏買了來。那夥強徒們不信我的話，而且還朝着我譏笑。這時忽又有一第二行人騎着壯大的駿馬從那邊奔了過來，由那夥強徒底隊裏走出一個人，來到我的面前立定說道：你是我們所是的一流人們麼？好，我們收你入我們的夥，那麼你就去向那裏那一位底身上作你的考驗去罷！恰在這一瞬間你就把我給喚醒了，現在我想起來，這是我死去的舅父屢屢這麼愛述說的那一段愚痴的故事了，這段故事我却是從不會相信過他的，因為每一問到這件事兒底紛亂結果時，他總是錯愕難以置答的。」

「我們把這一宿和這一宿的夢都要忘了的」——歐陶說——「我們要去沈湮於湧溢的，鮮豔的生命之感覺裏，無限量的，猶如陷溺於酒色底麻醉裏一般！這我們第一次地可以拿着我們的生命當作一件雖然不是獲得了來的，却也是因了我們的警戒預防僅得以保存的珍貴寶物了，

不是只可拿着牠當作一種白得的饒頭的！」阿多爾夫熱烈地，加力地握了握他的手。現在宅內老婦虔誠念誦她的早晨禱歌的聲音發了過來了。他們清清楚楚地聽了一段葛雷（Gellert）所作的宗教歌底歌聲：

醒呀，我的心，並且唱個歌兒罷

與那萬物的創造者，

與那百財千貨的賦與者，

與那亘古如一的守護人類者！

他們二人不知不覺地亦和着這個歌兒唱了起來，並且順着樓梯一級一級地步下。在樓梯底底脚前，獵人和藹地問着早安向他們迎面走來。他們覺得，他的臉却大大地不似昨晚和昨夜那麼討厭了。在他們的心裏，他們已經有幾分願向他謝罪的意思了，但是他們又從新地發覺圍繞着他的口的四周所起那一種奸詐的裂痕和那一種令人們可疑的微笑，於是這人登時就令他們覺得他從不會這麼可憎可惡的了。他請他們原諒他夜間不得不這麼晚還來打攪了他們一次。「自然是」——他補充着說——「我不能知道，你們二位會睜着眼睛睡覺，野兔似的，並且我雖然脚步放得這麼輕，也能會令你們二位聽到了耳內哩。」他遂即把他們二人引至住室裏來，在那屋裏，老婦正在準備咖啡，咖啡底香味向他們迎面撲來，他們嗅入鼻內，精神爲之一振。他們瞧着情勢不妙，亦各自默然無言地把咖啡喝了下去。然後他們就向那正在給他的犬梳洗着的獵人

動問，他們應行交出的報酬多少。簡略地，而且並不舉首仰視，他回答說，他已經得了報酬了。「你的東西短少了點甚麼？」阿多爾夫譏諷着向他的朋友問，因為他實在按耐不住他的疑惑了。及之歐陶否認了這句話之後，他就對獵人說：「我的東西也還在一齊，不會短少了哩，因此請你把賬目說了出來吧！」「我的先生們！」——獵人高聲說，並且走至棹前，抓起酒杯來飲了一杯啤酒——「我不要同你們再向下打啞謎了。你們在我這裏受了一夜的酷刑，酷刑却不是人們白白受的呀！」「這却是一種無比的直率！」阿多爾夫回答，並且拿眼睛望着歐陶。「不是麼，」——獵人繼續着說——「我的猜想不會錯了吧？我在你們二位底眼裏就如同小孩子們眼裏的兇漢一般？」「一點都不錯，我的朋友」——阿多爾夫壓下他的憤怒敲着他的肩膀說——「你纔是你父親底真正兒子哩！」「這話却使我明白了」——獵人回答，並且滿臉發紅——「但是，這却是我自相期許了的，你我不能不帶着一場羞慚出離我這惡劣的屋舍的。你們瞧見了那裏那位老婦了麼，她昨天晚上給你們送了麵包和啤酒，今天早晨又給你們送了咖啡的？她是我的母親！她沒有了牙齒了；就是連你們二位底牙齒也得要缺上三十二個的，若是你們到了七十歲底時候。她有一隻眼睛，只因爲是一個惡漢用手把她的左眼給打瞎了的，當在她的孤寂的屋舍裏被侵襲，而不肯把她的丈夫以酸汗掙來的一點積蓄甘心地交了出來時。這你們可再仔細地聽着吧。我昨天晚上已經站在了你們兩個的身後，當在你們兩個從窓裏向我的貧寒的住室內觀望着的時候，並且我剛要迎合着你們二位底意思，這自是理所當然的，把你們

當作了我的賓客請入屋內時，你們却開始了你們對於我母親底卑劣批評，這愈使我心裏煩惱了，我越想從優地款待你們。照着我的激烈的素性我本來要，請你們原諒，我現在把這話說了出來，當場地拿我那桿粗硬的櫛木棍子打了過來，但是我却令我的已舉起的膀臂又向下低沈，因為我想起一個更徹底的報復方法來了，我打定了主意，爲罰你們的無理的猜疑，要令你們在你們的幻想力裏頭很很地領略一領略那一切的恐怖的，這恐怖是你們一定會在我這裏逢到的，若是我果然是你們意中把我所認定了的那一流的人物。因此我纔走了過來，邀請你們二位，但是我一瞧見你們二人進了我的四堵牆底範圍之內時，我就用種種閃爍可疑的行動來，惹起你們最利害的猜疑。這件事，我更能繼續作到了半夜了，因爲即便不如此，我也得去守候我那匹病馬，不能想到床上去安歇的，這馬可惜在一點鐘左右已經死去了。」「那麼是關於馬死的事件了，你對於你的母親所問的怎麼樣了的答覆？」「這你們也聽見了麼？」——那一位回答說——「哪，這一種的巧合，倒與我來得更合適了，比着我所能預料得到的！實在的，這上頭我却不會着想得到，我的一切的惡作劇底興趣都沒了，當在我一瞧見那俊美忠義的動物，數星期前剛剛以重價競買了來的，歪倒地上殭直地把四足伸了出來，我把那一斗燕麥傾在已死去的馬底屍身上，就把斗來朝着牆上摔去，竟把牠摔得個粉碎！」「你不是」——阿多爾夫問——「那個人底兒子麼，那個叫作——？」他把上邊已經提及的那個有惡劣聲名的兇徒底名子舉了出來，這人他曾親眼瞧見被斬了頭去的。「神聖的上帝呀，這可不是的」——獵人駭異地回答

着說——「你怎麼會到這樣的一個疑問上頭來了呢？」——「一份老月份牌」——歐陶插言說——「是我們在那高頭尋到的，令我們起了這場誤會，這誤會在夜間充塞了我們一腦袋底恐怖，要不是這一場的誤會，恐怕你的計劃却還不這麼容易成功哩。」這間屋子裏竟盛得這麼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哩——獵人回答說——「我自己還不知道呢，我還沒有工夫能顧及到這一層的，因為我是頭不些日子纔被雇到這一區底地帶裏來的，並且不得不暫且在這一座殺人窟裏歇腳了，這座匪窟馬上就要拆去，好在這裏再修蓋一所整齊的房屋。」——「你是一個好人的」——阿多爾夫高聲說，並且把他的錢囊置放棹上——「你把這拿去，作為買一匹新馬的捐助吧！」歐陶在學生式底不問來日過得過不得的無憂慮裏也要作同樣的事情了，但是獵人又把錢推了回去，並且說：「我一分錢都不收受的，這足殼了，若是我們能彼此寬恕！」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

五七四六平

◆(84617)

由 中德文 化叢書 赫貝爾短篇小說集一册

Erzählungen

每册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Friedrich Hebbel

譯述者 楊 丙 辰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有 究  
權 印 所 必  
所 必 究 有  
\*\*\*\*\*

7.5 /  
44-241

三十一年十月廿八日

直接贈款

44

1

